
武俠世界
第33年
43
$15.00

編者話

金玉蓮的「大厨刀」在今期刊出，天下出現四大奇案，驚動皇上，召集天下十大名捕，由刑部總班頭路通率領查辦，並詔令找回自己密友徐子敬協助，徐子敬是武林隱者，派首徒管不平暗中協助查案，管不平故意用大厨刀作案，之後逃命求「北商」保護，實爲臥底，北商是北地武林一大門派，暗中收留四大奇案的元兇，名義上是保護惡煞，實際却是黑吃黑，把惡煞們劫來之財寶吞沒。輪到管不平，知他還有寶物在外，便派人去取，路通和十名捕頭掩至，商大投案自首，商二負隅頑抗，案情大白，大厨刀功成身退……故事情節離奇，耐人尋味，不可不讀！

*　　*　　*

石中天先生所著「飄香令」、逍遙客所著「痴俠」、西門雄先生所著「銀劍殺手」，均在今期刊出，佳作連篇，包你滿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著「天機大師劉伯溫故事」之「南粵潛龍」。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43期
(總號169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大廚刀

武林傳奇故事／金玉蓮・文
可飛・圖

九命奇案

寧作太平狗，不作亂世人，這句話，看來似乎是對的，可細想之下，眞是胡說八道。

儘管有人養狗像養兒子，或者比兒子還要親，還要愛，不過若是一個看守不當，有屎他照吃不誤，俗語不是有：狗活百年，吃屎總是吃屎的，狼走千里，吃肉就是吃肉。

亂世人或許會凍死、餓死，被苛政酷吏折磨死，逃亡時被打死淹死，死無時，埋無地，至少不會吃屎。

聖人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

人不吃屎，極可能就是：「幾稀」中的一稀也。

狗常咬狗，人並不常殺人，當然人也殺人，但是狗常咬狗。

狗咬狗的時候，不一定甲狗專

十捕行箋

咬乙狗，也許丙狗丁狗，黑狗白狗大黃狗的亂咬一通，結局，沒見那一條狗那一種狗被咬死，這是狗。

人殺人的時候，一時義憤，一個殺一個，至於謀定而動一殺全家，能僥倖逃得不死的，幾稀，這是人。

至於族與族之間的殺，國與國之間的殺，都會講出一番大道理來，殺人多的未必獲勝，獲勝的未必就對，不過人們給這種大的屠殺，起了個「戰爭」的美名，據說「戰爭殺人」不犯王法。

這十年來，咱們這部小說發生的長遠長遠年代裡的十年，在歷史上看來，是昇平年月，國泰民安，國與國之間沒有戰爭，族與族之間不聞械鬥，上上下下三教九流全過着快樂日子。

可是在這數十年當中，最末的兩年，不多不少正好發生了四件震天的大兇殺案，不祗是兇殺，還劫財，兩件是官宦巨室，一件是番夷貢使，另一件應該是武林中事，祗因爲事主的名望太大，當年曾是藩王，現在貴爲天子的好友，於是官家震怒，下詔天下，逼令限期破案。

四大兇案，九條人命，外加上約計五十萬兩黃金的珍寶，從案發以後，毫無綫索，也無消息，限期已過，官家憤怒到了極點，案發當地的公門幹捕皆被牽連入獄，接着上命又傳，這次嚴重了，要當地所有官員負責，由七品縣令到布政司，有一個算一個，重限六個月時間，若仍難破案，一律充軍邊塞地區。

千幸萬幸，其中有位敢當事敢說話的大臣，他諫獻一策，要案發各該負責官員以及幹捕，帶着原案文件，來京中聚會，共商良策，然後具結，自請破案時日，誤限立即充軍，官家才答應下來。

有關前程，有關身家性命，何況天威難測，不僅出事的省份盡了全力，旁省鄰邑也一力相助，開列十大名捕的名單，詳履歷和兇案詳文，用八百里火急軍騎展奏上聞，於是十大名捕，全被召進京師聚會。

三人行必有我師，廣思當然會有所得，十大名捕在經過長長的十天商討下，作成四大推斷的結論。

四大推斷是——

一、四件兇殺劫財命案，互無關聯。

二、兇手屬於行家，謀定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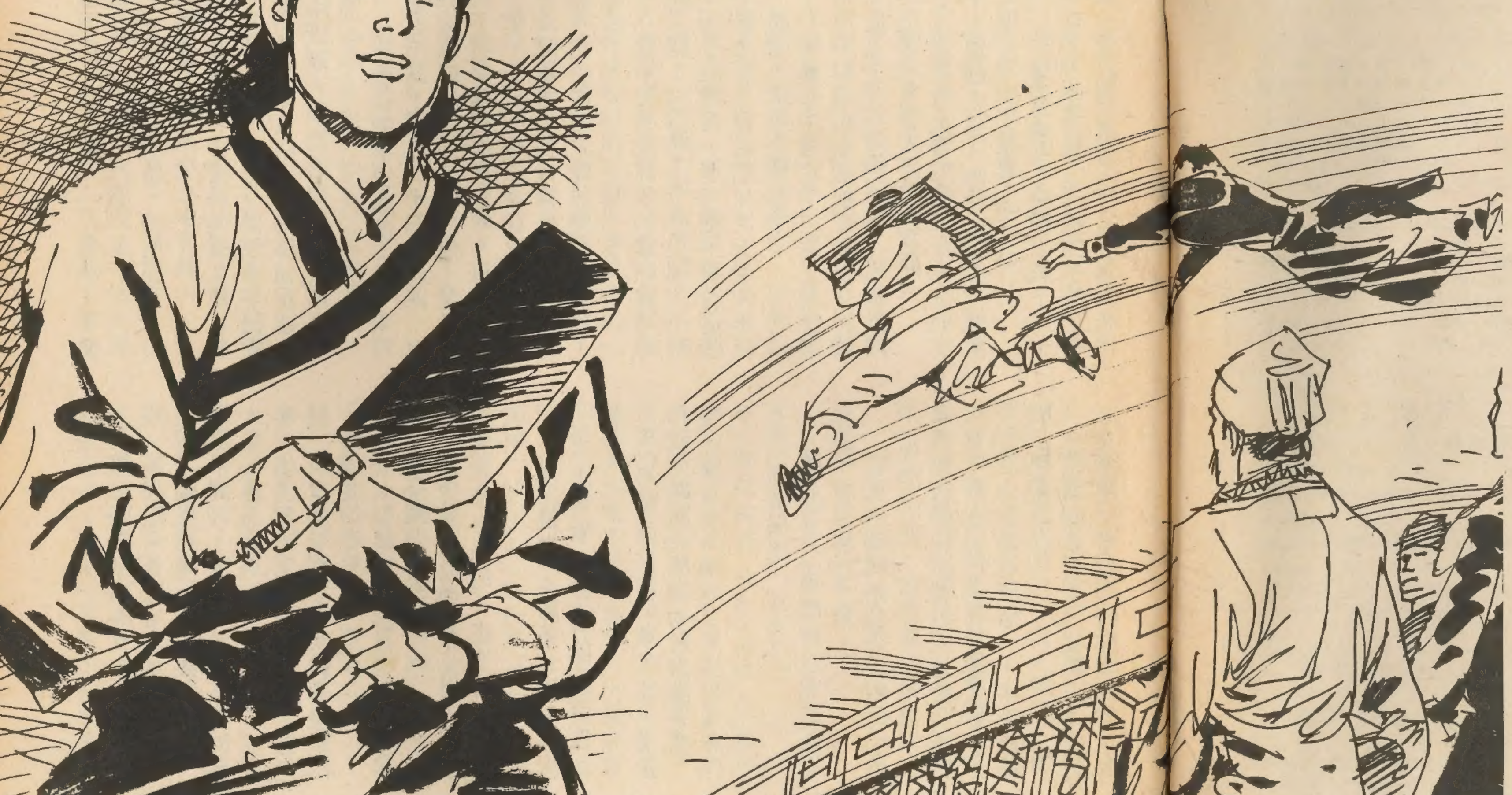
三、兇手都是江湖武林高手。

四、兇案現場不留絲毫綫索，所失贓物經年毫無發現，這證明兇手俱覓得妥藏地方。

四大推斷所獲的結論，却使人驚心動魄，結論說，他們十人，深信現在或武林或江湖或是某個階層中，有了一種新興的行業，專門收留隱藏在江湖或各處無法立足現身的罪犯！

他們的推斷結論，由刑部尚書上奏，立刻得到諭示，當夜初更，官家於偏殿召見十大名捕。

十大名捕，由刑部總捕頭路通列首，早已備妥有關文件，初更，由刑部姜尚書率領於偏殿候召。



官家坐於正中，右側站着一位古稀無鬚的老人，路通心裡有數，這個正是官家開國元老重臣，位並不尊，一名太監，權却嚇人，他只是不敢管皇帝老子罷了。

十名幹捕，兩列分站，沒人開口，殿上燈光也夠不上十分明亮，可是殿外四方各處，却光如白日，這表示就算一隻飛蛾撲來，也休想矇混進去。

路通呈上了三張紙，經過姜大人的手，先捧給了那位老太監。

老太監沒看紙上的字，只是雙手輕搓着每一張紙的兩面，十分仔細小心，在試出紙上無毒也沒有其他不妥後，才呈捧到正中官家的「龍案」上。

姜大人親捧着一盞水晶燈，爲官家照明，官家很慈祥，對姜大人示意而笑，姜大人畢恭畢敬的把水晶燈穩穩的置放在案頭上。

官家看過了第一張紙，龍眉緊皺，十大名捕加上姜刑部的十一顆心，也就自然鎖成一堆，緊得臉全變了顏色。

官家鳳目緩緩掃過十名捕，名捕垂首。

官家把看過的第一張紙，遞給老太監，沒有開口。

老太監侍候官家多年，恭敬捧着紙一看。

看過捧置案右一側，官家這才

說道：「天下果然有這種不法之徒？」

老太監含笑稟奏道：「有，文件上列的那幾個人，奴才聽人說過。」

官家喔了一聲道：「看姜刑部所奏，可是實情嗎？」

官家當然還是問老太監，姜刑部在旁却幾乎嚇破了膽，三張紙上，寫清了血案的眞情、兇手，和偵破方法，但並沒有擒獲一名眞正的兇手。

三張紙的內容，是自官家第一次嚴諭限期破案時，經一年之久，集天下名捕仔細偵訪探索而得的心血結晶，更由刑部總班頭呈奏，不過官家可不管這些，是惟刑部尚書是問，如果內有不實的地方，「欺君」大罪，姜刑部是沒有第二個腦袋好砍的，他焉能不怕呢。

老太監在稟陳以前，先看了姜刑部一眼，却不含乎，老太監得人錢財，還有爲人消災的一點良心，道：「回您的話，這第一張紙上寫的，不會不實。」

官家微一點頭，又看第二張紙。

三張文件三個關口，姜刑部和十大名捕一樣，慶幸着平安過了第一關。

官家看完了第二張紙，龍顏明確地現露出一絲惱意，把紙往老太監面前一抖，道：「不像話！不像話！」

是什麼不像話，姜刑部及十大名捕和老太監，全心中有數。

老太監却仍接過那張文件，看了又看，故意一皺根本早已禿光了的雙眉，向下面的路通說道：「路班頭，你就這麼個辦案法嗎？嗯！」

路通心中早有準備，道：「回公公的話，南北二十四布政區，有名的幹捕同仁，三十六位，他們絕對不全像卑職這樣無能，只因血案兇手，無一不是江湖窮兇極惡之徒，又據確報，各方幹捕無不加緊緝捕人犯，而人犯竟如雲烟般消失，這些……」

老太監明是訓斥，實則關照的接了話：「天涯遠，海角闊，一時緝捕不能歸案，這可能，要說這些不法之徒，會突然從世上消失無踪，路通，這怕不通吧？」

路通心中穩定了，這正是曾經密商的對答，不過他表面上一派嚴肅道：「公公請賜閱第三張紙上寫的內情，卑職方好稟陳其餘。」

官家時正看完第三張紙上的文字，龍顏大怒，哼了聲道：「豈有此理，荒唐！荒唐！」

一聲「荒唐」，偏殿上跪下了十一口子，老太監恰巧接去了第三張紙，望似全神貫注，其實是在作戲。

第三張紙上寫的文字，時價紋銀一萬兩正，是各省公湊的錢，只說謝中間人的禮，就紋銀兩千兩，那位中間人，不折不扣就是這位老太監，路通比別人全明白，作這文字，出這個主意，也準是老太監無疑，所以儘管官家在吹鬍子瞪眼睛，路通是怕在臉上，笑在心中。

老太監終於開口了，道：「路通，這是誰的主意？」

路通跪在殿中央，道：「主意是卑職想出來的，經過各同仁公決。」

老太監道：「路通，太平盛世，天下會有像你奏陳的這種組織？」

「卑職回公公的話，有，這正和發生的四大兇殺劫財血案一樣，有一種人，的確敢目無法紀爲非作歹。」

「你敢保證一定有？」

路通道：「卑職敢以身家性命保證，所奏無一不實。」

官家這個時候却在沉吟的問道：「你問問他，他所指的那個天大本領能破四件血案的人是誰？現在何處？那人一向是作什麼事情？」

老太監恭敬應着，一字不減的問了起來。

路通回答得妙，他說只知道那位身懷罕絕奇技和特殊本領的前輩姓徐，並沒有見過，像徐爺這種異士能人，是不可能叫人認出來的，至於住在那裡，都作過什麼，路通無法答覆。

官家竟然沒惱，反而笑了，又逼問既然不知住處，是怎生往請爲官家效力？

路通說他有一種方法，保證一定能請出這位徐姓異人來，不過方法近乎殘酷無賴，所以不便上聞，路通並要求官家恩准莫限制破案的費用，和賜以便宜行事。

官家是何等出身，當年王府豢養的江湖武林奇俠異士千名以上，從看到三張紙上寫的東西，早已暗暗心驚，對路通的博聞廣知，十分欣慰，本當誇讚幾句，只因爲如今身份不同，這譬如一個賣豆腐的作了皇帝，總不能每談到豆腐，就自誇是內行，可也不能全裝糊塗，於是再次低沉的對老太監道：「問他破案時限，和便宜行事到甚麼地步？」

路通答得很痛快，時限請求恩准一年，便宜行事只求爲破血案，必要時獲得各布政司的優先協助。

官家准了，更有出人意外的是，官家摒退左右，包括他最最親信的老太監，只留下路總班頭一個人，官家這個口詔，竟使老太監變了臉色，當他極是不安退出偏殿的時候，一語雙關的對路通道：「路班

頭，聖上問話，你要切記自己的身份稟奏，小心伺候！」

路通心裡也在發毛，應着聲，心頭打着鼓，不知道官家單獨留下自己要問些什麼，掩門以後，官家一變適才那種天威難測的臉色，面帶微笑，要路通起身抬頭答話，路通從進偏殿，這是第一次抬頭正視官家，俗傳凡能身登九五之位的人，必是眞龍降世，所謂「眞龍天子」，因此他一身龍相，要龍眉、鳳目、耳垂肩、手過膝、鼻如懸膽等等，可是路通眼中的官家，天知道，面如蛙、眉似帚、厚唇、大鼻，只有那雙閃耀着精光的眼睛，的確有三分威風之外，其他實在是「望之不似人君」。

路通心中儘管這樣想，戲總會作，所以，在彼此互望一眼下，他全身猛地一抖，又伏跪下去。

官家笑出聲來，天性的優越，使他因之更加和氣，道：「起來起來，起來回答。」

路通心裡着實鄙視、憤恨自己的行爲，路通，年才二十五歲，出身少林，憑能力本領，當了刑部的總班頭，人長得當然沒有潘安的模樣，不過照照銅鏡硬是比官家氣質和模樣兩者皆强，誰叫命運不好，投生時沒選上龍家，却降於蟲窩，既生爲蟲，自該能軟能硬，起來回話就起來回話。

官家接着開了口，說道：「路通，你說老實話，第三張紙上所寫的一切，是不是有人捉刀？」

路通心裡發毛，紅了臉。

官家又笑了，道：「你可知這徐子敬是寡人的知友？」

路通不知道，實話實答。

官家突然長嘆一聲，似有感慨的，近似自語的說道：「只爲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同，他走了，多少年來，寡人一直的想念着他，如果他還在寡人身側……」

官家神色一肅，聲調改了，接着又道：「路通，寡人不問你用什麼方法找到徐子敬，但是你要記住，不得以官府的力量來達成目的，還有，如果徐子敬自願幫助你們，你要秘密的用最快的方法稟報寡人，明白？」

路通連聲應是，官家突然笑道：「樂老兒給你們出這個主意，他得了多少好處？」

路通幾乎嚇掉了魂，正不知怎樣回答的時候，官家已揮着手道：「去吧，去辦你的正事，叫樂老兒進來。」

路通像碰上「大赦」一樣，磕個頭，飛快的飛步而去，擦着臉上的冷汗，頻頻搖頭。

* * *

四大血案，出在四個不同的地方。

四個不同地方的四個班頭，正在拈取有四個號碼的四支「死籤」。

這是早說定的，沒人賴帳，個個伸手。

山西「運城」的名捕「飛鷹手」甘泉，這次變成了「苦水」，拈到第一號。

「金陵」班頭「天網」陳勝，「自投天網」，拈得第二號。

第三號是「津沽」的「三目神捕」郭南山拈到。

四號的被「杭州」捕快，「地理圖」宋杰拈得。

路通身爲地主，又是掌管天下刑吏的刑部總班頭，再加上更是緝捕四大血案兇手的負責人，遂在姜刑部同意之下，於是刑部客堂上，擺下了盛筵，筵請天下共仰的九大名捕，和「送別」抽拈到「死籤」的四位幹捕。

第一杯酒，敬的是甘泉，因爲甘泉是被第一個送走的同仁，這次的「送」，不是迎新送舊的送，而是「送死」的送。

甘泉面不改色，仰頸乾杯，頗有大丈夫視死如歸的氣概。

接着，路通送上一個紅包，甘泉當衆啓封，是張紋銀五萬兩的銀票，五省銀號發行的，通用全國。

各名捕全心中明白，這份差事就算是平安的幹到老死，包括了養老金在內，一輩子也賺不到五萬兩，當然嘍，如果有來路，會門道敢伸手的公門人物，也許三五年下來，就能撈個五七萬兩，不過那要擔着風險，黑着良心，夜裡怕走小路，不比現在是道道地地拿的是該拿的「賣命錢」。

甘泉收下了銀票，路通開口道：「甘老哥，從京裡回府上運城，還能馬快些走十天，老哥到了家，還能和嫂夫人侄兒們團聚兩旬，請切記我們的誓言，一個月後的第一天，老哥該去『太原』城裡了斷，後事你老哥萬安，您老哥可還有什麼吩咐小弟要辦的事沒有？」

甘泉勉强吞落苦水，道：「沒別的事了，只請在座的同仁們，當犬子扶靈歸鄉的時候，代小弟告誡他一句話，什麼都能作，別入公門中找飯吃！」

一句話，打斷了這席盛筵，誰還能吃喝得下？

路通慨然道：「甘老哥，時限足有一個月，別儘往壞處想，小弟我別的沒法答應，有兩件事我一定全力去辦，一是今日別後，小弟將會盡一切方法，先找到徐老俠客，再就是偵破四大血案，緝獲元兇之後，立即辭去刑部職務，以謝甘老哥的仁義。」

路通的話，使名捕們多多少少稍覺安適，勉勉强强吃過這席酒，甘泉走了，其他的名捕走不得，從

官家恩准一年限期起，他們的命運行止就被緊緊拴在一起了，這更應了那句俗話——大家擁着一齊死。

路通有家，緊傍着刑部後巷，別人全被安置在刑部賓館，已經商妥，從明天起，路分四條，人分四隊，奔天涯，去海角，兩個字——辦案。

路通從刑部後側小門出來，天已傍晚，一拐一轉，到了他住的巷子，一脚還未進巷口，頓時收住了脚步。

正迎面，十步外，站着個大和尚。

和尚有六十多歲了，雪白長長的鬍子，一身灰衣，目射寒威，直逼路通。

刑部固然不在「禁城」之內，却在「禁城」以外的「內城」之間，別說傍晚時候，就算大白天，平常百姓來往的也不多，和尚自然更少，不錯，城內有幾座老古廟，不過路通全認識，他幹的是特殊行當，這行當首先就要學會眼睛亮，耳朵長和手脚快，迎面的老和尚，他不認得，也敢狂言一句，這老和尚絕對不屬於京師大小各廟，於是自然而然的加倍了小心。

老和尚不開口，逼視路通不瞬。

路通不是怕事的，何況天子脚下，自己一畝三分地上，他盯着老和尚，臉上一片肅穆，道：「高僧爲什麼阻住我的去路？」

老和尚答得妙，道：「施主回府，除了這條巷子以外，另外還有別的路？」

路通一愣，笑了，道：「不錯，但是那要繞路。」

老和尚道：「施主正當年少，多走幾步路算得是什麼？」

路通臉上掠過一絲冷笑，道：「是不算什麼，不過我又爲什麼放着近路不走呢？」

老和尚竟哼了一聲道：「你繞點兒遠，就要追問爲什麼？可曾想過甘泉、陳勝、郭南山和宋杰，又爲什麼非分四個月自盡不可？」

路通臉色突變，道：「和尚，你知道的不少嘛？」

老和尚冷冷地說道：「別打岔，打岔沒用，講，講出他們爲什麼非死不可的道理來！」

路通突然轉身就走，老和尚連動都沒動，只是說了句話，這句話，使路通不得不停下來，並且步向老和尚。

老和尚的那句話，其實沒有什麼，他只是說如果路通不回答他的問話，他保證甘泉等人絕對死不了。

這句話聽入路通的耳朵裡，想法可不一樣了。

路通停在老和尚身前三步，道：「甘泉他們所管的地面上，出了血案，官家嚴限日期破案，到時候破不了案，是非死不可。」

「不通！」老和尚毫不留情的接了話。

「那點不通？」

「你是說因爲他們管的地面上出了事，所以案若不破就非死不可？」

「不錯。」

「錯了，譬如說甘泉，他不過山西布政使司下，小小三等『運城』縣的一個小小班頭，湊巧出了血案，如果說當其位的就該死，運城縣令是該死的，汾州知府也不能活，山西布政使司是一方首長，更是死定了，刑部，包括你這位總班頭，也難以例外，吏部外放了個難靖地方的布政使，該死，當今官家無知，識人不明，罪也不小，路總班頭，路施主，推論下去，天下活的人怕不太多了！」

是邪理？但也是道理，路通祇有苦笑。

苦笑有很多好處，最少是省下一番强辭奪理的違心論，何況這種神色，也能表達自己的坦白。

老和尚也笑了，是冷笑，道：「施主不要言不由衷，我問的是眞情，甘泉他們非死不可的眞情，和一死而能達到的目的！」

路通碰上了大行家，說道：「高僧，不錯，是有眞情，也有目的，但那是不能對高僧說的。」

老和尚神色也緩和了下來，道：「這幾句才是眞話，夠了，路施主，煩你去問問那出這個主意的人，說他這個主意並不高明，徐子敬死了多年，他是枉費心機了。」

老和尚交代過這句話，轉身大踏步走去。

路通在驚駭回味過來後，和尚已到了巷尾，路通一急，高聲叫道：「高僧留步，請再指示爲盼。」

邊叫邊跑，接着又道：「請爲無辜公門同仁指示！」

老和尚已轉出巷去，話風飄到，是一句：……雨花台找釀酒的啞巴！

路通趕出巷時，老和尚早已沒了影子。

＊　＊　＊

樂老太監坐在姜刑部書房的上座，姜刑部相陪，路通下站，三個人的臉上神色，恰合「相映成趣」四個字。

姜刑部是一面孔謹愼，誠懇的緊盯住樂老太監。

路通一張臉冷如冰塊，那老和尚給他開了竅，似是天塌下來有人頂住，雖沒有幸災樂禍心，却有冷眼觀變意。

樂老太監的臉色最難看，像是雀鳥撒尿正洒在他頭上一樣。

半天，姜刑部打開僵局，道：「公公閱歷深廣，請指示下官，這件事該怎麼辦才好？」

樂老太監明知業已上了「高架」，久耗着也得下來，何況這陷阱高架還是自己搭的，搭它固然是爲了坑別人，可是誰讓自己楣到頂門，先踏了上去，於是長嘆了一聲道：「路通，你錯過了好機會，那個老和尚正是徐子敬！」

沒想到路通答了妙話：「不錯，卑職當時已經想到是徐爺了。」

樂老太監牛眼一翻，道：「那你爲什麼不當時求他？」

路通淡淡地說道：「卑職的這身三脚貓功夫，如果能追上徐爺，能留下徐爺，公公你想，這件血案卑職還用去求別人嗎？」

樂老太監無言可答，又嘆了口氣，道：「目下只有聽那老兒的話，到雨花台去找釀酒的啞巴問計了。」

姜刑部微一蹙眉道：「公公，據說雨花台是個酒樓的名字，普天之下，只怕……」

路通接了話道：「卑職斗膽回大人的話，這件事卑職已經去辦了，不是問題。」

姜刑部究竟是位老實的讀書人，哦了一聲沒有再開口。

樂老太監可精明得多了，看着路通道：「你可是另有問題？」

路通第一次露出笑容道：「公公聖明。」

「哼！」樂老太監恨在心中，道：「當不起總班頭高捧，你就直言要我幫什麼忙吧！」

路通突然放低聲音，說出要求。

姜刑部會爲路通的要求，嚇得全身發抖，怪！

樂老太監是禿眉鎖成「一」字，向路通直瞪眼，路通是低着頭，恭敬肅立，不看樂老太監，口中只是迭聲恭請樂老成全，和不這樣不能竟功。

最後，樂老太監認輸答應了路通悄聲所提的事情，不過他臉色比小鬼還難看，並且馬上拂袖而去。

路通心裡直想笑，暗中却叨唸着——你老小子出的主意，我們花費了萬兩白銀，忘啦，屎難吃，錢難賺，不擠兌擠兌你還有天理嗎？

樂老太監辦事快，第二天中午就親自送來一封八行，用杏綾裹着，雙手捧着，像捧他祖先神位一般。

姜刑部接過杏綾包兒，也是用雙手，並且畢恭畢敬的捧置中案的正當中。

樂老太監屁股沒沾椅子邊兒，走啦。

路通是目下最末一個接收杏綾包兒的人，接時雙手，一出刑部的大門可就揣到了懷中。

從甘泉回鄉那天算起，是整整的第十天，十大名捕才自海角天涯接獲重重疊疊全部的緊急回文，在回文中，找出了希盼的那一件，於是十大名捕各跨快馬離開京師，目的地不遠，僅是距離京師兩百四十里路的「天津縣」。

＊　＊　＊

從大禹王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治平洪水大患，儘管後世朝朝代代都鬧過水災，但總是水穩無憂的日子多，水淹千里時候少。

人是應該有辦法從根本上去治平水患的，只爲人有「好了瘡疤忘了痛」的習性，水來則逃水，退則歸，湊湊合合的從上古直到現在，所以水淹的時候，照淹不誤，反正活着的人未必被水淹過，淹過沒死的，那叫「大難不死有後福」，更有人說「淹水土地三年肥」，至於已經淹死的，死都死了還怕什麼水淹，另一種更會說話的人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當初選那安居樂業的地方時候，未能遠慮，位高些豈不天下太平，所以人和水數千年來始終彼此忍讓而相安無事。

唐朝什麼全能湊合着叫人喊聲好，最最不得人心的不該出了位「詩仙」李白先生，他先生只顧自己是「才由仙傳，詩自神來」的作了那麼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可了不得啦，五湖水神，四海龍王竟嚇得神魂不安，既驚且疑，感覺得一個個凡夫俗子，竟敢妄洩這大「天機」，神靈何在，天法何存，於是發出緊急照會，召集水神大會，開會十幾次，高談八九回，投了七次票，終成決議，那就是——發水而顯神威！

不知道錯在水神龍王的消息太慢，抑或是開會投票耗費了日子，使他們忘記了「天上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古話，當他們眞的使「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時候，世上不是唐而是宋，宋而元，元而明，而是明永樂年了，那天，發水的那天，黃河之水天上來的那天，也正是十大名捕踏上「天津」，剛到「天津縣衙門」裡面的那天。

您不信就算了，十大名捕硬被大水留置在縣衙三天，水淹金山寺沒看見，聽說夠十五個人瞧上半月的，舉一反三，這次的水，天津縣僅僅沾了個邊緣，就是夠「陸地行舟」用了，古人的名句、成語，那個字不是含着血和淚才留存下來的。

水退了，臭氣滿天，家家洗地，戶戶晒衣，妙而怪，那些臭垢汚水，三下五除二的硬是沒了影子，恰好是——黃河之水天上來，黑臭之垢地下去。

「雨花台」果然是家酒樓，是一

家堂皇富麗無比的酒樓，以「女兒紅」酒和「香脆鷄鴨」之類而出類拔萃冠同業。

路通已經從天津縣捕快頭兒「神猴」馬三多口中，問詳細了有關雨花台酒樓的一切，不錯，店東正是姓徐，單名一個暢字，據馬三多說，是山東人氏，更巧的是和至聖先聖孔老夫子是小同鄉，曾在「金陵」落過戶，十多年前遷居天津，愛上了天津河，建下了一座樓，不忍坐吃山空，幹了這酒樓營生，自釀酒，自做菜，成功了。

徐暢的老伴兒外人甚少見，馬三多在路通問到這件事時，也紅着臉說他當然包括在「外人」之列。

徐暢有三個徒弟，手藝上的徒弟，大徒弟出師已經五年，目下雨花台當爐的就是，一表人材，從小不管客人或是徐家的朋友，就叫慣他作「公子」，因爲看上去比王孫公子還來得脫俗俊逸，於是「公子」之名傳到現在，馬三多又紅了臉，說連他也不知道「公子」究竟姓什麼名什麼叫什麼字號。

二徒弟去年出的師，名叫「二傻」，路通半笑半嘲的猜，猜馬三多也摸不清「二傻」的姓名，還是叫路通猜對了。

三徒弟才十二歲，馬三多知道來歷姓名，姓苑、叫大成，「苑」這個姓少見，是個孤兒，十二年前，一位逃難的婦人留給徐暢的。

徐暢沒有兒子，有位千金，叫徐什麼馬三多又不知道了，不過徐暢叫她女兒作「寶貝」，他大徒弟叫她大妹子，二徒弟叫她大姊，苑大成是出了名的「紅孩兒」，叫她叫得最好聽，叫「好姊」。

這位徐家的千金，正是專管着釀酒，馬三多說，這消息不值錢，凡是去過雨花台的全知道。

路通當然急着問明徐大小姐是不是啞巴，馬三多回答得妙，啞不啞巴他不知道，不過他沒聽到這位徐小姐開過口，講過話。

兩淮名捕「金劍銀索」古懷玉聽得直皺眉，曾悄聲對路通說，他生怕是找錯了地方。

路通直搖頭，說有各處緊急回文爲證，普天之下叫雨花台的酒樓，大大小小是三十二家，只有這一家店東姓徐，也只有這一家是道道地地的自釀酒賣，雖然別家也是這樣高挑着招牌說自釀有什麼美酒的，可是官家確實消息靈通，那是「掛羊頭賣狗肉」，騙騙吃主的。

有這兩大證明，再加上徐家千金始終不見在人前開過金口香唇，十有九成半找對了地方。

不過路通說得好，就算找對了路，見到徐爺和大小姐，人家承不承認是徐子敬徐大俠的家小，幫不幫咱們這個忙？所以去的人必須要作到三件事，一是能逆來順受笑口常開，直到達成使命的，二要談吐誠懇字字珠璣，叫徐家上下敬重而喜悅，第三是誠心敬意結交徐府上下，千萬使不得半絲絲兒公門差官性子，行動更不能帶出一點官差習氣。

這三項說來簡單，作起來困難，路通是當然要去的，另外選兩位却費了半天勁，馬三多是地主，不過他要是去了，砸鍋的成份大，千挑萬選，古懷玉、路通和蘇州名捕溫文湊成數，換上了長衫，一身整齊打扮，才按步當車去了雨花台。

路通擔心的那些心事，在見到了徐暢徐爺後，只剩下了兩件，其一是徐爺否認和徐子敬徐大俠一家人，再就是若請他徐暢辦這四大血案，他無能爲力，愛莫能助，如果找的是釀酒啞巴，那就不是他的事了，叫路通直接找釀酒的啞巴談，徐爺磊落，承認他唯一的掌上明珠正是釀酒人，啞不啞他不敢說，因爲他愛女小時候曾有說有笑，是從十歲才突然一言不發，也不叫郞中看，所以現在究竟是不是啞巴，他說不清楚。

在路通來說，已經很夠了，千恩萬謝的告辭徐暢，才要往後樓的酒坊去，一旁伺候着的「紅孩兒」苑大成，突然說了孩子話，道：「路爺，你不用去啦，去也白費，沒指望。」

路通一愣止步，在習慣上他沒理會這個小孩子，却把懷疑加上懇求和探索眼光望向徐暢。

徐暢嘆氣了，一聲唉！一搖頭，看着路通說道：「大成說去也白費，那就一定是去也白費了！」

路通索性問紅孩兒道：「你小哥有什麼根據這樣說呢？」

紅孩兒小臉更紅得像新娘子的蓋頭巾，愛煞人，兩隻大眼睛一瞪道：「好姊說過，不出幾天會有作大官的來求她，她要想個難題留難來人，現在……」

紅孩兒上下打量着路通和古懷玉及溫文，搖晃着頭道：「現在看你們這個樣子，也不像作大官的，這第一關就通不過。」

路通十分客氣的請紅孩兒帶路先行，說紅孩兒問的問題，要見到徐家小姐的時候，自有解說。

紅孩兒看看徐暢，徐暢淡淡的說了句人家既然請你幫忙，你能辦得到的就該幫，見了你好姊，對她說，師父不管閒事，也不反對她逞能，不過要是應承下來，可就得替人辦到，並且告訴她，別指望誰能多伸一把手。

話說完，徐暢向路通說聲暫時失陪，邁着四方步從前樓客廳走向後樓。

紅孩兒直眨着眼，路通再三說

清，紅孩兒想了想，要路通承諾事如果成，好姊答應了，要算他一份，路通爲達目的，自是拍胸口承諾下來。

後院酒坊，見到了好姊徐姑娘，路通傻了，京師一地，什麼標緻的姑娘他沒見過，如今和徐家姑娘一比，呸！個個成了庸脂俗粉粗魯不堪。

古懷玉已四十六七，江湖行走已三十年，一見徐姑娘，不僅驚爲天人，並且隱約的似乎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曾苦思刹那，就是記憶不起。

紅孩兒在好姊揮手下，早已乖乖的走了，路通開始在像背書的從頭說起，古懷玉接過話，溫文也請求過，徐姑娘自始至終是頭不平抬，目不旁瞬，不阻止，不接話，更沒開過口。

路通已經把該說的、要說的、想說的一切內情及好聽的話，全說盡了，結果更如紅孩兒早下了的判斷，白搭。

話鋒停了盞茶光景，路通示意下，古懷玉再說一遍，這次比路通剛才說的誠懇完善得多，不過結局一樣。

溫文不能不試，正要開口，「二傻」來了，來搬酒，二傻和徐姑娘用手指頭說話，手式又美又快，徐姑娘答得更快更好看，路通這才注意到姑娘一雙柔荑，冰肌玉骨不足形容其面，其美。溫文有個在武林中夠份量的伯父，所以偶爾聽到過某些武林消息，識得一些眞武學，妙功夫，一見徐姑娘的雙手，臉色竟然蒼白得像張紙。

二傻子一手挾着一罈子酒，罈子不算大，斗一般，一轉身時，路通阻路，沒閃得及，碰落二傻左臂挾着的酒罈兒，路通眼快脚快手更快，猛地托住罈底，眞好玩，一罈子酒竟硬生生把路通給壓坐在地上，二傻急忙接過去，望着路通牙一齜一笑，走開了。

路通被溫文扶起來，和古懷玉三位名捕互望着，不用示意，也用不着開口，一罈子酒會壓着坐下來的刑部總班頭，那還用問，三個人全是瞎子吃湯丸，心中有數。

路通他們是選好時間來雨花台的，午間飯餐已過，樓頭僅僅有三五零星飲客，望河遠思，以酒添情，所以灶上十分清閒，清閒到當爐的「公子」也有空去趟酒坊。

公子儀表風度，震懾了三名見多識廣的有名大捕頭，如果換個地方，在京師禁城中，換過一身衣服，蟒袍玉帶，三個名捕早就伏地跪拜了。

公子沒想到酒坊裡有外人，所以看到路通等三位時，神色一愣，徐姑娘馬上巧手連變，公子懂了，雙眉也緊緊鎖起來。

他首先把三位名捕上下打量過後，十分客氣的問道：「三位是怎麼會找到這個地方？」

路通實話實說，提起了那位老和尚。

公子答覆了乾脆的話，請路通明天清早移玉再跑一趟，如果徐姑娘能管，或管不了的話，也一定有確實的答覆。

路通喜出望外，連聲道謝，臨行，掏出了杏綾包兒，遞給公子，說是封八行，徐姑娘該看看，然後告辭去了。

公子打開杏綾包兒，裡面果然是封八行信，交給了徐姑娘，徐姑娘用手掂了掂重量，黛眉微蹙，悄聲兒對公子說道：「哥哥，八成是阿爹當年留在官家手裡的東西，如今回來了！」

公子竟然是徐姑娘的哥哥。

徐姑娘並不是啞巴！

更驚人的是，酒坊角落裡一個大酒缸，突然從中分開，露出門戶，徐暢自內走出。

一刀犯案　逃命保身

一早路通就到了雨花台，公子親自接待，話乾脆，黃河成災，災區兩千里，災民急待救濟，如果十天內，路通不管用什麼辦法，促使巨宅富戶捐出二十五萬兩黃金，由江南武林四名士，和江南糧商五巨頭出面，購糧賑災，這四大血案偵訪破案的事情，徐姑娘就一肩承擔，並且保證六個月內破獲。

路通是笑着走的，笑着回到天津縣衙，又笑着飛騎往京師趕，他一肩承諾了公子提出的條件。

不管路通究竟用什麼方法、權勢，正好是在公子的十日限內，每錠五兩的赤金錸兒，共五萬錠，已順利到了江南。

六朝金粉金陵城，城外「怡園」是江南武林翹楚人物大俠梁心怡的莊，梁心怡人稱「武賢」，是武林四名士之首，他今日宴客，時正初更，主客陪客一位不缺。

主客是糧商五巨頭，陪客是武林四名士中其餘三位，和押送二十五萬兩黃金至此的「八方鏢局」總鏢頭，「日月奪魄」萬魁元。

這是座古雅樸素的大廳，正中靠墻，一排的擺列着十條長案，案上金光閃閃，是一錠錠十足成色的黃金，每條案上五千錠。每錠五兩整，都是十分美麗如小山般堆放着，共計黃金二十五萬兩整。

案東邊，全座五席，梁心怡居中。

蘇州「君子劍」趙清日，杭州「仁義莊主」陸維義，浙南「龍手」洪源，公子坐梁心怡身側，陪伴萬魁

元。

案西邊，客座也是五席，五位年齡不等，但相差不多的糧商巨頭分坐。

金案前，梁心怡先以酒敬天地，重斟滿，捧敬五位糧商，酒罷，梁心怡含笑開口，手指那先案上的十座山般的黃金，臉對着五名糧商巨頭道：「請那位大掌櫃的權作個代表，數數案上黃金的數目，它是二十五萬兩整，十足成色的。」

五名糧商中，那位紅胖臉兒慈眉善目的六旬老者笑笑，道：「梁爺，不用點了，錯不了的。」

萬魁元道：「這批金子是在下八方鏢局承保的，是昨天下午才到貴地的，交接過，也點過數，所以在下敢保證一兩不缺。」

五名糧商全含笑點頭，梁心怡向接話的紅胖老者拱拱手道：「萬總鏢頭爲證，那是看得起老朽，不過孟掌櫃的，你如果不點數，醜話交代在前面，事後如有短少，老朽可不認這個賬的。」

孟掌櫃孟實，是南北糧商中的牛耳人物，哈哈笑着說道：「梁爺萬安，咱們買賣說成以後，那怕那些黃金變了廢銅，我孟實一個人認，絕不找你梁爺麻煩。」

笑話說完，梁心怡話鋒轉向正題，道：「現在要請教五位掌櫃的糧價了。」

孟實早被其餘四位推爲代表，他老成忠實的說道：「梁爺聖明，天下的糧價全漲了。」

梁心怡臉上仍帶着笑，道：「漲多少？」

孟實道：「河南、山西、山東這三個地方，漲了一倍，有時還是有行無市，拿着銀子，沒地方買糧食，咱們江南地方還好，才漲了三成。」

梁心怡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不過話還十分和氣，道：「漲多少？」

這次的「漲多少」，孟實心裡明白，是追問現在要談的生意漲了多少，孟實用不着費心去想，坦然而快捷的答道：「去歲和今年，江南豐收，米價本來應該下降才對，前些日子黃河成災，北方幾省麥價一日三跳，部份同仁雖能克守取財有道的本份，但是中間經手的，都看好了北地拋糧的這一寶，紛紛放下了定金，屯積江岸待機北上，所以江南米價也被誘逼上漲，市上漲了三成，行裡也漲了兩成。」

孟實話聲一頓，看着武林四名士，臉上現出一派肅穆，接着又道：「昨天接到梁爺寵召的帖，就已經和另外四家同業研究過，論生意，至少該漲兩成，可是這次梁爺購糧，是受北幾省善紳們委托，人家看得起咱們江南的朋友，咱們江南朋友斷斷沒有自己反而打嘴巴的道理，何況購糧爲着救災，以生意上來說，這叫賠清本錢的買賣，所以我們五家糧行已有決定，不漲！」

武林四名士的臉上不僅綻開笑臉，並且露出欽敬的神色，梁心怡更拱手的謝道：「五位太看得起梁某兄弟，一筆寫不出兩個江南來，好，這份情，梁某兄弟承了，願能後報。」

孟實突然長嘆了聲，道：「梁爺，我還有下情！」

梁心怡微愕着道：「請當面講！」

孟實道：「昨夜我們五個糧行，包括三十六倉的司庫，全是一夜沒睡，清點存糧，我們必需留下江南地方今年的需要量，算來算去，梁爺，剛夠你二十五萬兩黃金的糧食……」

萬元魁接了話，說道：「老天保祐，夠了夠了……」

孟實搖頭道：「萬老請聽我說下去，全部糧米，若運送北地，江南地帶不出一個月，糧價一定會上漲六成，又不知多少人家遭受凍餓之苦，最難的是，糧行到時無糧可售，糧價雖高，並沒有讓農民得到半絲利益，糧價高漲，他們反而身先受害，推算下來，今年冬季翻土，會少幾百頃田地，來季下種，將近及數千頃良田荒棄，於是江南地帶，要飢荒三載，梁爺，誰敢負這重大的責任？」

四名士傻了，互望着難發一言。

萬魁元是老江湖，拱手道：「孟掌櫃，您老能憂到將來的危機，必然也有妥當辦法，請教……」

孟實接上道：「辦法是昨夜也想到了，只因事關我們五家糧行的存亡，上萬子弟的生死，一定要找到敢於作主的人之後，才能果斷的去作。」

「君子劍」趙清日道：「孟掌櫃先請說出辦法，讓我們聽過之後想一想，看有沒有力量承擔下來。」

孟實道：「說是當然要說，就在黃河成災後的三天內，我們五家糧行共定出去了兩百六十四萬包米，每包是兩百另兩斤，定米的人是按行規預付兩成定金，這些米，已運送江岸的有六十四萬包，現存我們五家倉內的，是兩百萬包正，不論是那一位，能出面去交涉，留一百萬包在江南，我們五糧商，不僅願退定金，還願意加賠一成作爲禮敬，這樣，北地的災情也救濟了，而江南地帶也不致有缺糧之慮。」

「仁義莊主」陸維義接話道：「孟掌櫃，定下這多糧食的是那一家？」

孟實苦笑道：「烏家船幫！」

一聲「烏家船幫」，使武林四名士第二次成了傻子，半天沒吭出聲來。

萬魁元不能不開口了，他是對梁心怡說道：「梁兄，可有方策？」

梁心怡沒答萬魁元的話，目光罩定趙清日等三名士，低沉而果斷的說道：「賢弟們，這次，只怕非弄個明白了斷不可了，賢弟們怎麼說？」

「龍手」洪源慨然道：「梁大哥，義字之下，生死何懼！」

陸維義一拍案道：「龍手老四說得對，大哥，幹了！」

萬魁元比誰都清楚烏家船幫的事，含笑止住四名士的激動，道：「四位先別生氣，說不定烏老大會講理的，這麼辦吧，咱們先成交現在的生意，然後小弟親自去拜會烏老大，試探一下他的心意，再定方策如何？」

四名士和五糧商正紛紛頷首說好，梁家的老僕梁興適時推開廳門進來，附在梁心怡耳邊低低稟陳，只見梁心怡臉色陡變，冷哼一聲霍地站起道：「萬兄不必去和烏老大談了，剛剛有孟掌櫃店裡的管事來過，說是受其他四家糧行管事之請，來向五位掌櫃的稟陳一個消息，就在五位來怡園後，烏家已通知各糧號連夜運糧江邊，點糧付銀。」

孟實等頹然互望，良久無言。

梁心怡接着又道：「孟掌櫃，我們這次生意怎麼說，或許你不賣，我兄弟絕對不會怪罪到五位。」

「不！」孟實果斷的說道：「成交，我們今晚就運糧！」

萬魁元道：「烏家船幫的事？」

孟實毅然道：「大不了算我們違約，照章賠出定金，還拖不垮我們五家糧商。」

萬魁元道：「烏家祇怕不會用規章來對付孟掌櫃！」

孟實苦笑着說道：「我想到了，事情如果逼人無路可去，孟家糧行本身也有足夠的力量！」

萬魁元仍然有些不放心，問及其他四家掌櫃的，那知四家掌櫃的話都是一樣，說孟家是代表，孟家說了怎麼辦，其餘四家將一心一意照辦不誤。

事談定，別看大家心裡都牽掛，還眞能暫時放開，賓主進餐，表面上誰也看不出骨子裡有多大的憂慮。

酒已足，飯剛飽，孟實等五位大糧商竟不勝酒力，只覺心口發悶，喘息困難，搖搖頭，一個接一個的伏案醉卧下去。

梁心怡暗皺眉，才待出聲，怪，怎地手腳不能聽用，怎地張口無聲，又怎地會漸覺睏倦，頭一低，醉了。

趙清日、洪源、陸維義、萬魁元，也好不到那裡去，全伏在案上。

老僕梁興更妙，早在不知什麼時候，已酒醉卧在地上。

＊　＊　＊

時正三更。

三更聲，驚醒了梁心怡。

繼之醒來的是萬魁元、趙清日等人。

五位糧商醒得晚，不過孟實醒來已發覺不對，十條長案上，那赤亮的十堆黃金，現在連半錠兒都沒剩下，他由不得張口結舌直指着那長案。

梁心怡霍然回顧，連一個字沒說出口，硬生生氣昏摔倒在地上。

洪源發現案上留有一柬，搶步取過，當衆共閱。

柬上寫：財帛動人心，黃金取去也，運糧照運糧，損失有人當。

下面沒有具名，卻畫一柄大厨刀。

陸維義拍醒了梁心怡，梁心怡沒說別的話，看過盜金人留柬後，要求孟實按約運糧，他明天一早就變賣所有家產，想盡一切方法，也要賠出全部糧價黃金二十五萬兩。

孟實更豪放，頭一搖，說生意早已成交，黃金是他五大糧行失的，不關梁心怡的事，當然，糧食歸糧食，立刻啓運。

五大糧商回去運糧，四名士和萬魁元，人是丟到了家，不過事後總得找出綫索才行，找吧，找到樑上已燒成灰的「半綫迷香」沫兒。

五個武林頂尖人物，悶坐着，喪氣垂頭，沒人開口，有什麼好說的呢？該查的都查過了，裡外地上，連半絲兒馬跡車痕都沒有，這不是棉花，不是飄絮，是黃金，二十五萬兩黃金，共重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斤，乖乖，他們醉倒到醒來，一個更次，除非神、鬼搬運，誰又能這麼快就搬個清光，何況外無車輪馬蹄痕跡，又在怡園之內，只怕說出來沒有人相信。

有人信，失金的消息傳出去了，在第二天的中午，別人不說，起碼「烏家船幫」的烏老大，他相信了梁心怡慘失黃金二十五萬兩的事。

因爲他也碰上了怪事，怪到連那些神鬼都怕的手下，都口唸佛號，大燒悔罪之香。

事情出在梁心怡失金的同時，烏老大自己的二十四條大船，滿載雪白的白米，渡江北上，發那水災的斷子斷孫財。

船到江心，多妙，二十四條大船同時散斷破沉江中，怪的是一堆堆放的白米袋，不只不沉，反而自動在江心集結，時正夜深，突然江上出現一團碧綠鬼火，大如車輪，滾滾而前，後隨一堆堆米包，整齊的、一列列的，由近而遠漸漸無影無跡，烏老大目睹，下令那些一等一水功的高手十人，入江搜查，誰知在一霎那間，十大高手眞成了「高

手」，由水中升高，浮於水面，動也不動隨波而去。

烏老大奸狡聰明，沒有再下令手下追索，反而揮手而退，因爲他知道，如果在幫規之下，令出不行，烏老大立刻就要從老大這個寶座上跌到泥地下，跌個鼻青臉腫，所以才滿懷憤恨揮退手下。

退儘管退，他可不會就此罷休，立即暗下密令，高手個個悄然滚出，他發誓要追查出內情，他當然不相信神鬼水怪之說，他諭令森嚴，要手下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查明回報。

中午，他還沒有接到手下的報告，已獲得梁心怡失金的事，接着來了消息，昨夜米包不沉，是因爲最下一層放的都是大葫蘆，一共六百袋，所以才能在船沉之下使米不沉，另有水功奇佳人物，早已隱於江中接應，用鈎索接連米包，推向對江，對江早已備妥車馬，連夜運到災區，在消息傳入烏老大耳中時，千萬災民正分獲米包叩謝上蒼。

烏老大怒極，下令必須擒獲出賣自己船幫的壞人，不用費事，有人送來一柬，上寫着：領到烏老大救災白米十萬包整，這十三個字，下面具名的，赫然也是一柄大厨刀。

三天後，江湖武林傳出消息，烏家船幫願以五萬兩黃金，捉拿「厨刀」，武林四名士不惜傾家蕩產，誓擒以迷香盜金之人物——一柄厨刀，於是一夜之間，厨刀威名震懾天下。

* * *

誰是厨刀？天曉得！

不過烏老大用上了全力，烏家船幫高手盡出，看樣子烏老大如果逮不到厨刀，大有死不瞑目之慨，江南武林也傳出了「約箭」，動員了一切人力，物力，來找尋厨刀。

好一個大膽的厨刀，他竟然找上了武林第一富豪的南宮世家，南宮世家做的是百般生意，凡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南宮世家的生意，江湖早就流傳一句話——北看商家金，南用南宮銀，商家世居京師附近，武林人，也是生意人，富甲天下，久久不服南邊南宮世家財力，因此凡有南宮世家生意的地方，也準有商家的生意，更妙的是，南宮世家在某地開的是布莊，放心，商家在那個地方也一定開家布行，兩家競爭激烈，生意却都是有賺無虧。

不論南邊的南宮世家，抑或北地的商家，做生意可都是規規矩矩，譬如經營的錢莊糧號，就都能作到不論來路，不問姓名，存銀開戶以號爲憑，取銀領金，畫押對證，誰若有昧心錢，紅包金，存放在這兩家裡面，安心吧，就算皇帝親自查賬，也查不到半絲兒憑據。就因爲有這點好處，揚州南宮世家發源地的總銀號，才連半句話都沒問，就收下了二十五萬兩成色上足的赤金，開出同等數目，凡南宮世家銀號都能兌現的銀票。

這是宗大生意，照規矩南宮世家要請來客暢快飲宴一次，來客自稱姓管名不平，不錯，武林中有這麼一號人物，一柄刀已到了神鬼驚心的化境，人稱「橫一刀」，表示喜打不平，雖說知道這位「橫一刀」的人不少，但是眞能見過他的可不多，原因是「橫一刀」若眞管了某件不平事，敵對者從來沒有活口！

出面接待管不平的，是南宮世家的少主人，南宮氏長房「小財神」南宮不畏。

「小財神」是由他南宮世家爲人間活財神而來，他另一個美號是「玉面諸葛」，他喜歡後面這個稱號，表現出他的俊逸和智慧，不過當他見到管不平後，却有些兒自嘆弗如了。

爲這個原因，他毫不考慮的生出英雄相惜之心，有問必答，答必盡實，管不平一點也沒有困難的參觀了南宮世家的「金庫」，然後在惜別依依中和南宮不畏互道珍重分手。

次晨，南宮鼎，南宮世家老一輩排行是三爺，究其實却是南宮世家最具權威的人物，在開啓金庫時，發現一封怪柬，柬上寫——久儀貴府理財之學，獨絕天下，秘聞所仰仗的乃一册奇異賬簿，搜而得之，請借觀一載，屆時歸趙。

具名的，赫然也是一柄厨刀！

南宮世家表面上毫無動靜，其實，他們出動的人，和懸賞的數字，超乎了武林四名士加上烏老大，於是，天下欲生擒厨刀的，又多了南宮世家。

南宮世家突失賬簿，追索厨刀的消息剛剛傳開了，「鎮江」「天王莊」蓋天王又傳突失寶盒，蓋天王一代大豪，他可不像南宮世家辦事秘密，馬上發出「綠林帖」，聲明寶盒之中有十件奇寶，他甘願全部恭送給擒獲厨刀的人，條件是必須將盒中一瓶「金剛丸」，一粒不缺的交還他蓋天王。

「金剛丸」江湖奇藥，出自蒙元番僧「哈樂哈哈法王」之手，一瓶十丸，一丸效用一年，爲天下第一男子的春藥，據說服一年之中，百戰不疲，蓋天王是用了十名絕色美人，千串明珠，萬両黃金，換自大盜「黑旋風」手內，現在竟被厨刀偷去，他怎肯罷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浮玉西峯禪源古刹，保存已千年的梁昭明太子讀書時，懸樑照明的「龍珠」，又爲厨刀借走，厨刀留柬說明借去原因，是憤恨寺中僧人活捉田鷄，

烹宰奉獻給惡紳俗吏，使清淨佛門蒙羞，禿頭僧，酒狗肉，既已一片黑暗，自然是難懸「龍珠」。

江南十日，厨刀橫行無阻，失主追騎，何上千百，但厨刀究竟是何等模樣？厨刀是誰？依然是那句話——天曉得。

* * *

甘泉照着那面大銅鏡，頻頻搖頭自得，臉上的笑容，從昨夜到今朝從沒有平復過。

他幾乎自己全認不得自己了，鮮衣、玉飾、金弓再加上門外拴着的寶馬，突然間從一個小小的班頭，升格到王孫公子，笑了，笑出聲來了，最後竟然哈哈大笑不止。

他大步出房，在櫃枱之上，隨手抛落一錠十両紋銀，於店家恭謝聲中，挺胸而出，騎馬揚鞭飛馳而下，目的地是曾經斷魂的京師。

不僅是他，十大名捕全回到京師，除了路通以外，全部改頭換面，使熟人全都不敢相認。

他們各有住處，分散居住在京師內外各地，誰也不找誰，偶而路過，連招呼都不打，就像是陌路人，但是他們心裡都十分激動，興奮，日子近了，一場或生或死但一定轟轟烈烈的殲匪大戰，就在眼前。

東、西兩廠的「錦衣衛」中高手，突然莫名其妙的被樂老太監調集到城外皇家一個秘密地方，正正一百名，分作十隊，作着不分日夜的嚴格訓練，他們奉有官家嚴諭，不得擅離，不得怠慢，不得與外界親友互通任何消息，他們本來就是萬中選一的技擊好手，個個都能隨時隨地應付任何意外變故，因此他們對此調訓，早已會心，官家將不知對付什麼地方的什麼人物，作一次大規模的奇襲！

* * *

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坭，北京城是道地的帝王都，好地方，住在京城裡，好處多到數不過來，這「無風土」和「一街坭」，就是數不過來的好處裡面的一樣兒。

儘管「三尺土」揚得大美人都變成了「土行孫」，「一街坭」滑倒過「解學士」，但是希望能到帝王都猛撈名利的人，仍然是像「山陰道士」計不過數來。

今天，刮風，從早上直刮到晌午，所以家家滿床滿地灰，人人一身一頭土。

今夜，暴雨，於是長街尺半水，小巷九寸泥。

西城，緊盯住「護國寺」，屁股的「窄人巷」，當然也例外不了。

窄人巷可眞叫窄，一個人騎着匹瘦馬，小心點兒湊合着是可以勉強的去去來來，如果多上了一個迎面而來的大孩子，那就非要上演「空中飛人」才能互無阻礙了。

窄人巷若只是狹窄的話，也不算什麼，它偏偏是狹窄而幽長還多上了彎曲，從南巷口進去，北巷尾出來，非轉上四個活像「鬼打墻」的倒楣彎不可，巷長里半路，如果騎馬南巷口進去，正滿懷高興，欣慰一路順當平安無事，突然在轉過第一道「鬼打墻」倒楣彎時，正碰上北巷尾走來的騎馬客，不把你鼻子給氣歪了那才叫怪。

其實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十分簡單，祇因古人純樸，爲人打算得多，自私自利的少，又不太夠聰明，所以沒想到「單行道」這個妙詞兒，也許那年頭「私家、富戶」所謂的「車」是馬車，所以「公僕（公捕）」們無法利用「單行道」準停「車」的便利，而實獲其利，所以才未經大腦不作如此考慮。

住在窄人巷的，敢說沒有任何一家不是想「早脫窘境」遷居大吉的，可是多少年下來，只見搬走的，沒見搬出來的，當然死去的是例外。

這原因一是搬次家不容易，巷長曲而窄，一個家可能搬上幾天了，再就是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發迹達貴的少，破落貧困的多，另外，有個很重要的緣故，鄰居街坊的感情好，大家最捨不得離不開的，是那個好朋友「王和尚」！

王和尚不是和尚，應該叫他王禿子才是對的，只爲京裡人人居天子脚下，多少也沾了些兒帝王氣，讀書風尚，所以講究駡人損人都不帶半點髒字眼兒，喊「禿子」揭短，又難聽，叫聲「和尚」有多高雅，彼此心照，誰說咱們禮義之邦不懂幽默。

王和尚也當然住在窄人巷，他不同於別人的是，做着份穩賺銀子的小生意，擺早點賣豆汁兒的攤子，就在窄人巷南巷口外面，五更天準定擺上，頂多半個時辰，他的貨就能賣個一乾二淨，生意好得很。

其實，王和尚生意好有他好的原因，他賣的豆汁兒又香又濃，碗比別家大一號，油條也比別家長上三寸半粗了個手指頭，外帶着你有錢沒錢全都可以放心大膽的吃，街裡街坊誰不認識誰，不賒不欠又怎算是店？

王和尚爲人份外的和氣，不論什麼時候看到他，他總是用一張笑臉迎人，就算你無緣無故的突然打他兩巴掌，放心，他還是笑嘻嘻的不帶一絲兒惱意。

如果說是爲了這些，窄人巷的住戶才捨不得搬遷，那北京城的人感情未免太過「茂盛」了，「茂盛」到六月天穿着皮襖烤火——太離譜了。

王和尚的豆汁攤子，並賺不到

幾個錢，何況還有東拖西欠積存漸多賒欠變成的「壞賬」，所以他又兼營副業以維生計，他收、授「印子錢」來賺取利息，他怎樣收用人家銀子，付人家怎樣利息，誰也沒看到，不過他外放的「印子錢」，却是有目共睹。

王和尚放印子錢給其他地方，窄人巷住的鄰居當然不會知道，不過王和尚放錢給窄人巷苦哈哈們，是十成大方，大方到絕對不收分毫的利息，借期一向不限，任你什麼時候還，王和尚自己會對那些久難還錢、見面深感羞慚的鄰居說，不要緊的，反正人不死債不爛，你老哥方便了，有不還我的道理嗎？所以你老哥不用掛在心上，瞧！聽，這作爲，這話兒，那些爲富不仁視錢如命的世上怪人聽了，能不找塊又臭又硬的「毛坑磚頭」，一腦子兒碰死？

王和尚雖然深通「孔方」三昧眞理，明白「身外物，生不帶來死難帶走」的道理，他又沒妻沒兒又沒女，更知道留財足以害子孫，莫若積德以存餘慶的名訓，但是他也有他外放印子錢的規矩，對鄰居們，他是論人不論戶，有一位算一位，誰借用都可以，從紋銀一兩到十兩，再多沒有，來者不拒，只是他堅持一點，那就是——前欠未清，再借不行。

試想，整個窄人巷，大小百二十戶，借王和尚錢沒有還的，幾乎是十家有九家半，欠人的還沒清，談搬家又談何容易。

王和尚除了一大早擺豆汁攤兒外，收了攤就一頭鑽到他那一明兩暗三間矮房裡，足不出戶，所以不論白天或者是半夜，要找王和尚絕對找得到的。

現在，半夜了，雨越來越大，雨聲响得像千萬籐條兒打着厚草墊子一樣，劈劈叭叭震人耳鼓，李大娘忘記收她那放在簷下的洗澡盆，於是屋脊的水猛灌下來，嘩嘩的比瀑布還响，家家如此，戶戶這般，於是窄人巷裡就算有快馬奔騰，在家裡的人也休想聽出半點馬蹄聲來。

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

像打雷一樣的敲門聲，兩次單，五次連，一連串七响，有點數的敲着，震得屋墻都晃蕩了。

開門了，黑黝黝的，隱約的只能看到遮雨紙傘兒影子，當然傘下面有人，要不紙傘自動起飛，那還得了。

應門的沒開口，那傘影兒連動都沒動。

敲門的說了話，道：「大雨夜，冒造。」

統共才五個字，說得更不帶半絲熱烙氣，來客夠怪。

應門的，也不含乎，接上了話：「關門，來！」

字更少，才三個字，調子更單調冷澀，天再涼些，這句話準能出口變成冰。

敲門的進院子反身關上門，傘影兒已飄進了一明兩暗三間矮房，妙，主人始終沒點燈。

外面雨，黑，屋裡潮，更黑，主人是走慣了的，當然碰不到桌子角椅子腿，所以安安穩穩落了座，陌生來客，竟也和到了自己的家一樣，悄沒聲的和主人不差前後坐在客位上面。

「在下余雙仁，」客人在說話道：「在金陵城夫子廟側，承蒙『鐵口』指點，要在下數千里外投奔……」

「閣下根本用不着說這些話！」主人冷冷地接口道：「只請把信物拿出來一驗。」

「哦。」余雙仁探囊取出一物，推向主人面前。

室內沉黑到伸手不見五指，不知主人是怎生驗着信物？

刹那之後，主人重將信物推向來客，道：「沒錯，請閣下妥當的收好它，還要用的。」

余雙仁收起信物，主人聲調換作一種熟絡溫柔，像對老朋友一樣的關懷，道：「我眞沒想到，余朋友的身份竟能值黃金五十萬兩，難得，難得！」

「誰說在下身價能值多少？閣下又難得些什麼？」

「余朋友年紀不會高出二十三四，能有這個價值，是十數年來僅見的事，當然難得。」

「閣下大概是弄錯了……」

主人不待余雙仁話完，已笑着接口道：「現在要開始談談我們雙方的生意了，首先請教余朋友，知不知敝行對生意的尺寸和價碼？」

「鐵口曾經提過幾句，但是他說究竟是什麼尺寸，是怎樣計價，要閣下作主安排。」

「並不盡然，天下事，尤其是雙方的生意事，我認爲能彼此商量着辦，才可以達到皆大歡喜，余朋友認爲……」

「在下沒有意見，全憑閣下安排。」

「既然如此，我也不再客氣，余朋友請仔細聽着，我只說一遍，敝行尺寸只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尺寸保一生平安，中等的保險十年，下等只保三年內安然無事。」

「再請教每等的代價？」

「下等黃金一千兩，中等黃金一萬兩，上等黃金十萬兩。」

「何時何地交付黃金？」

「在這裡談妥了等級代價後，就要交上一半，另一半到達目的地方交清。」

余雙仁沉思了刹那，道：「很好，在下就選貴行這下等的尺寸。」

主人笑了，聲音不高却極陰森，余雙仁不由接着以十分不悅的聲調道：「在下選這下等尺寸，就如此好笑？」

主人笑聲一停，道：「余朋友，保你一生平安的上等尺寸，目下我不想勸你去選，因爲有些人是不很喜歡把自己改變得太多，不過余朋友你選這下等的尺寸，僅僅有三年平安，我着實替余朋友惋惜！」

「哦！請教其詳？」

「首先是怡園失金，二十五萬兩，繼之烏家船幫江心沉舟，損失二十四艘大船，白米無數，南宮世家慘失賬簿，蓋天王痛失寶盒，禪源寺龍珠飛去，十日內奇案迭出，江湖武林皆已動員，天下雖大，已無那人立錐之地，敢說也就是敝行，也只有敝行能保他平安，如果他妄想以三年短短時日，就能使一切不了了之，是太過一厢情願了。」

「閣下說的那些事，在下也曾聽人說過，只是在下十分不解，這又和在下何關？」

「余朋友，」主人哈哈的笑了，道：「不不，現在再打啞謎，就不夠好朋友的分寸了，我該稱呼貴客一聲『管朋友』，武林人稱『橫一刀』管不平管朋友，我說管朋友，眞人面前不說假話，盜金、竊米、偸珠、掠盒和南宮氏的賬簿，據敝行所知全是管朋友一手所作。」

好沉着的客人，他沒有半絲激動，冷冷地接口道：「恐怕這不是空言能叫天下人相信的吧？」

「當然當然，管朋友若不嫌我冒犯，我還有幾句話要補充，敝行作事，一向謹愼小心，管朋友你是個孤兒，落戶金陵城外的『白石集』，一身罕絕刀法及功力，得自一位奇僧，四年前才出道，恰正三湘七虎橫行，朋友你一戰而使七虎臣服，換得『橫一刀』的美號，只是見過朋友眞面目的不多，敝行就是不多之中的一位，管朋友，還須要我多說些什麼嗎？」

余雙仁，現在正式正名管不平，他笑了，笑得十分爽朗，說道：「佩服佩服，管某承認。」

「管朋友看得起敝行，十分感激。」

「彼此彼此，咱們再談談正事，以閣下看來，在下該選何等尺寸？」

「管兄，如果你管兄有把握，能斷定三年時間足使蓋天王平氣，四名士作罷，烏老大不究的話，選下等尺寸當然可以，否則，至少該選十年平安的中等尺寸。」

「管某不是不懂交情不懂好歹的人，中等尺寸就中等尺寸，只是定金一半黃金五千兩，身畔……」

「管兄不比別人，定金免了。」

管不平突生疑念，哦了一聲沉思原因。

主人笑了，道：「管兄不必多疑，說實話，敝行對管兄知道得太多，當然也知道管兄將二十五萬兩黃金，存入南宮銀號，換取的是每張兩萬兩黃金的銀票十張，五萬兩的一張，身畔沒有再小的銀票，所以我才大膽的說句定金暫免。」

管不平警惕下帶有嘲諷的說道：「看來貴行中臥虎藏龍，如果存心對那一個不懷好意的話，只怕那個人是非遭殃不可。」

主人聲調語氣嚴肅了，道：「管兄錯疑敝行，敝行中人行事，向來公買公賣，生意出自雙方情願，絕不動絲毫强横。」

「也許在下剛才說得過份一些，但是在下深信，若經貴行看中的人，只怕他是非成交不可？」

「我承認管兄的判斷很對，不過敝行總是先施以德助，然後……」

「且慢！德助這兩個字在下不解，譬如在下，除了夫子廟側鐵口指點之外……」

哈哈哈……

主人的大笑，中止了管不平的話鋒。

管不平並沒有詢問，他知道主人總會詳加解釋的。

果然，當主人笑聲停下後，如談家常般道：「管不平你又錯了，地方是長江下關口，那時管兄業已覺察出來形勢極端不利，烏老大的人虎踞關埠，四名士所邀武林高手，正排搜管兄存身的漁村，蓋天王親自出馬，南宮氏門下八叟，圍堵通路，眼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突然來了一隊喪葬隊，不由分說將管兄扮成孝子，送出三十里外，另一隊喜轎，反送管兄重入金陵，管兄才在夫子廟側，見到鐵口，再踏來時路，各方人馬早已撲空撤離，管兄將登舟渡江刹那，烏家四醜來到，管兄時如熱鍋上的螞蟻，詎料救星下降，官鹽船上官吏，恭請管兄登舟，一帆風順，直下津沽，今晚我才能和管兄促膝而談，管兄久歷江湖，應該明白那喪隊、喜轎，官鹽船，不會是平空自降，也不會那等巧合才是！」

管不平早已心中有數，但他不能洩漏半點預知，所以故作恍然而驚訝的說道：「啊！是貴行的安排？」

主人得意的樣子，雖然因爲沉黑難見，但那笑聲已充份表現出不可一世之想，道：「管兄，小巧安排，不算什麼，不算什麼！」

「佩服佩服，管某這次，是眞

的心服口服了。」

「好說好說，敝行那時已將管兄列爲生意對象，自當盡些心意才對。」

主人又道：「恕過恕過，不提自己姓名，不現自己模樣，是敝行的規矩，管兄請多海涵。」

管不平自嘲的笑道：「在下不知道是逃亡多月，淡忘了江湖各家皆有的禁忌，抑或是貴行的禁忌和規矩特別多，竟然每次開口每次都犯錯了。」

主人當然心中清楚管不平這是牢騷，開朗的一笑道：「管兄客氣，是敝行禁忌多了些，不過爲委托人的安全着想，相信凡是敝行的客人，都能諒解的。」

管不平突然覺得四外寂靜下來，聽一聽，恍然道：「雨很小了，賢主人可還有什麼該關照在下的事嗎？」

主人笑道：「只有一件事了，天一亮，管兄請帶着一柄油紙傘，移玉來這窄人巷南口的豆汁攤上用些早點，請注意，不論是不是下雨，都要帶着這油紙傘，就是滿街都有得賣的那種黃色的，吃早點時，將紙傘放在右腿旁，橫着擺在長條櫈上，不論發生什麼事，千萬別管別問，當作沒有看見，吃過後，只要把條櫈上還有的油紙傘抓起來，就往東走，自會有人和管朋友接頭。」

「說老實話，在下眞想問問明天是不是就去那目的地方，不過想起貴行禁忌，只有作罷，但是另外有一句話却不吐不快……」

「別客氣，請直說。」

「如果要在下這十年來，出塞入邊，或去窮鄉僻壤遁跡，當縮頭烏龜孤苦伶仃的活着，那就不必勞動貴行這般費心了。」

「放心！」主人笑道：「我若是告訴管朋友你，這十年期間，你能隨心隨意的調換身畔美女，日日夜夜有絲竹助興，想賭，五花八門亦有盡有，要酒，天下佳釀任你品嚐，管兄，這樣如何？」

管不平哈哈的笑道：「那豈不正是劉阿斗所說的，此間令孤樂不思蜀！」

主人道：「管兄試試吧！我保證試過之後，管兄會懊悔沒選那上等尺寸。」

「賢主人，多問一句，所謂美女、豪賭、美酒，這些在在要花銀子嗎？」

「當然，並且比外面貴兩成。」

「如果住上十年，在下落個兩袖清風，賢主人，這可太『那個』了！」

「這要看管兄你自己的了，能節省些，十年後管兄身畔不會少什麼。」

「那就好，主人若是交代的都交代過了，恕在下要告辭……」

「是該走了管兄，恕我不送，別忘記明晨的事。」

管不平一笑，起座而去。

* * *

沉黑、泥濘、霧雨，正三更。

管不平並不愛惜足下那雙快靴，踏泥漿濺污水，叭叭聲響。

他一脚走出巷口，突然收回，但是沒退，肅立着，峙如山嶽。

很久，很久！

突然一道寒光，劈亮了天地，接着一聲巨雷，震碎了人心！

管不平看清了正堵着巷口的黑衣人，黑衣人也看清了他。

勁風暴襲，夜行人動，又寂靜。

一連串雷震，弧光飛射。

黑衣人又看到了管不平，管不平人站在巷外長街心。

管不平也看到了黑衣人，黑衣人已欺進巷口地方，那本是第一道弧光寒閃時，在管不平立足的正對面。

黑衣人笑了，管不平也笑了。

黑衣人道：「閣下好身法，佩服！」

管不平答話乾脆而簡單。「彼此彼此！」

黑衣人聲調冷冷地道：「閣下怎麼說？」

管不平似乎明白黑衣人這句話代表什麼。道：「隨便你！」

「有種，知道老夫是誰？」

「黑衣、金劍、披髮、戴嵌墨玉，你是陰魂不散。」

「好眼力，是在什麼地方見過老夫？」

「多問，何不直說出來意？」

「剛才一問，就是老夫來意。」

「從未見過，聽說過，聽得多有時候比見過還眞。」

「報個名姓吧，眞名實姓，別說你是『橫一刀』！」

「隨你叫，刀一橫平不管也可以，我無所謂的。」

「聽仔細，小伙子，老夫本心是不想殺人，包括你，你千萬個不該，不該冒充管不平，老夫和管不平是莫逆之交，懂了嗎？」

「不懂，至少我這個管不平，沒交過你這種陰魂不散的朋友，請你也仔細聽着，我可不怕殺人，尤其是像你這種人，你最好走遠些，越遠越好。」

「冒人之名已經可殺，又這等狂妄那能容你！殺！」

說殺就殺，金劍劈空化作千道利刃，一招十四斬，罩定了管不平。

管不平動都沒動，漫天劍氣利刃當頭時候，突然消失無踪，黑衣人名字也許叫陰魂不散，但掌中劍

却極有分寸。

他撤招，管不平竟不知怎樣的一步到他面前，一柄看上極笨重奇厚，不帶半點光澤的大厨刀，已架在陰魂不散的喉結上。

陰魂不散魂散魄揚，人也快要昏倒，不知是雨還是他冒出來的冷汗，額頭鼻尖，垂珠欲滴下來。

「記住，再見到你，你就像隻放血蹬腿的豬，我希望你不信。」

話是管不平說的，最後「不信」兩個字傳來時，人已消失數十丈外，陰魂不散這才感覺到喉結上的大厨刀，已沒了影子。

* * *

「說詳細點兒，快！」

這人的話聲很熟，可惜深夜黑沉暗中，看不見面目。

「是，屬下是一招慘敗，那小子的大厨刀不知怎麼樣的已抵住屬下的喉結上。」

答話的不必問，是陰魂不散。

「你仔細想想，他究竟是不是『橫一刀』管不平？」

「先生恕罪，屬下實在是無法答覆這個問題。」

「哼！廢物，他刀怎麼樣，可有破綻？」

「回先生的話，那大厨刀沒有錯，是原來的物件！」

「滾！再給我去一次，這次我要滿意的答覆，否則，你就要眞像他說的，等着作一隻被放血蹬腿的豬吧！」

人走了，悄沒聲响的走了。

被陰魂不散稱作「先生」的人，適時自語道：「我眞不信摸不清你小子的底，哼，叫你嚐嚐老夫的手段！」

* * *

在下大雨的時候，或許有人會躲在大樹底下。

沒雨的時候，也許有人又會站在大樹底下。

白天、夜晚，也許有人喜歡在大樹底下站着。

深夜，雨乍停，有人坐在大樹梢頭的事，千萬年碰不上一回，這回，碰上了。

他，管不平，就是這個人，坐在大樹枝梢頭上。

不僅坐着，還在半瘋的嘮叨着。

「好！好，總算沒叫那老兒唬住。」

「……」

「難說，反正天一亮就全明白了。」

「……」

「放心，以不變應他們的千萬變。」

「……」

「就這麼說了，明天見！」

他鬼推磨似的嘮叨着，突然拔身而起，飄失在黑暗之中。

好半天，像是隻大鳥，從他剛才離開的大樹枝葉茂盛處飛起，一掠無踪。

* * *

王和尚絕不會因爲天雨泥濘不擺攤子，也絕不會遲片刻或早刹那，正五更，他已經擺好了豆汁攤子了。

眞有起早的，一個猴臉的老頭，已坐到條櫈上。

老頭兒一柄黃色油紙傘，豎在條櫈邊。

拾荒的李三、趕車的田二痲子，接着坐到條櫈上。

王和尚除了攤子，外有一張八仙破桌子，四面四張條櫈，人擠了能坐下十二位食客，所以先到的三位，各據一方。

管不平來了，不含乎，眞弄了柄黃色油紙傘，八仙桌還缺一席，管不平大馬金刀坐在空位上。

豆汁攤上，稀的祇有一樣，豆汁，管不平生平沒到過京師的地方，這是第一次，昨天傍晚關城門前到的，當夜就進了窄人巷的目的地，所以對北京城豆汁，這也是生平第一次領教。

滿口豆汁含到嘴中，乖乖，這是什麼味道，酸裡有澀還微有些苦，眞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要多難喝就有多難喝的，他顧忌不了許多，噗的一聲全吐到地上。

就在這個時候，食客多了幾位。

王和尚一瞧管不平那種愁眉苦臉直伸舌頭的樣兒，那張笑臉更笑成了像彌勒佛，拿着「抹布」到了管不平面前，一面擦着濺在條櫈上的豆汁，一面說道：「你老準是外鄉人，沒喝慣咱們這京中的寶貝，其實你要習慣了的話，一天不喝你會想它想得睡不着覺。」

擦着條櫈，抓起了管不平的黃色紙傘，再放落時，別人沒看見，管不平看得清楚，換了一把那猴臉老頭的紙傘，和管不平的恰好換了個兒，管不平故作不知，搖着頭道：「掌櫃的好眼力，京裡我眞是不常來往，可就沒法消受這寶貝汁子，請弄份燒餅油條吃吧！」

「光吃乾的會害嗓子，」王和尚笑着接了話，道：「你老稍等片刻，賣豆腐腦兒的老胡就到，你先嚐嚐他的豆腐腦，包你豎大拇指誇聲好。」

老胡來了，慢吞吞晃搖搖的來了！

王和尚沒容管不平表示意見，已代管不平要了碗豆腐腦，這次對了路，管不平吃了一餐又香又飽的早點。

管不平有心試試王和尚，吃過後一抹嘴，還沒開口，王和尚已笑

着說道：「您老走你老的，我王和尚是地主，今天您老第一次來照顧，我請啦，明兒個你老請早。」

管不平也笑了，拱拱手，抓起紙傘，大步東去。

天上下着濛濛雨，管不平撐開了油紙傘。

傘骨上擰着個硬紙兒條，寫了六個字——南城外娘娘廟。

管不平捏紙成粉，散在地上，再舉步，恰好一位中年婦人自身後越前，他仍不解的自語着：「南城外娘娘廟，奇怪。」

他儘管說着奇怪，人可轉向奔了南城。

臥底所見 元兇露面

娘娘廟好香火，沒兒子盼孫子的來燒香。要送子娘娘開大恩施方便，送她們個寶貝兒子傳宗接代，兒孫太多家計艱難的，也來燒香，請送子娘娘睜大佛眼別再猛送强送個沒完。

娘娘廟進香的，十個有十個都是婦道人家，管不平一個大男人，竟也進了娘娘廟。

別人進去沒人問，管不平剛踏進廟門，一個管事打扮的漢子已迎上前來，拱拱手，道：「是管爺？」

「不敢，請指點！」

「管爺請由廟道直往後面走，有人接。」

管不平拱手道謝，管事漢子伸手接去紙傘出廟而去，頭也不回。

管不平一笑，坦步經廊直往後去。

沒路了，小小朱門迎面，門側高懸一方古木牌兒，刻着「清修靜地，訪客施主先請傳報」，管不平又一笑，叩動門環。

環聲動，小小朱門開啓，竟然是位標緻姑娘。

管不平微一皺眉道：「在下管……」

姑娘嫣然一笑道：「婢子菊兒，知道公子是誰，請隨婢子來，娘娘已在候駕。」

「娘娘？」管不平心中暗笑，神色不動的隨菊兒進入小朱門，關門，直入堂屋。

古色古香的堂屋中，一位嬌俏佳人相待，管不平剛剛一拱手，俏佳人已開口道：「公子請坐，菊兒倒茶。」

管不平坐在俏佳人的對面，菊兒敬上了香茗，管不平正覺得口渴，才待飲用，俏佳人又開口道：「公子請取出信件一驗。」

管不平取出信物，那是一方銅牌，不過管不平心中有數，這面看似沒什麼稀奇的銅牌，其實價值甚鉅，正是業已成爲古董的「漢」朝古錢，正面鑄着一個篆字的「商」字，只是如今不知用何利器，把這枚古錢一分爲二，管不平所携帶的，是下一半。

俏佳人作事不似昨夜初驗信物的那個人，她從身上取出信物的上半，輕巧合對，然後才把下半收去，上一半推給管不平。

管不平心頭一凜，道：「姑娘錯了……」

俏佳人冷冷的接話道：「公子欲見我夫人，沒錯，從現在起，公子的信物改爲上面的一半。」

管不平故作不懂的道：「換來換去多麻煩，再說在下實在已經受夠了這種無法安頓的苦楚，認爲見着夫人就可以不再奔波……」

「不錯。」夫人道：「從現在起，公子絕對不必再奔波了，請用過香茗後，菊兒就帶路去那個公子要去的地方。」

管不平與奮的欣然仰頸將茶飲下，道：「走，越快越好，我要先睡個好覺，至少睡十二個時辰。」

菊兒抿嘴笑了，道：「那可還早，還有幾個時辰的路要走呢。」

管不平神色一呆，不悅的對那位夫人道：「夫人剛才說過，不必再奔波了……」

夫人臉上不見笑容，道：「不錯，今後由敝行步步用馬車代步，公子不須奔波了。」

管不平作出無可奈何的樣子，搖頭嘆了口氣道：「夫人請代在下傳句話給貴行負責的人，如果明天這個時候，還不能到達目的地方，前約作罷。」

夫人冷冷一笑道：「說這種話的時候，多少帶點兒憤怒，公子搖頭嘆息，話却寒如冰，豈不言不由衷。」

管不平哈哈笑道：「夫人若是以常人常理來制肘在下，只怕將會自討苦吃！」

這句話，也不該在開朗大笑後說的，可是管不平說了出來。

菊兒愕然的看着夫人，夫人臉上帶着輕蔑的冷笑道：「公子最好也不要把話說絕，更別忘記公子身後有多少追魂索命的寃家。」

管不平又笑哈哈，微探手，夫人雖已有防，也曾變過兩種手法，格、避，但是她那條玉一般的右腕，仍被管不平抓個結實。

菊兒色變，閃身而進，五指抓向管不平雙目中。

突地寒光閃飛，菊兒暴退，不知何時管不平鋒利無比的怪狀大廚刀，刀刃正停在菊兒五指所抓處，她怎敢不收招疾退。

鋒利的大廚刀，輕巧的壓在夫人玉腕上面，管不平越發笑得開朗了，道：「夫人，剛才妳說的話可是威脅在下？」

夫人的經驗閱歷，究竟是强過



菊兒猛向管不平面部撲去。

菊兒，依然面不改色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管不平道：「是的話，在下與貴行的約定，全部作廢，然後在下要斬下夫人這條手腕，叫夫人明白用勢力逼人的下場……」

菊兒在旁急忙接口道：「公子誤會了，剛才是敝行相試貴客的一種規定，夫人怎會有威脅公子的心呢？」

管不平喔了一聲，寒光突隱，大厨刀已沒了踪影，管不平依然含笑道：「這樣說，算在下莽撞，菊姑娘，在下已用過那盞有迷藥的茶，所剩下的事，只有一件就煩勞帶路。」

菊兒傻了，皺眉瞪眼看着夫人，如今夫人臉上笑容綻破，笑狀迷人，揮手向菊兒道：「快去備車。」

菊兒應聲而去，夫人嫣然對管不平道：「公子若不露出剛才那兩手功夫，妾身永遠不信那些驚天動地事是公子一個人幹的……」

管不平冷冷的說道：「現在信了？」

「信了，公子，能告訴妾身一件事嗎？」

「夫人如果要問，迷藥怎麼會失效的話，恕不奉告。」

「那就算了，公子，妾身時常去那『人間福地』，公子要在那裡小住十年，將來可願再見妾身？」

「只要夫人行事能多給別人想想，在下至少和夫人算是熟人對嗎？」

夫人笑了，不但迷人而且坦率。

管不平也笑了，是丈夫氣概的豪放笑容。

* * *

不知是車簸路不平，抑或是管不平多日奔波過份勞累，在坐上這密不透風的馬車後，沒到盞茶的光景，就身子一歪睡了。

車上不止是他一個人，還有那位「送子娘娘」，自稱爲夫人的俏佳人，管不平身子一歪，夫人臉上就起了陰雲，冷哼一聲，自語道：「任憑你小子通神通鬼，也得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她在車壁上連叩三下，車停了。

她用個大布口袋，套在管不平頭上，上半身，最後把管不平全塞到口袋裡。

車門開，出現了曾在王和尚攤子喝豆汁的猴面老頭，夫人悄聲道：「交給你了，小心些，別忘記咱們的行規，查不出可疑的話，傍晚一定要準時毫髮不傷的把人送到，『九天玉女』可特別講究守時守信，惹她翻了臉，倒楣的就是你！」

猴面老者迭聲應着，扛地大口布袋，一溜烟的走了。

* * *

破廟、塌墻，大雄寶殿反而沒坍沒破，可見當初建造時，沒有偷過工，也沒減過料。

一雙八成新的鞋子，端端正正的擺在大殿正當中地上。

鞋子上方三尺，一個人頭，倒着的人頭，那張面，猴兒樣，如今却已成了猴屁股，紅的。

連着頭的當然是脖子，脖子連肩帶臂和雙手，再接前胸胖臀雙大腿，乖乖，這人原來是倒吊在樑頭上。吊得絕，布條兒揉成的繩子，吊在兩個大拇指頭上，口裡塞着這人自己那兩隻臭襪子，難怪哼呀嗚的呻吟不絕的說不出話。

大概吊的時間已經夠久了，所以猴面老者的那張臉才變成了猴屁股，兩隻眼珠全突出了一半來。

大殿另個角落，管不平坐在拜佛墊上，不知道他偷的那家的鷄，又偷了那間酒樓的佐料和美酒，正在用枯枝破窗框點火燻烤着「叫化子鷄」。

鷄快熟透了，香氣順風撲鼻，從破窗空間吹送的小西北風，把烟、灰，火全捲作堆一團，直往猴兒臉老者鼻子裡灌，嗆得他要咳咳不出，想吐找不到「吐門」。

剎那，管不平撕着香嫩可口至極的鷄肉，一口酒吃一口肉津津有味似的大吃大喝。

倏忽一絲勁風，一粒豆大沙子從窗縫空中射到火堆旁邊，管不平那張本來含笑的臉，突然地拉長成尺二長，哼了聲，對着猴面老者說道：「陰魂不散，快了，管爺酒足肉吃飽以後，天也就黑了，我會帶你先找到送子娘娘，後到窄人巷，這件事情不弄個『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管爺這口窩囊氣沒地方出，至於你，我很抱歉，要挑斷你的脚筋，捏碎你的『琵琶骨』，叫你這輩子從陰魂不散變作『誰見誰憐』，管爺我說得出作的到……」

香風湧滿了大殿，有人接了話道：「管大俠可能看妾身薄面，把倒吊的這個老兒賞給妾身如何？」

管不平沒吃驚，只是抬頭掃了話聲來處，那活像九天仙女的姑娘一眼，冷冷地道：「妳又是什麼娘娘？」

一身白裙襖的姑娘微微一笑道：「妾身在敝行，被稱爲『九天玉女』，姓方。」

管不平喝口酒，咬了口鷄腿，哼了一聲道：「對不住，我不認識妳。」

方姑娘二指輕彈，道：「請接這個。」

一道烏芒緩緩凌空射向管不平，管不平沒接沒躲，任由烏芒墜落身前，他目光一掃，已經看清正是娘娘廟和送子娘娘交換執有的下半段信物。

他用不着取出自己上半段來驗對，頭一搖道：「還是對不起，在下和貴行的前約，已經作罷了，不信姑娘可以去問問那送子娘娘！」

方姑娘含着笑，緩步而前道：「不管怎麼說，可允許先放了這個人？」

管不平搖頭道：「不行，除非姑娘承認他是貴行派出來的人。」

方姑娘坦然的一點頭道：「他正是敝行的伙計。」

管不平揮揮手，作個允許解下人來的表示，然後仍是自顧自的吃喝着。

陰魂不散成了骨頭全散，放落地上平仰而卧，動也不動了，方姑娘輕拍二掌，兩名灰衣漢子飛奔到了，看身法和落足時不揚塵灰，管不平知是兩個內外兼修的內家高手。

灰衣人肅立躬身，不開口，但恭敬至極。

方姑娘一指委頓不堪的陰魂不散，對兩名灰衣人道：「把他送到行裡，關在『熱牢』，沒有我的命令，那個敢擅自授藥物或施方便，我要他的腦袋！」

兩名灰衣人應聲，架起陰魂不散，掏出口中臭襪子，不待走，方姑娘已接着說話道：「吩咐紅兒玉兒，把車趕進殿來。」

兩名灰衣人躬身而退，管不平才要開口，方姑娘搶先說道：「管大俠，就算你決心所約作罷，也請由妾身陪同去趟敝行，妾身保證至時管大俠如果說聲要走，絕對沒人阻攔或刁難，行嗎？」

管不平道：「有這個必要嗎？」

方姑娘道：「是這樣，管大俠受了委屈，妾身雖可作證，總不如親身說出詳細，再就是偏偏輪到妾身接這最後的一班，現在出了意外，管大俠若不替妾身作證，只怕敝行主人降罪妾身，所以……」

「去一趟可以，不過姑娘，妳的保證不會像那位送子娘娘一樣吧？」

「妾身若是有求於管大俠，會直接說出來，若是非開罪管大俠而不能達成使命，也會挑明一戰，希望管大俠相信妾身的爲人。」

管不平正好把酒喝光鷄吃完，一扔鷄骨道：「我信，走吧！」

可巧一紅一白兩位不同衣衫的姑娘，領着一名灰衣漢子趕着一輛雙馬轎車進了殿，方姑娘肅客，管不平登車，夕陽時正西下，得得蹄聲轔轔輪動，人車漸漸遠去。

* * *

烏黑，奇香。

黑的是馬車中，雙幃垂簾，時又入夜，當然黑得不見五指。

香的是方姑娘在車裡，衣香人

香香風濃，香氣重。

管不平沒開口，因爲上了車，方姑娘就詳加解釋，她說祇因管不平提出未必如約留作貴客，所以沿途經處和總行所在，必須秘密，如果管不平點點頭，說聲前約仍有效，她就立刻吩咐懸起一面車幃，任憑管不平欣賞沿途風光，管不平謝了，現在重幃密封，自然無話可說。

行僅盞茶時間，車行漸疾的時候，管不平曾問過一句話，要多久才能到達目的地方，方姑娘坦誠回答，說頂多一個時辰。

管不平心中笑着，沒人知道他對京師百里方圓的每個地方有多熟悉，他爲了熟悉那件事情，曾經三日三夜不眠，閉上眼睛也知道所經何處，有多少路程。

雙馬車飛般疾馳，不知轉了多少彎，又走過多少直路，到了，果如方姑娘所說，用不了一時時辰。

車一停，管不平首先開口道：「姑娘請將在下雙目用布紮緊，直到和貴行主人見面時再解放開。」

方姑娘以歉然的口氣道：「管大俠眞是君子達人，恕妾身放肆。」

方姑娘早就準備了幪面之物，當眞紮了個嚴絲合縫，領着管不平下車，走約半頓飯時間才到了。

解脫幪面物，是一間富麗至極的客房，一床一桌一几，莫不是豪華高貴而毫無俗鄙，方姑娘含笑告退，說明負責人就到，管不平更不客氣，方姑娘還沒有走出房去，他已躺到床上。

片刻，門開處，進來一位看上去溫文爾雅的宿儒人物，五十上下，未語先笑道：「久仰久仰，幸會幸會，老朽自我介紹，此地總負責人，但是老朽上面還有東主，在敝東主千百事業當中，老朽是個總賬身份，只是別人送老朽的外號不太中聽，叫『閻王賬房』！」

管不平心頭猛戰，所幸他人是躺在床上，時正坐起，神色微有變化，也不至被對方看破，如今管不平已經知道，這個特殊行道的領率人物，是何方神聖了。

「久仰，大賬房恕在下的冒造！」管不平若無其事的以他那放任慣了的語氣，和對方客氣兩句。

「閻王賬房」一笑，說道：「老朽姓方，陪管兄來此的方姑娘，正是老朽的拙笨女兒。」

管不平用微笑的一張臉，當作對這句話的回答。

方賬房突又說道：「管兄弟行道武林，不會沒聽過道上朋友談及老朽『閻王賬房』的作爲吧？」

管不平帶着歉意的說道：「老丈恕過，在下出道不過四年，又根本不和別人來往，所以聽聞不廣見識更短。」

「老弟既然稱老丈，我就託大直呼一聲管兄弟了，老朽在感覺上、經驗上，全認爲你老弟這聽聞不廣、見識更短八個字，有些言不由衷的了。」

「在下十分難過，叫老丈如此懷疑？」

這句話答得妙極，使對方這條老狐狸捕捉不到一點端倪，因此老狐狸不能不調轉話鋒談到正題。

「老弟你這樣說，我可就要臉紅了，一句話，敝行絕對沒對老弟懷疑過一絲半點，所以小女回報老弟有不願履行約定之心，使我十分不解，老弟，就爲了陰魂不散？」

「不是他這個人的問題，是誠和信及互敬自重的問題，在下認爲……」

「老弟請稍待，先看看一件東西，再談去留未遲！」

他猛拍兩掌，一名身高至少七尺的大漢，推門而入，右手捧着一隻純金巨盤，盤扣一隻尺半金罩，管不平暗中戒備，不知盤中何物。

方賬房這時揮手對大漢道：「請我們的貴客過目。」

大漢應聲，左手揭開金罩，盤中赫然是一顆血腥潰爛的猴臉人頭，不用問，陰魂不散道地成了屈死鬼，眞的要「陰魂不散」了。

管不平祇是皺了皺眉，一點兒激動和驚駭都沒有，看在方賬房眼中，暗暗加了三分警惕了。

方賬房再揮手，大漢退下，方賬房道：「老弟好沉着的修養。」

管不平哈哈地說道：「見笑方家，如果遇事則驚，在下又如何敢取四名士黃金，蓋天王寶盒，自更談不到江心盜米，禪源取珠了。」

方賬房拍手讚道：「說得好，說得對，不過老弟，怎麼偏偏不提南宮世家金庫賬簿呢？」

管不平一笑道：「那只是個玩笑，不值一提，何況賬簿根本就沒離開南宮家一步，提它幹什麼？」

方賬房老奸、滑頭得像剛沾過香麻油，却也不由臉上露出愕然失望神色，管不平看在眼中，冷笑在心裡。

方賬房不死心，試探道：「老弟是保留了幾句眞話，還是有心和老朽打哈哈？」

管不平詫然說道：「在下不懂老丈話中用意？」

方賬房哈哈兩聲道：「南宮賬簿，價值連城，老弟既已取到手中，焉有放棄之理？」

管不平肅容道：「天下人莫不皆知『北商』和『南宮』兩大武林財閥世家，也全知道彼等存金列號而不具名，但他們的賬簿，尤其是秘密總賬簿上，却誠實的列登存金人名姓、出身和金額，在下一不想按名

向存金人勒索，二不想成爲存金人衆矢之的，第三又不是南宮氏生意上競爭的對象，老丈請想，在下要那賬簿何用？」

方賬房突然詭異的一笑道：「老弟，可惜南宮氏仍在傾全力搜索盜簿者，而存金人更是四方着手，必獲老弟而後已。」

「當然。」管不平哈哈的笑着說道：「他們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在下所留的『暗示』，不過在下相信以南宮不畏的聰明，遲早能解開謎底而完璧歸趙的。」

方賬房似已話塞，乾咳兩聲道：「管老弟，如今我們談談正題如何？」

管不平冷下面孔道：「窄人巷雨夜時，在下業已接受了貴行的安排，不料貴行……」

方賬房突然壓低聲調道：「老弟可否能容老朽稍加解釋，敝行擔着太大的風險，因此行事必須謹慎之後再謹慎，求證之後再求……」

「請教現在貴行對在下的求證，是否達到『放心』的標準？」

「老弟別再生氣了，如今敝行只等老弟一句話，就安排老弟正式『入夥』的慶典。」

「老丈這『入夥』二字是……」

「一種規例，敝行要作到賓至如歸皆大歡喜，所以首先打破彼此貴客間的陌生，所到的貴客，敝行一定排定慶賀日期，大家互相見面，極詳盡的彼此介紹，這樣，人人心中再無隱私可言，自然也就彼此關懷，生死相共，如同兄弟手足一般了。」

管不平道：「這是好事，老丈，在下答應『入夥』。」

方賬房喜笑着起座道：「老弟，這座獨立住宅，本就是給老弟準備的，老弟就住着吧。今天委屈些，明天舉行慶典，過後老弟就知道居留此地的好處，現在恕老朽失陪了。」

管不平含笑點頭，送走了方賬房。

* * *

管不平交上了一張兩萬兩黃金的銀票，是親自交給方賬房的，方賬房却叫他的女兒方珠，領率四名大漢，找回管不平一兩黃金一錠的金錠一萬枚、一收一付清清楚楚。

方珠告訴管不平說，初更在前大廳上開慶賀大會，到時候管不平將要會見此地所有的住客，方珠保證，有一位算一位，那位在江湖上提起來，也能一跺脚便半個江湖震動。

管不平淡淡一笑，想在他神色上看出什麼來，的確是很難。

方珠不知是爲什麼，紅着臉扔下兩本夠大夠厚的册子：「這是我爹按規矩叫我送來給你看的東西，不過我是希望你只看而不作。」話一完，一陣風似的走了。

看而不作？管不平着實難解，人有好奇之心，假如你所住的地方，樓台缺少欄杆，您最好是根本不叫小孩子去樓台，如果你告訴他們說，十有八九就發生危險，人的這種好奇心，自幼到老是不能改變，一再深受教訓仍是偏偏愛好，有什麼辦法。

管不平首先打開第一册，笑了，沒什麼，是此地對賭的規矩和各種賭法，在這册「賭經」裡，唯一使管不平皺眉的，是兩件事，不論你賭那一種，起碼的輸贏是黃金十兩，再就是你喜歡的話，可以賭人，包括你自己或在場的人，只要那個人同意就行。

第二册，不對了，是一本妙至巓峯的畫册，人像畫册，仕女的畫册。

每個畫像，都佔着四頁，第一頁是這位美女的全身像，下面有字，寫明姓氏，出身和現在的「花名」，最後是兩行紅字，格外耀眼。第一行紅字是清談伴酒，每個時辰黃金十兩，第二行是伴宿侍眠，黃金百兩。

第二頁是這位美女的上身，衣服少到不能再少。

第三頁又是全身像，不同於第一、二頁的，是一身上下無一綫。

第四頁最妙，全是文字，寫盡這女子的床上功夫，和伴眠時的神態，最下面也有一行紅字，妙文是——準備黃金十兩，扯動床右墻角「召喚鈴」，當送上「十全大補金剛丸」一粒，保證神效，當場一試便知。

管不平看了一遍，發現畫上十有八九是當地「名花」，心中雖是厭惡，並不覺得有什麼不應該的地方，對方這個特殊行業，保護的全是不能再見陽光的邪惡人物，這些人，別說三年、十載，就是十天半月叫他們離開女人，也會全身癢死，準備有伴宿美女，反正是願賣的碰上願買的，公平交易啦。

看過後，管不平隨手拋到桌上去，把身一橫躺下，養他的精神了。

他本來有許多事情該作，要作，不過全沒去作，他認爲目下還不是該有擧動的時候。

午飯，他知道是十分特殊的，由方賬房親自來陪他，並且酒菜是擺在他所住的「獨立住宅」中的小巧客廳內。

方賬房已經把名字告訴了管不平，方遠，號靖天，管不平沒現露出早已知道的神情來，不過管不平明白，方靖天已不怕洩露身份了。

這原因簡單，從這個時候起，十年內他管不平是逃不脫這特殊組織的手掌心了。

方靖天帶來了兩個人，一男一女，女的乾淨俐落，十八九歲，能言善道而規規矩矩，男的三十五、六，看上去一臉老成，方靖天說女的姓宋，管不平該直呼宋妹，男的李福，宋妹是來管收拾內外一切的整潔，和爲管不平洗衣聽用，李福應門肅客，兼打雜和購買需用雜物，簡言之，是今後份屬管不平的兩名傭人。

管不平才待謝拒，方靖天已哈哈笑着說第一是規矩，必不可缺，第二，兩名傭人每月各五兩黃金的工錢，該管不平付出，爲了這個原因，管不平含笑認可，成了定局，方靖天並且說，每個獨立宅院，全有男女下房，傭人的吃喝，是組織裡負責，不另收費。

管不平祇是笑，笑得方靖天老臉發紅，却沒問管不平笑些什麼。

菜令人稱絕，拍案叫好的，憑良心，管不平比武林江湖上任何人都懂得吃，但也沒能夢想到會在這種地方享得如此口福，酒飯間，管不平開玩笑的問道：「靖老，這餐酒菜在下該付幾十兩金子？」

方靖天正色搖頭。「這一餐，是老朽請客，晚間慶典開銷，是組織份內當該的事，也不用花老弟一個子兒。」

「靖老，今後呢？」

「老弟，你交的十年保護費裡面，包括了吃和住，只是大灶上是吃有定時，日有定米，老朽雖能保證十分可口，但難說它合乎老弟口味，老弟若外加什麼喜歡吃的酒菜，那就要去小灶上了，小灶是要老弟自掏腰包的。」

「靖老，這個我懂，趁現在靖老空閒，可不可以詳細說說在下居留期間要禁忌些什麼，免得不知而誤解。」

方靖天笑哈哈地從袋裡面取出個小册子來，遞給管不平道：「老朽告辭了，這册子前兩頁，寫明貴客方便應該注意的事項，後面……」

他話鋒一頓，目光掃過管不平抛置一旁的兩大厚册一眼，神秘的一笑才接着說道：「老朽就知道那些俗粉庸脂老弟看不上眼，喏！這小册子的後面，是另一種畫像，老弟正好在這閒暇時光，仔細看看。」

管不平以微笑代表了答覆，方靖天拱拱手走了，宋妹早已將卧室收拾乾淨，李福在修剪着院中花木，管不平暗暗一笑，拿着小册子進了卧房，他囑咐宋妹，除非慶典開始，前來喚他，否則不再會見客人，不要擾他午睡，宋妹答應着，管不平關上房門眞的脫衣睡下。

* * *

管不平被請到了「家」的大客廳，這是他從踏進這個方靖天稱爲「家」的地方，第一次離開他分到的宅院，來請他的人，正是方靖天，所以他隱着急欲看清四外環境的動靜，很自然的跟着方靖天走。

方靖天像是並無城府的隨口說道：「老弟，咱們這個大『家庭』裡，除了像老朽等人是爲老弟等人專司辦理事務外，所住的都是『十年兄弟』，算上兄弟，現在正好是十位，所以今天的慶典也特別嚴肅莊重，更份外熱鬧。」

嚴肅莊重和熱鬧，乍聽起來沒什麼不當，其實，不論在形式或實質上，都是絕難統一的，不過管不平並沒有表示他的看法。

方靖天笑了笑又道：「這地方是隱藏着一種陣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譬如萬一有朝一日闖進來不受歡迎的朋友，這陣式就會發揮它的妙用，敝主人曾誇過海口說，就算五十年前已威震武林，人稱『不失先生』的徐子敬，如果不速而至，也只有束手待斃。」

管不平笑道：「靖老這算是自誇吹噓，抑或是暗含嚇唬管某？」

方靖天哈哈大笑，像老親兄對小么弟似的拍着管不平肩頭道：「小兄弟呀，你怎麼遇上事盡往牛角尖裡鑽呢？想想看，你老弟大駕業已光臨，就算老朽還有什麼懷疑

地方，也不必再說些閒話來嚇唬老弟啦。」

「這樣說來，靖老，在下就算想要出去，也辦不到了？」

「誰說的，當然辦得到，只不過那是十年後了。」

方靖天似乎對他這句話，覺得俏皮十分，所以咭咭的笑了。

管不平也笑了，笑得要比方靖天還開心，還高興。

如果作弄了對方，自己開懷大笑，當然那是得意，但是那被捉弄的人，若也開懷大笑的時候，捉弄人的就會首先疑心到是不是自己變作被人捉弄呢，方靖天也不例外，笑聲突止道：「老弟你爲甚麼笑得這麼開心？」

「說實話，靖老，在你沒說剛才那些話以前，在下一顆心始終懸而不安，現在眞的可以放下憂慮了，並且眞的希望四名士、烏老大、蓋天王、南宮氏和禪源寺的和尚們，消息靈通，一擁而至……」

「一擁而至」後面，絕對還有不少話，豈料管不平突然住口，又哈哈的開朗大笑不已。

方靖天忍着心性，強展笑臉道：「他們一擁而至以後，又怎麼樣？」

「又怎麼樣？靖老，這可要問你了！」

「問我？」方靖天皺眉道：「是老弟你話沒說完，怎麼會問起老朽上來了？」

「當然要問你靖老呀，他們一擁而至，如果此間陣式不像靖老所說那樣玄妙，在下也能看到一場龍爭虎鬥奇絕搏殺，反之，果如靖老所說，妙不可言，則他們自是難以脫困，若是他們被殺，在下畏懼立解，快樂逍遙的日子可期，要是貴行不殺他們，當然就非囚禁不可，貴行一向是尺寸三等，論等計價，突然平空多了不少白吃白住也要被保護的惡客，那時主人嘴臉……」

管不平又哈哈大笑不絕，突的開心萬分，方靖天鼻子幾乎被氣得歪了，又無言可答，只有腳步加快，像是急急脫開一種惡運似的。

*　　*　　*

大廳上燈光明亮，像在大太陽底下一樣。

不一樣的是那些臉，冷冷地，枯乾的，像風乾了好幾百年的西瓜皮。

先從左列數起，第一坐着的是一身錦衣的白臉人，那張臉蒼白得像褪色幾十年的黃表紙。

第二個，大和尚，一臉橫條肉，突出來的肉條，是黃灰色，陷進去的臉皮，不比錦衣白臉人好看多少。

第三個皮包骨，道道地地的「人乾」，一對「死魚眼」，霎也不霎的不帶半點兒活氣。

第四個好一些，人高馬大滿臉鬍子，一身衣衫不倫不類，不過管不平一眼就已看出，那是「地藏王廟」站在廂內的「無情判官」所穿的衣服一樣。

右列一個紅臉胖子，一個孩子臉模樣的矮子，一個妖媚至極的女子，一個鬼臉狗模樣的道士。

管不平也知道是些甚麼人，只因爲這些人全面無表情不言不動，所以管不平也就視若不見不理不睬。

正當中，坐着活像「快活佛」般的那笑臉胖子，穿一身大福字團花衫，頭髮攏得一絲不亂，長長的兩道彎眉，厚厚的一張大嘴，直挺高拔的鼻子，虎虎生威的雙眼，管不平也見過他，他却沒見過管不平，所以管不平也故作陌路不識，只淡掃了他一眼。

座次擺法特別，是正方形，左右兩列，襯上正中一列，是三面，另一面是那列空地方，一條兩端正頂着左、右長條的長案，案後只有一個座位，方靖天就把管不平領到這個座上坐下。

剛坐好，正當中那笑臉胖主人已用平板無韻的老調道：「慶典開始，首先歡迎『橫一刀』管不平兄弟，成了我們這個『大家族』的一份子，現在請管兄弟脫衣！」

管不平那張臉也變得冷寒如冰，並且毫不猶豫的把一身上下衣衫脫落，成了赤身裸體。

胖主人話聲又起。「取出衣服中一切東西，放在案上。」

管不平如言而行，他囊中東西不多，一柄小刀，一疊銀票。

胖主人又道：「方老弟請點雜物。」

方靖天邊點邊唸：「玉骨三寸小刀一把，南宮氏黃金銀票三張，計六萬兩黃金整。」

胖主人長眉鎖成了一條綫，向管不平道：「管兄弟其餘物件，銀票，和你那柄成名的『大廚刀』，可是全放在家裡了？」

管不平道：「沒有，我只把菜刀壓在睡的枕頭下面。」

「你很誠實。」胖主人這個斷語，證明了一件事，管不平暗暗好笑，剛才和方靖天一路緩步前來，就這點兒時間，或是李福或是宋妹，也許是他兩個人動手，已淸搜過他的住處每個地方。

胖主人話聲微微一頓，又道：「但也很不老實！」

管不平冷冷地說道：「胖兄，你說話何不客氣點？」

胖主人沒答覆他，道：「管兄弟，你其他的東西呢？銀票，龍珠，賬簿，寶盒？」

管不平道：「胖兄放心，我兄

弟已把那些能要自己命的玩意兒藏了起來！」

胖主人道：「很聰明，藏在甚麼地方？」

方靖天心中頗不以胖主人此問爲然，試想管不平既能防患未然，早早藏起各物，又怎麼會自己說出來呢？

那知道他錯了，管不平竟毫不隱瞞的說了出來道：「在揚州。」

胖主人道：「可是揚州南宮總銀號裡？」

管不平道：「人說腦滿腸肥只會睡了吃、吃了睡，沒想到你胖兄不是那樣子的，不錯，在南宮總銀號裡。」

胖主人神色突轉凌厲，剛要接話，管不平突然又道：「胖兄，請教你是怎麼一猜就猜到了的？」

胖主人聲調威厲的說道：「管兄弟，胖兄這兩個字，我聽不入耳！」

「妙極了，這也是我生平最討厭叫的兩個字，不過胖兄你姓甚麼叫甚麼我不知道，不稱你胖兄，你說我該稱你甚麼？」

「管兄弟！」方靖天急忙接話道：「上坐的就是老朽東主，商二先生商大業。」

管不平若無其事把手一拱道：「商老哥，請教你是怎麼會猜到，在下一切是存放於南宮銀號的？」

商二先生冷冷地說道：「很簡單，管兄弟，閒着的時候可以仔細想想！」

他話鋒一頓，威厲神色又變作滿臉笑容，道：「請將存物『信據』交出來，這是規矩，由敝行保管，另立收據，十年後的今天，管兄弟你憑據領回取物的信據。」

管不平笑笑，從鞋子裡取出一面銅牌，號碼是七，交給方靖天，方靖天轉交商二先生，以收據遞交管不平。

接着商二先生說了些過場話，然後一位位介紹，左列開始，錦衣白臉人是武林第一敗類，殺師而淫其師母，竊走師門寶典爲天下武林追殺的「穿花蝴蝶」趙曉丹。

第二位大和尚，正是慣以人肉佐餐，酒色財氣佔全的「六大不空僧」。

第三位「不死郎中」，惡行罪名也難計數的。

第四位「化身判官」，天知道憑他好惡判過多少人的死刑。

介紹右列四位，名頭更大，他們是「赤面佛屠」、「殺人神童」、「百媚淫娃」、「滅門狗道」。

凡被介紹到的，全自動站起，亮亮相再坐下，不過他們那張面孔，全像一個模子裡出來的，不是樣兒，而是冷得都能結成冰。

管不平已經看出內中的古怪，只可惜不知道古怪的原因。

商二先生這時雙手一拍，兩名侍童捧提一隻巨樽送向管不平，樽中酒紅如血，濃香撲鼻。

商二先生笑對管不平道：「這是『進家酒』，誰都要喝上三大口的。」

管不平沒猶豫，喝了三滿口，巨樽開始輪轉，包括商二先生和方靖天，當眞每人三口不多不少。

巨樽抬走，商二先生突然揚聲說道：「禮成！」

一聲「禮成」，像死的人們全活了，頓時哄笑高叫聲起，接着大廳左右開了八扇大門，嬌笑的美女，捧琴的歌妓，英俊的少年，擺酒上桌的侍童，眞是刹那間，莊嚴肅穆成了燈紅酒綠。

管不平微一皺眉，方靖天突然用肘輕碰他的腰間，道：「收起你的東西來，飲酒作樂，別忘記，今夜的一切花費，全是敝行出的。」

說完，方靖天大笑起來，並且一拍管不平肩頭，手向一名幾乎全裸的美女一指，悄聲又道：「試試這個，活的，甚麼全都活！」

等管不平會意過來，方靖天已走沒了影，再看胖主人商二先生，更是早已不知何時離開現場。

管不平搖搖頭，笑一笑，轉身緩緩向廳外走去。

他知道，一舉一動皆受監視，所以一切矯作到恰合身份心情。

廳正中，那巨大緊靠着牆上鑲有「日出東海」的山水銅鏡。鏡上半浮雲，半露晴空的太陽，正是一件武林奇寶，晶片疊砌而成，人在牆後密室，正好監視着廳中一切人的活動。

管不平的神色表情，全部收入監視人的眼中裡。

監視人一共兩個人，商二先生和方靖天。

商二先生看淸管不平的神態，冷哼一聲道：「他要不是傻子，就是已經明白了一切，方賬房，該走的人動身了沒有？」

方靖天道：「二先生放心，這時少說出去二十里路程啦。」

「此處到揚州來回一趟，再好再快的馬，也要用二十天，記住，人一回來，事辦好了，立刻就打發這個姓管的上路！」

「二先生請靜聽着好消息吧！」

「是誰去揚州的？」

「小精靈和無影手兩個。」

「人選得很好，這裡交給你了，我要跟大先生回話去，別忘記加一倍的人監視管不平！」

「是，我會加倍小心的。」

商二先生走了，方靖天對管不平不像商二先生那麼看重，因爲他是主理有關管不平「受保」事務的負責人，從四名士失金，烏老大毀船

開始，他領率的小組精選的好手，就不分日夜的監視管不平，直到管不平盜珠、竊盒、偷賬簿，來自幾十個不同的監視手下的消息，有着同一的報告，那就是沒見管不平和任何人聯絡過，間或管不平進餐時和店家談話，購物時和賣方論價，問路時找的陌生人，方靖天都沒有放過，全經仔細探查，毫無可疑。

這樣方靖天仍然沒有放心，佈下「陰雲不散」一着棋，結果不僅無功，反而幾乎敗事。由此可見管不平並無可疑，不必對這個人太過小心，當然，方靖天也承認管不平是個精明而强悍心細如髮的人，很難纏，可是如今這難纏的人，業已身入陷阱，就算還能興風，只怕也是作不出多高的浪來。

因為看法不同，方靖天雖說仍然監視管不平，內心已不把管不平當作目下大敵，這對管不平說來是有利的事。

管不平就要走出大廳了，橫裡一條玉臂，像蛇一般纏到肩頭，是那「百媚淫娃」。

淫娃有種聽了就叫人意馬心猿的磁音，和她那別具威風的勾魂媚眼，管不平是人，大男人，至少從竊走四名士黃金那天起，就斷了「喜歡緣」，如今突然被個蝕骨銷魂、美妙絕倫的小娘們兒偎緊貼滿，他可怎麼受得了，於是該有反應的地方有了反應。

淫娃香唇緊貼在他耳邊，半瞇勾魂眼，神蕩意淫，春情滿面，鼻端呻吟，可是管不平聽在耳朵裡，却是能使他魂散心寒的話：「抱起我回你的住處，要不我就嚷叫，告訴那個閻王賬房你沒有中毒。」

管不平一隻手摟實，使淫娃和他成了面對面，淫娃看到管不平的目光，已知所以，又輕輕吐出三個字，「進家酒。」

管不平臉上轉換成色狠樣，平伸手，托着淫娃的玉腿根處，半抱半舉的帶走了淫娃。

方靖天笑了，笑得開懷，耳邊傳來一聲冷哼，回頭時，他那乖女兒方珠，正好一奪門悻然而去。

方靖天心中一涼，不得了，急步追出，他必須和乖女兒好好談談，對管不平這種人，動不得眞情，否則後果實在不敢想像。

奇兵突出　一戰功成

李福和宋妹雙雙昏臥堂屋的八仙桌上，分由淫娃和管不平抱他們各回下房。

管不平正要回轉臥室，淫娃輕輕擺手，重拖管不平轉到宋妹房中。

管不平皺着眉頭，淫娃臉上帶笑，低聲道：「要談心腹話，這間房裡最好。」

「為甚麼？」管不平明知內情，但仍是故意問。

「除了這間和李福住的那一間外，其他房裡全有『話筒』。」

「話筒又是甚麼？有話筒又怎麼樣？」

「別裝蒜了，話筒是商二先生他們竊聽的工具，我不相信你願意叫他們聽到我們兩個人說的話。」

管不平道：「慢着慢着，我說姑娘，我管不平現在是借地避仇，貪的是平穩，圖的是安樂，『橫一刀』的事情，就算再幹也得十年以後，妳姑娘心裡有甚麼打算，我過問不着，也不想過問……」

「管不平！」淫娃臉上媚態春情變作了嚴肅冷酷，道：「你再矯作下去，別怪我告訴方靖天，說你根本沒中那『進家酒』的毒。」

「儘管請，竟究那酒有沒有毒都成問題。少唬人！」

「李福和宋妹突然昏迷失去知覺的事，管不平，你又怎麼向方靖天解釋？」

「是姑娘妳下的手，怎麼反來問我？」

「不錯，可惜方靖天不會信你的話！」

「管某作事，一向只求心安理得，至於別人信與不信，我是不在乎的！」

「你非在乎不可，否則你絕對活不到天亮，死前並且受盡千般酷刑。」

「好好，就算妳說的全對，那就隨妳還不行嗎？現在妳請，請回尊處，我要睡了。」

管不平說話完後，正眼不看淫娃，坦步而行出了宋妹的臥房。

詎料淫娃上前一步，一把又拖他回房，咬牙切齒的說道：「算姑奶奶我瞎了眼，看錯人，不再要求你甚麼，不過姑奶奶忍了半年才抓到這個機會，却不允許毀在你的手上，管不平，你仔細想想再回答我，到底願不願意？」

「姑娘仔細聽着，我現在願意的是立刻去睡覺，妳想幹甚麼要幹甚麼，沒有人攔妳，事先不會有人破壞，事後也絕對沒有人承認知道，妳若是能懂我的話，該立刻放心的走，不過我要警告妳，方靖天說過，這個『大家族』的門，進來不易還能進來，出去却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別拿我當小孩子唬，這種『八陣圖』難不住我的。」

「錯了，姑娘，這不是八陣圖，是『鬼打牆』！」

這話說得淫娃一愣，管不平嘆口氣道：「八陣圖找出死門，捨生忘死也許闖得過去，鬼打牆除非鷄叫天亮，羣鬼歸位，誰也休想轉到正路上。」

「管不平，如果我告訴你，這件事也有安排，保無問題的話，你能算上一份嗎？」

「不能，恕管某人不陪。」

管不平轉身又要走，突然一個矮小的人已橫阻身前。

「殺人神童」那張幼稚的笑臉，仰對管不平，換個地方遇上這位神童，準叫管不平有甚麼當就上甚麼當。

神童人小鬼大的對管不平一擠眼道：「可是最難消受美人恩？」

「不不，」管不平笑道：「我最難消受的是上假孩子的當！」

神童一抿嘴道：「別走，好意思的嘛，大家族大家族，先到的該算是哥哥，後來的，就是弟弟，那有哥哥來看弟弟，弟弟扭頭就走的道理？」

管不平計上心來，道：「說得好，相信你一定也比我年長幾歲，請，客房中坐。」

他聽淫娃說過，除了兩間下房，那裡全有偷聽的安置，換坐客房，相信神童和淫娃有話也不敢放膽說，如果當眞還能放膽說出口來，十有七八不是眞事，而是謊言。

神童接話又快又乾脆，道：「對極了，應該客房暢談！」

淫娃瞟了神童一眼，神童一笑道：「別儘向我拋媚眼，我說小浪蹄子，舉舉手弄醒這兩個寶貝，他們有得忙呢？」

淫娃會心，揮手宋妹臉上，又一陣風的到了李福房中，他轉到客房時，赫，可熱鬧了，「滅門狗道」、「不死郎中」和「穿花蝴蝶」也全成了座上客。

淫娃又拋給神童一個媚眼，然後一屁股坐到蝴蝶大腿上，蝴蝶絕不客氣，緊摟着小蠻腰，頻頻吻着她兩片小唇。

管不平沒見過這些，但絕不是少見多怪的人，見如不見，方寸不亂。

宋妹和李福雙雙醒了，宋妹早醒剎那，聽到前面客房人聲，一楞間，臉色一變，搖着頭自忖着，怪呀，我是甚麼時候回房睡的，又怎麼會沒脫衣服呢？

李福也正在心裡打鼓，不由起身往客房趕去，步聲驚動了宋妹，道：「李福是你？」

說着，宋妹出了房，李福不知道自己突然像迷失似的卧睡，宋妹是不是知道，而宋妹也一樣，這個「大家族」的家規族戒殘酷至極。宋妹，李福當然清楚，更不敢誤犯，於是在彼此都心懷鬼胎害怕之下，一個决心是我不說人不知，另一個是金人緘口不提這段事兒，甬道上彼此打個招呼，恰好管不平揚聲呼喚，兩個人都暗暗吐出心頭裡悶氣，快步走向客堂。

宋妹看清客堂坐的客人，一顆心頓時放落，管不平眼睛看着淫娃，笑得有些邪氣，道：「妳想怎麼，就自己吩咐他們吧！」

本來是摟在蝴蝶懷中的淫娃，不知在甚麼時候已坐在管不平腿上，這更叫宋妹和李福安心了，目下成問題和可能發生問題的人，只有一個管不平，舉凡早過管不平身入這大家族門的，任是狗道、屠夫、和尚，已早知厲害，也早被大家族的主人治得服貼在地，不敢妄動，現在這些成了管不平座上客，宋妹首先認定是出於主人授意，更清楚最多等到去揚州的人回來，管不平就會變得和其他人一樣，乖乖的像個孩子了。

淫娃不客氣，說道：「我們管兄弟，說妳叫宋妹，宋妹，麻煩把前面廳裡那些酒菜端過來。」

沒容宋妹接話，神童向李福道：「李管家也幫一手，杯啦筷啦盞啦甚麼的，還有那些瓜果，人手多，辦事快。」

李福也和宋妹的想法一樣，自是笑應連聲和宋妹去辦，他們前腳走，後腳神童就壓低了聲音，說道：「管兄弟，現在大家就聽你一句話了！」

管不平半含笑不言，誰也看不出他心裡想些甚麼。

郎中忍不住接了話：「管兄弟，你應該相信我們了，四個竊聽的話筒，全給你指明出來，並且用我們的方法，使它暫時不能傳音，這件事如果被閻王賬房知道，我們不死也掉層皮，你却還像個啞巴！這不是生死與共的難友態度了。」

狗道似乎不贊成郎中的語氣，說道：「郎中，你的話不好聽，我來說，管施主，從你踏入了這個陷阱，我們就有了準備，拿施主當成了唯一活命的救星，也是施主你逃生的唯一機會……」

「道爺，那為甚麼現在才找我談呢？」

「當然有原因！」神童接口道：「如果不是兄弟你聰明，黃金、寶盒，等等存放在揚州，現在我們也不敢和兄弟你這樣坦白的談呀！」

「神童大哥別誇讚我，我笨，沒能懂你的意思。」

「因為凡是參加了『進家酒』的，馬上就身不由己中了巨毒，接着閻王賬房就來跟你談生意，用一粒保命十天的解葯，換身上珍寶的十之一，你答應，算識時務，要不，兩個時辰之後毒發，受盡千百活罪，最後還得點頭，兄弟你不然，第一，像是根本沒有中毒。」

「神童大哥是從甚麼地方敢這麼的大膽判斷？」

「是經驗，中毒的，特別覺得

渴，身不由主的或酒或茶能抓到甚麼就喝甚麼，兄弟你並沒有，這是我們中過毒的人，由個人身受互相談及才有了這種發現，相信閻王賬房和商老二也不知道那毒藥有這種反應。」

管不平雖沒有表示究竟中毒沒有，但那一笑已代表他的心意。

狗道微吁一聲道：「再就是揚州來回，最快也要二十天，這期間，他們不會向你下手，我們才敢拚死來找你商量。」

神童又要接話，但郞中突然哈哈笑着說道：「別儘自向管老弟吹噓，宋妹來了，有的是酒，非試試咱們誰先醉倒躺在地不行。」

果然是宋妹李福來了，他們找了個食盒，兩個人把食盒抬來，擺好了杯筷，管不平笑對李福道：「聽說小灶上有不少名貴菜色，現在有沒有？」

李福道：「有的，小灶日夜不斷的供應，通宵也不停的。」

管不平道：「眞週到，你知道菜的價？」

李福道：「小的專管這些雜務，非知道不可的。」

管不平轉對狗道等人說道：「別嫌我小器，這裡的菜貴，我只能每位請一個菜，個人點他喜歡吃的。」

狗道笑道：「好東主，貧道已三月不知肉味了。」

宋妹突然接話道：「道爺也不羞，至少剛才大廳裡有的是肉。」

狗道竟沒敢駁口，管不平可不管這些，臉一板道：「宋妹，你懂不懂規矩？」

宋妹一楞，李福已會過意來，故意作態的說道：「管爺跟客人講話，那有妳多嘴的份兒！」

管不平哈哼一聲道：「李福，沒宋妹多嘴的份，也有你多嘴的份？」

李福低頭連聲應是，管不平換上笑臉向狗道說道：「我猜道長要吃的，一定是山東廣饒西關的『餚驢肉』？」

狗道一拍大腿道：「眞是生我者道祖，知我者管施主了，天下名菜若跟廣饒西關的『餚驢肉』比起來，都是沒得比！」

管不平一笑道：「雖然靖老自誇，此間小灶無所不備，只怕道長口中的天下第一名肉，偏偏沒有。」

李福沒有表示，宋妹賭氣無語，狗道自己退而求其次，說道：「一碗紅燒狗腿肉，也勉强可以啦。」

淫娃點了「比翼雙飛」。

神童簡單，要了份「冬瓜盅」。

蝴蝶可能需要大事進補，點的是「冰糖甲魚」。

郞中要吃冬菇鳳爪。

管不平沒點，一指桌上菜道：「我是能省就省的。」

李福計價，黃金整整一百兩，狗道唸聲「無量壽佛」，神童笑道：「這個菜只怕要二百兩黃金才能辦到。」

李福去小灶叫菜，管不平轉向宋妹道：「茶葉到甚麼地方去買？」

淫娃咯咯嬌笑道：「別問，你說要甚麼茶，宋妹自會買來。」

管不平道：「白烏龍或紅菊花，那一樣都可以。」

宋妹冷冷地說了句，就算要黑冰片我也買得到，接着轉身去了。

管不平突然低聲對郞中道：「聽聽宋妹走了多遠？」

郞中道：「還沒走出五丈。」

管不平笑了，郞中恍然大悟，掃了管不平一眼也笑了，有心遮過這件事，道：「管老弟，表示一下眞意吧！」

管不平道：「我只說一遍，請聽仔細，諸位把出身，作爲和現在中毒情形，及如何逃出虎口的計劃，寫在一張紙上，當然要個人具名，甚麼時候送來，我就甚麼時候能使諸位有滿意的答覆。」

淫娃道：「如果你把它送給閻王賬房怎麼辦？」

管不平哈哈笑道：「這可憑諸位自己的判斷能力了。」

狗道痛快的又一拍大腿，道：「我信得過管施主的。」

郞中喔了一聲道：「憑着那種原因？」

狗道正色道：「那些吃人連骨頭也不吐的東西，絕對不懂天下第一美味是『餚驢肉』！」

神童點着頭道：「別看話俗，便是道理，管兄弟，咱們一言爲定，明夜……」

「不！」管不平道：「後天初更，小弟作東再談。」

狗道一皺眉，說道：「早一天早一點好，爲甚麼……」

管不平嘆了一口氣道：「我相信明天一整天，諸位都夠忙的，如果諸位能先商量好說詞，明天，閻王賬房那一關或許能平安過去，否則……」

一語驚醒夢中人，淫娃、狗道、神童、郞中和蝴蝶，三言兩語編了個故事，自然管不平也聽得清楚。

＊　＊　＊

「姓管的在說夢話，我們只有聽，很少接話，不信去問問昨夜去的人。」

「問過了，淫娃，老夫問妳是最後的一個，哼，很有意思，你們五個人雖然不都是一樣，但却沒有不同，老夫就立刻弄清楚，你們是早有準備，串過話，人口一聲，

哼！」

「方爺您老請弄清楚，我們已經夠可憐了，半生心血弄到的珍寶物件，如今一件不剩，我還要隨您方爺的高興，白天就白天，黑夜就黑夜，說脫光了受一頓就脫光了受一頓，方爺，人心可都是內長的，您幹麼不給人留條活路了？」

叭！淫娃被打到在地上，嘴角滴血，她沒有擦！任由血水自乾！

「老夫知道妳心中有怨有恨，淫娃，這怪誰？妳如果不是存心勾引那『終南仙樵』，用毒害死『神農』之女，又使『軟骨散』散去仙樵一身功力，盜去『終南三經』，何致於亡命天涯被神農門下追殺，又何致求到老夫保妳十年平安，當然也就不致於落到今天這個下場，告訴妳，如果不是妳還有用處，哼，老夫豈肯留妳活到現在！」

淫娃沒有答話，緩緩地從地上爬了起來。

「聽着！」方靖天沉聲道：「姓管的似乎還迷妳那一套，妳就給老夫用些心機，探探他的行動，若有消息，能證明消息確實的話，老夫在二先生面前力保，使妳登堂入室進我們大家族這個小圈子裡，去吧，洗洗臉，打扮一下，管不平這個人交給妳了！」

淫娃回到她的住處，蒙頭大睡，她不必去探望狗道等人，既屬同命，身受的不會比自己好多少。

＊　＊　＊

方靖天父女，好不容易才擺脫管不平近乎死拉活拖的請客，管不平臨走，還有些悻悻然，嘮嘛着說方靖天父女看不起他。

方珠想去，這妮子不知怎麼回事，一顆芳心暗繫在管不平身上，不過方靖天警告再三，道不同不相爲謀，萬一被商二先生發覺，只怕誰也護不了她，厲害處方珠自己有數，表面上她是恭敬從命，骨子裡暗中有打算。

今天管不平宴客，方靖天是不能去而非不想去，雖說推掉管不平這個宴會只是友誼交情，但是也該暗中監視，只因爲生怕酒席間三杯落肚，神童等人偶而現出畏懼自己的神情，足能敗事，爲山九仞，方靖天是個老狐狸，又豈肯功虧一簣，所以他一再吩咐宋妹、李福二人必須旁觀側耳細聽，並且堅拒了管不平的誠意邀請。

酒菜擺上，賓客歡飮，今夜客人又多了兩位，一位是那「六大不空僧」，一位是「化身判官」，席間大談生平快事，風花雪月，說到殘酷處，令人毛骨寒慄，講到風月事，使你不禁遐思。

談話正濃，淫娃示意，郞中揚臂，李福、宋妹頓即心神一迷不省人事。

妙在一左一右仍在侍立在側，遠遠望去絕無破綻。

淫娃又一點頭，神童、不空、狗道、蝴蝶，憑住酒到八分，不空首先高唸快活經，狗道叫喊捉妖咒，蝴蝶揚州調自得其樂，神童尖聲高歌秦腔，熱鬧了，聲震天地，幾乎震碎了竊聽話筒另一端的方靖天耳朵。

管不平接過淫娃的文書，看得很仔細，皆有明供，並有押據，謹愼收好。

淫娃接過管不平給她另外一張紙，繪有詳圖，竟然是出陣方法和脫困地形。淫娃看了三遍，已牢記在心中，分指所疑詢問，管不平都有使她心服的答覆，淫娃臉上第一次露出發自內心的笑容，管不平一再警告地說，首先叫大家看清路徑，然後毀掉地圖，至於何時行動，必須聽他先打招呼，否則一定出事，他可不負後果責任，淫娃答應下來，她早得大家授權，一諾千金。

酒空，興盡，人散去，宋妹、李福已收拾一切之後安歇了，他們失迷時間十分短暫，竟無所疑。

外面沉暗漆黑，漆黑沉暗中，一條龐大而輕靈的人影，悄悄轉向左側路上，人影詭秘，行動十分小心，走着，突然止步，退！退！又退回院中，原來這人面前，出現阻路的倩影。

這人已看清是誰。倩影自然也看清了他，倩影冷哼一聲道：「紅臉屠夫，夜深人靜，你悄步而去，想幹甚麼？」

紅面屠夫正是「赤面佛屠」，不是和尙而是禿子，他上前湊去低聲說道：「姑娘幾乎嚇破我屠夫的膽子，姑娘，在下正要去見令尊。」

在這個地方，父女同處於高高在上的，只有方靖天父女，倩影正是方珠。

方珠冷冷道：「有甚麼事非現在見我爹爹不可？」

佛屠又湊近二步道：「事關重大，請姑娘作主。」

「你說說。」

「在下巧獲機密，管不平已約得淫娃、狗道等多人，準備逃出此地！」

方珠心頭跳得像是戰鼓，黛眉緊鎖，佛屠已接着說道：「在下絕對不敢謊言。」

他錯當方珠蹙眉不言，是不相信他的話，那知正好提醒了方珠，方珠冷冷地說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佛屠道：「傍晚管不平宴客，並沒有請我，我就住在他的左鄰，他們突然又叫又喝，像是十七八場連台戲作了一場，我被吵得心神不安，出來找他論理，可巧看到李福

、宋妹木立發呆，如痴如醉，接着淫娃給管不平一張滿是字的文書，管不平給了淫娃一張地圖，並且指點很久。」

方珠道：「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佛屠道：「初更當兒。」

方珠哼了一聲道：「你怎麼現在才想到找我爹爹？」

佛屠道：「當時雖覺有疑，却苦無證據，於是我忍耐到他們酒盡席完，淫娃回房，才看清那地圖詳列出陣方法和一切……」

「屠夫，憑你的功夫能掩到淫娃身側？」

「不敢瞞姑娘慧眼，是我料到淫娃回房一定會仔細看圖，先一步藏身高樹上面，正好看了個清楚。」

「大概淫娃現在正和神童等人計劃一切，你才能乘這機會逃出告密，對不對？」

「姑娘聖明。」

「屠夫，你一身珍寶也不剩點滴，有這可以逃出去的天賜機會，怎不參與而來告密呢？」

紅面佛屠愕了一愕，才答道：「我罪行重大，逃出去也是死路一條，若能因告密之功，蒙方爺提拔，也許還有後半生的快樂逍遙，所以……」

「騙不了我，屠夫，你一定是有不少價值連城的珍寶，秘密藏在某個地方，如今看清圖上出路，告密坑害其他人，然後乘人疏於防範，你逃出此地，取得珍寶後改頭換面，又能逍遙自在，嗯！」

佛屠失色，無言答對，方珠聲調轉厲道：「像你這種東西，早就該得報應，姑奶奶豈能再容你無事生非設計害人！」

突地寒光弧形微旋，佛屠狂號出聲，人影連連閃飛，接着燈光大亮，院落中光同白日，管不平立於丈外，方靖天正站在方珠身後，而佛屠已肚腹洞開，肝腸橫洩地上，遭到姑娘的「剖心」之刑。

方珠用的軟劍，早已纏回腰間，管不平目光灼灼，面帶微笑看着方珠。

方靖天上前把握住方珠的手腕，道：「跟我回去。」

宋妹、李福走出，方靖天目光示意，他倆架起已死的佛屠，走向角道暗處。

方靖天拉着方珠走了，淫娃一閃而出，悄問管不平道：「是怎麼回事？」

管不平轉身往屋裡走着，道：「快回去，毀掉地圖，毀個乾淨，快！」

淫娃色變，慌不迭的回去。

移時，方靖天來訪管不平，以商量和勸說的語氣道：「管老弟，你可知道佛屠的死，老弟要負部份責任？」

管不平淡淡的看着方靖天，沒絲毫表示一些甚麼。

方靖天嘆了口氣道：「老弟那些黃金，能不能收在櫃裡，別那麼散亂放在條案上，財帛動人心……」

管不平恍然而受教道：「是在下疏忽，只當這大家族中，非兄即弟不分彼此，其實佛屠老兄若是缺乏金子應用，開開口要多少都行，又何必出此下策？再說令嫒也太認眞了，黃金有價，人命無價，殺他幹甚麼呢？唉！」

方靖天也嘆了口氣，拱拱手，告辭而去，管不平却立刻吩咐宋妹，泡壺上好茶，取出乾菓，事弄妥，才叫李福、宋妹去睡，他自己靜坐客堂，留下一盞孤燈，似乎等甚麼人來。

來的人是方珠，一到就先堵死了「竊聽筒」，目光含着萬千情意，輕輕地一撥桌上茶，盤中菓道：「等我？」

管不平微笑着一點頭，方珠臉上露出來一絲紅暈，微搖頭道：「我不能坐，謝你啦。」

管不平道：「不，是我該謝妳才是。」

方珠若有無限心事的苦笑着道：「你太大意了。」

管不平搖頭輕聲道：「不是，四面楚歌，我必須先分清敵我，佛屠窺探，又藏在淫娃頂櫃，我知道。」

方珠一凜道：「我明白了，如果我晚下手一步，只怕你連我也不會放過！」

管不平坦直的說道：「姑娘恕我，我不能失敗。」

方珠幽怨的掃了他一眼道：「我却有心幫助你，你說，最後我該怎麼辦？」

管不平道：「水災，人走高處，大難，人逃往平安地，姑娘，別忘記了到時候有我！」

方珠嫣然一笑，道：「還算有良心，我就等你這麼一句話，告訴我，你爲誰來的？」

管不平道：「四大血案，和鬼、奸二商人而來的！」

方珠脈脈含情的盯了他一眼，道：「有要我辦的事嗎？」

管不平上前道：「有，某一天發現來了陌生人，別容對方動手，說一句『廚刀不在』，就是幫了大忙。」

方珠點頭要走，管不平突地雙臂摟緊了方珠，方珠喜多驚少，但不能不稍作掙扎，管不平已再語道：「笑罵我一句，快推脫了走，妳爹來了。」

方珠現在是大驚無喜，罵了一

句「沒羞恥」，猛地推開管不平，像一溜烟似的跑了個沒影沒踪。

管不平被推倒在地上，搖着頭爬起，關門、吹燈，回臥房，他料得不錯，這般尷尬場面，方靖天不會進來，果然。

＊　＊　＊

噹郎聲響，一面銅牌甩在紫檀木的八仙桌上。

陪客的正是南宮不畏，含笑拈起銅牌，目光一掃牌上的「七」字，神色頓變嚴肅，道：「貴客是要取走存物，還是加存甚麼？」

「取走！」無影子當先接話。

「請稍待，在下立刻通知『寶庫』負責人，等一切準備妥當，就來恭請貴客。」

「且慢，那來這多麻煩，你替我們取出來好了。」

南宮不畏把銅牌交給無影手道：「貴客有所不知，請看銅牌上突出鑄着的『七』字和其他花紋，這雖是憑驗信牌，可也是開啓七號寶盒唯一鎖匙，並且行規所定，這種憑號存物的寶盒，行中人不許經手，換句話就是存時由貴客自己存，取時也由貴客自己去取，行中不知存物，旨在爲貴客保密。」

小精靈和無影手一聽就懂，因爲他們也是幹這個行家，剛才只不過有心試探罷了。

小精靈笑着揮手，催促南宮不畏快去快回，南宮不畏拱拱手轉向後面，豪華的客廳上，只有一名侍者陪客。

南宮不畏回來得眞快，並且馬上恭請小靈精用銅牌打開寶盒，盒中套盒，很重，取出後，竟看不出合縫的盒綫，自然更談不上怎樣開啓。

七號寶盒中，除了這個尺長尺厚八寸寬的烏鐵盒外，別無物件，小靈精和無影手交換了個眼色，交回銅牌，携盒而去。

他們一路上往京師飛趕，兩個人都是識多見廣久行江湖的一等好手，沿途注意，毫無可疑人物追躡，不過他倆仍然十分小心防備着。

＊　＊　＊

北商家的總號，正設在「護國寺」後，佔地少說也有五六畝地方，後墻一邊緊靠「窄人巷」的風火墻，所以窄人巷的住戶有了福，每天都能嗅到來自「商家錢莊」順風吹到的酒菜香味。

傍黑了，小精靈和無影手進了城裡，到了「護國寺」外，彼此一點頭，小精靈轉向窄人巷，無影手走向西大街。

就轉彎的工夫，天說黑就黑，暗下來了。

小精靈沒猶豫，就奔向一戶人家。

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

是信號，和當初雨夜管不平叩門時敲的信號一模一樣。

開門了，小精靈坦步而入，怪，像被人突然拉進去似的，身子飛將起來，接着大門緊緊關上。

＊　＊　＊

娘娘廟的娘娘，那嬌俏丫環，竟成了階下之囚。

一輛車，在傍黑前載着娘娘到了窄人巷，趕車的正好看到小精靈二脚騰空飛進一戶人家的門中，竟沒覺得奇怪，反而哈哈的笑了。

車裡面有人說了話，道：「二弟，走高處吩咐他們動手啦，生擒無影手，窄人巷會。」

趕車的應聲而行，快得像似流星，一閃無踪無影。

無影手走的路，遠過小精靈一倍，越過兩家的宅門，再往前就祇有一家人家了，那就是「商家錢莊」。

兩匹快馬突自街頭另一端停步，一條人影落身在兩匹快馬前，馬停，人語，人去，馬跑，疾若閃電迎向無影手而來。

無影手一楞，停步正中，提聚一身功力，相待應變。

那知他錯了，相隔五丈，右側馬上人已揚聲喊道：「走路的朋友請別動，多海涵，我們有急事，朋友你不動，絕傷不了你，我們會從兩側過去。」

路够寬，能跑四匹馬，無影手沒動了，可是戒備不懈。

一左一右兩騎士已越過了無影手，無影手噓了口氣，將邁步，腿一緊，腰一緊，妙也，兩支長鞭一纏腰際一纏雙腿，把他凌空甩了起來，落下時，背上一陣奇疼，業已人事不知。

＊　＊　＊

一騎眞像天馬行空的寶駒，四蹄不沾地般馳進那片雄偉的莊院，院中，赫，黑麻麻的站滿了勁裝束腰的大漢。

那些人，今夜已用不着隱蔽身份，所以將那閃亮的「錦衣衛」腰牌，全縫嵌在左前胸上，令人一望而知是誰。

騎士下了馬，竟是許久許久沒露面的刑部總捕頭路通。

錦衣衛正中獨自峙立是樂老公公。

路通向樂老公公說了幾句話，樂老公公一點頭，路通翻身又上了馬，來有多疾去有多快的走得沒影沒踪。

樂老公公下了諭令，道：「四人一組，不準分開，有人離隊，即以叛逆論處！」

衆衛士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從他們爬上高枝，披上這張天地不怕的皮，領了胸前那面人見人懼的

腰牌，還是第一次恭領這麼嚴重的諭令，接了這一道諭令，就算你正拉着肚子，沒第二句話，叫它拉在褲子裡吧，沒聽清楚嗎？離隊即以叛逆論處。

樂老公公又說了話，目的地是城中「護國寺」後的「商家錢莊」。

衛士們聽了這句話，有十之二三心裡發了毛，他們日常財源來處，正是商家。

樂老公公又道：「包圍商家地區四面，候令行動，擅自行動者，就地格殺！」

心頭有些活動，想着甚麼邪主意的，現在也改「改邪歸正」了，固然拿人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固然朋友交情要緊，但總要緊不過自己的腦袋！

樂老公公目光如炬，沉聲道：「告訴你們，別當我不知道誰和商家交好，不過，今夜辦的事，如有人早作信諾，絕不牽連你們，所以你們也該把公私弄清楚，利害分明白，再告訴你們，今夜我們是聽候命令的，另有主辦全權的人，人家給了咱們臉，咱們可別自己不要臉，那個敢私放走一個商家的人，我說了算，全家問斬外還害了五名聯保的夥伴！」

衆衛士噤若寒蟬，突然有一人步出班隊，道：「屬下有話不吐不快！」

樂老公公冷冷的掃了那人一眼道：「說吧，快說吧！」

這人道：「公公聖明，我們錦衣衛，一向高過任何刑吏府衙，公公怎不力爭這全權主辦的權力？」

樂老公公道：「你不愧人稱『當仁不讓』，也不愧身為副總領班，不錯，老夫沒有爭，更不用說力爭了，原因只有一個，主辦此案而掌全權的，是當今聖主，昔日半師半友人稱徐先生而不名的奇士，童副領班若意有不服，可以自己去爭，力爭！」

童副領班色變，低頭退回原處，樂老公公冷哼了一聲，又道：「記住，如果有人闖陣，格殺勿論，來人若是說出『厨刀不在』一句，監守，禮遇，不得刁難，不得詢問！」

衆衛士恭應着，樂老公公揮手道：「上馬，走！」

羣馬捲起了長長的灰龍，直奔京師。

* * *

王和尚似乎眞成了莊嚴的和尚，坐靠墻西長櫈上，閉目垂眉一言不發。

金陵夫子廟側的鐵口，也無「口若懸河」的神氣，睜着一對無神大眼，難吐一聲。

送子娘娘萎頓於地，痛苦的樣子看了叫人動心。

俏丫環跪在地上，頭親着腥濕的潮土，沒動。

無影手早已現形，現了原形，不能怪他，他被高吊在樑頭，吃過苦，鬆過筋骨，先時還能咬住牙，等着見人越來越多，不但有武林四名士，並且有蓋天王，少林和尚也代表禪源寺僧湊數，南宮不畏和南宮鼎叔侄更虎視眈眈，他立刻明白了原委，除了當眞是黑道不肖的烏家船幫烏老大外，舉凡管不平惹禍的地方，那些追魂索命的，有一個算一個是一個不少，全都來了。

再注目，他只有長嘆的份兒，他們這個特殊行道，派出各地負責人，沒有缺少一個，全都早被穿了琵琶骨，靠着東牆在排排坐，只是沒吃菓菓的吧了。

細看問話的，竟是個美到絕頂冷到極點的姑娘，一旁陪着的，就是那些英雄人物，你的牙咬不緊了。

最叫無影手洩氣的，是先他一步被擒，如今正和他吊在樑頭上的小精靈，小精靈因為比較精靈，苦頭吃得少些，也供得早些，有了小精靈的口供，他無影手就算牙能咬斷了九州鐵鍊，又有甚麼用？

主問供詞的姑娘並沒有催促無影手，只叫無影手和小精靈談談。

無影手睨着小精靈道：「老伙伴，你害人好苦！」

小精靈哭喪着臉道：「我也不願意，可是能由我嗎？千不該萬不該，那混了八輩子臭蛋的賬房不該叫咱們揚州去取東西，人家跟上來了，又是人贓並獲，老伙伴你說，我還有甚麼辦法？」

「屁話，活不了，可以死，現在連東家也坑在裡面，就算死，只怕也好死不了！」

「放心，老伙伴，我問過了，人家要的是管不平，行有行規，只要咱們交出管不平來，就天下太平。」

「精靈鬼，這話當眞？」

「放心，你又不是瞎子，張眼瞧瞧，可有一個穿號衣的『鷹爪孫』？」

無影手果然又仔細看了一眼，道：「是沒有，不過要是只找管不平，他們幹甚麼把咱們外邊的伙計全請了來？」

「人家說過了，怕咱們東家賴賬，有了人證，東家只好交人出來。」

「精靈鬼，有沒有問過咱們的下場？」

「沒問，要問你自己去問。」

無影手眞聽話，問那姑娘道：「姑娘，我們事後會怎麼樣？」

姑娘字字清清楚楚的說道：「聽仔細，在座的武林朋友們，絕不動你們毫髮，不過你要和同伴對

證一下所供！」

王和尚急死了，恨不得能跳起來一刀生宰了無影手和小精靈，他想不到看來平日識多見廣的兩個老江湖，遇上事會這樣禁不起風雨的，一唬，二哄，就連娘親都全賣了。

他急又有甚麼用，無影手已對了供，東主正是北商家的二先生，那特殊行業的秘巢，也正設在商家錢莊地下，包括出進門戶，說了個一清二楚。

小精靈是在王和尚家大門裡被擒的，不能也不敢不說出王家另有通往秘巢的地道，於是一切虛實羣俠盡知。

姑娘拍了二下手，風門開，步聲動，天下十大名捕突然現身。

小精靈傻了，無影手火了，張口要駡，姑娘只以寒冷的星眸，盯着無影手道：「我說武林中朋友們，絕不動你們毫髮，你如果出言無狀，我還是不會動你，不過我敢請路總班頭，代我多加給你些甚麼，並且我敢保證，會重過你駡人的話很多。」

無影手硬把已到嘴唇邊的話兒，活吞了下去。

路通有一位算一位的，把小精靈等人的氣門點破，毀了武功，然後用兩輛密不通風的馬車，押去刑部大牢。

* * *

路通等十名名捕，深夜拜會商家錢莊的東主。

商大先生和商二先生親自接待。

敬上香茗，一言還沒能答問，僕丁來報，錦衣衛正副領班拜訪，商大商二互望了一眼，又迎進要命的貴客。

二位領班帶來了八名手下，沒進客堂，但也沒有站在外面，四名嚴守着一口井，四名守在那道迎門的「隱蔽墻」。

商大商二心頭戰凜，已知大事不好，强作笑臉，賓主落座，路通立刻直道來意。

路通說得好，後面窄人巷王和尚家，商宅後園凌花亭，前院的井，大門前的墻，內宅書房的橱，全有頂尖高手監視着，一句話，直索四大血案兇手！

商老大看看商老二，彼此作出苦笑，商老二開了口，道：「總班頭要的人，不錯，全在兄弟處，兄弟當然可以交出來，不過兄弟必須先請教一件事，我兄弟會落個甚麼罪名？」

路通沒開口，商老大接着商老二的話道：「當着金總領班和童副總領班的面，兄弟說句實在話，兄弟在京中也有牢不可破的靠山，如果總班頭能網開一面的，使我兄弟只交出該交的人來，然後不再追究其他，兄弟我不但有重到不能再重的人情，另外還願意提出保証，總之，人敬我兄弟一尺，我兄弟準會還他一丈，總班頭意下如何？」

路通笑了笑，說道：「如果我礙難從命的話呢？」

商老二冷笑一聲道：「那就怕非撕破臉皮不可了，總班頭聖明，就算你們各處秘道全守住了，被擒的也不過是那幾個借地藏身的正主兒，我兄弟家人，敢說有一戰的能力，也深信有能力闖出包圍的本領，到那時候，就叫作『官逼民反』，我兄弟家人，誓以有生之日，與總班頭等人作不死不休的未盡之年！」

始終沒有開口的金總領班，嘆了口氣，搖搖頭道：「商兄賢昆仲聽我幾句話，我們來時，親奉上諭，是不能生放府上任何一人，今夜行事，由內宮樂老公公率領，和天下名捕出頭，這是明處，暗裡有少林、武當、武林四名士、天王府，最要緊的由昔日人稱『布衣皇』的徐氏家人為首，已分兵六路，左、右、前、後、上、下皆無逃路，不怕獲罪樂老公公，我說句隱情話，四大血案使今上着惱，為查此案，驚動徐老，賢昆仲收留『橫一刀』管不平，又怎知他就是徐老傳人……」

商老二色變，急聲道：「這樣說來，四名士失金，蓋天王失盒等等，全是子虛烏有？」

童副領班道：「烏老大失糧是實！」

商老大怒瞪商老二一眼恨聲道：「狗匹夫！」

他霍地站起，路通等人也迅速起座，路通道：「商先生，管不平是假的，大厨刀却是眞，請賢兄弟三思，就算能當着我們的面，撤到秘道地室，只怕也非大厨刀的對手，徐氏一家，武林早有『奇幻人家』之譽，行事神出鬼沒，功力天下無敵，賢兄弟莫非寧願受死，不願落個『自動投案』的美名，或許換得不太重的罪名？」

商老大看看商老二，猛一跺腳，轉對金、童、路等人道：「我商大懦弱，來吧，綑結實點，我投案了！」

路通示意，古懷玉閃向前，立以鐵索枷鎖鎖上了商大先生。

溫文又步向商老二，商老二獰笑道：「且慢，容我和家兄說上一句話。」

溫文步子不由停下，商老二向商老大笑道：「大哥你丟盡了商家的臉，你投案，好，我叫你投！」

路通等人聽出商二話意不善，叱斥而接應，仍是慢了一步，商二一指點向商大後腦，溫文就近，猛地一拖商大，商二一指點到商大肩

頸，商大一聲痛吼，翻身倒摔，路通已撲向商老二，溫文抱起商老大飛步避向一旁。

商老二一聲慘笑，倒縱翻上長案，人往牆上所懸畫間一靠，頓失所在。

金、童二人微楞之下，頓足追上，路通揮手，十大名捕留下五人看守商大，他率領其他四人也追進畫後秘道中。

警鐘震响，商家高手盡出，搶奪商大，商大時已醒來，肩骨已斷，忍痛喝住手下，避免了一場血戰。

可是地室廣大的院落中，血戰已起，四名士、少林僧、蓋天王和南宮叔侄，在樂老公公及二十名錦衣衛高手聯結之下，早已攻進地下室了。

商二趕到了，地下商家高手近六十名，分堆的撲向羣俠及錦衣衛，方靖天親率十名高手，四面撲捉禍首管不平，方珠突然現身，悄悄引走了方靖天，突有人影攔劫，方珠脫口說了句「厨刀不在」，攔阻者旋身而退，方靖天恍然大悟，怒叱一聲，一掌印向方珠後心，虎毒不食兒，人毒無六親，適時，管不平突現身形，二指點破了方靖天氣門，毀了方靖天那一身作惡的功力，然後挾起了方靖天拖着方珠，閃身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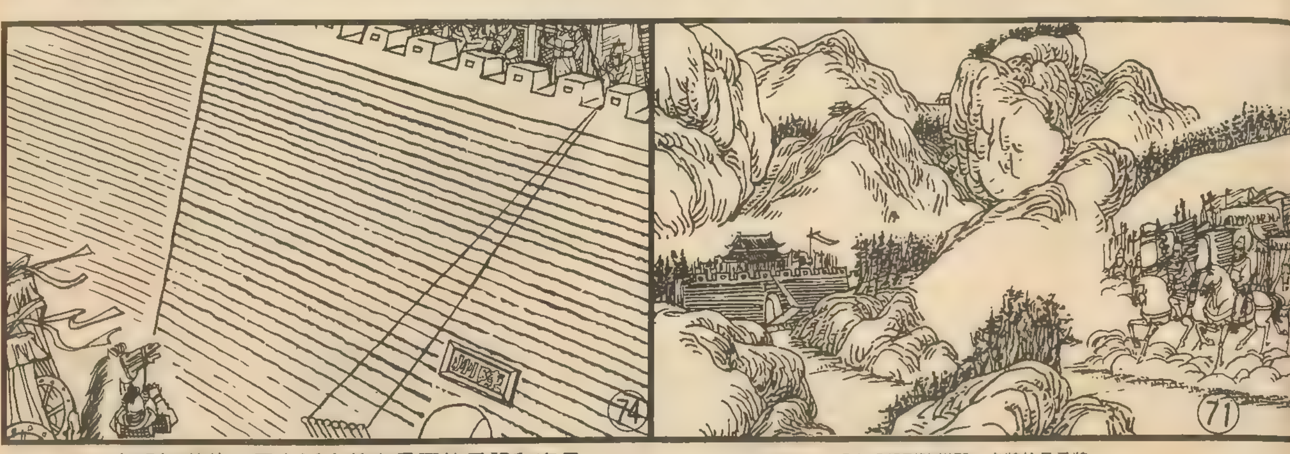
地室慘烈的血搏，而路通等人趕到漸成尾聲，在一間通屋內，發現「穿花蝴蝶」、「六大不空僧」、「化身判官」、「滅門狗道」四人，牆頭釘着四個人的口供，正是四大血案的元兇。沒找到「淫娃」、「郎中」和「神童」，也沒找到「閻王賬房」父女，妙的是連「大厨刀」全沒了影子。

路通心裡有數，但仍然趕到王和尚家，果如所料，姑娘也沒了踪跡，桌上只放着一張素柬，上寫——論是非，管不平，棄絕榮華，來處來，去處去。大厨刀。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九　張龍・編繪

逐鹿中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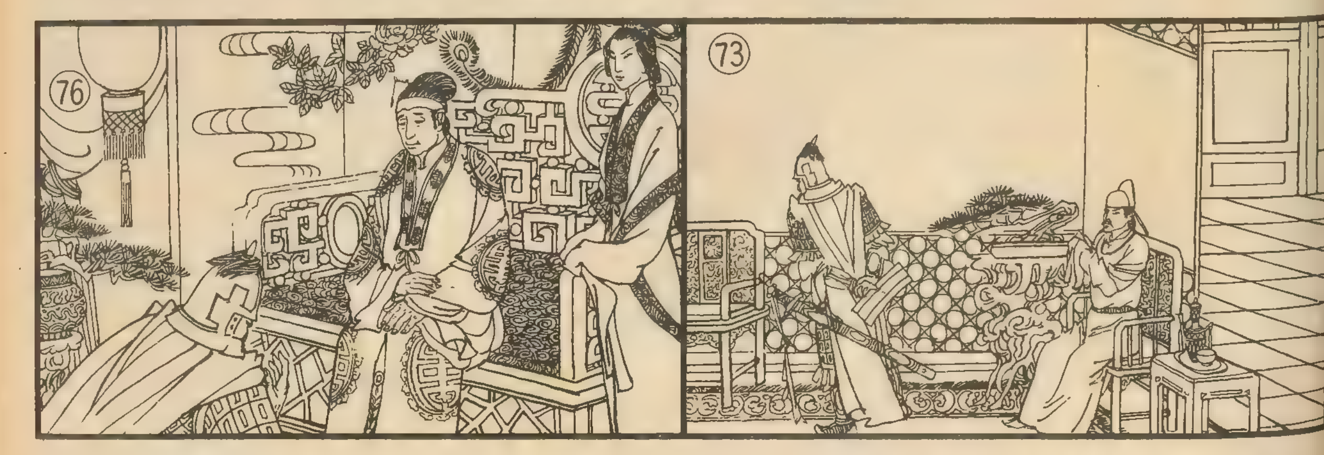
71　行不數日，明太祖駕到陳州郡。守將恰是元將左君弼，原來左君弼曾與徐達戰於牛渚渡，失敗逃到陳州作太守。徐達俘虜了他的母親和妻子送至金陵。太祖深知左君弼是豪傑。日後必有作爲，故厚待其家眷。

74　太祖知道後，馬上派人將左君弼的母親和妻子送到陳州，交給左君弼。



72　太祖到達陳州郡，給左君弼寫了勸降信派人送去，辭意誠懇，道理透徹。

75　左君弼的母親對兒子說：「明皇帝仁至義盡，於我以禮相待，要不哪有我母子團圓之日？」



73　左君弼接信後，在房裡踱來踱去，拿不定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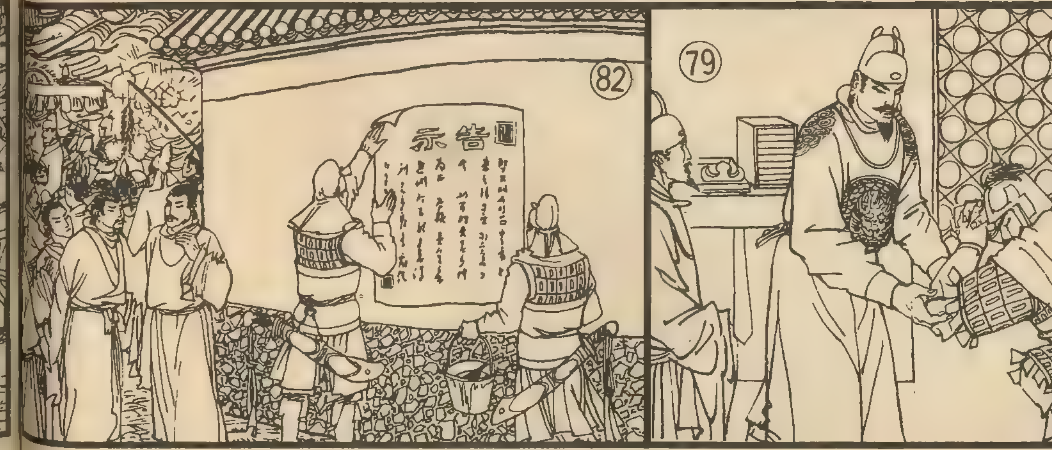
76　左君弼很是感動，對母親說：「兒多有不孝，後悔不該爲元驅使反明。」



77　老母扶起左君弼道：「兒該反故圖新，太祖乃大明聖主，寬宏大量，不會怪罪你的。」



78　第二天，左君弼果然帶領文武官員出城拜降明太祖。



79　左君弼拜見明太祖道：「鄙人愚昧無知，誤抗天顏。今深荷仁恩，伏乞寬容。」

80　明太祖扶起左君弼道：「從前有一個一貫反對漢高祖的雍齒。後來依附漢高祖，漢高祖不記舊嫌，還封他為侯呢！」



81　左君弼再三拜謝，太祖封他為衛指檢事。

82　左君弼迎太祖駕入陳州。太祖即出安民告示，撫慰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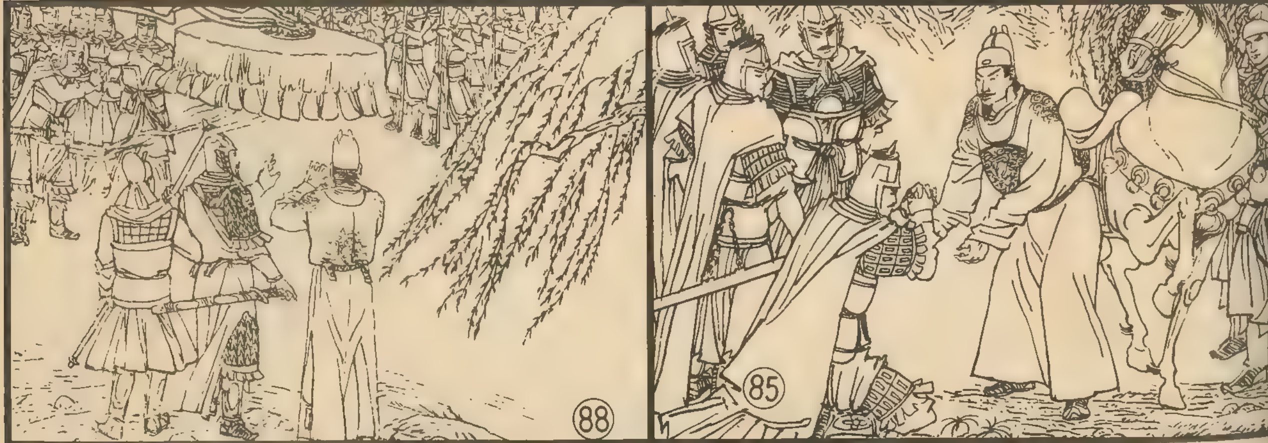


83　太祖在陳州稍事休息，便命左君弼把守陳州，自己啓駕前往汴梁。





84　在汴梁的徐達、常遇春率諸將和百姓出城十里以外焚香叩首迎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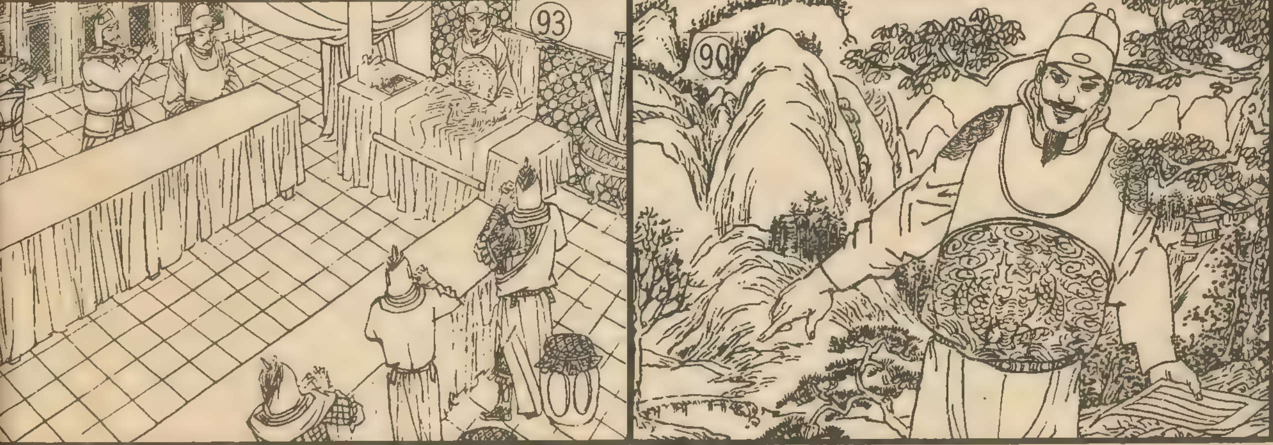


85　太祖見此情景，連忙下駕，將衆將一一扶起慰問。

86　太祖走到徐達面前，撫其背道：「戰野拔城全靠你，我們情同手足，何須行君臣之禮。」

87　徐達就地再拜而謝：「承聖主洪恩，不棄愚昧，效犬馬之勞是臣之本份。」

88　太祖仰天嘆道：「古云『三軍易得，良將難求』！」說罷便由徐達陪同，與衆將相見。



89 太祖正與諸位將領寒暄，忽見潼關守將馮國勝派人前來報捷：馮國勝連殺元兵幾員戰將，並佔領華陰、華州一帶。

90 太祖不勝歡喜，對諸將道：「華陰等地，是潼關的屏障，拿下它就解除西邊的後顧之憂了。」



91 太祖說罷命令隨從以玉帛百丈、白金五百両、黃金二百両，發往潼關，獎賞馮國勝等將士，而後又依次獎賞了在場的諸將。

92 次日，正值七月十五，汴梁驕陽當空，戒備森嚴。太祖召集文武官員商定北進元都大計。

93 太祖道：「中原雖定，但元帝尚存，燕都未拔，瘡毒未盡，諸將宜奮勇窮追，誰願當此重任？」衆將都應聲求戰。

94 太祖略思片刻，即遣徐達、常遇春、張興祖等率兵攻打河北及元都燕京。要知徐達如何攻破燕京，請看下集《定河山》。

（本段完）



湖海秘聞錄／石中天・文
可飛・圖

飄香令

飄香令如聖旨　違規章殺無赦

清晨第一道陽光，透過窗櫺照在弘眞的月白僧衣上。

弘眞，廿二歲，少林第卅七代俗家弟子，六歲入寺。

今天，和十六年來的每一天一樣，在太陽現出之前開始做他的早課，到日出後半個時辰結束。但是，今天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不尋常的事開始於昨天送飯給盲禪大師時。

＊　＊　＊

每天早課完，送飯給盲禪師是弘眞的例行工作。

盲禪師法號元滅，輩份上比當今方丈晦明大師還長一輩，寺裡的晚輩因他雙目失明，背地裡都叫他盲禪師。弘眞記得似乎從他入寺時，盲禪師就隱居不出，寺裡見過他的人很少。

盲禪師隱居的地方，在寺西南的鉢盂峯上。鉢盂峯過了二祖庵再上去就是少林寺禁地，除了方丈之外，就是只有弘眞能進入禁地送飯。

二祖庵，相傳禪宗二祖慧可，立誓斷臂，堅決不渝，遂得傳達摩衣鉢，其後徒衆爲紀念他而建此庵。

庵後有一條陡峭登山小道，小道盡處是一片梅林，盲禪師的禪房就在梅林中央。

這一天弘眞提着飯籃進入禪房時，竟然看到方丈晦明大師坐在盲禪師右下首的草蓆上。弘眞放下飯籃子正要離去，盲禪師叫他道：

「弘眞留下聽。」

盲禪師面容清瘦蒼白，看來年歲比方丈還年輕了幾歲，他說話時面部肌肉完全不動，從緊閉的雙唇中發出古怪又異常低沉的聲音道：

「方丈說明吧！」

晦明大師道：「此事說來話長，師侄長話短說，天國東南沿海遭受侵擾已經十五年之久，倭寇過處，城鎭破敗，屍橫遍野，十室九空。

「嘉靖卅四年朝廷以胡宗憲先生總督浙閩，計殺倭首徐海陳東，餘黨奔舟山，爲俞大將軍所定，於是賊勢稍戢。

「但是另一股由漢人汪直所率，招納徐陳殘部，竄擾蘇浙皖三府，聲勢不小，而內中有一批東瀛浪人武士，結合綠林黑道助紂爲虐，神出鬼沒十分難纏。

「他們夜闖營寨，襲殺大將，使人防不勝防，因此去年年初胡總督帥差總兵戚大人親持手書來寺，請求本寺給予武林同道協助官兵平定倭寇。

「因此，師侄在三月間廣下武林帖邀集各大門派正道俠士合參者有百餘人，公推本寺達摩院主持晦聰爲首，共赴閩浙應援。

「五月及十月晦聽遣人來信道平倭進展順利，沿海城鎮十有六七收復，幾度與倭寇正面交鋒均大有斬獲。

「但今年一月突接華山派一清道長來信道晦聽中了異毒，命在垂危，且東瀛新來了幾位高手十分厲害，中原同道已死傷過半，情況相當不利，因此師侄又遣羅漢堂晦定、晦戒再率十位悟字輩師侄前往赴援。

「二月中旬晦戒護送晦聽回寺，晦聽全身發黑，七孔流血，氣息微弱，人事不知，晦戒持晦定書信要求即刻大擧赴援，師侄因此再下武林帖，定三月上旬大會羣雄，連深山大澤隱逸高人也多方設法請出助陣，明日便是大會正日。」

晦明大師說到此住口不言，半晌，盲禪師說道：「方丈如此處理甚當，却又找我作甚？」

晦明大師道：「只因事有變化，蓋自二月下旬即有消息自東南道傳來，東瀛武士欲直接對本寺不利。三月初更有消息，三個東瀛高手與數個漢人黑道高手聯袂而來，欲尋本寺生事，一路行來遇阻即殺，已傷了卅多位正道俠士。

「前兩日各派赴會人士來寺帶來消息道，青城派十二位赴會道友，全數慘死在趙縣城郊，五台山七位師父死在井陘西方大道旁。另外，張家口鐵拳幫、寶鷄府玉劍門、太原府姜家拳、洪澤湖船幫等派與會俠士一一遇難，由此可知來人十分兇殘，而且是針對此次大會而來。」

盲禪師問道：「這次與會的有幾個好手？」

晦明大師道：「稱得上一流高手的有武當白鶴劍俞青山，崑崙雲中居士盛平，南儒大弟子馮止一等人。」

盲禪師問道：「元寂師兄呢？」

晦明大師道：「元寂師伯閉關三年，尚有六個月才滿，師侄不敢打擾。」

盲禪師道：「有你和俞青山、盛平、馮止一等人，對付幾個小國武人，應該是不致於不濟才是？」

晦明大師道：「師叔所說不錯，但此事尚有蹊蹺之處，其一是晦聽所中的毒，據師侄所知頗似當年毒魔歐陽無罪的手法，此點不可不防；其二是青城、普陀等派道友之死都很奇異，據見過的人說他們全身無傷，雙目圓睜，無法判斷爲何種武功所殺。

「至今我方傷亡慘重，而敵人來歷一無所知，因此師侄不敢大意，少林百年聲譽不保事小，中原武林淪入萬劫事大，不得不請師叔裁奪也。」

盲禪師說道：「好吧！你先命人將晦聽抬去放在藏經閣三樓正廳，將門窗緊閉，然後全部退出，注意閣內不可留一人，自有人去救他。其他事我另有安排，你去吧！」

晦明大師道：「是，師侄告退。」

* * *

武林大會召開的地點是在千佛殿，千佛殿又名毗盧閣，建於萬曆十六年，因殿內那幅三百尺見方的大壁畫「五百羅漢朝毗盧」而得名的。

弘眞進入大殿時，殿上已坐了武林衆士，掌門方丈晦明大師坐在北面的左下角。晦戒在左，悟有、悟靜侍坐兩側。

北面上首坐着兩人，左首身穿藏青道袍，面色黝黑、滿腮黑鬚、雙目威稜有神，這正是武當首席高手白鶴劍俞青山，右首那人極瘦極高，臉色白中泛青，身着麻布白衫，兩眼半睜半閉，對周遭事如不聞不見，正是崑崙雲中居士盛平。

北面右首也坐了兩人，左邊的一人儒服綸巾，中等身材，容貌端正，乃是南儒大弟子石子劍馮止一，右邊一人身材粗矮，銀髮銀鬚，笑容可親，乃是江湖上最富人望的洞庭湖卅六寨總寨主，笑面佛趙子童。

其餘東南兩面也都坐滿了羣雄，總數不下百餘人，却也是人人面色凝霜，不聞笑語。

弘眞直趨方丈晦明大師身前，呈上盲禪師交給他的一個錦囊，錦囊封口上寫着「面呈方丈，立即拆閱」八個字。

晦明大師取過錦囊拆開封紙，取出一幅黃布，布上寫着：「在來客中尋一位雙足殘廢的老人，一切聽其吩咐。」

晦明方丈看後困惑的問弘眞道：「方滅大師交給你這個錦囊時吩咐了甚麼？」

弘眞道：「大師說：『請方丈一切按照錦囊指示行事。』」

晦明方丈微微搖了搖頭，轉身問身旁晦戒道：「晦戒，今日來客中可有一位雙足殘廢的老人？」

晦戒很思索了半晌道：「好像記得有這樣的人。」

晦明方丈吩咐悟有道：「悟有，去找知客僧弘道來。」

悟有躬身應是退下，片刻帶來一年輕和尚來道：「回方丈，弘道來了！」

晦明方丈問道：「弘道，你想想，這數日你接待的來客當中，有否一位雙足殘廢的老人家？」

弘道凝神思索了一會道：「好像有這樣一個人……對了，是跟山西蔡家神拳的人一起來的，據說是在半路從馬上跌下來的，摔斷了腿

給人抬來的，現在應該和馬伕僕役在一起，在廊殿裡休息着！」

方丈道：「帶我去見他。」

弘道心中嘀咕道：方丈親自去見一個殘廢的老僕做甚麼？但却不敢發問。帶着方丈來到偏殿的走廊下，只見東一堆、西一堆的馬伕僕從在那裡閒聊抽烟，直尋到廊底下才見到一個衣衫破舊的老人，獨自一人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走近看時，只見他雙腿齊膝而斷，面帶愁苦之色，怎麼看都是貌不驚人。却見方丈近前躬身施禮道：「老丈請了。」

直說到第三遍，老人這才睜開惺忪睡眼，左右端詳了一下道：「大和尚，你是叫我麼？」

晦明方丈點頭道：「正是。」

老人道：「可是家主人有事吩咐？」

晦明方丈道：「不是，是今日大會要請老先生主持大局。」

老人眨眼道：「你說甚麼？」

方丈說道：「要請老先生主持今日大局。」

那老人搖搖頭道：「你說甚麼我可不懂，我腿斷了不能做甚麼事，要洗衣煮飯去找阿福他們可也。」

方丈回過頭以疑惑的眼光望着弘眞，只見弘眞上前施禮道：「天機上人，您老安好。」

方丈臉色一變，道：「弘眞，你說這位老先生就是廿年前失踪的博古通今無事不知的天機子？」

弘眞恭答道：「回方丈，正是天機上人前輩！」

斷腿老人不解的問道：「誰是天機上人？」

弘眞伸出左手，用右手在左手上畫了一個符號，對老人說道：「天機上人，這位前輩請您老人家協助一下方丈主持今日的大事。」

老人看了手勢，擧頭端詳了弘眞半晌，道：「是誰教你來找我的？」

弘眞道：「正是這位老前輩。」

老人道：「好好好，抬我走吧。」

* * *

弘眞與弘道用木板抬着那老人到大殿門口時，所有廳內的人已聽到了消息，都站起來恭候迎接這位廿年前的傳奇人物。

看到抬進來的是個貧苦殘廢的老人時，一陣驚訝的低聲語迅速的傳了開來！「這會是廿年前名聞天下的天機子？」

「不大可能吧？」

「沒聽說天機子斷了雙腿呀！」

「……」

武當白鶴劍迎了上去，單掌問訊道：「前輩眞是天機子？」

老人抬頭看了看道：「青雲子的好徒弟，看來功夫還不錯。」

聽到老人說到他恩師，俞青山怔住了。

這時笑面佛趙子童盯着了老人看了半天，突然大叫道：「天機子前輩，眞是你，我差點認不出你來，你甚麼時候斷了雙腿的，爲甚麼這樣憔悴呢？」

天機上人道：「老童，難爲你還認得出我，今天我們只談大會的事，此外的事誰也不要提，多言惹禍，唉……好了，大家坐下來，站着幹甚麼？嗯！盛平，馮止一，晦明，咦！元寂大師呢？甚麼？閉關？唉呀，也罷，也罷。」

天機上人一面口不停，一面吩咐將他抬坐在晦明方丈旁邊，等所有的人坐定下來，才開口道：「好了，大家坐好了，嘴巴閉着，豎着耳朵聽，今天來的敵人總共是七個人，三個是日本武士，四個是漢人。先說三個倭人，一個是叫小野善鬼，是所謂浪遊修練者（現在稱爲浪人）他的武功源自一刀流，但因爲行爲不檢，被逐出師門，此後浪跡江湖與人比武，大小卅餘戰未有敗績，決鬥經驗甚豐。

「第二個是伊賀忍者七助，忍者是聚集在伊賀谷與申賀谷的忍術修練者，他們能無聲無息，化身爲影，接近敵人，出其不意的襲殺。

「第三個是吉岡直郞，這人不是普通的武士，吉岡家是室町幕府的『將軍家指南』，意思就是足利將軍的武術指導，號稱扶桑第一，足利幕府敗於織田信長之後，吉岡家也出亡海外，是日本的第一流武士。

「而吉岡直郞便是當代吉崗門當主，又稱做吉岡憲法（憲法就是當主，也就是中原武林中所謂門主也。）四個漢人，第一個是倭首汪直的謀士名叫楊聖訓，人稱智多星，頗有智謀，可惜漢賊不分。第二個是浙皖兩府販私鹽的漕幫的首席殺手，半刀斷魂陰非，此人以快刀與狠聞名，與倭寇搭上了綫，所以幫主萬鎭山派他前來助陣了。

「第三個更難對付，這個人人稱歐陽先生，與當年毒魔歐陽無罪淵源頗深，可能是他的子侄輩，晦聽就是中了他的毒，毒魔雖邪却自視甚高，御下也嚴，不致於和倭寇有甚麼瓜葛，這次他會來是另有人指使，不過他出手可能性不高，最好不要惹他。

「至於第四個人，身份很是神秘，我不便說，他要出手的話，只怕現場無人……唉！呸呸呸，不能說，到時候自有人出頭。」一口氣說到這裡。

天機老人喘了一口氣，喝了一口茶，看全場還在鴉雀無聲地等待他再說下去，他馬上道：「好了，

講完了，還楞在這兒幹甚麼？去討論討論怎麼樣對付呀！」說完又轉過身仔細打量了弘眞上下一番，問方丈道：「大掌門，這個年輕人是誰？」

晦明方丈道：「是本寺卅七代俗家子弟，法號弘眞。」

天機上人又再看了弘眞兩眼，點點頭若有所悟的樣子。

白鶴劍兪青山站起來抱拳向四方一拱道：「各位英雄好漢，這沒有甚麼好討論的了，等會兒那批賊人來時，把倭人武士都交給我兪某人，其餘的由盛兄與馮老弟出手，給他們來個一網打盡，也讓倭寇知道咱們一點厲害，盛兄，馮老弟以爲如何？」

盛平只抬了抬眼皮，一聲不響。

馮止一起身抱拳道：「兪老師差遣晚輩敢不從命，這些倭賊殺人越貨無惡不作，不施以懲戒是不行，武者止戈也，古人說以殺止殺是之謂也。但此次大會由泰山北斗少林寺主持，我們來者是客，須聽從晦明掌門大師的差遣爲是，兪老師以爲然否？」

晦明大師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倭賊手段殘酷人神共憤，動手在所難免，但四名漢人之中兩人身份特殊，天機上人語焉不詳，貧僧還要請教。」

天機上人道：「能說的我都說了，不能說的就不能說，你問吧！」

方丈問道：「毒魔歐陽無罪卅年前就名震天下，當時江湖上相傳毒魔湘屍飄香符，南儒北卜無劍王，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但在二十年前這幾個人一齊在武林中失踪，如今毒魔傳人出現，到底是受了何人指使，貧僧聽說毒魔施毒無人能防，但他這一門有很多禁忌，到底是甚麼禁忌？也要請上人指教。」

天機上人陷入沉思，自言自語道：「毒魔湘屍飄香符，南儒北卜無劍王。」

「好大的聲名呀！二十多年前只要聽到這幾個人的名號，就能把人嚇得破膽，二十年了，二十年沒有再聽人提起過，唉，時間過得眞快呀！那時候我雙腿還沒有殘呢，多威風呀，武林人士來找我請教問題，那一個不畢躬畢敬的。一直到二十年前的那一天，早上烏鴉當頭叫，我就知道不妙，四個人一起來……咦？我說到那兒去了？糟糟糟，又在胡言亂語了，呀！晦明，你問毒魔是吧！毒魔，還好他那一門有禁忌，要不然江湖人不給他毒光了？毒魔一伸手，神仙也搖頭，沒有人躲得了，好在他那派一脈單傳，祖上傳下來的規矩，有三條。

「第一條，一天不能殺二個人。第二條，不殺婦女、小孩及不會武功的人。第三條，不與官府、異族、幫派勾結。總算他祖上的人明理，怕多做了殺孽遭惡報。

「今天來的那個歐陽先生，最好不要去招惹他，誰先去招惹他誰先倒霉，至於誰差遣他來的，不能說，不能說，萬萬不能說，再問也是沒用的。」

晦明大師又問道：「上人，據貧僧所知，今日這件事與廿年前那件有莫大的關係，二十年前的毒魔湘屍飄香符，南儒北卜無劍王，突然一起失踪，據說這裡包含了一件大陰謀，而這個陰謀一直在暗中繼續進行着一直到今天，上人對這件事能不能再透露一些？」

天機上人道：「我說過不能說，南儒的大弟子在這裡，你不會去問他嗎？」

馮止一起身抱拳道：「各位前輩，晚生對這件事所知有限，也從不會向人提起過，既然掌門大師說與今日之事有關，晚生也不便隱瞞，只有向各位說上一說。

「事情的發生，是在二十年前，好像是嘉靖十四年三月的樣子……那一天上午巳時，恩師在書房讀書，我帶着師弟師妹們在院子中練功，晴空萬里，好一個大晴天，突然之間一片黑雲飄了過來，天色一暗之際，不知從那裡飄來一陣香味，是從來沒有聞嗅過這麼濃馨的香味，我正要問師弟們有沒有聞到。

「突然間，發現嘴巴張開發不出聲來，身體也動不了，就好像夢魘了一樣，師弟妹們也是一樣，大家都僵在那裡，連腦筋也好像停頓了一樣，不知過了多久，只覺出濃馨香味逐漸散了，神智也慢慢清醒了，等手脚一能動，我馬上帶着師弟妹們回到大廳，叫他們留在那兒不要走開，然後立即去書房找恩師向他報告這件事。

「我進到書房去時看到恩師，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恩師的臉色這麼難看的，他看到我就問我有沒有聞到此奇怪的香味，我就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恩師再沒有說甚麼，就叫我出去。

「當天師父就出了門去，大概過了十幾天才回來，回來以後就請叔伯們商議事情。師父家是個大家族，世代書香，也出了不少大官，田地房屋，綿延百里，提起蘇州謝家，誰不敬仰？

「就這一天起，三天之內，田地房屋變賣一空，全族老少各散東西，偌大一個謝家，就此在蘇州消失了，我也奉命和師弟妹分赴他鄉，隱姓埋名，恩師吩咐我如果幾年內，江湖上沒有發生大事，那時才能重出江湖。

「我們走了，恩師也就失踪了，二十年來我和師弟妹不斷在探查恩師的下落，却一直沒有一點消息。」

笑面佛趙子童問天機上人道：「莫不是飄香符……」

天機上人不置可否道：「老童，你把飄香符的傳聞說給後輩們聽聽。」

趙子童道：「是的，毒魔湘屍飄香符，飄香符又名飄香令，據說只是一張紙，出現的時候伴着一種異香，這種異香使人動彈不得，接到這一張紙的人必須要按紙上的命令去做，如果在限期內沒有達成令上的任務時，接令人全家老少及全幫全派都會遭到毒手。因此，它等於一張催命符，故稱飄香令，當時江湖上幾個大派，就是不信他這一套，結果全派全家的人僕無一活口，以後就沒有人敢違背飄香令了。」

馮止一道：「晚輩後來也查知是飄香符，可是這飄香符名頭雖大，却神秘異常，晚輩調查了十幾年，却一點蛛絲馬跡也尋不到，却是何故？」

趙子童道：「接符的人不遵命的已全死光了，遵命的人照例不准洩漏半句，自然江湖上就沒有人提起飄香符了，而且近十年來飄香符好像也很少出現了。」

馮止一道：「那麼飄香符到底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組織？」

天機上人環顧全場叫道：「唐三缺。」

隔了半晌，東邊羣豪之中站起了一個臉色灰敗的中年人道：「前輩，可是叫我？」

天機上人道：「正是叫你，今天這個情形特殊，把你二十年前在飄香符手下劫後餘生的經過，給大家說一說吧！」

唐三缺全身發抖，牙關打顫地道：「前……前輩……你……怎麼知道的？」

天機上人道：「我，我怎麼會不知道，天下間會有我老人家不知道的事嗎？不要怕，今天有人給你撐腰，儘管說吧！」

唐三缺舉起面前的酒壺灌了半壺酒，停了片刻才開口道：「那時候我才八歲，那一天我猶如做場惡夢，直到現在我有時還在夢中驚醒，汗流浹背……

「四川唐門，享譽江湖已有百年，那時候還是相當興旺，我是三房的一系，那時候族長是二房的伯祖，我們叫他二太爺，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我們小一輩的人根本不知道，只知道有一陣子，家裡好像變得很緊張，父親一早就去了大堂裡開族會，回來又心情沉重的和母親一直商量着甚麼事，一點也不給

廣徵「讀者佳作」啓事

本刊創辦三十三年，出版至第一七〇〇期即第33年第四十八期在即，際茲紀盛，難忘里程，我們早期擬就之廣徵「讀者佳作」刋出，現已開始接受來稿。徵題定名爲「闖蕩江湖三十三」。由於甄選鑑別作品需時，敬希各位於十二月份之前寄達，以便所以能趕及在第一七〇〇期或以後出版期號中發表刋出，各位如對寫作感到興趣，儘可以大力發揮撰作天才，踴躍參加，增添本刊內容風采，無任歡迎，投稿簡如下：

一，來稿八萬字或五萬字及不少過一萬字之一期完武俠奇情故事（時裝亦可，祇要符合本刋所需。）

二，故事題材正確獨立，文字簡潔，情節動人爲主要。至於主角人、時代背景，古今中外不限。

三，來稿請直接寄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環球大厦二樓本刋編輯部收。如需退稿，請備回郵。但切勿一稿兩投。

四，稿費每千字由港幣三十五元至一百元。

武俠世界（週刋）啓

我們知道也不准我們聽。

「孩子們在家裡都不敢吵鬧，就結伴到外面去玩，過了大概旬日的樣子，緊張的氣氛才慢慢的鬆了下來了，那時在外地的叔叔伯伯們都不約而同的回來了，家裡反而熱鬧了起來，伯叔們喝着酒暢談江湖上的見聞，我們小孩子在旁溫酒遞菜，一面聽那些有趣的故事，一面偷挾菜吃，還有叔叔伯伯帶給我們的各地零食小吃，眞是高興。

「一直到那一天事情發生了，大清早，四個大門門口被劃了四條紅綫，各寫了四個大字：『越綫者死』，早上出去買菜的僕婦，到中午還沒回來，阿福在門外掃地，就倒在紅綫以外，二房的兩個族弟，大清早出去玩沒回來，他母親出去找他們，也失了踪了。

「那日中午族長下令任何人都不准跨出大門一步，我也被關在家裡，連房門也不准出，可是消息還是傳來，大伯、二伯和四叔奉命出去找尋失踪的人，只有二伯全身浴血掙扎回家，說了幾句話就死了。

「六叔拚命要衝出去找他失踪的妻子和兒子，被二太爺老大一個巴掌打倒在地上，全族人陷入了愁雲慘霧之中，男人們聚集會商，女人們相對飲泣，孩子們噤若寒蟬。

「那一天晚上酉時，二太爺把我們小孩子都叫到大廳裡，對我們說了一番話，這番話到了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二太爺逐一摸着我們的頭，叫着我們的名字，二太爺七十多歲的人，二、三十個孫子的名字記得清清楚楚。他說道：『孩子，今天爺爺可能是最後跟你們說話了，唐家享譽百二十多年，經過多少的大風浪，都安然渡過，這一次的災難却不知如何了，敵人又陰險狡詐，又武功高强，施毒的本領還在我們唐家之上，爺爺與你們父親叔伯在江湖數十年的名聲，也不是靠僥倖得來的，這一次要跟敵人週旋到底，但是說實在的，爺爺是沒有必勝的把握，所以不能不留退步，所以現在我交代三點，你們全都要記住，永遠是不能忘記的！

「第一，毀我們全家的敵人是飄香符，你們二伯拚死逃回來，告訴爺爺對方主腦有三個人：一個身穿大紅衫的老嫗，一個是穿麻衣布道袍的道士，一個是兩隻手始終攏在袖子裡的，面罩白布的怪人；第二，你們回去之後，我就要你們父母把你們藏好起來，準備充份的食物給你們，如果沒有爺爺及你們父母去叫你們，絕對不准出來。你們一直要躲藏，藏得越密越好，到沒有東西吃時非出來不可，才可以小心地偷偷出來，出來以後不管看到什麼都不准逗留，立刻離開家去外地投奔本門的親友，注意不可以對外人洩露自己的身份。第三，本門的所有武功，毒藥的製法，及家史都藏在某處，事情過了三年之後，才去找出來，勤練武功，報此血海深仇，記往，武功一日不成，一日不准重蹈江湖。這三點你們都記住了沒有？』

「二太爺又說：『當然，我們不一定會輸的，你們就是負起報仇和重振唐門的千斤重擔的人了，好好珍惜自己，孩子們，去吧！』

「回去之後，爹娘就把我們藏在密室中，準備了好多食物飲水，我一個人躲進密室怕得很，爹向我保證，他們一定可以打敗敵人的，我當然相信，大家都說二太爺武功天下無敵，我進去了，密室門關了起來，我一個人在三尺見方的斗室中，一天、二天、三天……我喉嚨哭啞了，怕得整天徹夜的發抖了，沒有人叫我，我幾次想開門衝出來，要投到母親懷中去，但想到二太爺的話，我知道我不能，多少次從夢中驚醒，夢到爹娘身首異處，斷了頭還在叫着我的名字，我驚得頭痛欲裂，不知過了多久，我只知這唐家的擔子落在我肩上，我不能死，而多藏了一天就多一分生機，我省着吃省着喝，終於水喝完了，喉嚨乾得要燒了起來，我開了門走出來了。老天！我找不到爹娘，只有屍體，腐爛的、生蛆的、爬滿了蒼蠅的屍體，我滿身尿糞，腿也嚇軟了，從密室爬到大門爬了一整天，昏倒了好幾次，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樣活過來的。

「病了一個月之後，然後一路行乞去投奔嫁到大同府的姑媽，姑媽看到我時再也認不出我是誰。後來我才知道整個唐門逃出來的只有我一個人，我取了秘笈，日夜練武，心中唯一想的只有報仇，報仇。」

說到這裡，唐三缺淚流滿面，聲音沙啞，滿廳羣豪人人聽得悲憤交加，唏噓嘆息。

二十三年前名滿天下的四川唐門滅門之事，當時轟動武林，年長的人還略有記憶，自此之後，飄香符再沒有人敢不聽令行事，威力之大，勝過皇帝聖旨。

天機上人對晦明大師道：「大掌門，你身爲武林第一大派掌門人，見多識廣，足不出寺，能知天下江湖大事，你且說說這飄香符是些什麼人？」

晦明大師道：「據貧僧所知，飄香符之人行事十分隱密，二十五年橫行江湖，殺孽無數且不留活口，但百密總有一疏，僥倖存活的人口中傳出來，飄香符主要是四個人，人稱飄香四鬼使；如這位唐兄所說的，紅衫老嫗人稱紅衣鬼使，麻衣道袍道士人稱無影鬼道，輕功絕頂；雙手攏在袖中，面幪白布的神秘人，人稱無面鬼手；另一個眇一目的駝子，善使暗器的人稱千手鬼駝。這四個鬼使極少成雙出現，在毀滅唐門時，三人一起出手，算是絕無僅有的事，此外還有約三、四十個飄香鬼卒，在江湖上也稱得上一流高手。」

此時，突見弘道飛奔進來，對掌門晦明大師躬身說道：「掌門大師，對方已經到了山門了。」

晦明大師道：「可有發生衝突？」

弘道說：「遵掌門吩咐，以禮相待，不加阻攔，沒有發生衝突。」

晦明大師起身面向衆人合什道：「各位寬坐，貧僧出迎。」只聽得廳外一聲清亮的聲音道：「不敢有勞方丈。」

* * *

廳上一暗，只見七個人一字排開站在廳上，中間一人儒服綸巾，手搖摺扇，剛才開口的正是他。

儒生腳踱方步，領着一行人走到大廳正中，向四座一抱拳道：「各位英雄請了，晚生楊聖訓，謹代表敝上汪大統領向各位問好。」

四座傳來幾聲斥罵之聲，楊聖訓面不改色，手搖摺扇提高聲音道：「我等此番而來，敝上諄諄告誡晚生道：中土英雄豪傑，個個武功超羣，俠骨豪情令人敬仰不已。敝上有幾句至情至理之言，要晚生轉告各位。」

西座一個粗豪漢子豁然站起，戳指罵道：「漢奸賊子，有屁快放，放完了就領死可也。」

一語未畢，青影一閃，此人已挨了一個耳括子，倏去倏回，出手的正是站在西首的日本武士，粗豪漢子愕了半晌，才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衝出去就要拚命。

白鶴劍俞青山起立道：「陳兄請慢，交給俞某。」身形一起，輕飄飄的落在廳中，面對着楊聖訓學着粗豪漢子一樣，戳指一字一句道：「漢奸賊子，有屁快放，放完了就來領死。」

青影一閃，日本武士閃電般欺近身舉掌便打，俞青山使出大摩雲手，一舉手滿天掌影，日本武士何曾見過如此變幻無方的掌法，一花眼間左頰已被掌緣掃到，此人變招也快，急化掌爲指，直戳俞青山雙目，逼得俞青山收掌後躍，兩人一合便分，日本武士却已吃了虧。

他怒吼一聲，拔出七尺長的日本武士刀，這時只聽得楊聖訓咳嗽一聲，摺扇作勢要日本武士退回，日本武士極不情願的收劍退回。

楊聖訓拱手向白鶴劍俞青山道：「這位想必是武當山俞眞人吧！果然好本領，俞眞人且請稍安毋躁，待晚生將話說完如何？」

俞青山道：「且看你有何話說？」袍袖一拂，飛身落回座中。

楊聖訓再次向四座抱拳拱手道：「敝上言道，方今大明皇帝信任奸相嚴嵩，國政日非，又任用宦官主持『礦監』、『稅監』、貪汚暴虐、殘害人民，弄得天下人心鼎沸，還不止此，地方上官府與富戶、鄉紳勾結，欺壓善良百姓，被稱爲『三害』。汪大統領被迫不過，率衆起義，抱持着掃三害、除惡宦，救民於水火的宗旨，轉戰各地，替天行道，實是順天應人之舉，敝上言道，各位英雄深明大義，只是受了官府蒙蔽，挑唆與我們義軍作對，使得雙方都有死傷，實在大違義軍悲天憫人的宗旨，因此，敝上特命晚生來向各位英雄解釋一切誤會，希望從此罷兵止戈，甚至携手合力，共同投效義軍，圖謀大舉，來日共享富貴，各位以爲然否。」

晦明大師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楊施主果然好口才，可惜枉讀聖賢之書，却如此不辨是非黑白，倭寇燒殺擄掠，所過之處屍橫遍野，城鎮一空，如此殘暴行爲天下皆知，任你舌粲蓮花，也不能變黑爲白，老僧勸你趁着造孽未深之時回頭是岸，老僧保你平安，否則天下英雄嫉惡如仇，只怕你等無法全身而退。」

笑面佛趙子童起身道：「姓楊的，你既自稱有求和之意，爲何半路上阻殺我與會同道？」

楊聖訓道：「晚生一行自東而來，半途是有幾路英雄誤會我們有不利於少林寺的意圖，經晚生好言解釋，不爲採信，不得不起而自衛。至於參加此次大會的道友，聽說在途中有所死傷，這都與晚生等無關，試想趙縣、井徑、大同府等處南北遙隔百里，我等又沒有插翅，如何能到各處殺人？晚生來時，也曾和敝上言道，江湖英雄講究的是以武會友，手底下見眞章，恐怕不是憑晚生這一張拙舌，三言兩語所能說動，所以敝上就差遣在下身邊這三、五位粗通拳腳的侍衛者，專向中原英雄討教一招兩式，敝上言道，以武會友，絕不可傷了和氣，還要請晦明大師裁奪了。」

晦明大師道：「你等既是有備而來，較量是在所難免的，我方人多，老衲不欲以多爲勝，你就劃出道兒來，我們接着就是了。」

楊聖訓道：「我們這一行七個人，晚生是手無縛鷄之力，這一位……」手指着他左邊貼身的一個披髮白袍、面皮僵黃的人道：「是在下身邊書記，也不會武功，餘下五人便分向你們五位英雄討教，三勝兩負，如果我方僥倖勝了一場，共

襄義舉，如果我們敗了轉頭就走，各位以爲如何？」

俞青山霍然站起道：「好個姓楊的，打得如意算盤，你們如果勝了，放你們全身而退，如果敗了，需得全部自刎於此，向天下英雄贖罪。」

楊聖訓面容一肅道：「俞老師且莫動怒，須知貴方人數雖多，要想留住我們却只怕還力有未逮呢！自古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在座都是江湖上的成名露臉人物，想來不致連這點道理也不懂吧？何況各位想想，在座的英雄，都是武林中上上之選的人才，如果還不能打敗敝軍幾個二流侍衞，那即使全去投效胡宗憲、戚繼光，只怕也是徒勞無功，全軍覆沒了。」

俞青山怒道：「好賊子，待我先教訓於你！」長身飛出，舉掌便向楊聖訓臉上摑去。

楊聖訓左邊的矮胖日本武士，不知如何出手的，電光石火之間，一柄三尺的短劍已迎向俞青山胸前，俞青山一驚之下，一個觔斗倒翻了回來，胸前衣服劃破了一道口子，驚得一身冷汗。

晦明大師道：「倭賊好一個二等侍衞，你們傾巢而出，還請了人助拳，大概抱着必勝的心吧！老衲給你一個公道，你也不必再辯，你們勝了，我方此次增援計劃取消，如果你們輸了，要留下你們在本寺，請你們首領汪直親自來要人。」

晦明大師知道對方這三個人身手相當了得，而自己這一方除了自己、馮止一、盛平之外，餘人武功平平，只怕一擁而上徒然多造死傷，何況楊聖訓左邊那個披髮白袍人武功深不可測，不如就與他賭五陣輸贏，勝算較大。

而楊聖訓心中却想，今日來此主要目的在折服中原武人，消除他們再一次增援官軍的計劃，如果對方眞的一擁而上，只怕無法全師而退，而且還多結仇家反而不美，便道：「客隨主便，就依大師所說，却不知各位英雄是否守此約定？」

晦明大師問道：「各位英雄同道可有其他高見？」

各人紛紛道：「就依掌門吩咐。」

馮止一向晦明大師拱手道：「各位前輩且請寬座，這一陣伕由晚輩請纓，打過頭陣。」

這時倭寇這一方，左首青衣武士出列，手指俞青山道：「阿拉達哇一都哩西哇，卡宏都拉。」

楊聖訓翻譯道：「這位英雄對方才俞青山師傅的一掌頗不服氣，要與你俞師傅再較量一下。」

俞青山道：「好，我便再教訓教訓你。」舉步走到廳中。

這青衣武士蓬頭垢面，身寬腰闊，便是流浪修練者一刀流的棄徒小野善鬼，這時他氣定凝神，雙手捧定七尺長刀，舉刀凝神，凌厲的眼光盯視着俞青山的雙眼，一股强烈的殺氣，逐漸向四圍擴散。

俞青山見到對方這架式，頗不可輕悔，但剛才一擊得手，心中不免輕忽，這時脚下不丁不八，左手持鞘，右手下垂，靜候對方出手。

這時，晦明大師宏聲道：「俞施主不可大意。」一語未畢，小野善鬼一聲驚天動地的大吼，雙手持刀直刺俞青山胸膛，俞青山左手持鞘一橫將刀格開，却不意一口濃痰飛向面門，俞青山頭一偏避開濃痰，只覺得下腹一涼，俞青山右手急使斷雲袖一揮將對方打了兩個觔斗，低頭看時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見一口三尺短刀插在自己腹部，鮮血緩緩滲出道袍之外。

原來日本武士均身藏兩刀，一長一短，短刀別在腰際通常不用，而在俞青山橫鞘架開小野善鬼時，少野善鬼立刻將長刀丟棄，嘴裡一口濃痰出其不意的吐向俞青山面門。

趁其分神閃避之際，右手同時拔出短刀送入俞青山腹部，可嘆白鶴劍俞青山，一把縱橫江湖二十年的白鶴劍尚未出鞘就輸得如此不明不白，俞青山雙目圓睜，口中咯咯有聲，衆人無不大驚。

這時，從未開過口的崑崙雲中居士盛平，忽然開口道：「俞兄，忍片刻勿死，看我爲你報仇。」也不見作勢，身子如行雲流水般已到場中。

楊聖訓道：「第一場勝負已分，盛英雄是打第二場吧！」

盛平道：「我也要向他討教。」指着小野善鬼道：「這一陣算你便宜，贏了不算，輸了照算，來吧！」

楊聖訓何等精明，心中一盤算着：這盛平爲了要替俞青山報仇，說勝不算，輸了照算，如此白賺一場，何樂而不爲？即使敗了，死傷一個小野善鬼固無所謂，也可讓忍者七助先看一看對方虛實，這是有利無害的，便也不阻止。

這盛平成名甚早，在江湖上輩份甚高，爲人方正不阿，只因爲生性沉默不喜與人交往，終年隱居雲封霧鎖的崑崙山上，得了一個「雲中居士」的雅號。

他的飛鷹十三式和一管烏金簫在十餘年前就罕逢敵手，他生性雖孤癖，却與俞青山有過數面之緣，俞青山敬他爲人方正，他也愛俞青山直腸直肚，兩人頗爲投契。

這時眼見俞青山敗在這倭寇詭計下，死不瞑目，要讓他死前眼看自己爲他報仇，說得一句：「注意了。」兩袖一拂，如大鵬展翅人已

到了半空，頭下脚上撲向小野善鬼，兩袖揮舞之下，只見滿天袖影，如同白雲蓋頂，正是盛平一出手就是施展他成名絕技——飛鷹十三式的最後一式雲中觀爪。

這小野善鬼決鬥經驗豐富，眼見何等銳利，知道這滿天袖影全是虛招，因此，先舉刀在上段等着這袖影中出現的致命一擊。

刀光一閃，人影已分，盛平落身在小野善鬼之後，背小野善鬼，坐在近廳門中的人赫然發現盛平胸前衣服上滲出血跡，這時砰的一聲，小野善鬼已俯倒在地上，後腦壳鮮血淋漓，已經一掌斃命。

盛平運氣閉住了穴道，回轉身走到俞青山身前道：「俞兄，你仇人已死，瞑目吧！」一語未畢，俞青山雙目一閉，軟身倒地。

原來盛平袖中藏爪擊向小野善鬼頂門，小野善鬼長刀閃電般迎向盛平胸前，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盛平行險招吸氣含胸，收右爪出左掌一個觔斗翻到小野善鬼身後，左掌已拍到敵人的後腦壳上，雖然一擊得中，可是這閃電迎胸的一劍，終究未能避開，左胸前被刺了一個洞，鮮血汩汩而出。

楊聖訓道：「盛英雄果然好本領，這第二場就由七助兄向盛平英雄挑戰？」

趙子童道：「姓楊的，你不見盛先生受傷嗎？這第二場就由我來接便是。」

楊聖訓道：「盛英雄要爲俞英雄報仇，受傷是自己的事，如果每個人輸了都要人報仇，報完了仇又換一個人上場，那在場百餘人，這還打得完嗎？」

這雲中居士盛平一身內功着實精純，仗着一口眞氣閉了胸前穴道，竟自止住了流血，當下挺身回到場中，對第二個日本武士道：「來吧！」

這位武士身材十分瘦小，穿着緊身黑衣，腰掛一隻革囊，正是伊賀的忍者七助，七助躬身行禮手一揚，半空轟的一聲，一蓬青烟爆開裹住了自己的身形，盛平退後兩步凝神待敵，過了半晌不見動靜，青烟散處却已不見了七助的人影。

原來隱者最擅長的是隱身術，他們能利用各種天時地利將自己隱藏起來，然後出其不意現身殺人，因此在日本戰國時代，諸侯都聘用他們做密探與殺手。

這雲中居士修爲精湛，眼前不見了敵人，毫無慌亂，竟自盤腿坐了下來，約莫過了盞茶光景，四座旁觀羣雄已有人不耐煩的叫了起來：「這那是比武，這是比逃命啦！」

話到半途變局已生，只見四面八方不知從何處飛來百十隻五彩紙蝴蝶，紙蝶翩翩之中無數暗器從四方八面射來。

戰鬥在一刹那間就結束了，忍者七助玉厤穴被烏金簫點中倒地不起，一支短劍却插在雲中居士的左腹中。

楊聖訓道：「這第二場，雙方勢均力敵，只是盛英雄受傷重些，該當是我方勝了。」

盛平道：「放屁！」一手拔出腹中劍，上前指到七助頸際：「我一伸手就殺了他，是誰受的傷重。」說話之間，腹部的血終於止不住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楊聖訓道：「勝負已分，何須再下毒手，盛英雄請收劍吧！」

盛平生平訥於言詞，此時竟不知如何應答，滿廳羣雄無不氣憤，這時天機上人開口道：「楊聖訓，我眞爲你丟臉了，汪直怎會派你這種人出來丟人現眼，就算沒吃過猪肉，也看過猪走路，盛平這一箭打在你那忍者頸側的玉厤穴上，只要稍一吐力就可震斷他的頸骨，你想脖子斷了還活得成嗎？盛平這傢伙婦人之仁，不忍殺無仇無怨之人，却由你這瞎了眼睛的在這裡胡說八道。如今便算勝負未分，比武繼續，盛平，你一劍殺了這賊忍者，看看是死人贏還是活人贏，你姓楊的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只怕令手下寒心了。」

一席話說得楊聖訓臉色一陣紅一陣白，心中懊惱萬分，却是句句在理叫人反駁不得，同時也懼怕自己硬不認輸，叫忍者七助給人殺了，對自己人實在不好交代，便道：「盛英雄先請將劍收了，這場便算盛英雄贏了，只是今日武林大會座上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豈容一個殘廢老頭在這裡汚言汚語，大家還要臉不要臉，煩晦明大師立刻命人將這老傢伙趕了出去，以免擾了正事。」

天機上人聽了此言一陣狂笑，笑得前傾後仰道：「我老人家說話從來沒有錯過，說你瞎了狗眼你就是瞎了狗眼，你不認識我老人家，不會回去向你祖父請教請教，我天機子今天有興緻教訓你這後輩，還算是你祖父積德呢！」

這天機上人雖然武功絲毫不會，但天生博聞强記，眞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江湖上人向他請教事情無不畢恭畢敬，楊聖訓身在江湖，也多少聽聞過，聽了天機上人大名，倒也不敢回嘴。這時，盛平已收劍回座由少林寺人服侍療傷。陰非半刀斷魂這時慢步而出，只見他身材削瘦，一身短打，雙目精光四閃，面容冷肅無比，一翻腕一把短刀從袖子內翻了出來，握在手中，那刀比普通刀短了半截，握在手中好像和手連在一起。

這邊厢馮止一也請命上場。

這馮止一是南儒失踪前親傳絕藝的大弟子，天資聰穎用功又勤，一身功夫已有一派宗師的地位，而他爲人謙虛有禮，江湖上無人不尊敬，只見他儒服綸巾，持的是一支三尺鐵筆，來到場中拱手施禮道：「請指教。」

半刀斷魂陰非道：「看刀！」一刀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從想不到的角度攻了過去。

原來一般人用刀使得是砍劈削擋的招式，而這陰非的短刀却完全不受刀招的限制，像自己手臂的一樣靈活，他能刺能撩，招招角度令人想像不到。」

而馮止一是南儒高徒，豈是等閒，一支鐵筆不離身邊，每一招都等對方招式用盡才在近肌膚處把對方擋開，百忙之中左手併指爲劍，却能尋隙進攻。

這一番打鬥雙方短兵接刃以快打快，眨眼間已交換了數十招，招招驚險無比，旁觀之人無不捏把冷汗。

這陰非號稱半刀斷魂，與人相鬥多是一招半式就了結了對手，今日遭逢敵手，鬥了近百招而還未佔到了上風，這位橫行十三省漕幫第一殺手，左手一翻居然又一把刀到了手中，施出從未有使用過的雙手刀絕技出來。

而令人驚奇的是馮止一雙手一合，一支鐵筆變成二支，雙手使出成名絕學子母雙筆，見招封招，仍是鬥了個旗鼓相當。

這一場令人目眩神迷的決鬥，在雙方交換了第一百招時突然結束了。

這一招馮止一右手鐵筆在胸前封住了對手左手一刀，却不防機關一響，對方刀中藏刀飛出，馮止一左手鐵筆急伸，千鈞一髮之際將對方半截飛刀盪開了半尺，劃脅而過拖了道長長血口子。

陰非雙刀一收，抱拳道：「馮老師武功蓋世，在下贏得僥倖，還請恕罪。」

這一刀雖然出於偷襲，但打鬥中誰也沒有規定不能各出奇謀，况且陰非又自行把話挑明了，馮止一竟無話可說，抱拳向晦明大師道：「晚生有負使命，向天下英雄謝罪。」

舉刀向自己左手手腕劃去，意欲自殘左手。

衆人相隔均遠，齊呼不可，却來不及相救，耳聽一聲尖短破空之聲，噹的一聲，一物飛來將短刀震開，瓷屑散飛，竟是一隻茶杯，這隻茶杯破空之聲如此急勁，力道既大，速度又奇快無比，衆人愕然回望，竟不知是從何處飛來。

晦明大師道：「馮施主千萬不可如此，勝敗乃兵家常事，况且老衲看出施主採守勢觀察對方刀法，百招一過就要反攻，此戰失利非戰之罪，施主不須自責，幸好座中有高人相救，老衲敢請擲杯者現身相見。」

四座寂然，不聞應聲。

這時，楊聖訓左側的矮胖武士已緩步走到場中，此人步履沉穩，氣定神閒，雖是小國倭人，却有大宗師氣度，便是「扶桑第一，將軍家師範」吉岡門當主，吉岡憲法。

這時，羣雄一看對方氣勢，知道不是前三人可比，趙子童要待出戰，却不免遲疑，自己敗了不打緊，却要壞了大事，晦明大師袍袖一拂，站起身來道：「貧僧來會他。」

天機上人忽道：「大掌門且慢，老夫要向你推荐一人出馬。」

晦明大師道：「此陣不容再失，便請前輩指示那位高人出場？」

天機上人手指弘眞道：「他！」

晦明大師目瞪口呆道：「此子是老僧徒孫輩，入門雖久，武功尚未登堂入室，前輩是在說笑？」

天機上人道：「老夫言出如山，從來不開玩笑。」轉頭對弘眞道：「你沒對敵經驗，但可擔此重任。」

弘眞垂首道：「但憑前輩吩咐，晚輩盡力而爲。」

天機上人道：「要有自信，去吧！」

弘眞向掌門大師稽首後走入場中，滿座羣雄看到這關鍵一戰，派出的竟是一個少林寺弘字輩的小僧，無不嘩然。

吉岡憲法瞇着一雙細眼打量着弘眞上下，覺得怎麼也看不出一點特殊之處，心中也不禁納罕。

弘眞來到場中向吉岡憲法稽首道：「請前輩指教！」

吉岡七尺長刀出鞘問道：「哇達酷西，滆烏庫依哇淚得卡？」

楊聖訓解釋道：「吉岡師父是問你用何兵刃？」

弘眞走到座旁取了一隻竹筷回到場中，「晚輩以此向前輩討教。」

吉岡心中實在疑惑這小子到底有什麼詭計，但他自信任何詭計花樣都逃不過他眼底，這時也不多言，舉刀中段以平輩之禮相對，不卑不亢尊重對手，確是大師之風。

這時，弘眞右手拇指拈箸尾，左手立掌胸前，臉上神色漸轉湛然，全身衣服無風自動，周身五尺範圍疾風迴旋，一雙眸子竟隱現五彩光華，一時之間寶相莊嚴，令人不敢逼視。

晦明大師愕然回望天機上人道：「前輩，這是什麼功夫？」

天機上人道：「無相劍氣，老夫所料不錯了。」

晦明大師道：「你是說無劍王……」

這時場中弘眞口喧佛號道：「晚輩有僭了。」箸尖一抖，遙指吉岡全身之大穴攻了上去。

吉岡憲法扶桑劍王豈是等閒，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七尺長刀一揮，家傳絕學旋空斬，搶先攻了過去。

這一場交戰與前幾場大不相同，對敵雙方，一持七尺長刀，一持不足盈尺的竹箸，雙方竟是倏合倏分，三五番相遇不曾交得一式。

原來雙方都覺得對方招式變幻莫測，實在沒有制敵的把握，所以不得不一接便退。

這時兩人開始繞着一個圓圈旋轉，雙方眼睛凝神注視對方，一眨也不敢眨，脚下每一移步便聞方磚破裂之聲，戰况雖不激烈，緊張程度却超過前幾場數倍。

兩人一意尋找對方身形、步法、肌肉，甚至意志上的破綻，以便一擊得手，竟至目眥盡裂，汗如雨下，漸漸步履漸慢，這一場精神與意志上的戰鬥，竟比刀劍相交更使人精疲力竭。

這時，晦明大師忽有所悟，口拈一偈道：「空無所染，發菩提心；外息諸象，返照自觀。」

弘眞聞言脚步漸緩之下竟自停步不動，雙目一闔，竟閉上了眼睛，右手竹箸遙指吉岡，却見吉岡面對弘眞繞圈而行，愈走愈快，圈子却愈來愈大，汗濕衣衿之下，竟似爲弘眞竹箸所驅使，無法停止下來。只見他脚步越來越快，竟隨着竹箸所指奔走起來，猛然間一聲斷喝，吉岡舞刀護身倒縱出圈，躬身行禮道：「依的烏達輸禮哇魯呀！」言罷氣喘不已。

弘眞收箸張目，左掌立胸道：「晚輩承讓，多謝。」

旁觀衆人看得仿如墮五里霧中，楊聖訓也瞠目結舌不知所然。

天機上人却低聲對晦明大師道：「這小和尚已得無劍王六成眞傳，眞難得他。」

這時，五場比試已過四場，兩勝兩負，只剩最後一場，楊聖訓親自走到歐陽先生身前施禮道：「本來不敢勞動先生的，想不到今日戰况如此不利，竟然打成了平手，非得先生幫忙不可。」

歐陽先生斜眼看向那披髮白袍怪人，那人頭一點，歐陽先生便舉步走了出來。

這毒魔歐陽一門本身武功不高，但用毒藝技却是天下無雙，雖然毒魔湘屍南儒北卜齊名，但祇要毒魔施毒，那三人也非敵手，只因那三大禁忌，一天只毒殺一人，如對方人多，先派一個人去送死，餘人不忌憚，因此受了極大的限制。

如今毒魔傳人出頭，羣俠面面相覷，誰敢向這毒魔伸手，即使拚了性命不要，也是無論如何贏不了這一場的。

這時晦明大師起立向天機上人道：「貧僧拚死與他一搏，如有閃失，還請前輩處理大局善後爲要。」

弘眞忽道：「敢請方丈暫住，元滅大師吩咐如果毒魔門人出手，請天機前輩拆此錦囊。」取出一個錦囊交與天機上人。

天機上人拆開之後，一聲怪笑：「好，老夫去會他。」命弘眞、弘道將他抬入場中。

這一下，衆人更是傻了眼，天下皆知天機子身無半分武功，怎麼會是他來會這毒魔傳人，這不是送死？

天機上人對歐陽先生道：「老夫來和你比這一場，這比法與前幾場有所不同，老夫雙脚殘廢年歲又大，自不能和你後輩動手動脚，老夫便講一個故事給你聽，聽完了之後如你不認輸，便算老夫輸，你看如何？」

這眞是天下一大奇聞，衆人活了一輩子也沒有一個人聽說過，講故事能使人認輸的。

歐陽先生說道：「好，就聽你的故事。」

天機上人道：「大家坐下聽聽，故事很長，也很精彩，坐下聽得舒服。」

「且說江寧府，寧南王有一幼子從小愛好武藝，每日向府裡的武師討教武藝，到十五歲他的武功已經不錯，自稱是金刀小霸王，年少氣盛又仗着王子身份，結黨橫行江寧一帶，騷擾居民，爲鄉民所痛恨，十八歲那年在揚州遊西湖，五亭橋畔調戲遊湖婦女，爲一中年老乞勸阻不聽，被一掌傷了胸腹之間，當場昏迷不醒，回府後臥床月餘，此後武功全失，而且終身不能用武，經此一番事故，此人竟然幡然悔悟，遠離小人，勤於讀書，漸漸受人尊敬，他雖不能練武，但愛武之心並未稍減，便廣散資財，結交十方英雄，談論武林軼事珍聞引以爲樂。

「到了卅歲時並贏得蘇州小孟嘗的雅號，卅五歲那年寧南王朱宸濠一案破家(寧王作反，爲巡撫王守仁所敗)，使他失去財富與地位，乃改名換姓移居洛陽。

「此後由於他博學多聞，武林掌故如數家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成爲武林中人有疑問時爭相請教的對象。他自己訂了個規矩，凡向他請教的必須以相等的秘密交換，因此他所知愈多了，四十歲時望重武林，得了個天機子的雅號。

「事情發生在他四十七歲那年某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覺得心神不寧，好像有事發生一樣，果然門房

來報，大門口來了幾位客人，一位中年儒生、一位跛脚卜者、一位服飾華麗面容僵黃、以及一具由四個廝衣人抬着的銅棺。雖然他見識廣，這回也變了臉色，連忙親自出迎，將一行人讓了進來，分賓主坐定之後，中年儒生抱拳道：『先生可知我等爲何人？』天機子道：『尊駕等就是名聞天下的毒魔湘屍南儒北卜』，此言一出，三人面容頓時一改，毒魔也一斂輕視之色。

「南儒續道：『先生可知我等爲何而來？』天機子一揮手道：『四位請隨我來。』隨即將來人引入密室，待抬棺者出去之後，開動機關封閉了密室才道：『爲了飄香符』，南儒這時乃向北卜拱手道：「申先生所說果然不錯，此事非向天機子請教不可。』這時，湘屍也從銅棺中出來，仍由南儒發言：『我等來此是請教先生一告飄香符的來龍去脈。』

「各位，你道這四大奇人聯袂而來詢問這飄香符的來歷，究竟是甚麼道理？這就是廿年前江湖上一大懸案的關鍵，今天老夫就告訴你們，原因是這四個人同時接到了飄香令，令上只有一句話。南儒接的是：『與北卜、毒魔、湘屍，聯手擊殺無劍王。』；北卜接的是：『與南儒、毒魔，湘屍聯手擊殺無劍王』其餘兩人也一樣。

「老夫雖號稱無所不知，這飄香令的來龍去脈却所知有限，而且你想飄香令的秘密誰敢洩漏，但是當代四大奇人一起駕臨，這機會千載難逢，我對這四人的秘密的好奇心終於戰勝了恐懼，就答應以我所知飄香符的秘密來交換四個人武學上的異秘。

「最後我還奉勸了他們一番話，『飄香符的行事是不擇手段的，你們聯手雖然可勉强和四大鬼使一戰，但是你找它找不到，他却會乘你們落單時予以各個擊破，所以我勸你們不可違背他的命令，但你們的身份也不見得肯甘心聽命於它，所以唯一的辦法是去找無劍王，一起商量一個應付之策。』

「於是，他們四人問我如何可以找到無劍王，這種絕頂大事激起了我很大的興趣，便帶他們四人找到了這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無劍王。除了老夫，只怕天下還沒有人能找得到他呢！找到了無劍王後，大家就商議了起來，三言兩語還沒有完，就起了衝突，一山不容二虎，這毒魔湘屍南儒北卜四人齊名倒也無話可說。無劍王年紀輕輕，名頭却在他們之上，飄香令還要他們四人聯手對付他。南儒北卜倒還謙虛爲懷，那毒魔湘屍却絕不服氣，非要比試一下不可。

「無劍王拗不過，就露了一手玄門無上神功無相劍氣的功夫，這無劍王也真是天縱奇材，年紀輕輕無相劍氣竟已練至第五層了。四人這下才口服心服，好好坐下談正事。

「老夫言道：雖然無劍王武功如此高明，但對付飄香令和四大鬼使，却是並無把握，而且飄香符行事詭秘莫測，又不擇手段，令人防不勝防，實在不可力敵。衆人無法，便央北卜申不害起一課文王聖卦，北卜齋戒沐浴三日起了此卦，寫下一解卦詩，這詩便是留在北卜故居牆上的那一首詩，北卜失踪後也曾傳頌江湖，但至今無人能解，趙子童你讀給他們聽聽。」

趙子童道：「這三言詩玄機莫測。詩曰：竹人寸、十之倍、霸山川、謀日月、龍在淵、虎藏穴、歲三三，東有事、龍虎現、禾日滅。」

天機上人道：「不錯，申不害卜了此卦之後，知道與飄香符對敵時候未到，卦中顯示妖氛尚有二十年的氣數，在此期間必須避它，不可碰它。

「所以衆人做了一個協議，讓無劍王假死避世，以保四人滿門老少性命，而四人在這二十年內必須隱姓埋名探查飄香符的秘密，在時機成熟時，必須遵無劍王的號令，將飄香符一鼓消滅爲武林除害。歐陽絕，你要知道這一首解卦詩的意義嗎？」

歐陽絕點點頭道：「要。」

天機上人再問道：「你要知道飄香符的來歷嗎？」

歐陽絕道：「要！」

天機上人問道：「那你認不認輸？」

「歐陽絕，你退下，這一陣讓老夫上！」一聲陰惻惻的聲音自披髮白袍怪人口中吐出道。

歐陽絕道：「比試未完，不勞前輩動手。」

披髮白袍人道：「我叫你退下。」

歐陽絕道：「你要殺人滅口嗎？」手一揚，一縷藍色輕烟自袖中湧出，霎時將天機上人及自己籠罩在烟霧中，奇怪的是此烟如同實體，絲毫不飄散。

披髮白袍人道：「歐陽絕，你道這點小孩把戲能攔得了我嗎？就是你叔父毒魔親來，只怕也未見得，在我數到三之前，你要撤掉毒瘴退下，否則莫怪老夫手下無情……」

天機上人忽然怪聲叫道：「歐陽無罪，你還不出來，無影鬼道就要殺你侄子和老夫啦！」

「二！」

「廿年之期到了，無劍王交代今天是一決勝負的日子，出來吧！」

「三！」

三字出口，衆人眼前一花，只見一華服老者，站在天機上人與歐陽絕的身前，無影鬼道正要衝出的身形硬生生的煞住了，細細打量來人道：「你……你就是毒魔歐陽無罪？」

來人不作聲，歐陽絕上前叫道：「叔叔。」

無影鬼道說：「你眞要與飄香符爲敵嗎？」

毒魔仍不出聲。

無影鬼道又說：「別人怕你毒魔，老夫却不信這個邪。」話雖如此說，却不敢當眞輕易出手。

在這僵持之中，天機上人高聲怪笑道：「飄香符呀飄香符，廿年前你道老夫洩露了你的秘密，斷了老夫雙腿，老夫隱忍至今，這廿年來你這來龍去脈，老夫在四大奇人幫忙下調查得一清二楚，今天就要說給天下的英雄聽聽，你有本事就再來斷我的雙臂看看，老夫要說了，先解那首詩：

「竹人寸，就是個符字，表示飄香符。

「十之倍，表示還有廿年之氣數。

「霸山川，就是說它稱霸江湖。

「謀日月，就是要圖謀大明朝的江山。」

話說至此，灰影一閃，一個面蒙白布雙手攏在袖中的灰袍人出現了在無影鬼道身旁，沙啞的聲音道：「我來對付歐陽無罪，你去殺那老傢伙。」

歐陽無罪道：「大哥，果然是你，我早猜到了，我找了你二十多年，今天你可出現了。」

原來這無面鬼手正是歐陽無罪的堂兄，是排行的老大，毒魔一脈祖上傳下的規矩，每一代只選一人繼承使毒秘傳，無面鬼手歐陽無緣，被選爲毒魔傳人，却被發現違反了祖傳禁令，被斷了雙手逐出師門，改由歐陽無罪繼承，而歐陽無緣被逐後，心懷怨恨，便變本加厲投入飄香令下，完全不顧那三大禁令，毫無顧忌的濫施毒技，殺人無數，歐陽無罪早就要找他清理門戶，這時同門堂兄弟終於正面相對了。

這邊廂的無影鬼道正要對天機上人下手時，閃出一位威儀堂堂的老者，儒服綸巾中正是南儒穆君平。

這兩邊劍拔弩張下天機上人視如不見，話聲不斷續道：「龍在淵，說的是劍王假死避世；虎藏穴，是指四大奇人也隱姓埋名；歲三三，是天干第三，地支第三，却是丙寅年，正是今年。

「東有事，指的是倭寇侵襲東南各省。

「龍虎現，是無劍王與四大奇人要一齊出現。

「禾日滅，就是飄香令主，你還不出來嗎？還要像縮頭烏龜一樣縮在殼裡嗎？」

「放肆！」一聲暴喝聲中，一條黑影，數枚暗器直飛射向天機上人。

砰的一聲巨响，接了紅衣鬼嫗一掌的是跛脚卜者，北卜申不害。

這一掌接下，兩人各退三步不分上下，一使木杖，一使龍頭拐，滿天杖影鬥在一起。

那邊千手鬼駝的三枚鬼頭釘噗噗三聲，釘在一個人身上，那個人身高七尺，骨瘦如柴，面如骷髏，一身壽衣，便是湘屍黃萬壽，他身中三枚鬼頭釘渾如不覺，雙臂直伸向鬼駝跳去。

此時無影鬼道繞着南儒穆君平身周遊走，速度漸快身形漸渺，只聞風聲不見人影，不愧爲無影之名，南儒則以靜制動，抱元守一，應付無影鬼道從前後左右發出的攻擊。

這邊毒魔與無面鬼手的拚鬥，却是無聲無息，只見兩人對面盤膝而坐，五彩毒霧正瀰漫在兩人四周，兩人一面施毒一面自行解毒，同樣是鬥得難分難解。

這一番相鬥眞是風雲變色，日月含悲，此時天已薄暮，夕陽餘暉下拳風掌影，使得四座羣雄已受不住，大都退出廳外，尤其是毒魔歐陽無罪與無面鬼手相鬥，別人避之惟恐不及，退得更遠更快！

而弘眞此時縱身而出守護在天機上人身旁，天機上人怪笑連連道：「飄香令呀飄香令，你橫行江湖二十餘年，今日也阻不了我一個殘廢老人揭穿你的秘密，你勾結倭寇，要謀奪大明江山，廿年的經營計劃的周詳隱秘令人驚嘆，可惜你殘民以逞，天人共憤，今日難逃公道，老夫現在就要揭開你的眞面目了，朱厚杌，你便是忠獻王朱厚杌。朱厚照無子，你一心想入繼帝統，却因德不夠，不爲當朝大臣所擁戴，讓當今嘉靖帝得了帝位，你心有不甘，重金網羅高手成立了飄香門，苦心經營了二十年，要南結倭寇，北連蒙古，奪取大明江山，你道天衣無縫無人知道嗎？」

衆人只聽得頭頂上驚天動地一聲巨响，屋頂破了一個大洞，瓦片紛飛中，四個錦衣人抬着一個華麗的大轎落在廳中。

爲首的轎夫高聲道：「令主有令，在場之人全部格殺，不可放走一人。」

此時，四大鬼使已退到大轎四周，四周寂寂，不聞應聲。

錦衣轎夫又叫道：「飄香天卒

聽令，包圍此廳，不可走漏一人。」

衆人面面相覷，仍不見廳上有任何動靜。

這時候，廳門口悄無聲音的閃進了一個人，開口道：「忠獻王，你的一百零八鬼卒已經決心棄暗投明，不再聽你指使了。」

錦衣轎夫道：「你是何人，將我飄香天卒如何擺佈？」

來人是個身穿白色儒袍的清瘦和尚，舉止飄逸出塵，直如世外之人，聞聲應道：「貧僧少林元滅，廿年前別人稱我爲『無劍王』。」

天機上人道：「無劍王，忠獻王坐的是神工巧手魯平的嘔心瀝血遺作奪命神轎，殺傷力驚人，千萬小心！」

無劍王(元滅)道：「晦明方丈，請你帶領羣雄撤離此廳十丈之外，走時順便把一百零八不會動的鬼卒帶走。弘眞，你背了天機上人前輩一起退去，貧僧還有些話要和忠獻王商量呢！」

天機上人叫道：「大家快退，快退！這奪命神轎威力厲害無比，大家退得越遠越好。」

片刻之間，羣雄退得精光，大廳上只剩下毒魔湘屍南儒北卜，四大鬼使及無劍王(元滅)和那一頂大轎及四個轎夫。

* * *

在離千佛殿一丈之外，少林掌門已命人將楊聖訓一干人禁閉起來，晦明大師對天機上人道：「今日之事貧僧還有許多不解之處，要請教老前輩了。」

天機上人道：「現在你儘管問吧！老夫已無話不可說了。」

晦明大師道：「無劍王如何會是元滅師叔呢？」

天機上人道：「二十年前大家已經商議好了，無劍王要假死隱世時，無劍王想到要藏身二十年，修習無相劍氣第六層與第七層的功夫，最好處莫如少林寺，而且無劍王與少林寺有淵源，因此便投入少林寺，由當時掌門元燈大師代收徒，收爲師弟，找了鉢盂峯二祖庵後梅林中，劃爲禁地供其潛修，爲防被認出，因此閉目裝盲，並以腹語說話。」

晦明大師再問：「今日四大隱世奇人如何一併來到了少林寺？」

天機上人說道：「四大奇人和老夫都是無劍王招來的，一切事情全在他的計算之中。」

晦明大師又問道：「那第二個錦囊中寫的是甚麼？」

天機上人道：「無劍王要老夫一步步揭穿飄香令主的秘密，逼他的爪牙一一出現，到最後揭發他忠獻王的身份時，他自己也不得不出來下令滅口了。」

晦明大師問道：「那麼，弘眞可是他的徒弟？」

弘眞躬身施禮道：「回方丈，弟子蒙師叔祖關愛，說弟子在本寺卅七代弟子中，秉性最慈善，悟性又好，所以傳了一些功夫，奉命不准洩漏，欺瞞掌門之罪請降罪。」

晦明大師道：「罷了，你既奉命，也怪不得你，況且你今日又立了大功，只是武功雖高，却不可亂了輩份，知道嗎？」

弘眞道：「謝掌門恩典，徒孫知道了。」

晦明大師又問道：「無劍王和四大奇人能制得了飄香令主嗎？」

天機上人道：「忠獻王不會武功，全憑四大鬼使，一百零八鬼卒和那一頂奪命神轎，今日勝敗需看無劍王第七層無相劍氣神功練成了沒有，和那一頂轎子的威力到底如何厲害而定了。」

話聲未了，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地動山搖，只震得衆人都站立不穩，定眼看時，千佛殿濃烟四起火光熊熊，羣豪忙趕去救火，直到一個時辰，才把火撲滅，巍巍大殿已夷爲平地，瓦礫中一片焦黑，連一點珠絲馬跡也沒有留下來，這一場決鬥，誰勝誰負，這一干絕頂高人到底是生是死呢？

後記。

歷史記載，倭寇四年後全部被名將戚繼光所平，大明朝的天下還延續了八十年，世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太子朱載厚，是爲穆宗。

由於歷史的事實，可以約略猜得出來，當年少林寺驚天動地的一場決戰，勝利是應該屬於正義的一方才是，走筆至此本故事就此結束了。

（完）

武林傳奇／逍遙客・文
可　飛・圖

痴　俠

憨漢練得一身勁　擂台比力佔鰲頭

彩鳳用翠色羅帕繫住滿頭烏髮，提起一柄明晃晃的長劍，練起四明劍法來。起初，抽、刺、點、攪，劍姿俊逸，行若流水，後來越舞越快，白色的光圈將婀娜的身形裹住，像股疾滾的旋風。

「眞好看！」院石墻外有人讚嘆，聲音甕聲甕氣地傳得很遠。彩鳳知是傻子鄒福又在偷看她練劍，也不收勢，長劍蛇扭般地一抖，紅星一點驀然飛出，「啪！」打中鄒福的鼻骨。

鄒福頓感鼻子酸痛，清涕流出，用手去摸，原來是朵桃花貼在鼻翼上，他咧開厚唇，望着彎腰笑個不住的彩鳳，也笑着說：「姑娘打得我好痛。」

他是棋盤村的擔水夫，因這裡缺水，莊戶屋如散星，年輕漢子多到外山去謀生，剩下的婦女老弱很難到石門山腰去挑泉水。那山泉雖日夜湧流如雪，卻偏偏都向後山淌去，所以，這裡的住戶漸漸稀少，便如棋盤上的殘局了。

鄒福濃眉大眼，方臉厚唇，可惜有股呆氣，他獨身，爲村人上山擔水從不要錢，他的水桶大得出奇，肩挑一擔，雙手又各提一桶，山道雖崎嶇，卻健步如飛。

有一俊俏的寡婦看中他，倚身門前，笑問：「大兄弟，你也該有個添衣蓋被的人了，夜裡若被夢魔住，誰推醒你呀？」

鄒福將黑油粗大辮子纏在頸上，只是低頭憨笑，寡婦笑嗔着輕聲說：「傻樣！」

她走過來，用手帕擦着他被烈日曬出油汗的胸膛，指着一株枯焦的柳樹說：「那柳樹缺水便枯了，本當是青枝綠葉的時候，大兄弟，你就不可憐它麼？」

她輕嘆一聲，眼圈紅了，轉身走回屋內。

鄒福知道她有意自己，卻不懂得她借柳樹的暗喩，竟眞的每日澆起枯柳來，翌年枯柳逢春，抽出綠柳絲時，那寡婦卻眼淚汪汪地隨着個山西老客走了。

自此，村人便叫他傻子鄒福，最後直呼起「傻福」來了。

鄒福雖憨，卻也有意中人，那便是彩鳳姑娘。一年前，彩鳳和她的駝背父親在此住下，誰也不知道他們從何而來，只知是南人南語。

彩鳳的父親陳震山背雖駝，卻有一身高超的武功，武當劍法更爲精湛。

他性情古怪，少言寡語，面孔總是陰沉沉的，從未有過笑意。

鄒福爲他家擔水，陳震山未曾說過「謝」字，倒是彩鳳總是用那對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不時說些笑話，十分調皮可愛。

彩鳳嘴裡常哼着句「妹是樹上

長青藤」的山歌，反來覆去只是一句。

不久，鄒福也學會了，上山擔水時常常哼起。

此刻，鄒福見彩鳳正笑盈盈地站在桃花下，眞是「人面桃花相映紅」，雖穿着粗布衣衫，卻是人美如玉。

她見鄒福有些發痴，一撇小嘴說：「你賠我的花！」她見鄒福只是咧嘴憨笑，又說：「都說你臂力過人，敢和我一試麼？」

「我不會武功，妳那劍耍得令人眼花，我看了都要頭暈。」

「咱們只比力量，」把劍平伸，「我這招劍式叫『仙人橋』，你若能用扁擔壓下半尺，我便輸了。」

鄒福見陳震山不在，便提着扁擔走進院內，將扁擔壓上劍身，彩鳳只是想戲耍他一下，用劍挑飛扁擔，再讓他跌出院外。

誰知那扁擔卻有千斤份量，不但挑不起，反而被壓下寸許。她暗吃驚，不再小覷，靜心凝神聚息，將內力輸到右臂，才勉强抬高長劍。

不料，鄒福憨氣突發，忘掉面前是個心高氣傲的姑娘，兩眼圓睜，雙臂一用力，竟又把長劍漸漸壓下，劍尖斜插着地上。

他見彩鳳一張粉臉已脹得通紅，細白的牙齒緊緊咬住下唇，鬢旁竟沁出細汗，猛然想起自己做得不妥，急將扁擔揚起，彩鳳「哎喲」一聲，身體突然失控，跌坐在地。

鄒福慌忙扔掉扁擔去扶彩鳳，她羞惱地罵了一聲，揮掌向他前胸打去，「啪！」鄒福被擊退數步，雖胸肌如甲冑堅硬，卻也感到十分疼痛。

彩鳳彈身而起，又舉掌要打，只聽站在院牆外的陳震山猛喝：「住手！鳳兒，分明是你輸了，怎能又無禮打人！」

他提身一縱，燕子般掠過石牆，輕得像柳絮落水，用銳利的目光盯住鄒福。

「陳老爹，是我輸了，我用了兩條胳膊。」他向來敬畏陳震山，此際更是驚慌失措，寬大的額頭沁出汗來。

陳震山輕嘆一聲，在院裡踱起步來，說：「鳳兒內功已有數年根基，想不到竟不敵蠻力。」

他轉身望着鄒福，神情凝重地又說：「天下內功之道，雖其術紛繁，宗派百千，卻是殊途同歸，只不過得法者走的是捷徑。你自幼登山擔水，又心無旁騖，內元自然堅實，久之便生出老樹盤根似的氣力，意念一到，內息就會打通經絡，這是無爲的修爲，正如『無意插柳柳成蔭』一樣。來，你打我一扁擔。」

鄒福對他的話似懂非懂，平素又十分忌憚他，哪敢用扁擔去打他。陳震山猛喝一聲：「打！使出你最大的力氣。」

扁擔落在陳震山肩頭，鄒福頓覺虎口一麻，扁擔直飛出去，他自己卻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動，直後跌丈外。

「很好，」陳震山和藹地說：「你這孩子心眼很好，只用了三分力量打我，若是用十分，你怕要跌出院外去了。」說罷，轉身徑自回屋去了。

鄒福爬起來，對面若冷霜的彩鳳說：「鳳姑娘，剛才……」話猶未盡，彩鳳卻哼了聲，小臉一沉，也掉頭走了。

鄒福將全村人家的大缸全部擔滿，竟破例收了水錢，見水能用數日，便去了百餘里外的蘇州城內。三日後，他風塵僕僕地趕回，見各戶的水尚未用盡，才放下心來，又來到陳家門前，惴惴不安的佇立很久，直到饑腸轆轆時，才見彩鳳懶懶地走出來。

「鳳姑娘。」他膽怯地輕喚一聲，怕她仍然生着自己的氣。

「你到哪裡去了？」彩鳳的眼睛一亮，道：「快進來吧！」她見鄒福發窘地低着頭，便疾步跑出院門，用手指一戳他的額頭，「你再不回來，大家都要渴死了。」

「鳳姑娘，你還生氣麼？」他慢慢抬起頭，從衣襟裡掏出個精緻的小盒，臉脹得通紅，吞吞吐吐地說：「你讓我賠花，我買來了，不知你喜歡不？」

小盒裡放着十數朵絹花，樣式顏色各異，雖價貴卻物美，彩鳳望着絹花微微一笑，用手指拈起一朵艷麗的牡丹花，戴在鬢旁說：「我喜歡富貴的牡丹花。」又把嘴湊到鄒福耳旁：「月上柳梢時，你到樹下等我。」含情地望他一眼，飛跑進院內，高喊：「爹爹說你不回來了，他去找水源，你快挑水去吧！」

皎月掛上柳梢，銀輝四瀉，枝影婆娑，鱗雲下峯巒如墨染一樣；山野寂寂，農舍燈火點點，偶爾輕風吹過，樹叢微微瑟響。

彩鳳果然來了，手中拿着綉花綳子，笑着說：「爹爹正在打坐練功，傻福哥，你看我綉的是甚麼？」

借月光看去，那是一條青色的練武繫腰腰帶，上面綉着一對兩喙相接，矯健展翅的銀燕，只差一翅未完成。

鄒福心頭湧上一股暖流，不禁握住她的手，說：「我喜歡你叫我傻福哥，這帶子可是送給我的？」

「你不會練武，用這做甚麼？」彩鳳輕輕抽出手，嬌嗔地睥睨着他

：「傻福哥，你不要胡思亂想，我只是你的妹子。」見鄒福臉色陡然變得蒼白，她咬住下唇，「噗嗤」一笑，「怪不得人家都說你傻。」

「鳳姑娘……」鄒福想說出心底的話，但厚唇沉重得似兩扇鐵門，見彩鳳玉立月下，越發顯得楚楚動人，深知配不上她，不由得輕嘆一聲。

「不許你叫我鳳姑娘，叫我妹子懂嗎？」彩鳳忽閃着晶瑩的眼睛，走上前，「你給我唱那『妹是樹上長青藤』的歌子。」

彩鳳聽他唱後，早笑得透不過氣來。她怕被人聽到，竟把頭貼在鄒福胸前，笑得渾身亂顫。

鄒福嗅到她的髮香和體膚散溢着的芬香，不覺熱血陡湧，心像擂鼓，用手攬住她柔軟的身軀，終於說出：「彩鳳妹妹，我喜歡你。」

「我唱的山歌本是第二句，」彩鳳輕輕推開他，「那首歌是『哥爲山頭一棵樹，妹是樹上長青藤；大樹參天藤入雲，百年纏繞共死生。』」她唱罷，問：「記住了嗎？」

鄒福聽到歌詞，已知彩鳳的心意，剛要說甚麼，只見一身影掠過，卻是陳震山站到他們中間，他回手一巴掌打在女兒臉上，罵聲「不要臉的東西！」又滿面怒容地盯着鄒福，憤懣地說：「我以爲你忠厚老實，萬沒想到竟然是勾引良家女子的苟且之徒！」手掌高高舉起，對準他的頭頂拍落。

「只要你不再罵彩鳳姑娘，我死也不算甚麼！」鄒福見彩鳳掩面啼哭，心疼得如劍穿心，竟把頭伸向那閃着微微紅光的掌下。

陳震山長嘆一聲，右臂慢慢落下，說：「鄒福，不想你竟痴情如此，也罷，我陳家之醜不許外揚，想要我成全你們，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陳老爹，你盡管說，我爲鳳姑娘死也不算甚麼！」鄒福竟激動得跪在地上。

「別說傻話了，你死還能娶她麼？以後也不必叫我陳老爹了。」陳震山扶起他，神情又變得嚴峻起來，「石門山後百餘里外是天門山，山中有個極隱蔽的古洞，洞內有個深潭，潭雖深百尺，卻是死水，你去將它掏乾。」

「這是做甚麼？」鄒福感到奇怪。

「說了你也未必能懂，」陳震山微凹的雙目閃着光：「自古是昆倉之北，稱謂『羣帝之台』，那潭底有一刻着人首蛇身圖形的鐵盒，那是川中巴山之神，女媧和伏羲，雖說鐵盒是西蜀之物，卻沉在咱河北古潭中，這倒有一段難說清的故事，你日後便知。那鐵盒中有幾頁「海內北經」，這記載夏禹之書雖不是甚麼稀物，而那幾頁暗喻着石門山上有一處地泉，只要找到，便可引水下山，造福河北諸縣百世。我自南徙北，便是這個緣故。」

「我去！」鄒福欣喜地握着拳頭，剛要說話，又被陳震山止住：「我觀察你一年，才物色到你，委之重任，這機密之事，定要守口如瓶，因如今世人多詐，若聞此事，必做非份之想，以爲那潭有甚麼珍寶，張揚出去，定會引來天下無數武林中人豪奪巧取，釀成血腥屠殺，因此，你需發個毒誓！」

鄒福雙膝跪地，語聲朗朗地說：「這事我若說出半字，便娶不得彩鳳姑娘！」

「罷了，」陳震山雙眉微蹙，暗想：這算甚麼誓言？不過，心若不誠之人，多麼狠毒的誓言也是無用，他用娶彩鳳爲誓，正說明誠摯之極。

便攜起他說：「那古潭之水恐要三年方可掏乾，你若勤奮，時間自會縮短。這是尋找古洞的秘圖，記住事畢後務要毀掉。這兩錠銀子是你三年糧鹽用錢，以你的臂力，一次便可購買一年的糧食，不要輕易出洞，若用甚麼東西，可在附近鎮上採購。」他見鄒福眼角閃着淚花，深知他的心意，安慰他道：「不必擔心，彩鳳會等着你的。」

鄒福將圖紙和銀子揣入懷內，轉身便走，陳震山驚問：「你去哪裡？」

「我早去一日，就能早見彩鳳一天。」說着，用粗厚的手臂，偷偷抹去臉上的淚水。

陳震山輕輕嘆息。彩鳳不知何時便已備齊一包用物和一盤烏絲大繩，遞給他說：「把這些東西放在你的水桶內，去吧！我等着你。」那後面一句，聲音極輕，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鄒福走出數步，又跑回，說：「我去不得！」

「怎麼？」陳震山父女驚愕萬分。

「棋盤村無人擔水，大家都要渴死。」

陳震山輕舒口氣，神態溫和地說：「是我疏忽了，我已找到一個能夠打井的地方，只是那水僅夠用三年，這你就不用愁了。」

鄒福默默地望着那株柳樹，對站在一旁的彩鳳說：「彩鳳妹妹，這是株長在亂石中的苦命柳，若有水就常常澆它，別再讓它枯死。」

彩鳳始終默默無言地望着他，人間之苦，莫過情眷生別，她手中仍拿着那個綉花綳子，一對銀燕在月色下栩栩如生，像要飛騰到澄澈的碧空上去。

＊　＊　＊

刻在古洞巖壁上的標記，遠望

去像密密痳痳的蜂窩。鄒福已是衣衫襤褸，蜷鬚滿面，像個森林古洞中的山怪。他把水桶放入潭內，再提上那墨黑的冷水倒到洞外，一桶復一桶，從不歇息片刻，就像着魔一樣，眼中只見飄動着彩鳳那秋水般的明眸和那迷人的笑靨。

山桃已綻兩度，巖壁上的標記已刻了無數，足夠數上一陣子，而那古潭的水只減低十餘尺。當他又用尖石刻標記之際，那堅硬的壁巖竟掉下一大片。鄒福驚呆了，望着那堆粉碎的石片，知道很難再精確地記清入洞的時日了，心中很是焦灼。

雖時過兩載，春秋二度更易，但那古潭水位仍未減去多少，他不覺有些氣餒和沮喪，但一想起彩鳳，便覺信心和力量驟增數倍。

他初進洞時，只感到寒冷刺骨，臟腑如泡在冰山中，盡管篝火日夜不息，只能抵禦三分寒氣。他哪知道億萬年前這裡曾是冰川，雖歷經無數天換地變，地殼頻動，但脚下仍有滾滾流動的冰泉，那冰水漫溢出潭壁石縫，不久，便積水成淵地形成了「古潭」。

鄒福抱着寧凍成僵屍，也絕不出洞的堅定信念，只有一個意念——掏水。

百日後，他漸漸地覺得不冷了，便覺蹊蹺，却不知是何緣故。後來，他似乎覺得只要心頭想着潭水，無雜念，便忘卻寒冷，若一分神，那冰氣又侵入肌膚。不久，他只要一坐下想着潭水，就感到有股氣流漸自脚上「冲陽」、「丘墟」穴道湧至丹田，便覺得渾身舒暢，神爽力沛。後來那腹上「神闕」諸穴的氣越聚越多，像是一個巨大的氣團，又如無數條火蛇纏繞在腹內，難受之極，有時竟脹得額頭沁出細汗。

他很悲哀，望着掏不盡的墨般的水，心想：「這古怪之氣是哪裡來的？」反復想着，也難找出緣故。

他感到渾身乏力，和從前一樣盤膝地上，忍着腹內痛楚，想着彩鳳那對俊俏的眼睛，淡淡的柳眉，桃花瓣似的紅唇，腰帶上的銀燕，送給她那五顏六色的絹花和定情於逢春枯柳下的情景，不禁又哼起「哥爲山頭一棵樹」的歌子。

每想這些，腹痛便要加劇，雙臂軟綿綿的沒有半點力氣。他知必逾三載期限。長嘆了一聲，忍住思念情眷之苦，便想死於洞內，索性甚麼也不去想了。這樣一來，那腹內劇痛便略爲寬解，他突然想起陳震山說：「……意念一到，內息就會打通經脈……你這是無爲的修爲……」

他痴痴地望着似蒲扇般的大手，暗想：「如果這氣團散在手中多好。」凝神一想，覺得內息慢慢上昇，怪！他略一分神，氣流又回到腹中。

他雖有些愚蒙，卻也悟出「意念」一語的眞諦，便將心神皆凝聚掌上，只覺腹內强大的氣流順諸穴而至後腦「玉枕」，漸漸湧至雙掌。

那掌心微熱呈紅，自感有碎石裂鐵之力。殊不知他已無爲地練就天下第一流的「瑜伽師地」禪修神功。

數日後，只要略一靜心守志，便見眼前現出他從未目睹過的情景：白浪滔滔，紅日艷艷，青山皓月，竟有萬頃浩蕩的碧波湧起的龍舟，飄緲在紫雲紅霞中的殿閣……心胸頓覺萬里之闊，身輕如一隻自由翺翔於天地之間的大鵬鳥，連睡眠和饑餓都忘掉了。

他憨性一發，每日不知要掏多少次，只覺那巨大的水桶如紙燈籠一般輕，但潭水仍是掏不乾……

春風又把山上的野花盡皆吹開，熏風徐徐，日光溫柔，他走出洞來，看到跑在林叢中的黃羊、野兎，心想：兩年多來從未沾半點腥味，如會些武功便能獵到些野味，單有力量又有甚麼用？何況那也無非是數載掏水而熬練出來的氣力。

他信手拎起塊石子，對着十數步外的一隻黃羊投去，黃羊本是既膽小又十分機警的動物，見有人揚臂，早揚起蹄子飛般跑開。

鄒福本無發器擊物的功夫，誰知那石子擲到一塊青石上，又彈在黃羊腹底，雖力道已經變弱，但那畜牲竟然栽倒，酒杯口大的創口鮮血湧噴。他驚呆了，竟不敢相信自己能有如此的力量。

那根用烏絲編織的大繩愈磨愈細，佈滿裂紋的水桶也將要散掉，這逼使他加快提水的速度，若不爲了怕洩密，爲了爭取時間，他眞想下山去購新桶。但他越思念彩鳳，速度就越發增快，後來，水桶落水潭到提出潭口，竟疾如蜻蜓流點水。

「啪！」水桶碰到水中的硬物，終於散掉。他驚喜地狂呼起來：「掏乾了，撞上的一定是鐵盒！」這時，他才測算一下，古潭的水位已低落近百尺了，他坐在地上，狂喜之極，竟大喊起來，喊着「彩鳳」的名字，手舞足蹈像瘋了一樣。

他把繩端拴在巨石上，攀着繩落入潭底，下墜數十尺時，只覺胸悶氣塞，頭腦一陣發昏，急運內息抵禦。

當他雙足插入水中時，那激動的心如春夢般破滅了，硬物只是塊石頭。

他本不識水性，憨性一發，怒罵數聲，跳入水中，手摸到的都是石塊，那已是潭底了。

他絕望了，三年的非人苦鬥原是一場空夢，當他露出水面，又暗吃一驚，悲哀得要掉下淚來！原來潭壁上竟有個雞蛋大的洞，不斷地流出水來。

「想不到我命這般苦！原來這古潭並非死水，彩鳳啊彩鳳，是你傻福哥憨得要死，早知這裡有洞，用東西堵住，這水不消半載便可掏光了。」

他悲憤之下，從水底摸起小石塊，用力堵住小洞，又用手狠命地狂擊一氣，見再不淌水，才慢慢攀繩上去。尚距潭口十數尺時，那繩像被人搖動，左晃右擺地打起鞦韆。

他耳旁只覺隆隆作響，四處都悶吼起來，潭壁傾斜，墨水翻騰，又聽上面石塊紛紛落地轟響。他蕩着身體，快速爬上潭口，見此情形驚駭得險些昏厥過去。

時值正午，洞口外的天卻變得昏暗暗的，東南邊竟閃着白光，大地晃動，天日慘淡；山風奇嘯，禽獸哀鳴，天地間像有無數皮鼓一起擂動……

他剛想衝出洞外，只聽一聲巨響，洞口塌了下來，一塊萬斤重巨石死死卡住去路，所餘之隙只是鼠道蛇路……

* * *

河北霸州城內，一個縫補婆子坐在街旁，膝上放着針線竹籮，不時地抬起核桃般的黃臉，用針抿着雪白的鬢髮，瞇起眼看着來去匆忙的行人。

因地震浩劫，使許多屋舍坍塌，街上的饑民便多起來，更有用草席捲起的屍體堆在馬車上，慢慢地拉出城外，婆子嘆聲氣，繼續縫起手中的破襖來。

那紫花粗布的黑襖仔細端詳起來十分古怪，上面佈滿蠅頭般的小洞，婆子並不將破洞補綴，而是用青線將小孔邊緣包上細縫。那修復店舖的人們在吆喝着，有的紳士搭起粥棚，富豪人家的靈車出喪……哭哭啼啼，吵吵鬧鬧，誰也不理會這個神情淡漠，有些詭秘的縫補老嫗。

只見街上人羣紛紛四散，十數名衙役吆喝着：「快閃開！」婆子望去，原來是數輛載着青磚花石的馬車駛來，知是修葺縣衙用的。

這輛馬車行至一家店舖前，馬蹄竟踏破一袋石灰，頓時灰粉四濺，衆衙役忙閉上眼睛，嗆得透不出氣來，那石灰粉末濺入馬眼，三匹馬疼痛得長嘶一聲，驚厥狂奔，車上磚石紛紛滾下，車把式駕馭不住，被甩出丈外，路人紛紛躲避，眼見驚馬要撞到老嫗面前。

只聽「嗨」的一聲，一個瘋癲的漢子跳到馬前，手臂一托馬首，那驚馬悶嘶一聲，竟四蹄騰空，後面的大車慣性未減，將三匹馬輾死，又撞向漢子。

漢子暴吼一聲，硬生生地用雙臂將數千斤的磚石掀翻，衆人見他如此神力，都驚呆了。

一名頭目似的衙役上前道謝：「多虧壯士，否則必鬧出數條人命。」

有人說：「孫班頭，城東齊大爺的出殯時辰已到，他老人家素與太爺交厚，這死馬橫道，石車堵路，怕多有不便。」

孫班頭面有難色地對漢子說：「死馬好抬走，這車翻在街上……還望壯士賜神力。」

瘋漢子也不答話，只是頻頻點頭，上前用雙手抓住木輪，便輕鬆地將石車掀起，甕聲甕氣地說：「你們把死馬和磚石放到後面車上去。」

衆人一齊動手。數人才抬起一塊沉重的花崗巖石，瘋漢見速度太慢，街頭的出殯儀仗隊已鼓樂奏響，雙眉一蹙，便一手一塊地將巖石扔到車上，片刻便收拾乾淨。孫班頭拱手道謝：「乞問壯士大名，隨我到衙內領賞去吧！」

瘋漢摸着滿臉的虬鬚，沉悶地說：「我叫鄒福，這不算甚麼，不值得酬謝。」

窮婆子顫魏魏地站起來，用沙啞的聲音說：「是他救了我，我就替他要塊花崗巖條石吧！」

孫班頭爽快地答應了，婆子對鄒福說：「你隨便拿一塊，我正想做條石欖哩。」

鄒福將一塊約八百斤重的條石提起，輕輕放在婆子門前，一羣衙役驅車拐向另一條街走了。

婆子並不謝，指着條石說：「你把它搬進屋來，我有話對你說。」

小屋低矮、潮濕，有一盞如豆大的燈火，照着發黑的四壁，室內空空如也，這使鄒福十分納悶，他把條石放在地上，說：「婆婆有甚麼話就請講吧！」

婆子微微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齒說：「我見你年歲不大，怎麼如此頹喪？」

鄒福嘆息一聲，避開她的話題：「婆婆要是沒甚麼話，我這就走了。」

婆子一抖那件破襖，說：「我日子極是清苦，你這孩子心眼不錯，這件衣服賣給你吧，便宜點兒，只要四兩銀子。」

鄒福竟然接過那件不值分文的破襖，從懷裡掏出兩錠銀子遞過去，說：「我只有這些錢，婆婆拿去吧！」因他三年從未下過山，沒用過一錠銀子。

婆婆突然笑起來，聲音雖不大

，卻震得那盞燈火搖曳不止，說：「我宋蓮芝果然未看錯人！」她奪回破襖，揚手向墻壁上扔去，內勁所到，襖竟貼在墻上，又將手中銀子打出，兩道白光直奔黑襖兩袖，把破衣服釘在壁上。

鄒福驚愕地張大嘴巴，剛想說甚麼，又見宋蓮芝在竹籮裡摸了一下，只覺眼前一片金光閃耀，再見墻壁上的破襖，一陣微微抖顫。

他跑過去一看，只見有十數個金針都分散在破襖的小孔內，更爲奇絕的是，黑襖烏墻，那一把金針卻都準確無誤地插在蠅頭小孔內，鄒福倒吸口冷氣，轉過身說：「莫非婆婆是位神仙麼？」

「我這是『金蜂十八針』。」她神情極爲得意，但又轉爲凝重地指着地上的條石說：「你把這條石用掌劈開！」話語十分嚴厲。

鄒福倒吸口涼氣，雖然他有超凡的力量，但這揮掌劈石卻未曾試過。那尺多厚的花崗巖堅硬如鐵，沒有數十年修爲的神功如何能劈開？他見婆子射出逼人的目光，便一掌劈下，那條石上只留下一道白印，而手掌卻有些疼痛。

宋蓮芝冷笑一聲，摸出把金針說：「你要劈不開它，就休想活着出去，你剛才力挽驚馬時想的是甚麼？你沒有仇者和心上人麼？如都沒有，也是會有甚麼慾望的。」

鄒福唯一的慾望就是想見到彩鳳，當他被封閉在洞中時，自知再無生望，但想到要見彩鳳一面後才去死，心便得到安慰，此念一動，便產生强烈的求生之望，他在洞內數日，竟在洞頂找到一條被碎石堵住的自然形成的狹道，他以手撥千斤巨石毫不費力，居然鑽了出來。

他狂奔到棋盤村，但村中無人家，陳震山父女已不知去向，土地龜裂，山風燥熱，那株柳樹已枯死了。

他知道自己誤了三年期限，便抱着柳樹嚎啕大哭，因不知彩鳳去向，他頭腦昏昏沉沉地走了數日，竟來到石門山三百餘里之遙的霸州。

他想起三年的苦難，胸中陡生一股怨氣，恨恨地望着條石，意念一起，散在任督雙脈的內息都湧聚掌上，他聲出掌落，只聽一聲巨響，條石被砸得四分五裂，碎片濺得到處都是。

「好！」宋蓮芝一聲讚喝，但心中也是凜然，這樣大的力量她還是平生第一次見到，更是聞所未聞。「鄒福，你離那天下無雙的大力神功，只隔着一層薄紙。我已看出你是自行修爲，無師自通的，只是運息佈力尚不得法，待我略加指教，你便可成爲獨步天下的武林神力俠，只是……」她呈現一種異樣的神情。

「師父在上，鄒福給你老人家磕頭了。」他倒身便拜，磕了幾個響頭。

這時，宋蓮芝才微露喜色，說：「你經我點撥後，別說是我，就連當世一流高手也會遠遜於你的，這正是我擔心的。」

「徒兒空有一身蠻力又有何用？武功是一點也不會的。」

「你哪裡知道，」宋蓮芝鄭重地說：「你這種無意練成的功夫，雖近似禪功，卻又不像，已高出各派內功很多，若加以引導，那刀槍不入的金剛罩又算甚麼？你意念一到，以內息化作强力，能禦敵於數步之外，還用得着你動手麼？」

* * *

百日後，宋蓮芝對鄒福說：「可以試試你的功力了。」來到後院，婆子站在十數步外，甩手打出一把金針，鄒福略顯慌亂，那金針都距他胸腹寸許處落下。

「你若不慌，金針便會在尺許外落地，」宋蓮芝走上前，望了他半晌才說：「轉眼已暮夏時節，你要替爲師去辦件大事了。」

「師父教我神功，恩深如海，粉身難報！若有師命，徒兒萬死不辭！」數月間，因他練成通靈的內功，頭腦也不再愚頑，就連語言也漸漸豐富起來，但那憨直、淳樸的性情是始終不能改變的。

「到時咱師徒同去，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到時便知，爲師是俠義中之人，絕不去做喪天害理的事。」她略停頓片刻，又關切地說：「我見你有時總是神情恍惚，像是心底有甚麼隱衷……」

話未盡，鄒福雙眼湧出淚水，便把思念彩鳳之事說出，但他恪守誓言，三載掏水之事，隻字未提。

他說到最後，宋蓮芝神情也有些疑惑，問：「那陳震山說三年爲限，方可娶彩鳳姑娘，他讓你在三年之內去做甚麼？」

鄒福呆了半晌，才說：「他讓弟子外出尋師學藝，若愚性不化，不能回來見他，我尋不到師父，只得自己練起功來，我回棋盤村後，見他父女不知去向，這才弄成不人不鬼的模樣。」他心中噗噗亂跳，破天荒地說了謊。

宋蓮芝沉吟半晌，緩緩地說：「但願你講的是實情，也但願我沒有看錯你。」她微閉雙目，靜思起來，鄒福呆呆地望着她，心裡不覺微微一顫，她雖是面容蒼老，但嘴唇和胸脯卻十分豐滿；那枯黃的手也是豐腴的，不知甚麼地方似乎像彩鳳。

* * *

金蟬長鳴，秋高氣爽，正是天下羣雄會武的好時節，北京近郊通

州城內，搭起個四海會武結友的擂台。

這擂台十分古怪，台上用巖石砌起三個高度不一的石墩，最低的約高過人體尺許，高的約有兩丈，不知作何用途。一根旗桿上飄蕩着一塊青幡，上面書着三個白字：「較力擂！」

大會雖訂在八月中秋前一日，已有許多武林中人早就來到城內住下，就連隱姓埋名，不理世事的武林前輩也來觀看。數日間，通州城內高手雲集，把客棧都住滿了。

鄒福也跟隨宋蓮芝進城赴會，鄒福髮長鬚蜷，又被師父用「易顏散」塗在臉上，使皮膚抽皺起來，看上去像是個六旬開外的老者。他們在一小客店下榻，店家見進來兩個稀奇古怪的人物，一個是身材奇偉蓬頭垢面的老者；另一位是衣衫襤褸，鷄皮鶴髮的婆子，知道是乖僻，不循世情的怪俠，哪敢多問，便將他們引到一間較大的客房。

「店家，」宋蓮芝喚住他，說：「這房子我們住得起麼？」

店家見她怪聲怪氣，忙說：「二老必是來會武的大俠，楚大爺吩咐過，凡是來通州會武的師傅，一律不必交房錢，都記在他的賬上。」

宋蓮芝冷笑一聲，說：「那楚大爺倒大方得很呢！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說起楚濟世大爺，不僅是個富翁，還是急公好義，扶危濟困的這個。」他伸出拇指，又說：「他不會武功，卻願交結武林好漢，聽說勝者可得百兩白銀。」

「這『較力擂』又是怎麼一回事？」鄒福問。

「這小人就不知道了。」店家退出後，師徒用過飯，便各自安歇。雖爲師徒，但始終男女有別，鄒福便坐在屋檐下做起吐納之功。

開擂這天，場外已是人頭鑽動，擠不進去的竟爬上樹或站在房脊上，整個通州城萬人空巷。官府素與楚濟世交厚，派出十數名兵丁維持秩序。

九聲象徵五湖四海的炮聲響過，擂主便被數十名護院鏢師擁着走入場內，端坐上首台主椅上。十二名青衣鏢師站成一圈，威風凜凜，震懾四方，喝道：「開——擂！」全場頓時鴉雀無聲。

衆豪大都是粗豪漢子，見擂主是個面白唇紅，清秀無比的少年，紛紛議論，有的竟罵起街來：「他奶奶個熊，原來是個兔爺娘，好大的臭架子，他有錢拿咱當猴耍。」

有人勸解：「老兄，既來之則安之，看這亘古未有的擂台如何去比，若單爲那銀兩，咱爺們能來麼？」

「就是，那贓官富豪的金銀咱想取便取了。」有人附和。

站在前排的宋蓮芝見不是所預料之人，面呈失望之色，暗自思忖：「這是楚濟世的甚麼人？他年紀輕輕，若無驚人的技藝，便要引起羣豪的公憤。」

那少年微點下頭，又有數名鏢師用木杠抬進一座漆黑的鐵獅子，放置場內。衆人望去，那生鐵鑄成的獅子，少說也有兩千斤。

一名姓馬的鏢頭跑上喊起：「綠水青山，四方有緣！」他左手四指壓在右手五指上，對四周施禮，說：「各位好漢，今日開擂，多蒙捧場，楚大爺因身體略有不爽，故不能面謝各位。」

這時，少年才慢慢站起，抱拳說：「泰岳將重任托與小婿唐子英，子英乃是晚輩，還蒙諸位多加涵容。」他神情不卑不亢，雍容大度，自有君子風範，穿一身蜀錦暗團花簇月色長衫，越顯得瀟洒風流。

衆人暗暗讚嘆：「楚大爺的乘龍快婿，果然是人品出衆的人物。」只有宋蓮芝看出唐子英胸有城府，似有甚深內功，並非泛泛之輩。

馬鏢頭喝道：「這次擂比，並非各派技擊散打，只是較量氣力，這鐵獅子重兩千一百斤，若有人將它搬上高墩，便可奪魁，得二百兩紋銀；搬上中墩者可得白銀百兩；搬到矮墩者雖無賞銀，卻也算超人的氣力了。擂台只開一日，乞望諸位英雄踴躍參比，一展神力。」

衆豪大都氣焰削減，自知難將鐵獅移上最矮的石墩；有些名頭的人物，竟悄然溜走，生怕被同道喝倒彩，當面現醜。那些武功低微的倒不在乎，只想瞧個稀罕。

「太小覷天下英雄了！」一聲喝喊，一個身健如牛的漢子跳進場內，拱手說：「在下乃河南安陽丘任遠，獻醜了！」

有的武林同道認得他，這綽號「千牛敵」的丘任遠，雖在黃河兩岸有些名頭，但卻驕傲，過於自信，又是頭腦簡單的莽漢，都預料他難將鐵獅移到中墩上去；如搬上矮墩，倒也算得是位大力俠了。

丘任遠雙掌沉下，站樁聚氣，猛吼一聲將鐵獅子抱起，慢慢走向中石墩。因他好强氣盛，超乎所能，雙腳深陷下去，雙臂有些顫抖，身子一晃，鐵獅掉下來，他「玉丸滾堂」地滾到一旁，只覺喉嚨腥甜，一口鮮血噴出口來，那鐵獅竟砸地半尺深。

「我技不如人。」他搖晃着身體，腳步踉蹌地奔出人羣，早被跟隨他來的弟子扶住，扶回店內養傷調息。

唐子英面呈一絲輕蔑的笑意，

雖轉瞬即逝，但早納入羣豪視綫，心中暗暗氣悶，但又無計可施。這時，衆人只覺頭上一道黃光掠過，一位身形矮瘦的白髮道士站在場中，「峨嵋道長青虛子！」衆人都驚呼起來，他峨嵋內功已達化境，是當今武林內功數得上的人物，他出場，必有番精彩絕倫的表演。

瘦道人並不說話，目如電光地掃向鐵獅，微微一笑，雙臂極輕鬆地托起鐵獅，穩穩當當地舉到中墩上，人羣中頓時發出如雷般的彩聲。

但行家卻看出，這位大師的鼻翼在微微嗡動，這便是內力已近極限，不覺又爲他擔起心來。因那高墩約兩丈，必要舉起鐵獅縱身跳起，才能放置上面，縱然是輕功、內功卓絕的人恐也難辦到。

青虛子貴有自知之明，知難而退，不愧爲老於江湖的前宿，他謙和地一笑說：「貧道只能做到如此而已。」說罷，並不取那一百兩銀子，掠過衆人頭頂，片刻不見身影。

場上一陣沉默，唐子英卻悠哉游哉品起茗來，淡淡地說：「這也難爲那道長了，他是當今內功一代宗師，已融滙各派氣功，能移鐵獅於中墩也非易事，不過還未達到內修絕頂。」

有人忍不住高呼：「你又有甚麼本事？竟然小看青虛子道長，少林、武當、崑崙、崆峒等大師可都在此！」

雖然那些武林名派宗師都有精湛的內功，有的已修練半生，彼此瞭解根底，那青虛子內功與他們難分伯仲，知無把握，均有難色，默不開言，想走卻難脫身。

羣豪知道楚濟世和唐子英設擂，是有意難倒天下英雄，雖都有憤懣之意，卻又無題發作，卻都陷入困窘之中。

宋蓮芝暗對鄒福說：「時機到了，你去吧！」

鄒福面有懼色，並無自信之感，猶豫地說：「徒兒怕給你老人家丟臉！」

宋蓮芝微露白齒一笑，說：「你按我的囑咐，必贏無疑。你和那些所謂的宗師不同，你學的是絕門的奇功。」

鄒福只得走進場中，衆豪見他那副瘋瘋癲癲、懶洋洋的憨相，不覺暗自竊笑，都道他爲銀兩迷住心竅。

鄒福抬頭見唐子英正用一塊手帕抹嘴，分明是掩飾嘲諷的竊笑，不覺心中氣悶。他也不報家門名姓，上前只把右臂一揮，將那置放在中墩的鐵獅掃落，竟攏在懷內，這一掃一接便有千斤力量，衆豪都「咦」了一聲，才知這瘋乞般的粗莽老漢身手不凡，唐子英也爲之動容。

鄒福抱着鐵獅，使他爲難的是不會輕功，很難將這沉重的龐然大物騰身移上高墩，師父讓他聚力擲獅到墩子上，但他卻無把握，不敢妄動。

正踟躕間，唐子英卻說：「老英雄掃獅接獅，已見超凡的神力，如能連搬上中墩三次，那也算是武林中的魁星了。」

鄒福也不說話，連將鐵獅移上中墩三次，雖臉色呈紅，卻仍有餘力。

宋蓮芝暗暗焦急，暗道：「這憨子中人計了，那唐子英是想耗去他的內力，然後自己爲『較力』勝者，想必他身懷絕技，無疑必要奪魁了。」

果然，唐子英面呈微笑地走下擂主之位，瞇起細長的鳳眼打量着鄒福，說：「老英雄神力超凡，在下實是敬佩之至，乞問英名，仙鄉何處，出自何派？」

鄒福拱手答：「我叫何虛，人家叫我憨子，自幼有些蠻力，哪有甚麼門派！」他說出「何虛」這個名字，是宋蓮芝教的。

唐子英微微嘆息：「常言道『一力懾百技』，閣下不能將鐵獅移至高墩，總爲憾事。」

衆豪對這位白瓷人般的少爺早已憤然，見鄒福三舉鐵獅已是折服，聽到唐子英的話，不免又氣憤起來，有些粗魯的漢子禁不住喊：「你要有本事，也讓咱們飽飽眼福，省得站着說話不腰疼。」

唐子英兩條漆眉微微一蹙，雙目蘊着英華，手摸着鐵獅，說：「切莫難爲了我。」微闔雙目，臉上漸漸泛起紫光。

宋蓮芝已識出他修練的是華山「紫霞」功，並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知鄒福必輸無疑，由不住嘆息。

風流少年輕舒雙臂，將鐵獅抱起，走到高墩下，只見他頭上紫氣蒸騰，清嘯一聲，雙足點地，身子上縱數尺，將鐵獅舉上高墩。不料，那鐵獅只置在石墩邊緣，一歪又掉了下來。

衆豪紛紛一陣低議，除通州人和楚府衆鏢師外，誰也沒有喝采，唐子英很是窩火。有人喊：「擂主少年英雄，雖令人大開眼界，但那鐵獅終未放穩，再來一次如何？」

唐子英知說話的人想難爲自己，冷笑一聲，身子一旋，那蜀錦長袍早飛出去，落到一名鏢師手中，他竟被震退數步，險些跌倒地上。

鄒福見唐子英細腰上繫着青色綉腰帶，那上面竟綉有一對銀燕，他如同霹靂轟頂，險些呼出聲來，臉色陡然變得雪白，雙腿打起顫

來。

三年中，他心中只思念着彩鳳，只願爲她而死，想不到她已爲人所屬，悲憤之下，只覺得喉嚨湧上一股腥甜的東西，忙吞咽下去。

他朦朧如同墜身霧中，聽到衆鏢師和無數通州百姓喝起采來，才知那鐵獅已被穩穩移上高墩，而四方滙集而來的羣豪卻都默然無聲，有的竟想抽身離去。

鄒福死死盯住唐子英，只覺面前是仇者，也不知自己的目光如烈焰、利劍，他猛跑到高墩下雙臂一推，那堅固無比的石墩竟搖動起來，鐵獅一晃，直向他頭頂砸落。

他並不躲閃，雙臂接住疾墜的鐵獅，悲愴地仰天高呼數聲，只感到渾身熱血如濤奔湧，一顆心像撕做八瓣。他咆哮一聲，鐵獅驀地拋起，竟高過石墩數尺，隨着一聲巨響，石墩被鐵獅砸塌。

全場一陣沉寂，片刻過後才震起春雷般的呼聲，衆豪一齊高喊：「好個天下無雙的憨俠，是你贏了！」

少林、武當、崑崙等一代宗師皆飄身場內，少林法師海津說：「大俠英雄，神功蓋世，想那楚霸王也不及你，老衲有意結交於你。」

諸武林前宿都有敬佩與結交之意，羣豪見此情形，知這些大派宗師是不輕易褒獎和結交人的，都喝起采來。

鄒福泥胎木偶般地站在那裡，目光呆滯，嘴角淌出血來。海津只當他用力過猛，震傷內脈，忙掏出一粒紅丸說：「這是八寶易筋丹，大俠拿去。」

鄒福向海津深深施了一禮，說：「謝大師一片佛心，憨子並未受內傷。」又四周施禮：「各位前輩、朋友，多蒙抬舉，我何虛只是有點蠻力，這又算得甚麼！」

羣豪見他雖年邁卻語態謙和，毫無驕矜之相，更爲敬佩，一漢子高呼：「大俠出自何派，咱們也好一步後塵，要爲你揚名！」

鄒福眼內噙着淚水，突然高喊：「這有甚麼用？有甚麼用！我是個大寺不收，小廟不要的孤魂野鬼！」他語聲悲憤、凄惻，渾身微顫，鬚髮都抖張起來。

羣豪見他這副瘋瘋癲癲的樣子，都萬分驚愕，知其中必有難言的苦衷，也不便再言。鄒福猛然奔到旗桿下，一脚將碗口粗的鐵管踢斷，雙手將「較力擂」的幡旗也扯得粉碎。

唐子英氣得臉色鐵青，冷冷一笑說：「唐子英想領教閣下的神力。」他一指人羣外的兩棵枯柳，身體早掠出場外，穩穩站在一棵柳樹下，他見鄒福適才嘴角淌血，以爲受了內傷，便想再度較力。

他把繫着赤金絲繩的辮梢咬在嘴內，雙臂蛇纏樹軀，鳳眼圓睜，雙足微陷，頭上隱隱騰起白氣，海津等高手知他是竭力而爲，如在他背上輕彈一指，也足可斃命。

「那憨俠淳樸、誠實，是武林中的朋友自不必說，可這姓唐的倒有些狡黠、陰毒，但願是友非敵，否則將遺害武林不淺。」海津輕聲對崑崙道長說。

碧雲說：「我素與華山派洪濤天掌門交厚，却不知他有個叫唐子英的弟子，見他這華山獨門『紫霞』功精湛如斯，使人疑惑。」

海津說：「好在憨俠能克制於他。」

碧雲搖搖頭：「唐子英設擂較力，想壓倒天下羣豪，其志不小，如想在武林中逞王奪霸倒也罷了，唯恐有甚麼陰謀，憨俠雖力勝一籌，論心術卻遠遜於他，咱們若不廢去此人武功，憨俠必受其害。」說着，偷偷掏出袖內的鐵蓮子。

海津攔住他：「不可莽撞，看看再說。」

這時，枯柳已被唐子英連根拔起，他也委頓在地，滿臉汗津津的再無半點餘力，指着另一棵枯柳，手指發顫，竟說不出話來。

鄒福見衆人爲他閃開一條路，只得慢步走到柳下，手摸着褐色的樹幹，仰望着枯幹的枝條，嘆息一聲，和彩鳳柳下相會的情景，實難忘那棵紅媒般的綠柳。

唐子英見他遲疑不決，面有得意之色，誤以爲他心怯，嘴角溢出一絲笑意，勉强地說聲「請！」

現在，天下羣豪再不是抱着觀擂的心理，而是都倒向鄒福，他若不拔或拔不起枯柳，都覺顏面無光，像是自己栽了觔斗。

鄒福慢慢地離開枯柳，脚步沉重地向河畔走去，隨着人羣一片輕噓聲，主擂馬鏢頭便敲起銅鑼，得意地高喊：「較力擂勝者……」

「慢！」鄒福猛喝一聲，馬鏢頭見他那兇神般的神態，嚇得縮回舌頭。

這時羣豪才知鄒福的用意，他是要拔一棵比枯柳粗數圍的槐樹。俗語道：「樹高一丈，根紮十尺。」這活槐要比死柳難拔數倍。

唐子英兩眼發怔，羣豪的目光都閃着欣喜之色，確信憨俠必勝無疑。

鄒福果不負衆望，一聲怒吼驚天裂石，盤龍似的連根破土而出，他將槐樹高擎頭上，奮力一擲，落入十數丈外的河心。

鄒福又抓起被唐子英拔下的枯柳，硬生生地插入槐樹坑中，憨聲憨氣地說：「這裡臨水，你也許還會活的！」

唐子英早氣得噴出一口鮮血，衆鏢師都驚慌起來。這時，只聽有數十人高喊：「楚大爺到了！」

一位中年富翁跨在馬上，被十數名鏢師擁進場內。楚濟世生得儀表堂堂，風雅端莊，手托個翡翠煙壺，腰繫碧玉，衣着豪華，自是人間富貴之相。

「哪位英雄是較力勝者，楚濟世想一見勝過小婿的蓋世奇俠。」因他語調平和，神態謙遜，使衆豪推波助瀾的氣勢略有收斂。

他對鄒福深深施了一禮，說不盡江湖上結交好友的仗義話，鄒福頓覺心胸豁然開朗，因眼前的富翁決非陳震山，暗嘲笑自己多慮，難道天下就沒有繫銀燕綉腰帶的人麼？況且陳老爹的生活清苦，哪會成了富翁？他是老態龍鍾的駝子，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爲這極有風度的紳士；再者年齡相貌也相差甚遠。

他又看看宋蓮芝，不覺有些詫異，她面白如紙，嘴角微微抽搐，泛出一絲怪異的微笑，似乎帶着仇恨和許多含意。

她輕輕曳下鄒福，輕聲說：「他必請你入宅，便隨他去，讓你做甚麼就做甚麼，但不要說出我來，咱師徒後會有期！」言罷擠進人羣，片刻身影消逝。

鄒福見師父去了，有些傷感和茫然，但他牢記師父的叮囑，感到她的安排必有道理。

* * *

鄒福被簇擁着走出會場，跨馬披紅，直到一豪華的門第前停下。楚濟世挽着他的手，穿過假山、水池和爬滿葛藤的拱門，直到十分幽雅的小苑。

他覺得楚濟世的手在微顫，眼前的情景使他如置身侯門王府之中，想不到世間竟有這等富豪之家。

楚濟世領他走進一間秘室，室內陳設富貴而古樸。一張北宋範寬的「雪景寒林圖」掛在粉墻上，越顯雅居有種煙林清曠的秀氣；紫檀雕屏前的香爐馨煙縷縷；屋柱上嵌着一隻金鈎，懸着柄鯊鞘紫穗的古劍；那蜀琴趙瑟，漢鑒周銅，魏佛元瓷之類古玩滿架上，使鄒福似覺有種稀奇及神秘的色彩。

楚濟世輕輕把門掩上，悲切地叫聲「福兒」，他禁不住落淚，「你不認得我，我便是陳震山！」

鄒福渾身一震，他盯住眼前的這位富翁，遲緩地想着。想着當年的陳震山已有六旬，是個駝背白髮老人，家境貧寒，深居簡出，三年之中哪能發達成這富可敵國的家業？

「想不到你仍活在世上，」陳震山彈去眼角的淚珠，神色黯然地說：「我本來就是個富豪，隱居遁形棋盤村是有苦衷的。駝背是假，老態更是假，那點我其實才四十五歲。地動後我去找你，見巨石封洞，以爲你已窒死洞內……」

他長嘆一聲，繼續說：「我設『較力擂』，正是要尋天下武德兼備的神力英雄，一來摧石開洞找到你的屍首，二來取出古潭之物……」

鄒福如墜在五里霧中，頭腦發脹，越是相信眼前是陳震山，越感到有股疑懼之感罩上心頭。

「我一喜一悲，」陳震山輕嘆息：「可喜你練就蓋世絕倫的大力神功，這是你一片誠心和天地造化。可悲……可悲你在深山寒洞中飽嘗三年苦楚，彩鳳已爲人所屬，我實是對不起你。」

鄒福雖對此事已有疑慮，但仍有一絲僥倖之念，聞言只覺眼前一片昏暗，雙足一軟，身子歪倒墻上，「哇」地吐出一口鮮血。

他只覺昏昏沉沉地躺在一片草地上，頭上是藍天白雲和飄揚的柳絲；身穿布衫，鬢插絹花的彩鳳，正笑彎了的嫵媚眼睛，那神態既調皮又含情。

她唱起「妹是樹上長青藤……」的歌來，鄒福叫着「鳳妹」，驀地睜開眼睛，一個艷美的少婦坐在自己的身旁，不住地用手擦淚，這是間閨房，他正躺在香軟的錦榻上。

「彩鳳！」鄒福驚叫出來，緊緊握住她佩帶碧鐲的玉腕，「眞的是你麼？」他全身竟篩糠般抖顫起來。

「福哥，你昏睡了一晝夜，內臟因悲痛之極受了內傷，爹爹每隔三個時辰便來爲你輸入眞氣，使你內功不致毀於一旦，他讓我用歌來喚醒你，我才唱了兩句，你就醒……」

她用戴着寶石金戒的纖纖手指，撫摸着他的面頰，嗚咽地說：「才三年就鬍鬚滿臉了，爹爹若不爲你洗去『易顏散』，我哪還認得出你？」

鄒福見朝思暮想的人已在眼前，神情倒鎮定許多，見如今的彩鳳與當年已判若兩人。

她不僅滿頭珠翠，衣裙華貴，那身姿也變得豐腴起來；柳眉畫黛，櫻唇施朱，塗着胭脂的俏臉上，浮着女子新婚特有喜氣；當年散溢田野氣息的山桃花，眞的變成了一株富貴的牡丹。

他不覺輕嘆，想人世間眞如夢幻，滄桑之變只不過一夕之間。

「福哥，你恨我吧，你要是早來三個月就好了。」她又嚶嚶哭起來。

「那唐子英是甚麼人？」鄒福心如刀割，一時覺得萬念俱灰。

（未完・一）

湖海詭異錄／西門雄・文 可飛・圖

銀劍殺手

銀劍震江湖　禪指降魔障

初秋七月，氣溫比火還要酷熱，黃昏後，吃過晚飯，已是掌燈時候，仍然是悶熱逼人，百草神醫周公瑾坐在院子裡搖扇乘涼。

無疑的，近十年來，由於周公瑾爲江湖黑道中人治療創傷，特別是中了毒鏢的綠林大盜，爲求保存生命，不惜重金求治，這麼一來，周公瑾是名利雙收了。他不但掙得一副家當，而且在江湖上還掙得一個綽號，人人俱稱他爲百草神醫。

不用說別的，先看他這一所新落成的周家莊，院落深廣，擁有三個院子，兩邊書房，還有大廳橫廳。莊院後圍墻裡，還有一片練武場。所以，他老人家這幾年來在官靈鎮上，索性在家裡納福，除了出得起重金禮聘之外，甚麼人請他醫治疾病，他都吩咐僕人一律擋駕。事實上他雖然在家納福，可是對於江湖上武林中的頂尖兒人物，不管是黑道也好，白道也好，他仍然不辭跋涉的應酬，就由於這個關係，他在江湖上，黑道的人固然納交了不少，白道的武林豪傑也是認識了不少。即以他的兒子周北辰而論，能夠獲得白馬寺六靜大師收錄爲徒，這也是他老人家的面子，所以百草神醫周公瑾的名兒，在江湖上是響噹噹的。

正因爲是交道甚廣，周家莊能夠夜不閉戶，宵小望而却步，大盜不敢窺伺，純然是因爲他吃得開，各方面都有朋友之故也。

周公瑾是個工於心計的老頭子，他從結交江湖黑道起家，發了財之後，却又和白道中人廣結人緣，他讓兒子周北辰拜投在六靜大師門下，就是和白道中人拉好關係的手法。綜合而言，他是八面玲瓏的老傢伙。

現在他父子倆在院子納涼，談到江湖上的興替，周公瑾很自負的說：「北辰，論武藝功夫，我不如你，我是窮家子出身，雖是愛好武藝，却沒有機會拜得名師，可是，處世之道，面面俱圓，你就不及我了。」

周北辰連連點頭，也同意他老爹這般的說法，因爲他已二十多歲了，在江湖上雖然闖出一個白馬劍客的萬兒，學得一手精妙的禪門「達摩劍術」以及飛簷走壁的輕身功夫，但至今仍享受老爹的餘蔭，席厚履豐。

爹兒倆談了一會江湖興替之後，周公瑾興緻甚濃，突然說道：「北辰，你是我的獨子，反正我年紀已老，那療傷治毒的醫術，遲早也得傳授給你，現在趁我心境開朗，興緻特別好，就將我生平的醫術傳授給你吧。來！跟我到東書房去。」

話說至此，就叫僕人周忠掌

燈。一行三人拾級登上台階，走進大廳，又從長廊跨進第二個院子的東書房去。

此時已是二更時份，夜幕高張，進了書房，周忠順手點燃了銀燭台上的巨燭，立時光如白晝。

誰知，點燃巨燭之後，燭光之下，一件光華耀目的東西，首先躍入周公瑾的眼中，他咦了一聲，說：「怎麼銀劍殺手苗金詠的東西會落在這裡？」

提起銀劍殺手苗金詠，周北辰也兀自一怔，因爲近兩年來，江湖上接連出現了三宗謀殺兇案，而被害之人，全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武藝高强人物，雖然遇害斃命的方式不同，但每一宗案子發生之前，被害人總是在十二個時辰之前接到一支七寸長的銀光閃閃的短劍，而劍柄上，却雕刻着「銀劍殺手苗金詠」七個小字，此時現在燭光之下，衾枕之上，光華耀目，銀光閃閃的正是一支七寸長的短劍。

周北辰立即走上前去想將它拿起來端詳，可是周公瑾比他更快，一把將短劍拾起，祇一看便藏在衣袖裡，强作鎮定的道：「沒事，沒事，你不要看，這事情我自會料理。」

由於他一把將短劍塞入衣袖裡，周北辰便沒有機會看得清楚這口短劍，祇是有一些深刻的印象烙印腦海中而已。饒是如此，周北辰仍然對他父親道：「爹，不管你能否料理得來，銀劍殺手苗金詠的兇器，震動江湖已兩年了，這個見識總得讓我看一看，因爲苗金詠的銀劍，從來沒有遺留在別人手上，江湖上祇是傳說而已，如今他的銀劍在此，爲甚麼不讓我見識見識呢？」

周公瑾故作泰然之狀道：「正如你所說，苗金詠的銀劍，除了被害人得見之外，誰也沒見過，這一口短劍，是否苗金詠的東西，我還未能確定，你何必要看呢？時候不早，你回去後廂睡覺吧！明天我再傳授你醫術。」

他越催促，周北辰越發心裡納罕，是以他觀貌辨色，已看出乃父儘管裝得泰然自若，却掩不住臉上的驚訝之神色。

於是他正色莊容的道：「爹！銀劍殺手苗金詠是個兇悍殘忍、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自從江湖上出現了他的名字後，水路上黑道大阿哥四海龍王胡鼎，旱路上山左神槍李天雄，先後遇害，死得不明不白，秦嶺金鷹焦信更慘，全家二十八口，盡遭殺戮，無一倖免。而三宗兇案，接連發生，從來沒人見過苗金詠的廬山眞面目，不知他是個怎麼樣的人。咱們爹兒倆不是外人，爲甚麼不給我看看這口銀劍呢？要是你怕我洩漏出去，我發誓連師傅六靜大師也絕口不提。」

周北辰說得言辭懇切極了，但他父親周公瑾仍然堅決不肯把銀劍拿出來給他看，而且故作呵欠之態說：「我疲極了，極須休息，你出去吧。」說到這裡，大叫一聲：「周忠，你和少爺後廂去，不必在這裡侍候了。」

周忠答應了一聲，便提着燈籠招呼道：「少爺，走吧！老爺既然要上床，我們不可留在這裡啦。」

周忠連催他進去，周北辰沒奈何，祇好道聲晚安，隨周忠離去。

才走出甬道，便聽聞後面傳來「砰砰」數响，緊接着關窗閉門的聲音。

這麼一來，不但周北辰覺得奇怪，周忠也聽得突然，因爲他們都聽出這種關門閉戶之聲，發自東書房，這是反常的舉動，當下周忠便說：「天氣如此酷熱，老爺幹麼盡將門窗關閉呢？」

周北辰道：「是呀，我也覺得奇怪，莫非……」

話未說完，他已轉身向書房奔去，隔門詢問道：「爹！你在幹甚麼？」

周公瑾並不開門，祇回答一聲：「沒甚麼，我祇覺得身子不舒服，畏風怕寒罷了，你去休息吧！我歇息一宵就好了。」

周北辰是武林前輩六靜大師的入室弟子，而且在江湖上又闖出了「白馬劍客」的萬兒，別人的事，他也爲人抱打不平，何況自己家裡的事，當下心中一凜，便低聲對周忠道：「我不到後廂了，你去把我的青銅劍拿到西書房來，還有，夜行衣服也得準備，今晚我宿在西書房了。」

周忠唯唯應諾而去了。

西書房和東書房是隔着一個後堂和兩條通道，雖然周家莊地方寬大，但兩個書房的距離，也不過是五七丈罷了，在黑夜之間，人聲沉寂，武功有相當火候的周北辰，如果東書房有甚麼動靜，他是不難聽到的，何況他這一晚，三番四次到東書房去巡視了好幾次，直到天色曙光的時候，才上床睡覺休息，滿以爲自己這樣小心照料，睡在東書房的老爹，決不會出岔子。

誰知就在他酣睡之際，給人大聲叫道：「少爺，不好了，老爺給人殺死啦，你快起來！」

周北辰立刻從夢中驚醒，抬頭一望，不是別人，正是周忠，連忙問道：「甚麼？老爺給人殺了，是甚麼時候被殺的？」

周忠瞪目答道：「這個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早上，我到東書房侍候，等了許久，太陽照到屋脊，還不見老爺起來，這和他平日早起習慣有異，我祇得叩門問訊，誰知

門房虛掩，應手而開，我走進一看，見到老爺直挺挺的倒臥在血泊之中，地上的血漬也變了紫色了，看上來，老爺死了很久。」

周北辰一聽之下，三步兩脚的跑進東書房去，果然老父已四肢僵直，倒在地上，血漬發紫，咽喉上好像割鷄似的，祇刺了一道小小的口子，燭台上那支巨大蠟燭，已經點燃殆盡，一堆燭淚，凝結在銀製的燭台上，而床上的衾枕，却依然不動，根本沒人睡過，祇見書桌上，凌亂地堆着一疊方箋，箋上寫着的，全是療傷治毒的秘方，有一張方箋，還空白了後半截，顯然有些秘方還未寫完，但是，燭台上這枝巨大蠟燭，一尺多長已點燃殆盡，沒來由祇寫得七八張方箋，照理，寫一册葯譜也夠時間。

從時間和寫的字數推測，死者必然是在巨燭燃盡之前被人殺死，那麼，被殺的時間，是在二更三更，抑或四更五更？

這一連串的問題，周北辰無法推想，因爲昨晚二更到五更這整段時間，他至少在書房前後左右巡視過三四次，在這三四次巡視過程之中，壓根兒不曾聽過書房中有甚麼聲响，也沒有甚麼搏鬥之聲。

要知道百草神醫周公瑾，也是懂得武功之人，武功雖未臻至火候，但也不是無能之輩，決不會悶聲不响的就被人殺死。

周北辰爲了研究這個問題，老爹死了也忘了哭，却怔怔的在沉思，倒是周忠左張右望，忽地呀的一聲說：「誰開了這一扇百葉窗。」

周北辰聽了此話，本能地抬頭一望，啊！當眞是奇了，書房中甚麼窗戶都緊閉着，惟有這一扇百葉窗却露出一條窄窄的縫兒，而這道百葉窗是向來不敞開的，祇作爲墻壁的點綴而已，是誰將它啓開？

周北辰立即走過去細心察看，一看之下，發現是從窗外面用小刀撬開的。

有了這一線索，周北辰便從而察覺外面墻壁上遺留下輕微的靴印，那是刺客用「壁虎遊墻」輕功本領，貼壁爬上去撬開窗時留下的痕跡，從這一點看，刺客之武功已然登峯造極，怪不得自己老爹在毫無抵抗之下被他像割鷄一樣的刺破咽喉。

此時，莊中人已聞訊趕來，十數個僕役羣聚在一起，怔怔的望着倒斃地上躺在血泊之中的周公瑾，其中有一個巡更的莊丁，看見這扇百葉窗被撬開之情形，突然地道：「啊！我記憶起來了，就是二更過後不久，我看見一條像樹影的黑影，貼伏在墻壁之上，當時我祇道是花陰樹影倒映墻上，却不料竟然是兇手的影子，可是奇了，我明明看見不像是個人影呀。」

周北辰聽了他這幾句話，忙問道：「周義，然則你看見的影子是怎麼樣的呢？」

這個巡夜莊丁周義答道：「是像一枝樹影，有枝有葉的。」

周北辰頓足大叫道：「是了，怪不得書房中有幾片樹葉遺下啦，原來他利用這些掩眼法，好，此仇不能不報。」

好一個周北辰，他平日是個孝順的兒子，老爹稍有微恙，便衣不解帶的服侍，現在，老爹死在地上，他反而不管，一擺手，便叫僕人們都出去，接着他砰的一聲，將房門關上，也不叫人準備壽衣棺木收殮屍骸，祇顧將書桌上的方箋研讀，就在他讀下去的當兒，發覺中間沒有間斷一頁，而方箋上寫着的醫術，全是江湖人物渴欲知道的療傷治毒的秘方子，並且詳細列明用葯處方的秘訣，這就是死者一生的重要醫案，是武林中人，沒有不渴望得到它的，以刺客武功如此高强，要奪取這些秘方，祇消往桌面一探手就拿了去，毫不費吹灰之力，何以他見而不取？祇顧殺人？

周北辰越想越覺得這一宗謀殺，事不尋常，他知道自己的父親這一副家產，是從江湖黑道中，以療傷治毒榨取的，少不免結下了錢銀的樑子，這麼久的歲月中，沒有借故尋事，是由於他老人家也和白道中人有交情，產生了牽制的作用，故能安居樂業，然而現在畢竟發生了人命的謀殺案子。

事情本來很簡單，百草神醫周公瑾是發現了一口銀劍之後而被殺的，但周北辰當局者迷，想這想那，反而把腦袋弄得糊塗了，直到周忠叩門請示，該如何治喪時，他才昏頭昏腦的說：「派人到城裡去買上好的棺木盛殮，同時通知江湖上武林道之人，越快越好。」

周忠答應了一聲，便和周孝、周節、周義四人，分頭辦理，派遣僕役快馬送訊。

因此，住在近處的武林人以及親友，就在這天午後便來吊祭，晚上，百數十里外的知友故交也趕到了。

於是偌大的周家莊，人頭湧湧，車馬頻臨，不用說，周北辰備素筵招待。

就在夜後四更，一騎快馬如飛而來，蹄聲動地，馬上坐着一個紫面膛高大的漢子，才下馬，便大踏步闖進來。

此時，大廳變了孝堂，棺木就停放在廳後，這大漢走進來，立即向棺前跪下就拜。之後，才詢問周北辰道：「令尊是怎樣去世的？前數天，他還好好的和我到白鵝湖遊玩。」

這個大漢不是別人，是當代大俠，辣手判官岑春霖，和百草神醫周公瑾是過命的朋友，因爲他曾中了敵人的毒葯鏢，幸而獲得周公瑾的救治，所以他十分急切的要知道周公瑾的死因。

周北辰便將經過的情形，細說一番，也將自己的猜測告訴他。

周北辰不將自己的猜測告訴還好，告訴了，因爲猜這猜那之故，連辣手判官岑春霖也一時弄不清楚誰是兇手，祇是連連頓足道：「要是我早來兩天，就決不會有這宗兇事發生。」

這話一絲不假，辣手判官這一口金背大砍刀，在武林中是著名的刀，而爲人俠義心腸，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怕結樑子的誅奸除惡，所以江湖上都稱他辣手判官。

五更時候，周家莊已一片靜寂，客人和僕人都上床歇息了，祇有周忠一個還在後堂中侍候，因爲周北辰和辣手判官岑春霖還在對坐着研究誰是兇手。

突然間，簷上有輕如落葉之聲，接着就有人輕輕咳嗽，辣手判官回頭一望，嗯一聲說：「神行無影呂修乾，我以爲你這廝要明天才能到啦，沒想到你竟然在今晚就趕到來。」

這個綽號神行無影的老道士哈哈一笑，道：「禮節上最重要的是紅白二事，周公瑾歸世，而且是被人行刺而死的，我怎能不施展神行輕功，急急的趕來呢，我要先看看他死後的遺容。」

周北辰忙不迭的稱謝，隨即引他到孝堂。本來已經殯殮入棺的屍體，等閒人不再開棺給人看死者遺容的，但神行無影呂修乾是周公瑾生前的知交，所以周北辰和周忠二人，便將棺蓋揭開給他看。

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呂修乾哇的一聲說：「怎麼周老的死狀，和四海龍王胡鼎、神槍李天雄一模一樣的，莫不是他也死在銀劍殺手苗金詠的手上？」

這一說不打緊，要緊的是辣手判官也慘然說道：「奇怪，今年春後，秦嶺金鷹全家給人殺死，個個屍體也是像這樣割鷄似的被人刺破咽喉。當時，江湖上傳說，秦嶺金鷹焦信事先接到了一口銀劍，他集合了兒女及媳婦，嚴密防範，不料因此而全家被殺。」

周北辰雖然沒有參加過四海龍王胡鼎、神槍李天雄之喪禮，可是秦嶺金鷹焦信家的喪禮，他是有參加的，因爲當時江湖中人，爲焦信全家遇害，二十八口人死光而感到驚動、悲痛，所以川陝兩地的綠林豪客發哀啟，全部出席殯葬焦信全家之喪禮，故曾目睹焦信全家人之死狀，此時聽說，本是昏頭昏腦的他，立時清醒，認定兇手必是銀劍殺手苗金詠無疑，於是將昨晚看見銀劍的事說出，辣手判官和神行無影都齊聲道：「是了，江湖人傳說苗金詠的銀劍，正是這樣的，兩面劍刃中間有一條長長的坑形凹槽，與你所說的銀劍完全相同，這宗兇殺，毫無疑問，是苗金詠下的毒手，問題是周老怎會和他結怨，而且是這般深仇大恨的樑子呢？銀劍殺手苗金詠，在江湖上出道以來，從來沒有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的，也不曾聽聞過他受過傷。照理，周老連和他會面的機會也沒有。」

兩位武林前輩，雖然一致的認定這是銀劍殺手苗金詠行兇，周北辰却惘然道：「他沒來由會跟家父結樑子的，第一，彼此未曾見過面；第二，他如果跟家父有過不去的話，祇說是老人家療傷治毒，索酬過苛而已，但苗金詠沒有受過傷，根本就沒結下樑子這一回事，如何會有深仇大恨？」

辣手判官岑春霖道：「這很難以一般情理推測的，江湖上的恩怨，有時結得很奇怪，不過像你所見的這一口銀劍，百份之一百是苗金詠的殺人凶器，因爲江湖上都這般傳說的。」

老道士神行無影呂修乾道：「賢侄，用不着猜，你進去拿這一口銀劍出來看看就可証實了。」

周北辰一想也是，便走進東廂書房去找，誰料，找遍了整間書房，翻天覆地也找不出這口銀劍來。

周北辰立即覺得事有蹊蹺，他明明看見昨晚老爹將這口短銀劍納在袖內的，而收殮屍體入棺時，死者衣袖裡却沒有陪葬這口銀劍，那麼，這口銀劍會落在那裡？當眞是莫明其妙，於是他垂頭喪氣的楞愣着。

他離房時目光偶然一掃，接觸到高高掛着羅帳的帳鈎那邊，好像這一幅被束着的羅帳中有些東西似的，輕飄飄的，他上前一摸，啊！出乎意料之外，竟然是一個紙團，取下來一看，這紙團是一方箋捏成，抖開看時，不由使他大吃一驚，原來方箋上密密痲痲的寫上十多行蠅頭小字，開頭第一行便寫：「北兒，你看了這一張字條千萬不要告訴人家，否則你的性命也就不保……」

周北辰看到此，繼續看下去時，這才知道四海龍王胡鼎、神槍李天雄、秦嶺金鷹焦信，和他老爹曾在兩年前出關外吉林省雙塔峯去，因爲發覺金環教主是假的，他們曾將這個假金環教主之事告訴教母粉骷髏徐玉屏，說眞金環教主吳其昌後脖曾被毒袖箭射中，因而痊癒之後，留着一個小小疤痕，現在這個假教主却沒有。

粉骷髏徐玉屏是金環教主吳其昌的妻子，他們夫婦倆一向情愛甚篤，粉骷髏不但不相信，反而私下裡問丈夫，丈夫便對她說出事情的經過：以前的確有這麼一個疤痕，但在未和粉骷髏結合夫婦之前，曾和四海龍王胡鼎、神槍李天雄、秦嶺金鷹焦信，打劫山西太原斑爛鏢局的鏢車，斑爛鏢局鏢頭銀燕趙斑爛和渾家雌白狼丁錦鳳雙雙應戰，焦信、胡鼎李天雄三人已將趙斑爛殺死，吳其昌也照原定計劃將物劫到手，祇是他還迷戀雌白狼丁錦鳳之美色，遲遲未下毒手，反而給雌白狼射了一袖箭，那是餵上劇毒的毒箭，他一怒之下，把丁錦鳳殺死，但是毒發昏迷，後來焦信等三人爲他邀請百草神醫周公瑾療傷治毒，所以痊癒之後，箭傷之處，留下一個小疤痕，但是他在兩年前，去百靈廟遊玩，偶然爲一個喇嘛看見，認爲餘毒未清，所以傷處有疤痕，經過喇嘛給他服下一顆百花消毒丹之後，大嘔一回，這個小疤痕忽然沒有了。

粉骷髏與丈夫恩愛情深，自然相信她丈夫的話，反而斥責胡鼎、焦信等人胡說八道。

自從這一件事發生之後，不到半年之久，四海龍王胡鼎，便被人殺死了，而銀劍殺手苗金詠之名，也就出現在江湖上，再過兩個月，神槍李天雄也就遇害了。由於他二人死得神奇，引起了秦嶺金鷹焦信之懷疑，便去胡、李兩家打探，知道了苗金詠要殺的祇是接到了他之銀劍的人，而妻子兒女及奴婢女僕等人，並不殺害。

焦信打聽到這秘密之後，曾來周家莊與周公瑾談論此事，懷疑這個銀劍殺手苗金詠，就是假冒金環教教主吳其昌之人。

周公瑾不大相信有這一回事，認爲這是不可能的，如果苗金詠假冒金環教主吳其昌，那非害死了吳其昌不可，縱然害死吳其昌，還要滅屍毀跡，而且，作爲妻子的粉骷髏徐玉屏，和丈夫同床共枕這麼多年，決不會不發覺丈夫是假的。

由於周公瑾不相信有這麼的殺人丈夫、佔人妻子的不可思議的兇案發生，焦信雖滿腹狐疑，便也以爲自己杯弓蛇影，遂不再去追究，直至接到銀劍殺手苗金詠的銀劍，還以爲是往日的仇人來報復，於是集合了兒女、媳婦以及家中的奴僕，共同抗敵，結果全家被殺。

消息傳到周公瑾耳朵，思前想後，相互印證，這才意識到秦嶺金鷹焦信所疑屬實，於是悄悄出關，再到雙塔峯去告訴粉骷髏徐玉屏，並將胡鼎、焦信、李天雄三人被殺之經過說出，無奈粉骷髏徐玉屏夫婦恩愛情深，不但不相信，反而責怪周公瑾故作讒言，離間他夫婦，但是，也保證以後不再讓丈夫入關，以消除周公瑾之疑慮，所以焦信全家遇害之後，經過了好幾個月，再沒有銀劍殺手苗金詠出現在江湖上了。

本來從這些蛛絲馬跡，周公瑾已獲得證實，苗金詠的確是假冒金環教主吳其昌之人，但是爲了明哲保身，既然粉骷髏徐玉屏不許丈夫再入關，管他金環教主是眞是假，反正銀劍殺手不來找自己麻煩就算了，樂得爲銀劍殺手苗金詠隱瞞，並不向人提及，滿以爲這樣可以相安無事。直至昨夜他看見這口銀劍，知道苗金詠已然來臨，他爲免重蹈秦嶺金鷹焦信之覆轍，免遭全家被殺，所以寧願犧牲自己性命，也不敢觸怒銀劍殺手，祇是將自己之療傷治毒的醫術秘密寫下來，遺傳給兒子就是了，還告誡兒子，叫他不要將此事眞相告訴任何人，因爲知道銀劍殺手苗金詠假冒金環教主的，祇有他和胡鼎、焦信、李天雄四人而已。現在自己是最後一個被殺對象，那麼這一宗空前未有的暗殺兇案，也可從此了結了。

周公瑾將這一段往事寫了下來，周北辰看了之後，悲憤與驚駭交集，他在燭光之下，呆呆的看了又看，委決不下，應否將老爹這一封遺書告訴人，事實上他的確拿不定主意，以四海龍王胡鼎、神槍李天雄、秦嶺金鷹焦信等人的武功，都像割鷄似的被銀劍殺手苗金詠殺死，自己如果把這一件事說了出來，憑自己的武功，的確逃不過銀劍殺手苗金詠的魔掌的，他想到此處，就決定隱瞞這件事情。他把這封遺書收藏了，放進口袋中，然後重至後堂，對辣手判官岑春霖及神行無影呂修乾說道：「我已找遍了書房，並沒有這一口銀劍踪跡。」

辣手判官岑春霖拍桌說道：「那行兇之人，準是銀劍殺手苗金詠無疑，賢姪，你立刻寫一封哀啟吧，趁現在來你家中弔祭的武林道聚在一起，請大衆劃押，立刻進行報仇。」

辣手判官岑春霖這一頓話，老道士呂修乾聽了連連點頭，道：「正該如此，自古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何況銀劍殺手苗金詠這般陰險兇殘，讓他隱在江湖中，將來不知還有多少人將要死在他手上，正好借這機會，敦請武林道與江湖中人，聯合搜探他之踪跡，挖根究底，將他性命結束，爲江湖上除一大害！」

本來有這兩位武林前輩撐腰，周北辰是不必害怕的，但他畢竟懾於銀劍殺手之厲害，能先後殺死三個萬字兒响噹噹的巨頭，而且以焦信這般武林世家，父女兒媳都是江

湖上知名人物，到頭來也難免全家慘死，因此，心有餘悸，不敢將眞相說出，反而說道：「兩位前輩雖仗義相扶，可是在未有充份證據之前，小姪還是不敢肯定兇手是誰，反正事情終有一天水落石出，到時再請兩位老前輩出手相助。現在我還在居喪守期，待過了百日之後再說吧！」

周北辰是苦主，他不願發哀啟，岑春霖與呂修乾這兩位前輩就祇好由他了。

次日，周公瑾入土，前來執紼的人更多，直到三日之後，客人才道別離去。

辣手判官岑春霖臨別之時，對周北辰說：「賢姪，你甚麼時候查出兇手，馬上告訴我，定然拔刀相助。」

他這高誼隆情，使周北辰感激又慚愧，自己也是武林中人，父仇不敢報，愧羞交併，忍不住的流下兩行傷心淚……

光陰如箭，又是次年的深秋，百草神醫周公瑾，不祇去世一週年，而且是重九拜掃之期了。

周北辰對着父墳，淚盈滿眶，正在凄然泣涕之際，伸手一摸衣衫，奇怪，一年多來收藏的遺書，竟然不翼而飛，周北辰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回家找尋，翻箱倒柜的找了幾遍，不見遺書，事實上翻箱倒柜也是多餘的，他明明白白，記憶清楚，這一封遺書，他日日夜夜揣在懷中，特別是在夜深無人之際，常取出觀看，決不會丟失的，在這情形之下，丟失了這封遺書已感出奇，更奇的，晚飯時不見了周忠，查問僕人，這才知道在今天晨早之時，他騎馬出門去了。

周忠是老家人，算起來還是周北辰的同族叔父，也是自幼喜歡弄槍使棒的，沾染江湖習氣甚深。

為甚麼今天這麼早離去了？他是個沒家眷的老人呀！況且今天是重九拜掃之期，照理，他不應該擅自離家的，去年重九以及今年清明，他都親自到墳場前焚燒冥燭，哭拜故主，所以周北辰甚感詫異。可是次日的深夜，周忠忽地偕同大俠辣手判官岑春霖回來了。

岑春霖還板着面孔的說道：「北辰，虧你是個武林中人，却是個不忠不孝的傢伙，你亡父的血海深仇，竟然能夠隱忍一年多，你的涵養委實是世間少有，也是最沒出息的小子……」

岑春霖綽號辣手判官，為人嫉惡如仇，敢作敢為，他這一罵，把周北辰罵得狗血淋頭，周北辰還不知道他為甚麼如此氣怒冲冲，因而囁嚅道：「老前輩，你說我不忠不孝，是從那裡說起？」

辣手判官岑春霖未答，站在一旁的周忠已說道：「少爺，老爺的遺書我已給岑大俠看過了，他為老爺打抱不平，已然昭告武林，通知江湖水陸兩路英雄，揭發銀劍殺手苗金詠，就是假冒關外金環教主吳其昌之人，打算集合中原豪傑出關去，誅滅這個卑鄙無恥的苗金詠，聲討他戕害人命，佔奪人妻之罪行。」

周北辰聽得心頭一震，連連搖手道：「使不得，我父親遺書上說得很明白，而事實上也十分清楚，金環教母粉骷髏徐玉屏，不會聽信你們的忠告的，我父親在生之日，不是告訴過她二次嗎？到頭來還是自己遭殃，而萬兒噹噹响的四海龍王胡鼎、神槍手李天雄、秦嶺金鷹焦信，都給他像割鷄似的害了性命。試問他這般厲害，要殲滅他可不容易，我爹在遺書上，一再叮囑我不可將眞相告人，皆為此故。」

辣手判官岑春霖厲聲喝道：「既然你這個軟骨頭這般害怕，遺書還給你就是，我可就不管了。」

說罷，將遺書擲在地上。

周忠幽幽的說：「少爺，遺書交不交還你也一樣，這件事情已傳播江湖，銀劍殺手苗金詠如果要殺你，你仍然是逃不過他的毒手，何不挺起胸膛，為父報仇？」

事情越說越嚴重，周北辰自從學武歸來之後，素知師父六靜大師喜歡清靜，不願插手塵世事情，所以父喪也沒有稟報他老人家，但現在却不能不投訴了，於是想了一刻，才鄭重道：「岑前輩，這事情讓我請示師父再作決定好嗎？」

岑春霖冷笑一聲，道：「我還待你請示嗎？早就打發人去告訴他老人家了，還有，老道爺呂修乾那邊，我也派人去給他送訊，明後天他們必然來到，如果你仍然這般軟骨頭，幪着面也見不得人啦！」

果然次日的午後，神行無影呂修乾匆匆而來，黃昏日落，不理世事的六靜大師也飄然蒞臨，他老人家指指金頂鐵禪杖，不待僕人通報，便大踏步的闖了進來，不用說，周北辰連忙跪下迎接，岑春霖與呂修乾也一齊彎腰鞠躬迎接。

六靜大師秉杖而坐，緩緩的說道：「難得你二位俠義心腸，為小徒報仇雪恨，可是小徒的性命，能否再延續三天，老衲不敢保證。以我所知，苗金詠不是好惹的，二十年前，他已仗劍橫行江湖，祇因在白馬寺調戲進香少女，被我用『雙禪指』戳傷了他，這才隱跡藏踪，聽說他到天池再求深造，獲得一本九幽七變陰符經，不但武功進境神妙，且學了經中的脫胎易容術，擅於喬裝七種面譜，包括少年中年老年，祇是不能易弁而釵罷了。」

六靜大師這一頓話，武林前輩

的老道爺呂修乾，大俠岑春霖，都聽得一愣，尤其是周北辰，更趕緊問道：「師傅，然則二十多年後的今日，你老人家的『雙禪指』功，還能尅制他嗎？」

六靜大師不答，却繼續說道：「這事該怪周公瑾，他不該挾療傷治毒的醫術，與黑道中人來往，如果安貧樂道的做個郎中大夫，那會招惹這是非？不過話得說回來，苗金詠這傢伙，不知悔改，得了九幽七變陰符經，藉武功與易容之術，又改名換姓作惡胡為，竟幹出殺人丈夫，佔人妻子的江湖上空前罪惡事來。如今，周公瑾這一封遺書，張揚他的罪行，也是他罪惡滿盈之日。」

岑春霖插口道：「請教老禪師，二十年前，苗金詠的眞姓名是甚麼？」

六靜大師合什道：「岑大俠，你也許聽聞過鴛鴦劍樂冰寒這個名字吧，苗金詠就是二十年前的樂冰寒。」

老道爺呂修乾愕了愕道：「這麼說來，他該是五十多歲的人啦，據我所知，金環教主不過四十多歲左右罷了，鴛鴦劍樂冰寒，難道駐顏有術，能返老還童？」

六靜大師微微一笑，道：「這有甚麼稀奇，內家功夫造詣好，善養丹田罡氣，縱不返老還童，比一般人精壯十年並不奇，何況他又懂得易容之術呢！」

他們三個僧道俗老人，絮絮不休的談論這個問題，周北辰實在有點不耐煩，因為他急須知道的，就是「雙禪指」功能否尅制仇人。六靜大師不是不想回答他，但難以肯定，蓋以樂冰寒二十年的進修，而且又得到九幽七變陰符經，武功進境如何，不能臆測，必須經過接觸方能肯定。於是淡淡的對周北辰說：「徒兒，『雙禪指』功是佛門武學，純粹是內家武功，為師雖然寒暑無間的鍛練，可是二十年後的今日，我也不知自己進境如何。不過雙禪指能敵九幽七變陰符經也好，不能敵也好，反正你知道了銀劍殺手苗金詠的秘密，他必定要結束你的性命，所以我剛才說過，你生命能否延續三日，難以保證，就是這個道理，其實你不知道這個秘密最好，省得招惹是非。」

岑春霖道：「不，我不同意這般說法，大丈夫頂天立地，有恩不答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為人，依我主意，不待仇人到來便先出關去找他算賬，最好當着粉骷髏徐玉屏面前揭穿他的罪行，使徐玉屏也同仇敵愾！」

話說至此，院子的桂花樹上，輕如飛鳥般躍下兩人。

岑春霖欣然說道：「邢家兄弟來了，他們哥兒倆對關外情形比我們熟悉得多，因為他們的鏢路，常常在關外走動的。」

這邢家二兄弟，為首的三綹長鬚的叫邢如龍，蓄八字鬍子的叫邢如虎。兩人齊聲答道：「剛才你們說的話我們都聽見了，不過樂冰寒是不是苗金詠，苗金詠是不是假冒金環教主吳其昌呢？這些問題太複雜，未拆穿眞相之前，我們不敢肯定是與不是，但金環教主吳其昌，我們是見過的，就在兩個月前我們押鏢經過尖城堡，在酒館便和他會過面，粉骷髏徐玉屏也和他在一齊喝酒，看他的模樣，和我們兩年前見過的，壓根兒就沒有分別，高矮肥瘦一樣，所不同的，祇是兩眼比以前更精光烱烱，似乎內家功夫比以前精進得多了。現在既是銀劍殺手苗金詠會來殺害周北辰，依我說，還是等他來好了，關外金環教勢力很大，教徒甚多，高手能人不少，犯不着出關去與他們決鬥。」

因為邢家兄弟二人是剛來的客人，而且又是應岑春霖之邀來助拳的，身為主人的周北辰，立刻吩咐僕人備酒席欵待，誰知才排好菜饌，周忠、周孝剛替衆人斟酒之際，邢如龍因遠道跋涉，腹中飢餓，不待主人家說請，他已舉杯喝了酒，但是，第一口才下肚，立時臉色陡變，雙手捧腹大叫：「有毒！」

接着口吐白沫，摔倒地上。這麼一來，邢如虎氣往上冲，伸手一拍，桌上的酒杯菜饌，全皆震盪，筷子更給他一拍之力震起一尺高。

岑春霖連忙說道：「邢二爺，此時此際，不是動氣的時候，救大爺性命要緊。」

周北辰也趕忙的跑入東書房，拿他亡父周公瑾遺下的解毒丸出來給邢如龍服下，但酒中之毒，異常劇烈，邢如龍服下了解毒丸，不但沒有見效，反而兩眼瞪大，紅筋暴現，而額上滲出豆般大汗珠，氣息急喘。

這情形，明眼人當然看得出不是周家莊的僕人下毒，定是歹徒的詭計，祇是猜不出下毒之人是誰罷了。

邢如虎手足情深，怒不可遏，霍地跳到石階上，刷的一聲，拔出腰間水磨竹節鋼鞭，喝道：「有種的現身出來，藏頭露尾，不是好漢，俺邢二爺在此候教！」

邢家兄弟一個暴怒如雷，一個氣若遊絲，奄奄一息，但是，邢如虎叫陣挑戰，半晌，沒有人現身出來，邢如龍雙脚一挺，毒發身亡，一命嗚呼。

這時，自然沒有人敢吃喝這桌上酒席，亦沒空吃喝。周北辰立刻叫僕人將邢如龍的屍體抬入橫廳，待天明購棺收殮。

佬大的周家莊，由於邢如龍不明不白的被人毒死，人人俱面露驚怕之色。

下毒的人是誰？總不會是廚子，更不會是周忠、周孝，倒是老道爺呂修乾頭腦精細，他沉思了一會，突地說道：「莫不是銀劍殺手苗金詠潛進這裡來？哼！這傢伙胆子可不小。」

周北辰道：「我看不是他吧，他在關外，怎能這麼快便到了這裡來，縱然他眼尖耳利，消息靈通，從關外到這裡，少說也得趕五，六日路程。」

岑春霖也說道：「重九第二天，我才派人去通知武林和江湖道上的朋友，以時間而論，在關外的苗金詠，此刻也許尚未知道我們聚會於此，我敢斷定，下毒的人決不是苗金詠，況且，苗金詠殺人，接二連三幾宗案子，都是事先留下銀劍示警，敢作敢為，決不會這樣悄悄放毒的。」

眾人正在紛紛猜疑之際，周義跟蹌跑進後堂報告，說甬道發現周孝的屍體，全身發黑，倒斃地上。

這一報告，眾人與周北辰火速的前往查視，岑春霖與呂修乾也三步兩脚的跑去觀看查察，果然看見一個身着錦袍的中年僕人，兩眼瞪大，倒斃甬道上，死狀和邢如龍一般無異。

老道爺呂修乾猛地想起一件事來，咦的一聲，說：「奇怪，剛才這個僕人還在後堂替我們斟酒，不曾見他走出去，怎麼會死在這裡？」

周北辰也說道：「是呀，他剛才和周忠一起侍候我們飲酒，沒來由死在這裡。」

說話至此，大聲叫道：「周忠。」

周忠立有反應道：「少爺，不消你說，我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剛才和我在後堂斟酒的，必然是個假周孝，說不定這個假周孝就是銀劍殺手苗金詠，可憐眞的周孝却已被他活活的毒死了。」

邢如虎頓足大叫道：「這麼說，苗金詠是打算用毒酒將咱們毒死，這傢伙，當眞是不要臉的無耻匹夫。」

六靜大師比任何人都鎮定，正由於他的沉着，思慮便週詳，聽了他們七嘴八舌的話，微微點了點頭，站起來口宣佛號，說道：「善哉！善哉！」

接着就以傳音入密絕妙的氣功本領，縱聲大叫道：「姓樂的，現在我們已獲得證實，化名苗金詠的是你，假冒金環教主的也是你，喬裝周孝的也是你，這完全是九幽七變陰符經中的易容術之玄虛，如今秘密已被拆穿，你還藏頭露尾作甚麼，現身出來吧，有種的，决不會忘却二十年前老衲的『雙禪指』之仇！」

自古道：「請將不如激將」，六靜大師將二十年前用「雙禪指」擊敗鴛鴦劍樂冰寒之事說出，果然就在一刻之後，突然一陣勁風越窗而來，颯的一聲，燈光之下，出現一個大漢，邢如虎認得他正是金環教主吳其昌，左手拇指上，還套着一個黃澄澄、金光閃閃的金指環。但是，就在吳其昌竄進來的當兒，六靜大師大聲叫道：「北辰，你快走！」

說時遲，那時快，六靜大師為了救周北辰的性命，金頂禪杖已向吳其昌橫砸而過，老道爺神行無影呂修乾以及岑春霖，也已雙雙亮出長劍和金背大砍刀，左右夾擊。

饒是如此，吳其昌一手仗劍，劃出一圈光影，抵擋着三般兵刃，另一手已扔出一道銀光，向着正在逃向側門的周北辰射去，一股勁風，呼然有聲。

此時三個武林前輩高手，俱已覺察這一道銀光，正是銀劍殺手苗金詠的銀劍，登時一楞，俱為周北辰着急，生怕他會被銀劍射死，所以手上的兵刃都緩了一緩，但是，周北辰不愧是六靜大師的入室弟子。

他陡聞腦後有兵刃破風之聲，立刻側身一躲，嗤的一聲銀劍從耳邊掠過，超越前面而去，他以為避過了，却不料銀劍殺手苗金詠左掌曲肘往後一旋，喝聲：「疾！」

啊！奇事就在此刻發現，風從掌起，一股勁風，竟將飛出一丈開外的銀劍攝吸了回來，呼的一聲，劍尖轉向，立時旋轉過來，迎面向周北辰咽喉飛去。

這麼一來，大出周北辰意外，叫聲：「不好！」

此時此際，眾人俱看得心弦緊扣，眼見周北辰要死在銀劍之下，却不料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六靜大師兩個指頭叉出，虛空一指，指尖風嘶，發出一股强大的勁風，把周北辰推倒在地。

饒是如此，在刻不容緩之際，一口短劍，仍然扎在周北辰鼻樑之上，登時哎唷一聲，血如泉湧。

六靜大師露了這一手「雙禪指」功，威力甚大，銀劍殺手苗金詠也兀自一怔，隨即冷笑道：「好一個不要臉的禿驢，虧你還有臉稱武林白道領袖，却原來倚多為勝，今天我鴛鴦劍樂冰寒要報二十年前之仇了。」

說着把劍一揮，劍挾風雷之勢，銳不可擋，鏗鏘之聲驟响。

老道爺呂修乾之長劍及辣手判官岑春霖的金背大砍刀，全被他之劍刃砸得火星迸射。

但六靜大師的金頂禪杖，却如

隕星似的搗進劍光的圓弧裡，口中說道：「兩位請退，讓老衲鬥一鬥他的九幽七變陰符經中的武學。」

說着搗進劍光中的金頂禪杖，便如翻江倒海似的旋轉，而銀劍殺手苗金詠的劍光，也勢如游龍似的裹住追逐杖頭。

辣手判官岑春霖和老道爺呂修乾，雙雙後退，走向周北辰，但邢如虎已搶先一步，將周北辰抱在懷中，只見一口七寸長的短劍，刄薄如紙，插在周北辰鼻樑上，將他一條端直的鼻骨截為兩截，鮮血如泉而湧，衣服盡赤。

神行無影呂修乾一把將銀劍拔出，順手納在衣袖中。辣手判官岑春霖趕快掏出八寶止血散，替周北辰止疼止血，不用說，為了救命，都忙得很。

這一邊廂的銀劍殺手苗金詠，恨得牙齒吱吱格格的响，咬牙切齒道：「姓呂的野道士，你還不把銀劍還我，更待何時？」

神行無影呂修乾哈哈一笑，道：「你要取回銀劍麼？哈哈，沒有這麼容易，你用這一口銀劍，殺死了三十一條人命，如今，兇器落在我手上，正好是個證據。」

銀劍殺手苗金詠氣得發抖，幾次想撲過去，想結束老道爺的性命。

但是，六靜大師的金頂禪杖，杖影縱橫交織如蛛網，使他空有餘恨，發洩不出，還要招前架後，左縱右跳的抵擋掃來的禪杖。

六靜大師這一根金頂禪杖，果然是佛門絕技，一杖連接一杖，綿綿不絕，把銀劍殺手纏得分不出身來。

正在鬥到激烈之際，院子裡，突地一陣香風吹到後堂上。

燈光之下，倒映着一個白衣人影，出現了一個面白如雪的麗人，她粉面上透出一團殺氣，仗劍踏步走進來。

邢如虎看得清楚，本能地啊喲一聲，說道：「粉骷髏徐玉屏來了。」

辣手判官岑春霖轟然說道：「她來得好，我這個辣手判官就在她面前，把這個殺人丈夫，佔人妻子的萬惡魔頭了結性命。」

老道爺神行無影呂修乾也一步走上前去，將銀劍殺手苗金詠之身世道出，揭穿他假冒金環教主吳其昌之罪行，滿以為她定然羞憤交併，為金環教主報仇。

誰知她冷冷的說道：「牛鼻子老道，用不着你多說，剛才你們說的話我都聽清楚了，儘管他假冒我丈夫，事到如今，我也把他當作眞丈夫了。」

粉骷髏徐玉屏這麼一說，不但出乎老道爺呂修乾的意料之外，也大出銀劍殺手苗金詠意外，他想不到幾年的恩愛，粉骷髏竟然眞的愛上了他，當下欣然說道：「娘子，妳這般愛惜我，眞使我且慚又愧，我實在不該將金環教教主吳其昌殺掉……」

粉骷髏徐玉屏不待他說完，立刻插口道：「事情過去的不消提，樂冰寒，你就是金環教主了，咱們祇要將這一夥强人殺盡，還有誰敢說你不是教主。」

說到這裡，她立即仗劍上前和銀劍殺手苗金詠聯手合擊，夾攻六靜大師。

徐玉屏這種喜新厭舊的水性楊花態度，不但六靜大師嘆息道德淪亡，辣手判官岑春霖、老道爺呂修乾也勃然大怒，道：「我活到這麼大年紀，不曾見過像你兩個這樣的狗男女！」

說罷，刀劍並舉，雙方展開一場混戰。

徐玉屏是捨死忘生的協助銀劍殺手苗金詠厮殺，兇悍得很。

這邊廂的邢如虎，看見眞相大白，銀劍殺手苗金詠，已然承認殺死金環教主吳其昌，又自承是鴛鴦劍樂冰寒，不禁喟然道：「江湖上竟有這麼不可思議的事情，更想不到有這般出奇的蕩婦，喜新忘舊。」

銀劍殺手的三重身份既然證明，六靜大師也就决意大開殺戒，結束這一場凶狠的鬥殺。他暗中運用元神，集畢生功力於左手兩個指頭，大喝一聲：「佛祖慈悲也不能饒恕你這個孽障了。」

說罷，施展「雙禪指」功，兩個指頭叉出，快如閃電，捷若流星，戳在銀劍殺手苗金詠的面門上，登時五官變形，兩道鮮血似噴泉般湧出，苗金詠慘號一聲，立刻倒斃地上。

辣手判官岑春霖手中的金背大砍刀一緊，大聲喝道：「姓徐的蕩婦，教你知道辣手判官的厲害。」

於是岑春霖刀似旋風的捲進，徐玉屏想躲也來不及了，血花四濺，被岑春霖一個橫掃千軍，攔腰被砍為兩段，不消說，已經香消玉殞了。

神行無影呂修乾哈哈大笑，道：「你們這麼快誅戮他們，一雙狗男女鬼門關上又得重逢，金環教主非拈酸吃醋不可。」

他這麼一說，引得眾人哄堂大笑，而江湖上使人聞名喪胆的銀劍殺手，也就從此消失了。

（完）

上文提要：齊女對這位歌妓的聲音感到極之熟悉，再聽其歌詞淒婉訴說相思苦，齊女認定是金鳳姑娘喬裝的了，並將蕭丹當作情俠希夷來追踪，這可嚇壞了蕭丹，拔腿便跑，齊女想拉住她已不及，耳中聽蕭丹說她是丫環當然要隨從主人金鳳小姐去，氣得齊女便任蕭丹獨自去。蕭丹奔走了一天，頻頻回頭望，但終不見齊女，餓極了往酒店叫了滿桌酒菜自斟自吃，等待齊女來會帳，却來了一位少年郎……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金山劫

英雄再與畫眉時　丹丘了願返山莊

少年道：「這豈不是爲難死我啦！我可代他叫你小兄弟，關心、愛護你。但怎可……怎可……」

「你是說……」瞪大了眼兒的那蕭丹說：「你代他……去……去愛金鳳姑娘？」

「你說，小兄弟，這怎不爲難死我啦，但胡大哥說，你知道啦，他臨終時說的，說得那麼懇切，我怎能說不，而且，胡大哥在臨終時他這樣說，要我不用躭心，因爲，金鳳姑娘從沒見過他的眞面目，他連腮帶脖子，生着那麼大的大惡瘤，醜死啦！眞是奇醜無比，生着讓她見？」

「不！」蕭丹說：「但金鳳姑娘早已見到了，而且，從沒嫌棄過。」

「不！」少年不但也說不，而且，簡直大叫一聲，倒嚇了蕭丹一跳，說道：「她見到的，那是胡奇，她眞好，胡大哥說了，她眞是菩薩心腸，她不過假裝不見，怕他難堪，不願傷他的心，但却瞞不過他，她只不過太善良，心靈太高貴而已，其實心裡是害怕的，說甚麼也還是一個姑娘，但却見過幪了面的情俠希夷。」

「但情俠希夷，就是胡大哥呀！」

「但在金鳳姑娘心目中，却另是一人，那自是英雄瀟洒……」

「而且又風流。」蕭丹說，而且說得認眞，道：「是眞的，果然不差，我初與胡大哥相遇時，他幪了面，我沒見到他的眞面目，但只聞其聲，也想像出他一定瀟洒又風流，而且，豪爽而誠懇。」

「這就是了，」少年說：「要知那胡大哥，自慚形醜，那敢面對人家，何况是美如天人的金鳳姑娘，是以，有時非回答她不可，或是，非開口不可，說起話來，總是木訥訥，結結巴巴，連聲兒也令人覺得沙沙啞啞，含糊不清了，但幪了面的情俠希夷，因爲不會自慚形醜，便判若兩人了。」

「啊！」蕭丹回想起來，可不是麼，想到她和胡奇初相遇，可不是從那朗朗的豪爽的聲調中，也幻想出英俊瀟洒又風流來，尤其是：那麼誠懇又親切。

那少年，現在，蕭丹至少已看得見他的身影了，在凝眸不瞬，不過不是瞧着她，而是凝眸那大門外的夜空，夜空中，有星在閃爍，說道：「胡大哥如何會不知道，他存在在她的幻想中，也只能存在在她的幻想中，而且，她更感激他的活命之恩，而且……」

「非胡大哥不能再嫁了，」蕭丹說：「我知道，齊女，就是今日我等候的同伴，對我說過，因爲齊女，就是金鳳姑娘的旗女。」

「可是，她不知道，」少年說：「胡大哥躲避，簡直是逃避她，不僅是自慚形醜，而且，不願她的幻想破碎，因是，那金鳳姑娘相思苦，其實他更苦，因爲，他也深愛天人一般的金鳳姑娘。」

「別打岔，讓我說下去，」少年擺了擺手，可知他黑暗之中，眞能視物，蕭丹不過僅看得出他擺手而已，但少年却連她張一下嘴兒也見到了。

蕭丹已張的嘴兒又閉上了，只見少年一雙明亮的眸子黯淡了下來，說下去了，却先又嘆了口氣，才又說道：「他……我是說胡大哥，只想快快尋訪到他的生身父母，明知連腮帶脖子的大惡瘤，已隨着他的年歲增長，已太大了，即使那一燈大師醫術通神，割除亦會有兇險的，他不敢存大的希望。」

蕭丹再也忍耐不住了，道：「我知道，我都曉得，那日在滄州道上，胡大哥讓我見到他的眞面目後，已對我說過了，因爲，他要重託於我，這就是我爲何假冒情俠大鬧揚州之故。」

「胡大哥明知希望極微，甚至，不敢存希望，他簡直是逃離金陵，從金鳳姑娘身邊逃走時，便想……」

「找一個人，即使走遍海角天涯，也要找出一個人來，英俊又瀟洒，然後，把一身功夫傳授給他，甚至可說是：塑造出一個金鳳姑娘幻想中的情俠希夷來……」

少年咦了一聲，現在，轉過頭來，凝視着她了，說道：「我……沒告訴過你，沒對你說過啊？啊啊，我是說，胡大哥沒告訴過我，而我也還沒對你說，你……你怎會知道。」

蕭丹就是蕭丹，一個自信心太强的人，又難免驕傲了，即使她臉上仍掛着珠淚，也不禁揚了揚頭兒，說道：「我猜得來，胡大哥的心腸太好，也太愛金鳳姑娘，是以，我不用猜，也明白胡大哥的心意了。」

「小兄弟，你眞聰明，」少年說：「眞是聰明絕頂。」

「而且……」蕭丹也目不轉睛，望着那少年，說道：「而且知道，他已找到了，就是……大哥哥你？」

正因她不轉睛，而那已爬上樹梢頭的明月，也已爬上了殿堂的台階，是，原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的殿堂，也更明亮些了，因是，她連少年臉上的苦笑也見得到了。

苦笑的少年，又嘆了氣，而且點了一下頭兒，說道：「你猜對了，小兄弟，而且，他把一身功夫傳授給了我。胡大哥死了，但情俠希夷却沒死，死了的，只不過是那個奇醜如鬼怪的胡大哥，永永遠遠，從這世上消逝無踪，而知道情俠希夷，即是胡奇的，只有一人……」

「只有我，」蕭丹說：「只有我一人，才見到過情俠希夷的眞面目。」

「是以，」少年說：「胡大哥要我南來，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小兄弟你。」

「我明白了，」蕭丹站了起來，說道：「只要我說：大哥哥你就是情俠希夷，就沒人敢說你不是了，只是……只是……」

蕭丹霍地一旋身，呼的一掌拍出，還怕傷了少年，只用了三成力道，而且那掌拍出，已變掌爲指，倏地五指箕張，抓向少年的肩頭。

啊唷！她出其不意，少年如何躲得開，叫道：「小兄弟，你你……啊唷，我的骨頭一定碎了，痛死我了。」

其實，蕭丹的五指一觸及少年的肩頭，已把指上的力道卸了，不過像和齊女嬉笑時一樣，不過輕輕揑了一下而已。

蕭丹不由皺了眉頭，道：「你說，胡大哥在臨終之前，把一身功夫傳授給了你，敢情這麼沒……不行，這如何能瞞得過金鳳姑娘，你可知道，金鳳姑娘雖非一燈大師的入室弟子，却得到了大師的眞傳，難道胡大哥沒告訴過你，她便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煙蘿？別瞧她步下生蓮，像是風都吹得倒，其實，內外輕功，莫不造極登峯。適才我這一掌，無極而太極，變化雖快，雖然奇詭，胡大哥沒有躲不開的。」

「我……我沒用。」

少年揉着肩頭，好生羞愧。

蕭丹踱起步來，轉來又轉去，兀自皺着眉頭，說道：「這也難怪你，胡大哥自幼就在一燈大師的身邊，在五台山中二十年，你說胡大哥臨終之前傳授於你，必然只是心法了，短短時日，怎能……有了……」

蕭丹忽然在少年身前，停下步來，說道：「我有主意了，聽，這水聲……」

夜，更深了，那本來只是隱隱傳來的水聲，現在更盈耳了。

少年愕然說：「水聲？這裡近着長江，滾滾滔滔，金山矗立，怪石峨嵯，那滾滾的長江東逝水，衝擊在岩石上，轟然有聲，自是老遠都能聽到了。」

「你說，那是金山，好極了。」

「小兄弟，你說甚麼呀？」

「我有了主意，」蕭丹道：「你可知那金鳳姑娘，必也在這左近麼？即使在前頭，必也不遠，因爲她携着兩個沉重的包袱，沒千斤，也有七八百斤，如何去得遠，大哥

哥，你別問，我去去就來。」

「小兄弟，你那去啊，深更半夜？」

已走到門口的蕭丹回頭道：「明兒就有消息傳來，金山大劫，不待午刻，必已傳遍遐邇，不用說，也傳到金陵。」

「不，不行，」少年跳起來，說道：「荒郊、野廟、黑夜，你不能把我一人丟下來，我害怕。」

蕭丹差點啐了一口，哼！就憑這點膽量兒，也敢冒充情俠希夷，但眼珠兒一轉，道：「也好，你來吧，反正明兒也要帶你上金山。」

「怎麼？小兄弟，不是連夜上金山，還要等明兒？」

「咱們先去放起一把火來，金山山高，自必數十里地之內，都能見到了。」

「不行，」少年說：「金山寺千年古刹，你不能……」

「誰說我要火焚金山寺，」蕭丹說：「雖然那法海和尚可惡，不該拆散那許仙與白娘娘的一雙神仙眷屬，但那禿驢已死了，你……笑甚麼？」

那少年竟失聲笑出，道：「小兄弟，你怎麼把傳說的神仙故事，當了眞？」

「誰說我當了眞，」蕭丹一瞪眼兒，說道：「若不是令天下的怨女痴男，有情人成其眷屬，豈配稱情俠，雖然只是傳說，但把本來神仙眷屬的恩愛夫婦，硬生生拆散，如何不惱煞人，那傳說既流傳千古而不絕，可知已深入人心，金山劫，自也驚世，大快人心。」

少年不笑了，雖說蕭丹一片天眞，但傳說既深入人心，確也不無道理，道：「但是，怎麼明兒還要上山？」

「情俠希夷，大鬧金山，懲惡除奸，殺和尚。」

蕭丹是個急性兒，越走越快，少年呵呵笑，說：「小兄弟，你胡說些甚麼？」

蕭丹腳下加快了，心下好不奇詫，這位大哥哥，說是胡大哥把功夫傳給他，不過是臨終前，而她在京中和胡大哥分手，不過才數月，怎生跟隨在她身後，毫不吃力，她加快，他也跟得快，仍然是輕描淡寫，不見他喘一口粗氣兒？

蕭丹心下奇詫，甚至有些兒驚疑，可就鬥上了，也不着痕迹，而且不讓他發覺，腳下越走越快，同時說道：「大哥哥，你有所不知，我已和齊女大鬧過金山了，却被金山寺的住持，那胖大和尚趕了，敢情那禿驢勾結官府，與活閻羅焦雄狼狽爲奸，是一根綫兒上的螞蚱……你，大哥哥，你笑甚麼？」

那少年非但半步也不曾落後，非但粗氣也沒喘一口，而且，笑出聲來，說道：「當眞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小兄弟，你竟學會了不少江湖話兒？」

「你說甚麼？」蕭丹一怔！她和這大哥哥今日才得相識，乍相逢，怎說士別三日？

少年一楞，說：「沒……甚麼！啊……小兄弟，你不知那胡大哥有多喜歡你，那日不對我說他的小兄弟，天眞又可愛，還說小兄弟你輕功了得，無名山莊的移形幻影功夫，更是天下一絕。」

「啊！原來如此，」道：「是了，無相神功，神功無相。」

那無相神功，若是到了家，不論對方是甚麼功夫，莫不是敵强也愈强，金鳳姑娘像是風都吹得倒，但當她一幪面，成了紫烟蘿，之所以令江湖人聞名喪膽了，齊女却不曾得到一燈大師眞傳，但已了不得，已絕不輸於她。

之所以，這位大哥哥，雖然初傳神功，也一日千里了，也能跟着她，跟得輕描淡寫，任她如何把腳下的功夫加快，也不能拋離他了。

少年顯然是忙用話來岔開，說道：「小兄弟，你適才怎說，還沒回答我？」

「我說甚麼？」

「懲惡除奸，殺和尚。」

「對了，」蕭丹說：「那日在金山上，一來那時不知那禿驢有那麼多惡蹟，死有餘辜；二來要對付活閻羅，又要保護那游擊將軍的女兒，是以把和尚交給適時趕來的鹿杖翁了，但鹿杖翁只打了和尚幾杖，而且還打最厚的地方……」

少年呵呵笑，說：「那鹿杖翁遊戲風塵，不論惱怒還是戲耍，最喜歡打人屁股。」

蕭丹臉兒熱了，心想：滄州道上，胡大哥知道鹿杖翁這該死的賊鬼老兒打過她的屁股，必是也對這少年說了，道：「不知是這該死的老兒杖下留情，還是不願開罪少林，是以只小施懲戒，因爲這和尚出身少林。哼！我偏不怕，先前不知，後來聽齊女說了，才知和尚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以往她走鏢時，尚有顧忌，這才饒那賊和尚多活了些日，如今，便齊女也不放過他了。」

「但我不明白了，小兄弟。」少年說：「爲甚麼要分開來，今晚去放火，明晚去殺人？」

蕭丹停步，霍地轉過身來，恰好碰到少年一雙烱烱發光，分明還含笑的眼睛，道：「因爲，情俠希夷，要當着天下英雄面前，懲惡除奸……」

「啊呀！」少年說：「小兄弟，你要我殺和尚？」

「而且要讓天下英雄見到大哥哥你，當然就是情俠希夷的眞面目

，當眞是英俊瀟洒又風流。」

「不，小兄弟，」少年說：「我並不英俊又瀟洒，更不風流。還有，我怕，你說那和尚出身少林……」

「而且，手中方便鏟，我見過，少說也有二三百斤重，這和尚之所以公然勾結官府，與活閻羅狼狽爲奸，就因爲無人能敵。」

越說，那少年越是害怕，轉身就要往回走，却被蕭丹一把揪住了，道：

「難道你不想見金鳳姑娘？因爲金鳳姑娘就在那天下英雄之中。」

少年一怔，明知掙扎不脫，便也不掙扎了，說道：「但你怎會知道？知道金鳳姑娘也會前來？不，我那能打得過和尚，只怕我殺不了他，倒被他殺了。」

「我自會暗中相助，大哥哥，你放心，我要讓那金鳳姑娘知道你如何英雄了得，眞是情俠希夷。快走。」

那由少年說不，也不由他分說，拉了他就往金山跑。

夜深人靜，江濤澎湃，簡直在怒吼！

金山，巍然矗立在天幕上的金山，在望了。

* * *

未等到天亮，轟動的就不僅是鎮江府，連對岸的瓜州古渡頭也轟動了，甚至連揚州也爲之震動了。

因爲，金山寺大火，甚至遠在揚州也可見到，簡直燒紅了半邊天，遠在百里外，由於金山高，如何會見不到。

金山寺千年古刹，夜半失火，那近着鎮江瓜州的居民，見那火越燒越大，甚至燒紅了半邊天，金山寺敲起的雲板、鐘聲，更响徹雲霄，聲聞數十里，即使在睡夢中的人也驚醒了，都紛紛奔上山來，擔水、抬水、捧着大盆小盆水的居民，絡繹於山道上。

那知到得金山寺，才知失火的不過是寺旁的一些僧舍，大殿寶殿，却安然無恙。待得上山救火的居民趕到寺中，那大火雖然尚未熄滅，但已被控制，不會蔓延了，只因僧舍佔地甚廣，是以火燒得又旺、又大、又廣，也才會燒紅半邊天，其實也不必救了，因爲水澆了火，不會蔓延，又是僥天之倖，那東南風，也未助長火勢。

那喘吁吁，歇在山門口的民衆，却赫然發現照壁上寫着幾行字：

情俠希夷，懲惡除奸
惡僧無塵，罪大惡極
午時三刻，血漫金山

大夥兒這才知是情俠希夷除奸懲惡，那揚州近在咫尺，情俠希夷火焚衆香樓，殺死鴇兒王八，殺死官差一十三人之事，早已把鎮州、瓜州轟動了，至今官差仍畫影繪形，張掛四門捉拿，只不過那六扇門中人，誰有膽量，其實龜縮起來，不過虛張聲勢，虛應故事而已，而那居民却莫不額手稱慶。日前更在鎮江的酒家樓頭，殺死爲禍江南地多年的大惡霸活閻羅，和他的幾個得力的爪牙，更是只差沒有替情俠供奉長生祿位牌，無不感激之極。

嘿！敢情也是情俠除奸懲惡，火也是情俠放的。也無不驚嚇，才知這金山寺的方丈，是披着袈裟的惡賊，是以擔上，抬來的水，不是往火上澆，而是傾在山門口了。

其實知道這方丈無塵與活閻羅狼狽爲奸的，不過是江湖中人，而且知道這方丈無塵武功了得，無人能敵，一見那：午時三刻，血漫金山。那自是情俠希夷向無塵叫陣，那照壁上的字句，分明就是戰書，是那江湖武林中人，自然是膽粗的，神龍見首的情俠，誰不想一瞻風采，爲江湖，爲武林，誅惡僧，誰不心下稱讚。

午時三刻，那自是當天的午時三刻，那年頭，上自帝京押出午門斬首，下自地方押赴刑場行刑，斬首示衆的，可全是午時三刻，還用說麼，情俠希夷，就在當天的午時三刻，把惡僧無塵，斬首示衆。

消息如風，豈僅是不脛而走，簡直風傳了開去，那江南地的英雄豪傑之士，江湖之中的黑白兩道，快馬傳書友好，飛鴿傳書的，亦大有人在。是以，那方圓百里地內的江湖好漢，武林的豪傑，不到午刻，已羣聚於金山古寺，誰不想一看這場百年罕見的邪正之戰，虎鬥龍爭。

甚至午時才到，山道上絡繹而來的人，那自是老遠趕來的人，也更多了。只不過無人見過情俠希夷的眞面目，有那陌生些的人，就不免有所猜疑，但絕猜疑不到那個美如冠玉，宛若玉樹臨風的少年公子身上。

若也有人瞧他一眼的，不過是心中說：「看不出，這麼個風都吹得倒的少年公子，倒好大膽，竟也敢來湊熱鬧。」

那美如玉，嘿！人說美人如玉，不料人世間，眞有潘安檀郎，即使美人中的美人，只怕和這美少年相比，也會黯然失色。

只不過，誰也沒多瞧他一眼，端的情俠是誰？來了？還是沒來？

任誰都不知道，都沒見過，不過想來必也是個多情種子，有那儒雅些，或是氣度不凡的，不免讓人有些猜疑而已。私下裡，却議論紛紛，人多自然也聲雜，看看已到了午時三刻，有人在地上立了根樹枝，艷陽當空照，竟已沒了影兒。

看看已是午時三刻，金山寺的山門霍地打開了，若是往日，那山門是不關閉的，是因爲昨晚的一場大火，還是情俠照壁上寫字之故？今日却緊閉了山門。格格一陣響，那厚重的山門打開了。

正因那山門關閉，是以門口原聚着的三五成羣的人衆，紛紛向兩旁退讓開去，早聽嘩啦啦一陣響，既然圍聚在山門外的，多是江湖武林中人，豈有不知的，那是惡僧無塵方便鏟上的鋼環聲響亮，聞聲都不免心寒，那會不趕快往兩旁一分。

這金山寺的原來老方丈宏法大師，乃是得道高僧，却不明白，惡僧無塵，乃是被少林逐出山門的和尚，怎會繼承了宏法大師的衣缽，成了金山寺的方丈？

却又無不明白，無塵勾結官府，與活閻羅狼狽爲奸，還有，手中的那根重逾三百斤的方便鏟，只要鏟上鋼環嘩啦啦一聲響，有誰敢不點頭的，那山門口聚集的江湖武林人中，倒有多半是吃過這惡僧的苦頭的，倒不是敗在方便鏟下，因爲敢與爲敵的，不是腦漿迸裂，就是骨斷筋折，甚至成了肉泥，又豈僅是苦頭而已，既然性命不保，還吃甚麼苦頭？自是已去了西方極樂世界，無痛無苦無煩惱。

這也就是大夥兒一聽說情俠火焚金山寺，午時三刻要血漫金山，都奔走相告，轟動了遐邇，那方圓百里地的武林豪傑，黑道上的人馬，怎不競相趕快，要看看情俠怎麼血漫金山。

啊哈！傳說之中，白蛇成精的白娘子，率領蝦兵蟹將，水漫金山，誰也沒見過，惡僧無塵座下豈會少了惡僧，血流成河是會血漫金山的，豈能錯過，不僅大開眼界，也吐一口鬱結在胸中的惡氣。

因爲，情俠希夷，名頭太大了，善者不來，來者不善，若無絕世武功，豈敢太歲頭上動土，敢來懲惡除奸！

說時遲，人衆慌忙一分，嘩啦啦，鋼環聲響亮，當先奔出來的，却不是無塵，而是八個和尚，四個手抱戒刀，四個拖着少林的齊眉棍，若不是純鋼打造，豈會在青石板上劃出一溜火花，那自是飛奔搶出，也才會發出火花，顯然是故意先聲奪人，因此發出聲響自然也大了。

奔出山門來的八個和尚，無不是橫眼豎眉，栗肉虬筋。

那人衆無不倒抽了口涼氣，因爲嘩啦啦，人影掠空，那懾人的聲響也破空而出，眼前暗得一暗，無塵那高大的胖身軀，已像鐵塔一般在山門前的廣場中巍然站立，那手中的方便鏟一拄地，少說相距在三五丈遠的人羣，莫不也感到地下在震動了。

金山寺因是在山頭上，山門前的廣場自不會大，擠滿了的黑白道上的豪傑好漢，退無可退，只空出數丈的一片空地來，黑壓壓，只見人頭在鑽動，却鴉雀無聲。

別瞧那惡僧高大肥胖，却飛掠矯捷如飛鳥，怪眼一睜，聲若洪鐘，喝道：「何物希夷，滾出來受死！」

那有如電閃的目光，向人羣中緩緩掃了一眼，目光到處，令人無不寒戰，那知喝聲未落，那惡僧忽然退了一步，不僅因爲眼前一暗，人衆中已爆發出一聲喊來，而且，肥臉上已被人重重的打了一個嘴巴子。

但眼前不過微暗，何曾有人，好和尚，只見人衆都瞪大了眼睛，望着他身後，和尚頭也不回，一聲嘩啦爆響，方便鏟向後橫掃千軍，藏鏟頭，現鏟尾，勢急勁猛，如何不帶起塵土，眞個石走沙飛，好不驚人，更是鏟捲狂飇，豈僅是身後，甚至身前及左右，方圓三丈之內，皆已罩在那方便鏟下！

那山門前的場子本就不大，四處圍着數百人，當中空出的地方，不過四五丈而已，和尚的方便鏟長有一丈，加上臂長五尺，那鏟風捲狂飇，逼得圍觀的人衆紛紛後退，只聽啊呀連聲驚呼，那站在外層的人退無可退，少說有五七人被擠落下崖，好在崖下山坡樹林叢生，雖被跌得頭破血流，倒是沒有直跌下岩去的，沒人喪命。

那和尚知道身後的人，必無倖免，不成肉泥，也腰折骨碎，那自然便是打他嘴巴子的人，當然便是情俠希夷了，雖然和尚的嘴裡已滲出血來，仍一聲呵呵，只不過滿嘴是血，含糊不清，狂笑一聲，說道：「教你知道我的厲害！啊唷！」

那還用說，那驚叫慘呼之聲中，必有一個是情俠希夷，那知，話聲未落，大嘴仍大張，眼前有甚麼東西微晃，和尚喉嚨裡一甜。

好和尚，哇的一聲，噴出一蓬沙血來，啊呀！怎麼沙血中，夾雜着點點白？

敢情白是和尚的牙齒，原來陡然有人長身起來，塞了一把沙石在和尚的大嘴中，那手法還是眞重，連和尚的上下前排牙齒皆被敲落了，和尚一口眞氣，便連沙石帶牙齒，一齊噴出了！

端的是當者披靡，那前面的人羣早發起一陣喊來，又倒了五七個，而且血流披面，竟是被和尚噴出來的沙石和牙齒打傷了。

那人羣登時大亂，少不免又把五七九個圍觀的人擠落下崖！

連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

，也奈何他不得的大和尚，豈是等閑，才知遇到了勁敵，對方是以柔對剛，施展的是沾衣十八跌，更令和尚驚嚇的是，對方不僅沿附在他身後，而且竟能竄繞到身前，豈僅見未曾見，簡直聽也沒聽說過。

和尚大驚，更大怒，眞個是三屍神暴跳，七竅內生烟，好和尚，霍地跌坐在地，鏟起雪花蓋頂，更是鏟影如山，把方圓三丈之內，都已罩在鏟下了，不僅是對方上盤，連下盤也掃在鏟下，除非對方能遁地，否則必然血肉橫飛！

只聽有人大叫一聲：「好和尚，敢情眞有點道行，大哥哥，救命啦！」

那知竟是一個嫩嗓子，說時遲，和尚大吃一驚，那方便鏟不但掃了空，鏟身竟然往下一沉，可把和尚嚇壞了，眼前一黑，人家不但在他運轉如風的方便鏟上一點，眞個是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竟一掌劈落在光頭上，只覺地轉天旋，哇的一聲，又噴出一口鮮血來，雖說和尚跌坐在地，沒有倒下，但也搖搖晃晃，那自是人家這一掌雖然拍個正着，但不過是借力竄出，和尚這才沒腦漿迸裂！

好個皮粗肉厚的大和尚，方便鏟拄地，才穩住身形，已跳了起來，只聽四外又發起喊來，七嘴八舌，叫道：「情俠……希夷……」

和尚猛搖了一下頭，看得清楚了，只見相距不到一丈，站着：嘿……竟是兩人！

一人用黑布袋罩着頭，兩個窟窿中，露出烱烱雙眸，身邊，嘿！竟站着一個小兒郎，前髮齊眉，後髮披肩，看來不過十五六歲。

那小兒郎叫道：「大哥哥，只道殺雞焉用牛刀，那知這禿驢眞有點道行。」

嘿！敢情戲耍和尚，打落和尚上下門牙，更在和尚頭頂拍了一掌的，竟會是這麼一個小兒郎，分明和尚在這麼個小兒郎手中，縛手縛脚，人家無不棋高一着，和尚不但已受了傷，而且還吃盡了苦頭，不料倒大叫救命。

但身邊多了個幪面人，竟沒引起大夥兒驚疑了，大夥兒全把注意力集中在幪面人身上。

火焚金山寺，留字照壁上，向惡僧挑戰的，乃是聞名而從沒人見過的情俠希夷。

傳說中的情俠希夷，便是以布幪面，武功莫測高深，那身邊的小兒郎如何戲耍無人能敵的惡僧無塵，而且傷在他的掌下了，而這小兒郎却叫身邊的幪面人作大哥哥，豈有不知這幪面人是誰的。

發起喊來的人羣的驚呼聲中，竟夾雜着一聲清脆的……不僅是驚呼，而且驚呼更喜極的笑聲。

原來是美如玉，宛若玉樹臨風的美少年。

「啊！」

不僅清脆，又豈僅喜極，而且，那一聲啊，更透着驚詫。

那跳起來，滿嘴滿脖子鮮血的和尚，亦驚得退了一步，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幪面人雖然現身出來，還沒出過手，又何用出手，他連人家的小兄弟也不是敵手，還會不失魂少魄。

只聽那幪面人朗聲說道：「小兄弟，可是你胡鬧了，無塵大師乃少林高僧，不看僧面，也應看佛面，豈可如此無禮，眞是該打了！」

啊呀！小兒郎大叫一聲，那幪面人只不過口說該打，連手兒也沒抬起來，竟駭得小兒郎轉身就逃，好快的身法，大夥兒只不過眼前一花，已失了小兒郎的踪跡，却聽那美少年清脆的聲音，叫道：「放手！你你……」

美少年而已，又不是大姑娘，竟然臊得嫩臉兒紅彤彤的。

原來那忽然失了踪跡的小兒郎，不知何時，不，那只是目睹不見而已，其實不過是眨眨眼間，竟已溜到那美少年身後，把那美少年自後攔腰一抱，呔！竟抱個滿懷。

那美少年竟然掙扎不脫，不，只不過掙得一掙，便不再掙扎了。

原來是小兒郎在美少年耳邊低語起來，說道：「我可把大哥哥帶來交給你啦！現在，你明白了吧，我不過是情俠丹丘生，我大哥才是情俠希夷，才是你朝思暮想，日盼夜盼的情郎……」

竟連那身邊的人，也沒注意他們了，因爲場中的幪面人——情俠希夷，已發了話，說道：「我這小兄弟無禮了，大師休得見怪，不過我要奉勸大師一句，出家人自當明心見性，六根清靜，要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而一山更比一山高，活閻羅雄種惡因，已得惡報，大師你若放下方便鏟，從此種得蘭因，自會收得絮果，請借大師的方便鏟一用。」

那幪面人只上得半步，相距惡僧無塵，何祇一丈，那知幪面人只是緩緩抬臂、翻腕，只一招，那場邊數百羣衆，皆是黑白兩道上便不成名露臉，也是有頭有面的人物，登時轟然發起喊來！

皆因惡僧手中那麼沉重的方便鏟，相距丈外，竟脫手飛出。

幪面人伸手接住了，又道：「這方便鏟本是佛家用以消除魔障之用，但要降魔，必先消除自身心魔，這方便鏟上的鋼環，豈不擾了佛門清靜，我代大師除去如何？」

那方便鏟上有三個酒杯粗細的鋼環，那場中早已鴉雀無聲，便那攔腰抱着美少年的小兒郎，也張大

了的嘴兒，那還說得出話來，一雙眼兒更是睜得不能再大了。

那美少年也大睜了眼兒，自幪面人一發話，本來被那小兒郎攔腰抱住，臊得臉紅，竟也不掙扎了，全神貫注在幪面人身上。

說時遲，只聽噹噹噹連响了三聲，那麼粗的鋼環，竟被幪面人毫不費勁地摘了下來。

那和尚倒抽了口涼氣，說道：「無相……神功！」

幪面人道：「希望大師從今以後，也像這方便鏟一般清靜，怕不立地成佛？接住了！」

幪面人轉了轉頭，原來是掃了那當先奔出的八個和尚一眼，又道：「希望這幾位大和尚，也都放下屠刀，還有，大師這些年，累積了不少不義之財，用以重修僧舍，自是足夠而有餘，從此金山禪院，暮鼓晨鐘，响徹行雲，摧醒人間貪嗔痴迷者。」

隨更一拱手，道：「大師和各位大和尚，請吧。」

那惡僧和那八個和尚，如何不像獲得皇恩大赦一般，轟然一聲，奔回金山禪院去了。

那場邊的數百圍觀的羣衆，尤自目瞪口呆，那麼粗大的鋼環，幪面人簡直像是摧枯拉朽一般，如何不驚駭得呆住了，何況，他那小兒弟、小兒郎竟視無敵的惡僧如無物，戲耍於掌上，更遑論幪面人了。

却聽那小兒郎大叫一聲，因爲那幪面人已轉身，向他和美少年面前走來。

那幪面人不過是說道：「小兄弟，休要淘氣，還不放手？」

那小兒郎却叫道：「厚地高天情不絕，痴男怨女債可酬，還你一個情俠希夷。」

那美少年也如痴似呆，呆呆地凝眸，望着走近前來的幪面人，忐怪，怎麼驚喜又淒婉？因是如痴似呆，那裡防得，不防那小兒郎驀地把他一推，那幪面人不張開雙臂也不行了，一把將推入懷中來的美少年抱住了，那小兒郎却跳起來就跑，早已在數丈外了，只聽他回頭來，高聲叫道：「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

* * *

不是天作之合，也不是他又爲人世之間成就了一樁美滿的姻緣，人家原是一雙有情人，應該說，爲有情的人間，成就了有情的姻緣。但她口裡在說，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不免腦裡也幻想出：他重與畫眉，她細數郎輕薄，她如何會不羞羞的，臉兒如何不熱熱的，心兒裡，如何會不慌慌的，因爲，他不是情俠希夷，她的胡大哥，死啦。冰清玉潔，眞美若天人的金鳳姑娘，也冰雪聰明，武功簡直已莫測高深，會不會，會不會發現那不是眞的情俠希夷？若然發現被騙了，那還了得！金鳳姑娘必然大怒，大怒的金鳳姑娘可就不是金鳳姑娘，而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了！

三十六着，還不趕快走爲上着？跑啊跑，眞像脚底下擦了油，眨下眼，已到了金山脚下，而且繞樹穿林，不敢走那有石級的山道，而且還不時回頭望，因爲，怕金鳳發現了那不是眞的胡大哥。

却因這緣故，沒有留心脚下，啊呀！脚下不知被甚麼絆了一下。

輕功了得的蕭丹，竟然收勢不住，衝前跌倒在地，而且成了滾地葫蘆，她是能夠跳起來的，但沒有，身子被一株大樹擋住了，她竟……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因爲她正想着胡大哥，而胡大哥——情俠希夷，死啦！已不在人世了。

她哭得好不傷心，簡直嚎啕大哭，把從昨晚忍住了的眼淚，都流了出來，甚至把從無名谷中，忍住了、沒流的眼淚，也一古腦兒流了出來。

她沒娘，從小就知沒娘的，忽然間，竟又有了娘，她應該高興的，但她原本有爹的，忽然間又沒了，把鬱積在心中的悲怨與哀傷，都一古腦兒哭了出來，哭得好不傷心，一發不可遏止。

哭啊哭！眞是哭得天昏地暗，甚至被人扶了起來，被人家摟在懷中了，她也不覺。

不，她是覺得的，即使淚眼模糊，也認出是誰了，也許，正因這緣故，她反倒哭得更傷心了。

因爲，那是齊女，半年多來，和她形影不離，此次竟抛下她孤孤單單的齊女，竟又回到她身邊來了，教她如何不更傷心。

摟住她，替她抹不盡眼淚的齊女說：「跌痛你了麼？讓我看看，跌着那裡啊！」

原來是齊女突然現身出來，絆了她一下。

「別哭啊，」齊女說。顯然有些慌了手脚，「怎麼像個長不大的娃娃？」

不用看，憑蕭丹的超絕輕身功夫，已達到了能自生反應的境界，豈會跌傷、跌痛她的？但蕭丹淚長流，一些兒也不假，就不由她不着了慌。

啊唷！蕭丹却從她懷裡跳了起來，齊女那會防到，被蕭丹一推，不僅倒下了，而且頭兒撞在樹上，她倒痛了。樹大，雖沒被撞得搖晃，但撞擊得轟然有聲，噯唷唷！

自知力大了些，雖然痛在齊女頭上，也痛在她心裡，慌忙轉身，把齊女一抱，哭道：「你不是不睬我麼？又回來做甚麼。」

眞是輕憐密愛，輕輕替齊女搓揉起來。

齊女噗嗤一聲，笑道：「我怎會捨得你呀。」還道蕭丹是爲這個緣故啼哭，不由嘆了口氣，說道：「金鳳姑娘和我情如姊妹，你是知道的，當年我被武雲孃收養，原是作她丫環的，金鳳姑娘當我作妹妹，一同練功夫，夜則同眠……」

臉上仍掛着兩行珠淚的蕭丹，一噘嘴兒，說道：「是以，你一見到她，就不睬我啦，你就丟下我，追她去了。」

「是！」齊女在她懷中點了一下頭，道：「我是躭心，你也太胡鬧了，我是躭心你呀，金鳳姑娘若不是眞以爲你就是情俠希夷，豈會扮作歌女，以歌寄意，訴說那相思苦……」

淚珠兒還在眼裡轉的蕭丹，連淚珠兒也發亮了，說：「但我是受了胡大哥的重託，就是南來慰她相思苦的，再說，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是情俠丹丘生……」

齊女噗嗤一笑，說：「姓丹名丘生，不知改了姓名沒有，啐！而且還是個……銀樣的蠟……」

半躺在蕭丹的懷中，那能躲得開，話未說完，已被她在嘴上狠狠地擰了一下，齊女索性一滾，滾入蕭丹懷中。

不過是假鳳虛凰，都要爭着做兒郎，這麼一打情罵俏，自是又和好如初，甚至更親密了。

齊女竟忘了她和蕭丹一樣，也扮作個讀書小兒郎，習慣成了自然，竟用手抿起髮來，道：「眞不明白，你已把胡大哥送回她懷裡了，說眞的，你這小娘子眞是令人又憐又恨又……愛。」

那愛字還未出口，也以擰還擰，在蕭丹的臉兒擰了一下，而且也重重的，她是躲不開，還是壓根兒就沒眞躲。

齊女已繼續說道：「而且還是個鬼靈精，你不但把金鳳姑娘，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騙得如痴如醉，又愛又恨，却毫不着痕跡，讓人家相信，壓根兒你就沒騙過人，那金鳳姑娘而今對你只有感激的了。你騙了人，竟還令被你騙的人，對你心生感激，倒令我……」

這番齊女可不能得手了，蕭丹鳳點頭，齊女非但擰了個空，自己的臉兒倒被蕭丹親了一下，但她倏地一圈臂，脆生生，打了蕭丹一個嘴巴，道：「倒令我替你躭心了半天，因爲咱們兩個加起來，金鳳姑娘一惱，咱們都不是她的手脚。眞不明白，又爲甚麼沒命逃脫，簡直亡魂喪魄……」

蕭丹啊呀一聲，跳了起來，拖了齊女就跑，邊跑邊說：「快，要命兒的，那就快跑。」

「做甚麼呀？」

眞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被蕭丹拖着跑下金山，遠遠的跑離了金山，因見蕭丹是眞驚惶，知道必有緣故，便也提一口氣，任由她拉着奔跑，不再追問。眞是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也不由她詢問。

少說已跑出十來里地方，不見了城垣，只見農家的炊烟，艷陽天，鶯飛草長，樹木葱翠，已來到了一個野林，蕭丹回頭望，不見有人追來，才鬆了口氣，不過仍然氣喘吁吁，說道：「那不是胡大哥。」

倒把齊女嚇了一跳，說：「你說甚麼？」

「那幪面人，不是胡大哥，胡大哥已……死啦！」

她沒有哭出聲，却又已淚流滿面，慌得齊女摟住她，雖然大吃一驚，却不形諸於面，柔聲道：「別哭啊，這端的是怎麼回事？」

蕭丹這才咽咽哽哽，把和她分手後之事說了一遍，道：「那幪面人不是胡大哥。」

齊女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蕭丹又哭道：「胡大哥豈有不知金鳳姑娘對他一往情深，而且非他不能別嫁的，原意就是走遍海角天涯，找出一個英俊的少年郎來，把一身功夫傳給他，反正他幪了面，金鳳姑娘只見過胡奇，可沒見過幪面希夷的眞面目……」

「且慢，」齊女道：「胡大哥尋訪到了他的生身父母，終於等到了這一日，可以割除那大惡瘤了，而一燈大師醫術高明……」

蕭丹呸了一口，恨道：「原來禿驢都不是好東西。」

「胡鬧！」齊女道：「你豈可對一燈大師無禮。」

蕭丹哼了一聲，恨恨的說道：「若眞醫術高明，怎會殺死了胡大哥？」

啊！齊女喃了一聲，有些明白了，道：「你是說，一燈大師替胡大哥割除惡瘤，胡大哥因而回天乏術？不……」

那幪面的希夷，在齊女心目中，自是英雄了得，任何人心目中的英雄，乍聞噩耗，不免都會疑惑不信的，但齊女的眼睛反倒發亮起來。

「如何不眞……」蕭丹的淚珠兒頓又泉湧而出，道：「如何不眞，他，我是說，今日那金山上的幪面希夷，我昨日和他相遇，可不曾幪面，不但聽他親口說的，而且還是胡大哥臨終之前，吩咐他來找我的，就像眞的一樣做。爲何我昨晚要火焚金山寺？就是不但要把黑白兩道，尤其是金鳳姑娘引來，當然還有你，讓人人知道，他就是眞而又

眞，眞正的情俠希夷，最主要的，就是要金鳳姑娘親眼見到……」

「知道大鬧揚州，火焚衆香樓的，不過是情俠丹丘生。」

「不，」蕭丹說：「而且要金鳳姑娘絲毫不疑，情俠希夷的兄弟，已戲耍惡僧無塵，痛懲無塵……」

少不免，蕭丹的頭兒又揚了起來，心下一得意，那淚珠兒自是也不湧而出來了，道：「讓黑白兩道，尤其是金鳳姑娘見到，不過是情俠希夷的小兄弟而已，已是如此了得，大哥哥情俠希夷，那自是武功蓋世無雙，難道你不也相信，眞而又眞，他就是情俠希夷！」

「我相信。」

齊女的眼睛不但亮了，而且笑靨生花，但忍住了，沒笑出聲來，說道：「我可又不明白了，那你爲甚麼沒命逃跑，眞像三魂少了二魄似的？」

齊女到底忍不住，笑出聲來了，因爲蕭丹的淚珠兒仍掛在臉上，却昂頭好不得意，但頓又尷尬起來，偏又尷尬地笑了，那副模樣，才眞是得意又可愛。

「但一想到……」蕭丹說：「金鳳姑娘冰雪聰明，若發現……發現懷中的人不是胡大哥，我是說，情俠希夷，因爲，胡大哥曾替她療過她那不治之症，曾有過……這可是聽你說的，有過肌膚之親，還有，金鳳姑娘對他的聲音，自是熟悉極了，會不會……」

「不會，」齊女說：「便我也聽得出來，那眞是胡……我是說，眞是情俠希夷的聲音，不不，我是說，學得像極了，眞像情俠的聲音。」

「是麼？」拍拍心口兒，蕭丹說。

「而且，」齊女說，眼睛不但亮，而且忍住了笑，「任何都可以學，有聰明天賦，甚至都可一學就會，只有一宗，若不假以時日，是學不會的，甚至金鳳姑娘練了多年，也不過只得三兩成火候，我更不用說了，稟賦愚鈍，連一成功力也練不到。」

「你說甚麼呀？」

「無相……神功。」

蕭丹不僅怔住了，而且一雙眼兒越睜越大，今日在金山之上，他！一伸手，惡僧那麼沉重的方便鏟，便已脫手，飛入他手中，而且，當着數百個黑白兩道，尤其是金鳳姑娘的面，那麼粗大的鋼環，他竟如摧枯拉朽一般，硬生生毀了！

當眞！那時她全神貫注在金鳳姑娘身上，而且，强敵當前，眞要憑眞功夫，鬥功力，她那是惡僧無塵的敵手，只不過勝在移形幻影，輕功絕頂，而且先發制人，躭心那大哥哥，假希夷露出了馬脚，是以忽略了！

當眞，這大哥哥說胡大哥臨終之前，把功夫傳給了他，別樣功夫，也許可說這大哥哥已有了武功根底，能一學就會，甚至一學就像、就精，這無相神功，神功無相，可全靠內功修爲，可不是繡腿花拳，能一學便會，便精的！

齊女再也忍不住了，笑得花枝兒般亂顫，說：「終朝打雁，你戲弄人，騙人多了，今日可被雁啄了眼，看你還敢不敢再戲弄人，再騙人，今日天老爺大開了眼，惡有惡報，你也被胡大哥戲耍了。」

「你是說……」

「我是說，」笑得氣也喘不過來的齊女說：「胡大哥當眞死了，不過死了的，是奇醜如鬼的胡大哥，其實他原本不醜的，若不是被那大惡瘤贅扯得連眼耳口鼻都變了形，原本不醜的。」

「你是說……」瞪了眼兒，那偏了西的四月的艷陽，溫暖又明亮，瑩晶的仍掛在她臉上的淚珠，閃閃生輝，眞像珍珠，瞧得齊女的眼兒也睜大了，眞美，在她眼中，蕭丹從沒像此時此刻一樣，美極了。

「我是說，奇醜的胡奇死了，但不過是脫胎換骨，原本是英俊又蕭洒的胡大哥却活了，你是個奇蠢無比，却又最最可愛，最最天性敦厚的傻姐兒，若不是你一聽說胡大哥死了，就傷心得淚眼模糊，他一定騙不了你的眼淚，你也就會發現他就是胡大哥，不過是脫了胎換了骨。」

蕭丹不瞬的眼兒眨了兩眨，說：「當眞，他一見面，就叫我小兄弟。」

「世間之上，那有這麼不客氣的人。」齊女說。

「他還責我浪費，一個人要了滿桌的酒菜。」

「老氣橫秋。」齊女說：「簡直是交淺言深，你竟會不疑心？」

「我身上分文皆無，以爲你必會追來的，那知等呀等，出來在街上找遍了……」

蕭丹噘了嘴兒，齊女輕輕握住了她的手，拉近身邊來，說：「當眞，你身上一個銀星兒也沒有，後來呢？」

「他付了帳，竟多一句也沒責我，看他的寒酸相，必是把身邊所有的錢，都拿來替我付了酒飯帳，啊呀！」

蕭丹突然啊呀了一聲，說：「當眞，那有那麼巧，我沒銀子投宿，去到那郊外的破廟過夜，他竟已先在了！」

「還說你聰明。」齊女說：「你到了那時候，竟然仍絲毫不疑？」

蕭丹越說，越想不錯，也許那時眼巴巴等齊女，越等越焦急，是以絲毫不疑。

齊女早防到，蕭丹才轉身，只跑得一步，已被她一把揪住了，說：「你可知已跑出多遠來了，再回去，他們會在金山等你麼？」

蕭丹眨了眨眼兒，當眞，她把胡大哥往金鳳姑娘懷中一塞，當着數百個黑白兩道的人面前，雖然金鳳扮作個少年，雖然望眼欲穿，痴痴地等了這麼久，怎會不羞，一定臊得轉身就走。不用說，她臊得急急走，胡大哥就急急跟，必然也像她和齊女一樣，走得快極了，若是走了相反方向，那麼，相距有多遠了！何況一時之間，那金鳳爲郞憔悴却羞臊得急急走，她却怕得亡魂喪魄，沒命地逃跑，眞個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這時回去尋找，豈不更是無處尋了。

齊女道：「往日你那麼聰明絕頂，今兒是怎麼啦，不用猜，不用問，也知羞答答、心花兒朶朶開的金鳳姑娘，去了那裡，不用說，胡大哥亦步亦趨，緊緊地跟。」

「去了金陵？」

「謝天謝地，」齊女說：「你的靈魂兒又歸了竅，總算又聰明起來了。」

蕭丹抬頭瞧了瞧偏了西的四月艷陽，反手一把抓住齊女，說：

「走。」

「去那裡呀？」

「自然是金陵。」

「去做甚麼？」齊女奪出手來，道：「咱們非但不能去金陵，而且該遠遠地躲開，我且問你，金鳳姑娘和胡大哥回到金陵，那金鳳姑娘會做甚麼？」

蕭丹嘻嘻一笑，說：「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郞輕薄。」

「恭喜丹丘生情俠，完成了一段有情佳話，成就了一段美滿姻緣。」

那蕭丹心下一得意，就會揚了頭兒，挑了眉兒，可不是揚得挑得高高的。

齊女却啐了一口，道：「我若是你，得意之先，先把眼淚抹乾了，再笑，再得意也不遲。」

當眞，她不是一直盼望這一天，等待這一天麼？情俠希夷，把無情天地變作有情天，令無情天地中的痴男怨女，成其眷屬，而她，却親手把情俠希夷，送入那金鳳怨女懷中，如何不得意。

抹去了那閃閃生輝的瑩晶的珠淚，璀燦的四月艷陽，照亮了的笑臉，眞是人比花嬌，像四月的春花一般絢麗了。

「那麼，咱們那去啊？」

言尚未了，驀見彩蝶舞翩躚，樹上飛落下兩個羽衣霓裳的姑娘來，一個姑娘笑道：「來處來，自該去處去，奉鹿杖翁吩咐，前來恭迎莊主回莊。」

蕭丹回身要跑，却聽篤的一聲響，嚇得蕭丹忙不迭用手護着身後，當眞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恨得蕭丹直咬牙兒。

敢情是她的兩個丫頭追來了，竟被她們追到了。

齊女說：「休要怨我，她們兩個苦苦哀求，瞧着她們怪可憐的，不由我不答應，何況已答應鹿杖翁在先，只待你完成情俠希夷與金鳳姑娘的一段美滿姻緣，必勸你回轉無名山莊。」

蕭丹跺着脚兒，道：「原來你們串通好了的。」

齊女道：「但你也答應過我，帶我去無名山莊住些時的，不也是時候了？」

「但你一些兒也不可憐，那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齊女湊在她耳邊，低聲道：「今日你不回莊是不行了，那賊鬼老兒豈會放過你，但你若是回莊一行，正了莊主之位，那時你成了一莊之主，莊主有命，誰敢不遵從！」

蕭丹嘆了口氣，道：「但你得答應我，從今以後，不准你離開我，半步也不許，而且，陪我回去，還得陪我出來。」

齊女聽罷高聲說道：「莊主有令，擺駕回莊。」

（完）

上文提要：宇文成都面對張出塵，對李世民走脫，也是茫無頭緒，虬髯客也來奪李世民，只好由袁紫烟去應付，而她又失了踪，幸好突然又出現眼前，袁紫烟也無辦法，只有收兵回長安。隋煬帝、蕭后、十二院夫人出城迎接，雖然逃了李世民，幸國師安全歸來，也不追究，宇文總統領等人各自慶倖，而袁寶兒最關心的是李世民逃脫，急往拜謝紫烟，二人交換意見，寶兒把和李世民相愛之事，告知紫烟……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李世民軟禁華山　虬髯客訛稱合作

袁寶兒又道：「宇文成都懷疑我，蕭皇后防範我，都已落在皇上之後了。」

「但是似這般相待下去，終非了局！」袁紫烟道：「李世民牽住了妳的心，總有一天，妳會被迫下手。」

「妳這次北征歸來，一定會引起局勢變化，」袁寶兒道：「所以，我們仍要來一個君子協定，以後，情勢如何，我們也許無法掌握變化。」

「什麼協定呢？只要公平、合理，我大概不會拒絕的。」

「我不殺害隋煬帝，妳要三放李世民，」袁寶兒道：「這麼一來，日後，姐妹們縱然被形勢逼到非打一架不可，心中也無私人仇恨，此番北征，妳心存忠厚，已放過世民一次，只要你承諾再放過他兩次，我們這一段姊妹情，就十分圓滿了！」

「如果很不幸的，第四次讓我捉到他，又該如何呢？」袁紫烟道：「這個協定，妳不吃虧，身在長安，才能看清楚天下形勢，殺了皇上，於事無補，長安先亂起來，對世民未必有利，虬髯客十萬伏兵，一旦挺身而出，一夕之間，就可以佔據長安，竊取帝位。」

「紫烟姐也沒有上當，」袁寶兒道：「殺了李世民，殺伐很可能延續百年，妳如保不住隋煬帝，恐也無法在人間立足，兩害相權取其輕，小妹籌思再三，還是決定坦然相告，早一年，我如有這個見識，也不會任人擺佈入後宮了。」

「這一番亮語明言，把咱們姐妹二人，置於了敵、友之間。」袁紫烟道：「我同意這個協定，但願李世民能逃過第四次的劫難。」

「如果，妳再放他兩次，他還會落在妳手中，殺剮任妳，小妹絕無怨言。」袁寶兒道：「正如皇上和妳、我之間的微妙情緣，紫烟姐妳常被他勉強抱上床，妳不情願，但心中却以他安危爲念，配靈藥幫助他縱橫慾海。小妹心懷他志，却溫婉的任他予取予求，同床異夢，又魚水盡歡。」

談話之間，車已停在宮門之外。

隋煬帝早已在宮門之內等候，一手一個，牽着兩個人奔向了瓊花院。

巧兒、蓮兒，也早已等候在宮門之內，準備侍候袁紫烟沐浴更衣，但看樣子，似是已用不着兩人費心了。

瓊花院中浴征塵，換上羅衣再侍君，袁紫烟未必是心甘情願的，但也無法拒人於千里之外，想一想，眞有些後悔，爲什麼提供他一個培元固本的藥方子呢？

當然，袁紫烟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藉機贖罪，請皇上下詔懲處。

隋煬帝說得坦白，道：「朕思念卿家，如大旱之望雲霓，愛惜都來不及了，那裏還會治罪。」

袁紫烟學狡猾了，也要求恕去宇文成都等的失職罪名。

皇上一切照准，袁紫烟才展顏奉酒，讓皇上抱入懷中……

瓊花院春光無限，隋煬帝追逐歡娛的精神，一向勇敢無比，天上人間兩麗人，也只好任他折騰了，絳帳春暖，巫山雲雨夢幾回，不說也罷。

＊　＊　＊

且說李世民爲一羣僧侶所救，他們易容改裝，用黑巾包住香烙戒疤的腦袋，李世民數次追詢他們來歷，都得到身受三藏之託的回答，再追問一個年輕和尚，才得到來自少林寺的回應。

李世民體力不繼，他們輪流背他趕路，跑得迅速，奔行如風，一路奔行不稍停，不知道奔行多遠，李世民被放到一處農舍前面，護行的僧羣突然散去，來得無聲，也去得無息。

緣盡於此了，李世民沒有强留，羣僧也未話別。

李世民感覺到飢餓，鼓起勇氣向農人討取食物。

開門的是一個布衣老嫗，盡出美味也不過是兩碗小米稀飯，問明了民間的清苦生活，李世民爲之潸然淚下，富民裕國，開創太平盛世的心願，也更加堅定了。

兩碗小米粥，增加了李世民不少體力，準備起身北上，趕回太原。

但聞蹄聲得得，耳際響起尉遲敬德的聲音，道：「在那裏了，袁先生這一卦，卜得好準。」

兩匹快馬，奔馳而至，尉遲恭、程知節聯袂而來，滾鞍下馬，拜伏於地，道：「二公子，受苦了。」

李世民挽起二人，笑道：「二兄少禮，袁先生也來了嗎？」

「袁先生卜了一卦，要我們追訪二公子的行踪！」程知節道：「南行十里，就可能遇上二公子，可眞卜得準吶！這一程，也就不過是十里左右吧？」

「太準了也不好。」尉遲恭道：「袁先生說我們可能遇上一位陰人攔道，要我們小心應付。」

李世民吃了一驚，道：「莫非要遇上袁紫烟？那就不好，快些上路才成。」

程知節拉過健馬，道：「二公子先請上馬，咱們去和袁先生會合一處。」

一陣陣烟塵滾動，一騎駿馬，如飛而至。

邪門的很吶，馬上羅帶飄風，眞的坐了一個女人。

「這一卦，準得邪氣呀！」程知節道：「眞的找到了二公子，也眞的遇上了一個陰人。」

「幸好不是袁紫烟！」李世民吁口氣，道：「不用擔心，是李靖夫人張出塵。」

張出塵青衣佩劍，翻身下馬，微笑着走過來，道：「賤妾張出塵，二公子還記得嗎？」

紅拂女面如春花嬌，身如玲瓏透，女人的特色，完全的突現出來，又一絕世美女。

李世民抱拳一禮，道：「嫂夫人好，尉遲恭、程知節見過李夫人。」

張出塵欠身還禮，一面問道：「拙夫李靖，沒有隨護公子來嗎？」

「李公子坐鎭盤龍居。」程知節道：「此番未來。」

「好極了。」張出塵笑道：「天從人願了。」

李世民聽出苗頭不對了，怔了一怔，道：「嫂夫人的意思是……」

「聽說你被宇文成都生擒了。」張出塵道：「押赴長安問斬刑，妾身快馬踩踪，追上了宇文成都，雙方打了一架，才問出，你被和尚救走了。」

「有勞嫂夫人的關愛，世民感激不盡，見着李靖兄時，再致謝意，家母掛懷，就此別過了。」翻身躍上了馬背。

「二公子，慢行一步，聽妾數言如何？」張出塵蓮步姍姍走過來，竟然擋在了二公子馬頭前面。

尉遲恭有點冒火，但看在李靖的份上，忍下了，人還是向前兩步，靠近在李世民的身側。

「嫂夫人有何指教，請講當面，世民能夠作到的，絕不推辭。」

「你一定能夠作到。」張出塵道：「只要你答應就好。」

落入圈套了，李世民暗暗忖道：作人不能太厚道，不能再被她抓住話柄了。

心中念轉，人也小心起來，道：「我和李靖，情同兄弟，嫂夫人的事，世民無不遵從，不過，總得先回太原一趟，請過父母大安，再辦別的事情。」

「這就有些痲煩了。」張出塵道：「我奉命邀約二公子，華陰一晤。」

「太華山下的華陰城？」李世民道：「嫂夫人奉命約我，是奉何人之命呢？」

張出塵道：「我想二公子早已知曉，要妾身說出來，亦無不可，虬髯客張仲堅，慕名已久，想約二公子杯酒言歡，却又苦無機緣，這次風聞二公子被押往長安，特命出塵中途截殺，務必救出二公子，順

便邀公子華陰一晤，那雖然只是座小城小縣，但却隱藏一批龍虎俊彥，朝以快馬雷霆起，兩日一夜近長安，二公子如能和虬髯客會商華陰，這天下大事，很快就可以底定了。」

「嫂夫人！」李世民微微一笑，道：「很感激妳這番安排，不過，先待我回太原見過父母之後，再和李靖兄結伴同往華陰一行，不知嫂夫人意下如何？」

「不好！」張出塵道：「此地距離華陰比太原還近一些，妾身的意思是先往華陰商大計，再回太原叙親情。」

「嫂夫人强我所難了，世民歸心似箭吶！」

「風雪阻歸人，二公子，比風雪更可怕的是人了。」張出塵道：「龍、虎二將、八大金剛，率領了三十二名龍虎勇士，已佈守四週了。」

尉遲恭大聲喝道：「威脅二公子，敬德在此，豈容宵小放肆！」伸手摘下了背上的雌雄雙鞭。

程知節也摘下了掛在腰間的兩柄小利斧。

他用作馬上對敵的，是長逾九尺的宣化斧，因沒有帶來，只好用隨身的飛斧對敵了。

張出塵搖搖頭，歎息一聲，道：「二公子，不要白白的犧牲兩員虎將，一對一也許他們可以和龍、虎二將戰一個平分秋色，但加上八大金剛，三十二勇士，這個仗就無法打了，勢不均，力難敵呀，二公子，請相信出塵，華陰之行，我保你平安無事，就算兩位話不投機，我擔保送你回太原。」

「李夫人，這是逼迫二公子訂城下之盟了。」尉遲恭道：「敬德願先戰死，但有三寸氣在，絕不讓二公子受到威脅。」

張出塵道：「死得不值啊！」

「還有程某人，寧願血濺五步，決不能讓二公子受到委屈，李夫人如不念我等和李靖兄弟的情義，就招呼他們出手吧！」

張出塵搖搖頭，道：「兩位不計生死保護二公子，用心可嘉，但兩位也可能置二公子於死地。」

「怎麼說呢？」尉遲恭道：「敬德但有三寸氣在，豈能讓人傷害二公子。」

「身不由己呀！」張出塵緩緩拔出了背上的長劍，突然飛身而起，人劍合一，升起了三丈多高，在空中打了一個轉，突然化作一團數丈方圓的劍網罩了下來。

尉遲恭大喝一聲，雙鞭急揮，舞出一片護身鞭影，不顧自己，却護衛李世民的頭頂。

兩將軍感到劍芒帶着一股寒風，繞身而過，張出塵劍已入鞘站立原處。

尉遲恭也收住雙鞭，但程知節仍然高舉着兩小斧，護在頭頂。

沒有人受到傷害，連身側健馬也分毫未損。

「驚擾二公子了！」張出塵微笑如花的道：「虬髯客令出如山，龍、虎二將，八大金剛，如不能把二公子請到華陰，必死無疑，還要賠上三十二個龍虎勇士的性命，妾身的為難之處，是不知道應該如何處斷，我不讓他們圍上來，是怕他們言語、舉止冒犯公子，但我也不能阻止他們，逼他們引刀濺血，二公子，能代妾身想一個兩全之策嗎？」

李世民打量了尉遲恭和程知節一眼，歎口氣，道：「好！我跟妳去華陰。」

「不可以！」尉遲恭大聲喝道：「還未放手一戰。」

突覺鬢邊有綹頭髮飄落，同時，程知節的束腰絲帶，竟也在尉遲恭的大喝聲中散落地上。

「李夫人手下留情，斷髮裂帶，却未傷損到二兄的肌膚。」李世民道：「照我的吩咐辦吧！回去和袁天罡商量一下，就說我和李夫人，去見虬髯客了！」

程知節道：「大丈夫死而何懼！容知節和敬德兄戰死之後，二公子再去不遲。」

「如此忠烈，實是可敬，二公子，不能讓他們死啊！」張出塵道：「也許，兩位將軍可以和龍、虎二將戰一個平分秋色，但三十二位龍、虎勇士，出手圍攻，定非兩個將軍能敵。」

「李夫人劍下留情，但還不如殺了敬德的好！要我眼看着二公子被人帶走，那就生不如死了！」

「將軍！」張出塵低聲道：「妾身以性命擔保，二公子絕不會受到損傷，此時此情，逞强不得呀！」

李世民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兩位回去吧！再三違命，就流入剛愎自用了。」

這句話說得很重，尉遲恭、程知節不敢再爭，長揖拜別，轉身而去。

「二公子果然德威過人，拙夫念念不忘你，忍拋嬌妻輕別離，」張出塵道：「並非無因了。」

「我和李靖兄，兩心相知啊！」李世民笑一笑，道：「但願嫂夫人也能赴太原小住……」

「總是要去的！」張出塵接道：「也許二公子這番華陰之行，也會把拙夫引來華陰了。」

但聞步履聲動，龍將江森、虎將燕可，帶着三十二名龍、虎勇士如飛而至。

張出塵目光轉動，看了龍、虎一眼，轉過話題，道：「二公子已允准華陰之行，諸位要恭敬奉侍，不可失禮。」

江森、燕可雙雙抱拳作禮，道：「久聞二公子仁義大名，今日有幸一會。」

「言重了！」李世民微微一笑，道：「龍、虎二將大名，如雷貫耳，有幸結識，足慰渴慕。」

江森親牽坐馬，道：「二公子，請先上馬。」

事已至此，李世民也只好認命了，他一直認為虬髯客太過自負剛烈，一旦成事，必為暴君，萬民蒼生會被他殺一個落花流水。

所以，非常不願意和他結識合作，想不到張出塵竟介入其間，半用强迫半人情，逼他和虬髯客會商華陰。

* * *

尉遲恭、程知節見到了袁天罡時，胸中怒火未消，冷着兩張臉，請求處分。

袁天罡問明了事情經過，淡淡一笑，道：「兩位將軍，暫息怒火，咱們先回太原，再作計較。」

程知節道：「袁先生，救人如救火，先回太原再計較，豈不坑陷了二公子嗎？」

「解鈴還須繫鈴人，」袁天罡道：「李靖夫人把二公子逼到華陰，就該由李靖逼她將二公子交回太原。」

「這個……」尉遲恭道：「先生要他們夫妻反目？」

「這就要李靖作主張了。」袁天罡笑道：「他們夫妻兩地分離，只怕一年多沒有見面了，這番變化，也許會給他們夫妻一個聚晤的機會！」

「先生，你很輕鬆啊！」程知節道：「救二公子重要呢？還是李靖夫婦聚晤重要？」

袁天罡似是有很多話要說，但皺皺眉頭忍下去了，歎口氣，道：「虬髯客在華陰屯住了數萬甲兵，我們只幾個人，力量太單薄了，要救二公子，宜用智取，不能力爭。」

尉遲恭、程知節心中雖有些不以為然，但却想不出反駁的理由。

袁天罡有所保留，他不能洩漏太多天機，精奇的術法，也許能補救一些事務錯失，但逆天而行，違背自然法則，會招致更大的災難。

他和李淳風都是才智出衆，修習道術，精研天象的高人，自負所學，干預天機，但却召出了袁紫烟這麼一位身具道法的難纏人物，欲速則不達，反受其害。

這對袁天罡和李淳風是一個很大的教訓，使得兩人開始謹言慎行，不敢再任意妄為，順着機緣的發展，重要處稍作點撥，反易水到渠成。

所以，袁天罡忍下了機巧所在，不能明言，雖然尉遲恭、程知節心中不滿，也只能稍作示意，婉轉相勸，回轉太原。

李靖聽完了事情經過，立刻引起了一腔怒火，利用張出塵把李世民騙入華陰，其心可誅，虬髯客用意何在呢？是否想逼他們夫妻反目？他不自禁油然而生了幫助李世民逐鹿中原的意念。

他年紀雖輕，但胸懷博大，熟讀兵法，對喜怒情緒的控制，頗有功夫，抑制一下一腔怒意，淡淡說道：「出塵如此放肆，不知是否因受情勢逼迫，不管如何，這件事都和我李靖有關，我得去一趟華陰了。」

「李靖，」袁天罡道：「你和虬髯客是結義金蘭的兄弟！應以和為貴，能忍就忍下去啊！」

「怎麼忍啊？」尉遲恭大聲說道：「二公子有個三長兩短，我們聚結的義意，就全然不存在了。」

「將軍，但請放心，這件事，三元李靖，必有一個交代，二公子受到任何傷害，我李靖必將加倍奉還。」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尉遲恭心中有些急了，說道：「敬德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盡起精銳，趕往華陰，拚一個血濺五步，也要先把二公子救出來。」

「那不是個人的血濺五步！」李淳風道：「可能是雙方玉石俱焚，同歸於盡，那就白白的便宜隋煬帝了。」

「對！忍忍忍，忍字懷揣一把刀。」袁天罡笑一笑，道：「李靖，別讓一陣怒氣冲昏了腦袋。」

「多承指教。」李靖站起身子，一抱拳，道：「走趟華陰，勢已難免，慢不如快，我這就動身了。」

轉身舉步，飄然而去了。

「敬德與君同行。」

李靖沒有回答，已經走遠了。

「袁先生。」一直坐在旁邊沒有開口的秦瓊，突然說道：「叔寶的傷勢已癒，願和敬德結伴先行，接應李靖。」

「大家一起去啦，」程知節道：「最好把雲中山的三千鐵甲兵也點齊出動，華陰一戰成功，就轉往長安，一鼓作氣，成就大業，把二公子擁上皇帝的座位。」

「李侯爺呢？」袁天罡道：「就算要作皇帝，也輪不到二公子啊！」

程知節沉吟不語了，怎麼說呢？人倫大道，豈可胡言亂語。

「三千鐵甲兵，還未訓練到功德圓滿。」李淳風道：「不宜出動，長安城，也不能輕易侵犯，諸位別忘了，長安城中，還有一位袁紫烟。」

「難道要坐以待斃，」柴紹道：「我們按兵不動，任由虬髯客挾持世民……」

「是坐以待機啊！」李淳風接道：「袁紫烟不會讓虬髯客得償心願，諸位將軍放開胸懷，明天隨我到雲中山去，不能延誤了三千鐵甲兵的訓練工作。」

「我到華陰走一趟。」袁天罡道：「順便查看一下虬髯客的眞正實力。」

兩位世外高人，幾句交談就作了決定，一個回雲中山座鎭練兵，一個到華陰查看敵情，沒有寒着臉，頒下命令，但秦瓊、敬德等一般虎將，已不再抗議，默默從命。

他們從兩人的談話中，聽出了一些甚麼，但仔細想想，却又抓不住實質內容，這大概就叫玄機了。

* * *

李世民似是受了十分的優待，被接到華山一座絕峯上，洗塵接風。

那不是華山的最高主峯，但却險峻天成，四週壁立如削，都是懸崖，只有一條路能通上下，峯頂有數十丈方圓的一片平地，就在那平地上建築了一座寬敞、豪華的宅院。

李世民瞄一眼大門上的金字橫匾，寫的是華山行宮。

時已入夜，大廳上燭火輝煌，十二位年輕美女，穿着石榴長裙，天藍襖，剪裁得窄腰裹身，凸現出女人的蜂腰隆胸的美感。

那時代的衣服，崇尚寬大飄逸，這等凸現身材的設計，極爲少見。

這表示了虬髯客的手下有人才，各種各樣的人才，連侍人女姬的衣服，也設計不同。

虬髯客親自主持宴會，李世民也借機會打量了這位豪勇蓋世、威名赫赫的人物。

只見他身高九尺以上，虎背熊腰，虬髯繞頰，頭大如斗，目似銅鈴，雙目開闔之間閃動出逼人的冷芒，看一眼就給人一種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威脅感覺。

陪侍在宴席上的，只有四個人，冷艷絕美的張出塵外，還有個身穿道袍的中年人，其人面白如玉，中等身材，最特殊的是左手食指、小指上，留了二寸以上的長指甲，這就把一個好好的人，襯托得有點神秘了。

另外一個全身緇衣，臉如枯木的人，似是死了幾十年後，又還魂重生一般，坐在那裏不說話，就像豎一根枯木樁子，怎麼看，都找不出一點生人氣息。

但宴席上的酒餚，却是山珍海味，醇美精緻，就是李世民的太原侯府中，也難見到的珍貴之餚。

虬髯客也不介紹席中人物，是一副目無餘子的架勢。

但他對李世民還保有三分尊敬，因爲，李世民的雍容大方，王者氣度，給人一種容包萬物的感覺，虬髯客也爲之自愧弗如。

張出塵笑起來如花盛放，給人一種美不勝收的感受，但拉下臉，不苟言笑，一樣使人感覺到不太舒服。

酒席上五個人，各有特色，把場面弄得十分肅然，缺少了那種客從千里來，相見多歡容的快樂。

虬髯客舉起酒杯，笑一笑，道：「世民老弟在太原招兵買馬，聚集了不少的江湖豪傑，如能和仲堅合而爲一，配合出兵，隋王朝的一片江山，不難盡入我們的掌握之中。」

入了掌握之後怎麼辦，虬髯客沒說下去，李世民也不多問，擧起酒杯，道：「借花獻佛，敬諸位一杯。」

虬髯客、道裝中年、連那不帶一點生氣的緇衣人也擧起了酒杯。

李世民給人一種不能拒絕的威儀。

張出塵也喝了，而且是一飲而盡。

虬髯客放下酒杯，道：「二公子，對在下剛才的提議，如何決定？還望給張某一個答覆。」

李世民擧杯沉吟，似是很難想出一些適當的措詞回答。

「大哥！」張出塵開口了，聲如黃鶯出谷，婉轉入耳，道：「既是雙方合作，就應該預作約定，如是分地而治，也要劃分一個疆界出來。」

虬髯客哈哈一笑，道：「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分疆而治，豈不埋下了干戈不息之爭，二公子聰明絕世，必有良策教我，此地高出雲表，孤絕遺世，正好給二公子一個深思長慮的機會，義妹，我們走吧！不要驚擾了二公子的思緒啊！」

「大哥，二公子和李靖情同兄弟，」張出塵道：「我牽他入華陰，至少也該多陪他一刻，大哥先走吧！小妹隨後就到。」

到那裏，張出塵沒有說出來，但虬髯客似是明白，點點頭，道：「好！妳代爲兄，勸勸二公子，江山雖好，但要有足夠的實力，才能統治，出將入相，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官，小兄先走一步了。」推杯而起，向外行去。

那身穿道袍的中年人，緊隨身後而去。

形如枯木的緇衣人，却靜坐不動。

「木老，請迴避一下。」張出塵道：「我要向二公子探問李靖的

事。」

人如其名啊！緇衣人很像一根枯木，姓名中竟也有個木字。

緇衣人緩緩站起，道：「張姑娘，我迴避半個時辰，夠兩位談了吧？」

他說話一字一句，一個字，似都用很大力量彈出來的，好像十分辛苦。

他不稱李夫人，而叫張姑娘，也讓李世民有些不解，難道這裏的人，都不願承認李靖和張出塵的婚姻關係？

「夠了，多謝木老了。」張出塵微笑點頭，表現得十分溫柔。

緇衣人站起身子步出大廳，揮揮手，廳中的武士、美女全都退下，他沒再說話，也沒有表情，走路也走得十分僵硬，好像他全身關節不易彎曲一般。

「二公子，你被囚禁了。」張出塵低聲道：「這裏叫一秀峯，遠離華山主峯，平常很少人跡，張仲堅看上了它的幽靜，在這裏建築了一座行宮。」

李世民無驚無懼，神情平和的點點頭，道：「固早在預料之中也。」

「我很抱歉，對不住二公子，也覺得有負李靖。」張出塵道：「張仲堅要我請你來，商量軍國大事，却不料是請君入甕，他一向光明正大，不喜奸計，這一次，竟然把我也耍了！」

「世民榮幸啊！」

「我是眞的抱歉！」張出塵道：「二公子竟然一句也不責備妾身，我心中更難過了。」

「虬髯客對世民動用心機，足證他對我十分重視，天下英雄，唯世民是其敵手，嫂夫人不用爲此耿耿於懷，需知如無嫂夫人這重關係，虬髯客就不會囚禁世民了！」

「所以，我慚愧呀！他對我半爲兄長半爲師。」張出塵接道：「竟然會利用了我！」

「也救了世民的性命。」

張出塵微微一呆，道：「怎麼說啊？諷刺我，就不如罵我一頓了。」

「是眞的，虬髯客如非相信嫂夫人有能力牽我來此，就會遣派高手把世民刺殺途中。」

張出塵想了一想，稍現笑意，但仍然歎口氣，道：「不管如何，是我害了二公子，鍾木魁，是負責留此監視二公子的首腦人物……」

「鍾木魁，就是那位緇衣人了？」李世民道：「他擧止怪異，似有奇疾，和常人大不相同啊！」

「是的，他練的是乙木神功。」張出塵道：「成就太高了，把整個身體，練成了枯木一般，看上去有些不便，如一旦提聚功力，行動起來，不但十分靈活，也威力驚人，一擊之下，能碎一塊千斤巨石，全身刀槍不入，是這裏排名第三的高手。」

「比起嫂夫人的劍術，是否稍有遜色呢？」李世民大感興趣的問道：「鍾木魁排名第三，那第一、第二，又是甚麼人呢？」

「鍾木魁不怕我的馭劍術！」張出塵道：「我傷不了他，我想，這也是派他監視你的原因，是不怕我救你出去啊！」

長長吁一口氣，吐出心中的憂忿，接道：「第一高手，就是我和李靖的結義大哥虬髯客了，第二位，你也見過了……」

「那位穿着道袍，臉如白玉的人？」李世民道：「他的絕技，又是甚麼？」

「他自號七絕道長，是一位集多種絕技於一身的人，」張出塵道：「是虬髯客隱伏在長安附近的高手之一，只知道他高過鍾木魁，却未見識過他的本領，這些人都是近一年中出現在虬髯客的身側，連李靖也不知道他們。」

李世民震動了，心中忖道：「虬髯客究竟有多少伏兵，多少高手潛伏長安附近呢？」

「我不知如何處置了，」張出塵接道：「拚了命，恐怕也無法救你離此。」

「千萬不可，千萬不可！」李世民接道：「那會連妳也身陷危境了！」

「這也是使我苦思無策的原因，」張出塵道：「我心中雖有不滿，只要沒有行動，還可維持個表面和善的局面，一旦行動失敗，妾身死不足惜，恐也將連累到二公子了。」

「此言有理，」李世民笑一笑，道：「一秀峯絕崖千尋，僻處羣峯之中，這裏插翅難飛，虬髯客似是也不急於殺我！」

「是！看樣子，他似以二公子作爲人質，」張出塵道：「使追隨二公子的高人虎將，爲他所用。」

「那就不用急急脫困了，」李世民道：「我們有時間從長計議。」

「如果李靖能早日到此，合我們夫婦之力，也許能救走二公子。」張出塵輕輕歎息道：「只不知，他會不會聞驚趕來。」

「來是一定會來。」李世民吞吞吐吐的說道：「不過，福禍難料啊！」

「二公子言外有意，」張出塵道：「何不說個淸楚呢？」

李世民皺起眉頭，道：「如有失言，還望嫂夫人多賜原諒，不要責怪。」

「盡管請說，出塵對二公子只有愧咎，那裏還敢責怪。」

李世民道：「虬髯客對嫂夫人，仍有些舊情難忘啊！」

張出塵的臉紅了，低下頭，帶着三分羞愧，道：「這方面，李靖就比我敏感，他不願留在這裏，大概是早有所覺了，二公子竟也能觀察入微！」

「旁觀者淸啊！放到了自己頭上，就未必能如此明察秋毫！」李世民道：「我曾把一件簡單明瞭的事理得一塌胡塗，還不知道會造成多大的遺恨。」

「可是說的袁寶兒？」張出塵道：「聽說她顏色冠絕一代，後宮佳麗全失色，二公子也眞能狠下心，捨得她呀！」

「處置失措了！」李世民道：「如今是後悔莫及，嫂夫人，虬髯客他……」

問不出口了！只好中途打住。

但張出塵心中明白，她也願在李世民的面前表達出心中的意願。

「還沒有越規的行動，但我已從他的眼神中發覺了他心中的慾望，十分强烈，他以極大的定力克制着自己，」張出塵黯然說道：「我不知道，他這種忍耐的功夫還能持續多久，二公子，很可怕呀！讓我生活得如坐針氈，過去，全心練劍，還無所覺，如今是劍術有成，才感到危機四伏，李靖好忍心，丟下我一個人不管了，當年我爲他，夜奔客舍，委身相就，把女人的尊嚴，一把拋棄，難道這一次，還要我投懷送抱……」

「原來嫂夫人心中還有如此的芥蒂，」李世民微微一笑，道：「已是夫妻了，還要計較甚麼？李靖兄對嫂夫人情衷如一，這一點，世民願以生死擔保。」

張出塵有些驚喜的道：「難道他對我沒有誤會？」

「小誤會在所難免，大誤會就不致於了，」李世民道：「李靖兄弟相信妳。」

「我有錯誤，我被劍術迷住了，疏忽了作妻子的責任，」張出塵道：「知道他修習道法，會把兒女柔情看得很淡，我有此一念，誤人誤己，直到他拂袖而去，我竟然還無警覺，一直的認爲心繫在箇郎身上，他應該感覺得到啊！」

「投入得太深了，不過這很難怪，世民聽說，習練上乘劍法的人，到了關口所在，絕不許稍有分心。」

「所以，我練成了上乘的劍法，但却差一點失去了丈夫。」張出塵苦笑一下，道：「我從虬髯客的雙目中發覺到慾望之時，才警覺到處境的險惡，李靖可能是早發覺了，我不懂得的是，爲甚麼不早些告訴我一聲？」

「那時，你對劍術迷戀正深，李靖兄弟就算說出來，妳會相信嗎？」李世民道：「一有爭執，就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怎麼說呢？」張出塵想不明白。

「妳完全沒有發覺到虬髯客的異樣情懷，就很難認同李靖的勸告，一爭執，就洩露了這個隱秘。」李世民道：「到了那種局面，要李靖怎麼辦呢？爭吵一陣拂袖而去，還是反目動手，兵刃相見呢？」

張出塵沉吟了一陣，道：「那時間，我對習練劍術，相當痴迷，很可能不認同李靖的說法，但絕不會鬧到反目成仇，兵刃相見的局面。」

「如果加上了第三者的軟語慰問？」李世民道：「從中挑撥，又會是一個甚麼局面呢？激烈的爭執之後，心中最虛空，感情最脆弱。」

李世民沒有再說下去，但已經夠了，張出塵領略了話中眞意，聽得冷汗淋漓，雙頰似火，心中的激動，已難自禁，緩緩說道：「我會疏於防範，被人乘虛而入，佔據芳心，一失足成千古恨，大概就是這個下場了。」

「情天留恨事，還有化解時，那也罷了，」李世民道：「如果是假設定下一場取命追魂的搏殺，嫂夫人，就要百年痛追悔，此生再無心安時。」

張出塵哭了，是那種無聲之泣，兩行淸淚，一顆接一顆的順腮而下。

李世民不再多言，再說就畫蛇添足了。

「我對不起李靖，」張出塵的聲音十分平靜，拭着淚痕，道：「是眞的對不起他，我要向他認錯，求他原諒我，他是個聰明多情，又偉大的丈夫，我却是一個愚笨又自私的妻子。」

「言重了，嫂夫人，」李世民道：「你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此一番嫂夫人能盡去心中芥蒂，李靖兄這一生就享不盡溫柔之福了。」

嗤的一聲，張出塵破涕爲笑了，道：「二公子一番開導，使出塵重見天日，勿怪李靖能傾心相許，二公子除了王者的威儀、氣勢，令人心折之外，對人、物、事的剖析、高論，也讓人五體投地，二公子，出塵感激莫名，只有一拜酬謝恩情了。」

說拜就拜，竟然眞的跪了下去。

李世民伸手相扶，但將觸及到張出塵的身體時，突然收了回來，忖道：「如此美女，豈可以手相觸，肌膚相親，急急的說道：「快起來呀！再要如此，世民此後如何還敢妄發謬論。」

（未完・十三）

夏日危情

現代社會奇情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同心協力潛荒島　暴破基地凱旋歸

上文提要：高丹尼和趙寶儀回郊區居所，當晚便有「CIA」組織的人來騷擾，假裝擊斃四個「KGB」的人，聲稱要保護他二人，高丹尼和趙寶儀識穿他們的詭計，將計就計地答應讓其保護，但要搬上樓上住，深夜趁「CIA」與「KGB」兩派在激鬥中兩人悄悄地逃離住所，一路擺脫對方的追擊。在市區，遇到趙寶儀朋友鄧樂天，告知基帝夫博士在公海荒島設研究基地，秘密武器即將成功……

徐四風道：「當然記得，到了安全距離的時候，我們浮上水面，望見荒島之後，就牢記住荒島的位置。」

高丹尼道：「好極，我們就闖上荒島，趁那個瘋狂博士還未生產新武器之前，把那個基地毀滅吧，還有，把那個瘋狂博士也殺了。」

鄧樂天道：「好！」

高丹尼道：「基帝夫博士的秘密基地有多少人？」

徐四風道：「全個基地共有二百人左右，其中一半是蘇聯人，他們都是持假護照進入香港的。」

高丹尼道：「島上有沒有防衛性武器？」

徐四風道：「當然有，目的是防止外人進入島上，這些武器主要是一些輕機槍，手榴彈，還有十多門迫擊炮。」

高丹尼問鄧樂天，道：「我們這一邊有多少人？」

鄧樂天道：「五十人左右，只要給對方來個攻其無備，相信也足夠了。」

「我們有沒有足夠武器？」

「足夠有餘，我們每人向銀行借了一筆錢，加起來也不是小數目，然後我們向非法軍火商買了大批軍火，準備對付基帝夫博士。」

徐四風道：「只是我們人太多了，要闖上荒島恐怕容易被人發覺。」

高丹尼道：「黑夜進行就不易被人發覺了。」

徐四風道：「但我們如何登陸？那個荒島只是個小島，晚上四週都有人放哨的。」

高丹尼道：「用你潛離荒島的辦法潛上荒島不就容易得多嗎？」

鄧樂天忙道：「一言驚醒夢中人，我們爲甚麼想不起來？」

胡文龍道：「既然這樣，我們就要另外購買一批潛水用具了。」

高丹尼道：「當然有這個必要。」

胡文龍又道：「但我們的錢全買了軍火，花光了，那來這一筆錢買五十人的潛水用具？」

高丹尼道：「我也有一些積蓄的。」

趙寶儀道：「我也有些錢，若果不夠的話，把我的車也賣掉吧。」

高丹尼道：「好，等一切準備就緒，我們要盡快行動。」

趙寶儀接口道：「若果再拖延，恐怕基帝夫博士的新武器就要面世了。」

鄧樂天對高丹尼道：「高先生，你寫小說寫得有條有理，在你的小說中，甚麼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相信你也很有領導才能，所以今次行動由你做指揮吧。」

高丹尼道：「我那有這個能力？」

高丹尼極力推辭，但在場的每個人一致推舉他為領頭人，終於難以推卻，只好答應了。

最後高丹尼為了要打探周美兒下落及安危，由於自己不便露面，便叫人到莊信公司去打探，徐四風毛遂自薦，負起打探周美兒消息的任務。

趙寶儀對於高丹尼惦掛周美兒，當然吃醋，但她明白不能見死不救，所以也就贊成了。

徐四風坐言起行，獨個兒前往莊信公司，但所得結果，周美兒已多天沒有上班，甚至下落不明。

高丹尼聽了徐四風的回報，已明白周美兒的失踪是怎麼一回事了，當真對CIA的手段恨得咬碎了牙齒。

* * *

高丹尼、鄧樂天等人開始策劃攻打基帝夫基地的計劃，由於胡文龍與徐四風是從基地偷走出來的，對島上情形瞭如指掌，當下由二人講述了島上地形，又繪了地形圖。

原來基帝夫博士的秘密基地設於島上的地底之下，整個基地由基帝夫博士親自設計。

徐四風不但提供了島上的地形圖，更把基地的平面圖繪畫下來。各人詳細研究了如何登陸，如何攻入基地內等細節問題，一切都已計劃妥善，便決定三天後付諸行動。

* * *

八月中旬，一個酷熱的晚上，亦即是高丹尼等一眾人攻打基帝夫博士基地的日子。

由高丹尼與鄧樂天領導之下，一行五十多人於晚上九點正齊集在偏遠的海邊。

眾人都鬥志高昂。

這班人全都是年輕力壯的男性，當中只有一個趙寶儀是女性。

鄧樂天開始點算人數，這時才發覺，徐四風竟然不在隊伍之中，他不以為意，只當他是趕不及與大家會合。

過了不久，漆黑的海面傳來幾下燈號，鄧樂天即叫人向大海示燈打訊號。

原來海上正有一艘大型遊艇駛向岸邊，這艘遊艇就是接載隊伍出海的。

遊艇上的人見了岸上訊號，便向岸邊駛近。

岸上的人見遊艇已接近岸邊，便自叢林內搬出一大批事先預備的軍火，以及一大批潛水用具。

稍後，遊艇在離岸不遠處停了下來，隨即有三艘快艇自遊艇開出，直駛向岸邊。

三艘快艇同時駛到岸邊的淺灘停了下來，高丹尼下命令叫各人合力把軍火與潛水用具搬上快艇。

快艇載滿了軍火及潛水用具，便快速駛向遊艇，然後把軍火及潛水用具搬到遊艇上，快艇又再度駛回岸邊。

三艘快艇來回數次，才把所有物資運到遊艇上，最後，五十多人才分批乘快艇登上遊艇。

鄧樂天等到最後，仍不見徐四風與大隊會合，唯有照原定計劃行事，不再等下去了。

* * *

所有人都齊集在遊艇上，舵手隨即全速開行。

船上各人全都很嚴肅，船開行不久，各人便開始穿上潛水衣。

這班人今次的行動，裝備包括黑色潛水衣，氧氣筒，水底推進器，輕機槍一挺，裝有滅聲器的手槍一支，水底照明燈等等。

遊艇以高速航行，深夜十二時，已到達公海水域，依照地圖顯示，距離基帝夫基地尚有十海哩左右。

高丹尼從紅外線望遠鏡之下，依稀看見荒島目標。

高丹尼唯恐遊艇再接近的話，會被島上的人發現，所以便命舵手停航。

眾人見遊艇終於停了下來，知道隨時要下水了，所以士氣更為高漲。

高丹尼見各人作好了隨時準備，一聲令下，五十多人在黑暗中紛紛跳下茫茫大海。

眾人跳下海之後，分成十一小隊，每小隊五個人，然後潛到水深二十公尺之下，開動推進器，依着指南針的方向，一路向荒島推進。

漆黑而死寂的深海頓時變得熱鬧起來了。

趙寶儀初次在漆黑的深海潛水，雖然亮起了燈，但仍覺得有點恐怖，所以緊跟在高丹尼身旁。

眾人在海中推進了約三十分鐘，知道已離荒島不遠，高丹尼便以手勢示意各人把手上的照明燈熄掉，以免光線透出水面，惹起島上守衛注意。

眾人把燈熄掉之後，海中更黑得怕人。

再過了三十分鐘，大隊已接近荒島邊緣，於是按照原定計劃，在島上的亂石堆登陸。

一眾人等藉着岸邊的大石掩護身體，終於五十五人全部成功登陸了。

眾人藏身在岩石堆上，先卸下所有裝備，然後改穿上輕便的全身黑色的運動裝、登山鞋。

高丹尼從徐四風與胡文龍口中知道，島上每於夜間便加强了放哨，放哨隊伍一共有十五小隊，每小

隊四人，分佈島上沿海四週，以便不讓外人闖進島內。

基帝夫博士的安排，其實並非為了怕人誤闖島上，而是怕對其研究不利的人闖進島上，破壞其本人的瘋狂計劃。

高丹尼利用紅外線望遠鏡觀察岸上，果然給他發現了一小隊守衛。

若要進一步進入島上，第一件事必定要解決這四名守衛。

所以高丹尼命兩個隊員負責執行清除第一個障礙的任務。

兩人接了命令，在岩石的掩護下，小心翼翼的向四名守衛慢慢走去。

高丹尼透過望遠鏡看着二人行事，又留心四名守衛的動靜。

他見守衛有點鬆懈，便以通話器叫二人繼續前進。

兩隊員離開岩石堆之後，在岸上藉着叢林掩護，待距離守衛不遠時，拔出裝有滅聲器的手槍，對準目標，便向四人開槍。

手槍發出輕微聲響，四名守衛中槍也只是發出悶哼聲，所以並未驚動附近其餘守衛。

兩隊員殺了一隊守衛之後，高丹尼拿出望遠鏡視察四週，見附近已無其他守衛，便以通話器叫大隊向島上進發。

隊伍一路向島上慢慢推進，一路推進一路視察環境，每遇有守衛，都用同一手法，在無聲無息之下把守衛解決。

大隊依着地形圖向島上地底基地的入口處推進，一路上已解決了七隊共二十八名守衛，其餘尚有八小隊守衛分散在不易察覺的位置，所以大隊也無需再提防其餘守衛了。

一眾人等分成十一小隊埋伏在四周的叢林，然後由胡文龍領着一小隊慢慢向基地的地底入口處推進。

當五人小隊接近入口處時，胡文龍拿出望遠鏡向前望去，只見入口處一共有八名守衛在把守着，這八個人每人都手持通話器，而且這八個人並不似其餘地方那麼鬆懈。

基帝夫博士明顯加强了入口處的守衛。

胡文龍知道要解決這八名守衛並不難，問題是殺了守衛之後如何進入基地內部。

原來基地入口處有一道牢不可破的鋼門，要進入基地，首先要和基地內通話，並要說出當晚的暗號，暗號正確才能獲得基地內的人開啓鋼門。

胡文龍把情形對總指揮高丹尼說了。

高丹尼聞說，本想命胡文龍抓一個活口套問暗號，但又恐防套問了假暗號，到時恐怕己方傷亡慘重。

高丹尼知道一場浴血戰將難避免，當下放棄套問暗號這一着，便下令各小隊推進至基地入口處五十公尺，並在對準入口處的隱蔽地點隱藏了下來。

不多久，一眾人等已在入口處五十公尺外埋伏好，高丹尼便向各小隊講了戰術。

胡文龍是屬於第五小隊的隊長，此時通話器傳來高丹尼的話聲：「第五小隊胡文龍，開火。」

胡文龍接了命令，向隊員道：「開火。」

一聲令下，五人便以輕機槍掃向把守在入口處的八名守衛。

八名守衛乍聞槍聲，隨即有五人中槍死去，另外三人慌忙覓地藏身，並以第一時間向基地作出遇襲的報告。

胡文龍的小隊每人只發了數彈，隨即靜止下來，此時，眾人都隱約聽見基地內傳來緊急的警報鐘聲。

原來高丹尼知道基帝夫博士的基地只是臨時性質，一切設備也不完善，而且基地只有一個出入口，他就是故意開槍把入口處的人殺了，然後留下活口向基地作出遇襲的報告。

基地內的人知外間守衛遇襲，必定派人出來對抗敵人，高丹尼的戰略就是要等基地的人蜂湧而出之際，五十多支手槍對準唯一的出入口，然後出一個殺一個，待削弱了對方實力之後，才一舉殺入基地，最後殺基帝夫博士，並毀滅他新發明的方程式。

果然，基地內緊急警報鐘聲傳出之後，入口的鋼門徐徐打開。

高丹尼領導的隊伍嚴陣以待，五十多支手槍指住出口。

稍後，基地的出口傳來不尋常的聲音，基地內的戰士已荷槍實彈操了出來。

高丹尼與鄧樂天在望遠鏡下看得清楚，操出來的戰士約有四五十人，高丹尼見狀，隨即下令開火。

一聲令下，五十多支手槍一齊開火，剎那間震耳欲聾，基地內操出來的戰士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登時慘叫連聲，甚至連還火的機會也沒有，全都死在亂槍之下。

消滅了第一批戰士之後，高丹尼知道位置已暴露，隨即下令大隊向前推進，目的地是入口處的相反方向。

不多久，大隊已繞到入口處的山丘上，並且在入口處的頭頂部位佈防，打算給殺出來的戰士來個從後突襲。

黑夜中，四週又回復一片死寂。

基地內的第一批戰士吃了一番冷槍之後，後隊顯然不敢貿然殺出來，並且加强了戒備。

大隊仍在等候衝出來的戰士加以迎頭痛擊。

就在此時，入口處以外的四週忽然傳來連串爆炸聲響，爆炸聲震撼了整個死寂的大地。

原來基地內的戰士向着大隊先前埋伏的位置作猛烈開火，而且手榴彈，迫擊炮等一齊出動，目標都是同一處地點。

若果高丹尼不是撤離原來的位置，後果已不堪設想，大夥因而也倒抽了一口涼氣。

高丹尼的隊伍沒有還火，因恐怕暴露了位置。

基地內的戰士向着目標作了一番瘋狂掃射，擲出了一大批手榴彈，發射了一番迫擊炮之後，四週又寂靜下來。

對方見四週寂然無聲，以爲大隊已遭殲滅，一隊爲數三十多人的戰士便步出基地，並小心翼翼的向目標地點進行搜索。

高丹尼在小山丘上居高臨下，見了這批全副武裝的戰士，隨即下令開火。

戰士們只知向前搜索敵人，雖然行動異常謹慎，但又怎料到敵人竟在身後？當他們聽了一聲「開火」之後，連忙回轉身來，並提槍指住聲音傳出處，可是他們甫回轉身，一連串密集的子彈隨即如雨般蓋了過來，根本毫無還擊之力，又全都死在如雨的槍彈之下。

第二批衝出來的戰士又被消滅，大家都拍手稱好。

不消多久，已有過百戰士死於大隊的槍下，不問而知，基地內實力有限了，高丹尼知道一場正面衝擊戰勢難避免，於是下令衝入基地內。

大隊離開藏身之所，三面包抄向基地入口處推進，接近入口處約莫十多公尺距離之後，高丹尼下令開着强光燈射向入口，豈料强光燈甫一亮起，入口處隨即傳來一陣槍聲與炮聲，有數名在入口處正面方位的隊員首當其衝，登時中槍應聲倒地，幸而迫擊炮的炮彈射向遠處落了空，否則將造成更大傷亡。

其餘隊員慌忙伏下，在强光燈照射之下，可以清楚看見，入口處有二十多名手持輕機槍的戰士和四門迫擊炮，對正入口處的隊員連忙向着戰士還擊，其餘左右兩邊的隊員也向着入口處推進，並向入口加强了火力。

入口處的隊員邊還擊邊退到入口處的兩邊，藉以掩護。

雙方終於展開了正面衝擊，基地內的戰士受了强光的照射，根本視物不清，只是向外盲目開槍與投擲手榴彈。

大隊把包抄範圍縮小，並派出兩小隊到入口處作正面還擊。

兩小隊共十人匍伏前進，已推至入口處的正面，看準戰士的位置，十挺輕機槍隨即一齊開火，不消一刻，又把入口處的戰士們一舉消滅。

入口的障礙已清除，大隊連忙有秩序地衝入基地內，並一路拾起戰士遺下的槍械、手榴彈及四門迫擊炮，大隊可說彈葯充裕了。

基地內的水平面九曲十三彎，一共有八條甬道，大隊已死了五人，高丹尼迅速分配了人手，再分爲十個小隊，高丹尼依照平面圖，自己帶了兩小隊人直殺進基帝夫博士的研究室，而鄧樂天也帶着兩小隊由另一邊殺向基帝夫博士的研究室，其餘六小隊則由其餘六條甬道推進。

原來基地內的八條甬道全都可以通往基帝夫博士的研究室的，因此各隊人向不同的甬道推進，大隊再在基帝夫博士的研究室外會合。

* * *

高丹尼領着兩小隊人向着毫無掩護的甬道前進，他雖然有感行事的開始比預期中順利，但進入基地之後，也不敢大意。

高丹尼雖然知道基地內只有一個出入口，但他深信基帝夫博士必定有秘密地道通往基地外，以備不時之需可以作逃亡之用，他有鑒於基地的戰士已死了大半，恐防基帝夫博士見大勢已去而走爲上策，因此加快腳步向基帝夫博士的研究室前進。

一行十人推進間，忽聞一連串的爆炸聲自其餘甬道傳來，知道其餘隊員遇上了戰士，也加强了戒備。

高丹尼與趙寶儀走在隊伍的前頭，在昏暗的甬道上小心前進，但一路上竟毫無阻滯。

高丹尼感到事態不尋常。

死寂中，其餘甬道又傳來猛烈的爆炸聲，而且爆炸聲夾雜着令人心寒的慘叫聲。

衆人知道同伴遇到抵抗了，也不知己方傷亡如何，當下各人提高了警覺。

各人在慢慢推進間，頭頂忽然響起如雷的爆炸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響起之同時，走在前頭的高丹尼聽見後隊傳出慘叫之聲，同時甬道上砂石亂飛，無數巨石自甬道頂壓了下來。

幸而高丹尼走在前頭，且快將走完甬道，他見整條甬道被巨石壓下，連忙拉着趙寶儀的手避開壓下來的巨石，並迅速撲到甬道盡頭的一個偌大的空地上。

高丹尼與趙寶儀伏了下來，「隆隆」之聲仍不絕於耳，巨響過後，二人回轉身來一看，只見整條甬道都被堵塞住了，甬道內的人恐怕已兇多吉少，二人捏了把冷汗之餘，也不禁爲遇害的同伴而心下感到感然。

高丹尼幾乎可以肯定，在甬道推進間聽到的連串爆炸聲是甬道爆炸造成的。

高丹尼與趙寶儀處身的空地上，到處燈光昏暗，趙寶儀感到氣氛異常恐怖，不其然的緊偎着高丹尼。

依照平面圖顯示，這塊空地上就是八條甬道的盡頭，而基帝夫博士的研究室則在空地上的東北角位置，而且有一道鋼門護守着。

若依照原定計劃，十小隊人由八條甬道推進，最後在空地會合，但高趙二人卻不見有同伴前來會合，這豈非意味着其餘同伴已在甬道上爆炸死去？高丹尼不敢想下去。

趙寶儀恐慌地依偎着高丹尼道：「怎麼辦？」

高丹尼知道情形不妙，也不知用甚麼話來安慰她。

二人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四面牆壁忽然各有兩道門打開，隨即每道門都走出兩個手握輕機槍的戰士。

八道門十六個戰士的槍嘴都指向二人。

高趙二人吃了一驚，連忙丟下手中槍械，並高舉雙手。

以槍指住二人的戰士都是蘇聯人，他們面容冰冷的瞪住二人，並且一聲不响。

此時，東北角那道門有三人在五人簇擁之下走了出來，這三個人之中，有一個滿臉銀白色的大鬍子，身材異常健碩，年約五十歲左右的洋人，原來此人正是瘋狂科學家基帝夫博士。

另外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中國人，原來他就是趙寶儀的父親趙宗虎，還有一個則是曾經囚禁過高丹尼與趙寶儀的中村太郎。

趙寶儀見了父親之後，一個詫異，脫口道：「爸爸！」

趙宗虎怒瞪住她，道：「別叫我爸爸。」

趙寶儀心中感到一陣絞痛。

高丹尼目光如炬的瞪住基帝夫博士，以英語恨恨的道：「你就是那個瘋狂的博士基帝夫？」

基帝夫仰天狂笑了數聲，以中國話說道：「孩子，別這樣形容我。」

高丹尼聽他說着中國話，微一詫異，又恨恨的道：「你的行爲瘋狂到了極點，我恨不得殺了你，爲世界除一大害。」

基帝夫又仰天狂笑，彷彿笑得很開心。

趙宗虎望着高丹尼，道：「你就是那個名作家高丹尼？」

高丹尼不屑地望着他，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趙寶儀感到痛心疾首，道：「爸爸，爲甚麼你要跟這些人合作，你有沒有想過，只要你們的研究成功了，將會有多少無辜者要犧牲？」

趙宗虎好似理所當然一樣，道：「因爲我要和基帝夫博士，還有中村太郎先生做這世界的主人，要成功，當然要有人犧牲了。」

高丹尼叫道：「你們三個都是狂人！」

基帝夫沉着臉，道：「高丹尼，你無故闖進我基地，又殺了我基地這麼多人，剛才炸你不死，現在我要你死得痛苦。」

高丹尼道：「怕死的，就不會進來，能死得轟轟烈烈的，還有甚麼遺憾？」

基帝夫博士笑得很開心，道：「那你現在是死而無憾了？」

高丹尼道：「錯，我闖進你的秘密基地，目的就是要殺你，毀滅你新式武器的方程式，可是我殺不了你，也毀滅不了你的方程式，所以我感到非常遺憾。」

基帝夫道：「只可惜，我不能成全你。」

高丹尼道：「在我臨死前，可否看看你的方程式。」

基帝夫一臉親切的笑容道：「當然可以。」

中村太郎忙道：「博士，小心上當。」

基帝夫很鎮定，道：「他們還有甚麼能力？就成全他們這個小小心願吧。」說完命一名助手進入研究室。

那助手進入研究室之後，高丹尼的一雙眼斜望着地上的兩挺輕機槍，他盤算着，只要方程式一露面，他就出其不意將」上輕機槍拾起，並迅速殺了一衆人等，然後毀滅那方程式。

稍候，助手拿着一個鐵箱走了出來，並交在基帝夫博士手上。

基帝夫博士把鐵箱拿到手，向高丹尼一笑道：「整份方程式就在箱內，要不要眞的看一看？」

高丹尼鄭重的問道：「箱內眞是你新發明的方程式？」

「爲甚麼不是眞的？」

「這方程式如此重要，你不會如此隨便就拿出來吧？」

「爲甚麼不拿出來？我已校好了時間，這基地將於三十分鐘後自動爆炸，從此就會埋在地底之下，所以我要帶着這方程式從秘密甬道離開，而你和趙小姐就會葬身在這裡了。」

高丹尼聽了，暗吃一驚，爲了

要毀滅基帝夫博士和他的方程式，也不理許多，連忙彎下腰拾起地上的機槍，豈料他甫一彎腰，槍還未拾到手，十六名戰士連忙一擁而前，並且全以槍嘴對着他，喝令他別動。

高丹尼只好蹲着不敢動彈，趙寶儀嚇得一身冷汗也冒了出來。

基帝夫博士又瘋狂的笑起來，說道：「高丹尼，你以爲殺我這麼容易嗎？」說完又仰天狂笑，而且笑得很愉快。

就在基帝夫博士笑得最愉快之時，其中一條已被亂石堵塞的甬道忽然發出一陣隆然之聲，接着一個以金屬製造的怪物自甬道破土而出，衆人見了，登時弄呆了。

這怪物甫一衝開亂石，隨即向着空地上的一衆人等開槍掃射，蹲在地上的高丹尼見狀，連忙把趙寶儀雙腳一抱，趙寶儀頓時失去重心，整個人倒在地上，也因此而避過密集子彈的掃射。

這怪物一番機槍掃射之下，首當其衝的是基帝夫博士、趙宗虎與中村太郎，還有五名基帝夫博士的助手，登時全都中彈倒地不起，其餘十六名戰士也有十人應聲倒地，其中六人握着機槍向怪物還火，但這怪物却是無懼子彈。

這金屬怪物異常靈活，作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身，也把另六名戰士殺了。

高丹尼與趙寶儀伏在地上動也不敢動的，只感到子彈在頭上亂飛，過了一會，四週靜止下來，二人才敢抬頭看個究竟。

二人清楚看見眼前的怪物，只見此怪物靠一條好似坦克車的履帶行走，外型呈流線型，在前頭有一巨型鑽頭，這就是它的破土工具了。

室內靜了一會，此時，那怪物的側面有一道門打開了，隨即有五人跳了下來。

高丹尼向這些人一望，其中兩人竟是ＣＩＡ的韋斯和賀爾，還有另一人竟是徐四風。

韋斯望看高丹尼，笑道：「高先生，趙小姐，想不到你們竟然大難不死？」

高丹尼彷似沒有聽見韋斯的說話，望着徐四風，道：「徐四風，你帶他們來的？」

徐四風點頭。

韋斯道：「那日徐四風先生到莊信貿易公司去找艾美，我知道徐先生必定有原因，所以捉着他問個究竟。」

徐四風對高丹尼道：「他們逼我說出我們的行動，然後逼我帶他們來這荒島。」

賀爾道：「所以我們跟着你們，然後我們再現身，收拾殘局。」

趙寶儀此時撲到中槍倒地的父親身旁。

趙宗虎雖然中槍，並未死，看來已離死不遠，趙寶儀也因此而哭得死去活來。

此時，賀爾走到基帝夫博士屍體旁，拾起盛載基帝夫博士新發明方程式的鐵箱，然後交給韋斯。

韋斯接過鐵箱，先放在地上，再拔槍把鐵箱的鎖打爛。

箱蓋一打開，內裡盛載着不少文件，韋斯搜了一會，果然搜出一張方程式，再在懷中取出早已得到手的部分方程式，一對之下，果然是整份完整無缺的方程式，不禁開心莫明。

高丹尼不想這方程式落在他們手上，正在思量如何將之毀滅，但苦無機會下手。

徐四風見韋斯異常開心，笑道：「韋斯先生，你們目的已達，我的二百萬元情報費應該沒有問題吧？」

韋斯笑道：「當然沒有問題。」說完，連向徐四風開了三槍。

徐四風登時中槍死去。

高丹尼一個愕然。

韋斯望着高丹尼，道：「高先生，今次行動大家都知道是秘密進行的。」

高丹尼已猜到他的企圖，正色道：「你想說甚麼？」

韋斯冰冷着面孔，道：「你和趙小姐都要死。」

高丹尼只好認命了。

趙寶儀在父親身旁，忽然叫道：「小高，我們快由基帝夫博士研究室的秘密甬道離開，甬道的開門密碼是七六四八，這是我爸爸臨死時說的。」

賀爾聽不懂中國話，見趙寶儀跟高丹尼說話，恐防有詐，回轉頭便向趙寶儀開了兩槍，趙寶儀冷不防頭上連中兩槍，登時倒在父親屍旁死去。

高丹尼目睹趙寶儀中槍而死，端的撕心裂肺，狂吼一聲，便向賀爾撲去，賀爾背着他，猝不及防，登時被高丹尼撲倒按在地上。

高丹尼瘋狂向賀爾身上打了十多拳，並動手搶奪他手中的槍，但賀爾死握着不放，於是二人扭作一團在地上打滾。

韋斯和另外兩人見了，慌忙戒備，三人以槍指住在地上打滾的二人，但不敢開槍，因怕子彈誤中賀爾。

心愛的趙寶儀被殺，高丹尼已陷入瘋狂境界，他勢要奪到賀爾手中的槍，爲趙寶儀報仇，再殺韋斯等人。

韋斯見高丹尼與賀爾仍在糾纏，與另兩人走到他們身旁，然後韋斯一腳踢向高丹尼。

高丹尼吃痛，一隻手握着賀爾的槍也放開了，然後賀爾趁勢用手踭使勁撞向他的腰眼處。

高丹尼吃痛，在地上打滾，韋斯等人的四支槍則指住他。

韋斯拿着那張方程式，在高丹尼面前揚了揚，得意一笑，道：「高丹尼，你想把這方程式毀滅？那有如此容易？」

高丹尼恨恨的望着他，道：「你們美國人得到這新發明，就向外公佈，這是你們美國人的偉大發明，從此，你們的國際警察形象就更加鮮明了。」

韋斯笑得很開心，道：「你說得對，但你不能否認一點，我們得到這東西，總好過落在蘇聯人手中。」

高丹尼道：「我同意，但我根本不想這東西落在任何人手上。」

韋斯正想說話，賀爾忙道：「韋斯，莫上這小子的當，他知道這基地快要爆炸，他在拖延時間，想與我們同歸於盡，一槍把他殺了，然後坐地下甲蟲離開吧。」地下甲蟲就是那金屬怪物的名稱。

高丹尼的確想把時間拖下去，等基地自動爆炸的，韋斯似乎得意忘形，被賀爾一提之下，頓時醒覺。

韋斯把方程式放回鐵箱，對另三人道：「把他殺了，準備離開。」

三人聽了，三支槍連忙對着高丹尼。

高丹尼躺在地上，知道將難逃一死，便閉起雙眼，等候死神的召喚。

高丹尼甫一閉起雙眼，隨即響起一連串的機槍聲，然後又回復了死寂。

高丹尼的身上必定變成蜂巢一樣了，但他感到詫異非常，自己身上竟毫無痛楚，他睜開眼來，第一眼看見的，是韋斯等四人倒在血泊之中，而且動也不動的，明顯已死去。

他當然明白，剛才那一陣槍聲是射向他們了，是誰開的槍？難道其餘同伴沒有死去？

他微微抬起頭一望，只見甲蟲旁邊站着一個人，手上握着一挺輕機槍，槍嘴還在冒着煙，這人正以含情脈脈的一雙眼望着自己。

高丹尼呆住了，夢囈般道：「我是在做夢嗎？」

那人赫然是周美兒。

周美兒眼有淚光，道：「你不是做夢。」

高丹尼只呆望着她，對於她爲何忽然在此出現，只感到一片迷惘。

周美兒滿臉落魄神色，道：「ＣＩＡ人員捉了你們其中一個行動的隊員，他叫徐四風，他出賣了你們，我知道ＣＩＡ跟踪你們進行奪取方程式的陰謀，所以我也暗中跟着他們來到這荒島。」

高丹尼終於明白了，然後他站起身來，緩緩走到趙寶儀屍旁，把趙寶儀抱起，撫摸着她蒼白的面孔，眼淚流下來了。

周美兒見他傷心，也長長嘆了口氣，然後拾起那個盛載方程式的鐵箱，再走到高丹尼身旁，把鐵箱交給他，道：「你的目的已達到了，你親手把這方程式毀滅吧。」

高丹尼想起，爲了這方程式而作了這麼大的犧牲，不禁暗問一句是否值得？

他打開鐵箱，擦亮打火機，便把鐵箱內所有文件，包括那方程式一起燒了。

周美兒見狀，覺得大事已了，忽然把手上輕機槍拋到他面前，並說道：「把槍拾起。」

高丹尼身不由己的把她的槍拾起。

周美兒忽然道：「開槍殺了我。」

高丹尼一愕，道：「爲甚麼？」

周美兒道：「爲你的好朋友丁禮報仇。」

高丹尼呆呆的望着她，半晌才道：「丁禮是你殺的？」

周美兒點頭。

高丹尼感到瘋狂了，大叫道：「你爲甚麼把他殺了？」

周美兒的心變得平靜下來，道：「我無心殺他的，只是上了ＣＩＡ的當，他們叫我和丁禮乘遊艇出海，出到大海之後，我就乘快艇離開，然後利用遙控器控制遊艇前進，豈料我一按掣，那遊艇竟然爆炸了。」

高丹尼聽了，相信她所言不假，因爲他一直相信她的心是善良的，只是無知而被ＣＩＡ利用了，所以他感到殺丁禮的兇手是ＣＩＡ，不是周美兒。

周美兒見他懊喪得垂下了頭，又道：「爲甚麼還不殺我？」

高丹尼語氣沉重的道：「即使你是兇手，殺了你又如何？更何況殺丁禮的幕後眞兇另有其人。」

周美兒道：「但我親手殺了他，若果我不死，我這一生都不能原諒自己。」

高丹尼道：「這裡就快爆炸了，我們快離開這裡吧。」

周美兒語氣堅決，道：「我不走，我要死在這裡，替自己贖罪。」

高丹尼有點不忍，道：「你爲甚麼這麼傻？」

周美兒道：「你快走吧，否則來不及了。」

高丹尼語氣哀求的道：「你要怎樣才肯走？」

周美兒不說話。

此時忽然傳來另一把聲音，道：「若果丁禮沒有死的話，你走不走？」

二人頓感奇怪，扭頭一望，赫然看見丁禮就站在另一邊。

高丹尼一個驚喜，叫道：「是丁禮，你沒有死？」

周美兒大吃一驚，叫道：「鬼呀。」

丁禮向他們走過來，道：「我不是鬼，是人，我根本沒有死。」

周美兒吃吃的道：「你眞是人？」

丁禮點頭道：「難道你相信這世上眞有鬼？」

高丹尼上前把他擁抱着。

周美兒呆呆的望着丁禮，道：「那日遊艇爆炸，沒有把你炸死？」

丁禮道：「當然沒有死，還記得出海當晚嗎？當時我帶了一個特大的旅行袋，袋內全是逃生工具，因爲我看出你有古怪，所以準備一下。」

高丹尼道：「丁禮，一切都是CIA所爲，她是無辜的。」

丁禮道：「我知道，所以我不會怪她。」

周美兒仍然滿臉疑惑，道：「但你爲甚麼會在這裡出現？」

丁禮道：「當晚，遊艇爆炸前，我已跳了下水，並且拿出充氣救生艇，當遊艇爆炸後，我被爆炸的氣流震暈了，我醒來的時候，已身處這個基地，原來我的救生艇一路漂流到這個荒島上，然後他們把我囚禁起來。」

二人當即明白過來。

高丹尼看看手錶，基地離爆炸時間尚有五分鐘，連忙叫二人走進基帝夫博士的研究室，在室內果然找到一道暗門，在門上按了密碼，那道門隨即打開，門外原來另有洞天，一艘快艇就停在水上。

三人連忙上了快艇，然後高丹尼開動快艇，快艇便在山洞內全速前進，不多久，快艇駛離山洞，來到大海，那時已天亮了。

三人駛到大海不久，荒島上果然傳來一連串巨响，整個基帝夫博士基地在不爲人知之下便長埋在地下了。

三人望着荒島，一會，丁禮道：「小高，你會不會把今次事件寫一篇小說？」

高丹尼黯然道：「不會，我只想把今次事件盡快忘掉。」

丁禮也道：「本來我想把今次事件在報紙上寫篇報導的，現在放棄這個念頭了，因爲寫出來根本沒有人相信，還是當他南柯一夢算了。」

高丹尼想起趙寶儀的死，仍很傷心，也不說話，開着快艇，全速向香港水域駛去。

周美兒對高丹尼朝思暮想，現在情敵趙寶儀已死，她能否得到高丹尼的愛？

她知道高丹尼必定不會忘記趙寶儀的，所以也不敢期望與高丹尼是否有開花結果的一天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樓一怪、遲老殘假借崔文蔚夫婦比試武功，不分高低，於是又打賭奪取千里孤行客搶來的易筋經，以定輸贏，找到孤行客，樓一怪先出手，孤行客不敵，棄紅線離去，紅綃上前和妹妹紅線相認，原來她受了北海老兒獨門手法，衆人才知孤行客和北海老兒有關，二老和崔氏夫婦趕去長恨谷。江青嵐在長恨谷外受唐天生暗施奇毒倒下，白玫將他救醒，才知那紅衣女子是孤行客的師妹……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雙紅傳

孤行客傳授劍法　更囑咐照顧白玫

少女道：「那『翠葉朱蘭』雖有解毒之功，無法盡祛臟腑餘毒，要過了六個時辰之後，等藥力散開，還得另想辦法呢，否則我也不會把你接到長恨谷來了。」

「長恨谷？」

江青嵐心頭猛然一震，雙目一睜，急急問道：「姑娘，這……這就是長恨谷？」

白玫點頭道：「是呀，我就在這裡長大的啊！」

江青嵐又道：「那麼姑娘和千里孤行客如何稱呼？」

白玫搖頭，抿嘴笑道：「我方才不是告訴你，千里孤行客，我不知道他是誰呀？」

江青嵐瞧她神色，似乎絲毫不僞，不由疑念大生。她自稱從小生長在長恨谷，怎會不知千里孤行客其人？何況她方才還說把紅衣少女打跑，那紅衣少女分明是千里孤行客的師妹。

這當眞十分離奇，難道這個長恨谷，不是千里孤行客住的長恨谷？他心中想着，暗暗行功運氣，那知不運氣，只覺渾身痠痛，還沒什麼感覺，這一運氣，驟覺氣血渙散，內腑果然隱隱作痛，功力難聚，完了！這到底是毒侵內腑，還是自己昏迷之後，被千里孤行客廢了武功？

白玫因他半晌不語，不由嫣然一笑道：「你別心急，一片翠葉朱蘭，功效可大呢！不過要等它藥力發散，須得六個時辰，目前你休息一會。」

說着伸手拉過一條薄被，輕輕替江青嵐蓋上，俏生生地走出房去。

江青嵐獨自仰卧，思潮起伏，漸漸神思昏倦，酣然入睡。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驀覺有一雙軟綿綿的玉掌，正在自己身上按撫推拏，一股炙熱暖流，每到一處，感到又酥又痲，百骸舒散，血氣流暢！睜目一瞧，那不是白玫是誰？

她此時一雙玉手，正按在自己胸脯之上，雙頰如火，星目如水，那種絕世姿容，醉人笑意，當眞嬌豔欲滴！不，她還嬌喘細細，吹氣如蘭。

江青嵐瞧在眼裡，不禁心神一蕩，趕緊闔上雙目，强抑遐思，帶着顫動的聲音，十分感激道：「姑娘盛德，小生不知如何報答……」

「嗯！」白玫嬌喘着斜睨了他一眼，桃腮泛赤，低聲說道：「你……你別說話，我正在運功替你祛除內腑之毒呢！」

江青嵐玄關已通，自然知道她所說非虛，只好倏然住口。

白玫那雙玉掌緩緩下移，肚中也立時響起咕咕之聲，似乎有一團東西，被白玫內家眞氣逐漸下逼，

積聚小腹。

就在此時，忽然房門口黑影閃動，闖進一個人來。那是一個黑衣少女，頭上包着一塊黑絹，她才一進房，瞥見江青嵐躺在一張板床之上，白衣少女却嬌軀前俯，緊緊地伏在他身上，曳地長裙，不住地微微顫動……

此情！此景！她倏然却步，心頭似乎激起一陣波動。也許她任性慣了，觸入眼簾的是如此一幕，她面紅耳赤，無暇多看，也無暇多想，驀地雙足一頓，重重冷哼了一聲，返身就往門外衝去。

白玫雙掌移動，並沒回頭，也沒有則聲。她秀目微闔，春花似的臉上，業已綻出珠汗，運氣逼毒，正在緊要關頭。

江青嵐雖然聽到那聲嬌哼，但也不敢多問。這樣過了一盞熱茶時光，白玫才吁了口氣，直起腰來，掠着鬢髮，從几上取過一片碧綠如翠的葉子，送到江青嵐口邊，含羞笑道：「這是『翠葉朱蘭』，趕快嚼爛服下，餘毒就可盡祛，再休息一會，就可完全復原。」

江青嵐心中一陣感動，倒反而說不出話來，登時張口接住，依言嚼碎服下。只覺這片蘭葉，入口生津，一縷清香，直沁肺腑！白玫敢情忽然想起一件什麼事來，秀眉微蹙，驚鴻一瞥，閃出屋去。

江青嵐服下蘭葉，過了一陣，只覺腹如雷鳴，脹滿欲洩，匆匆下床，往門外奔去，接連幾縱，迅速閃入林中，找了一處隱蔽所在，大解之後，餘毒排淨，精神爲之一振，不由心中大喜，當下步出林外，四面略一打量。這處幽谷，林木蔚翳，溪水潺湲，一片如茵嫩草，在日光之下，更覺得青綠可愛。

山谷盡頭，是一座白石砌成的墓地，佔地不廣，却打掃得十分清潔。一幢白石房屋，却建在離墓地不遠的山坡下面，那就是白玫姑娘的居處。

她，一個姑娘家，怎會獨處幽谷？而且這裡，也叫做長恨谷；但奇怪的，她自幼在谷中長大，居然不知道千里孤行客其人。江青嵐邊走邊想，走沒幾步，驀覺疾風颯然，一縷青影，向自己當頭撲來，目光瞥處，那是一條瘦長人影，身法之快，簡直令人無法瞧清。

也不知他從何處飛來，出手如電，已抓到自己左肩，江青嵐心頭猛懍，眼看無論自己用何種招法，都難以封架得住。情急之下，身形微側，右臂一圈，右手駢指如戟，以手代劍，使出自己僅會的一招崑崙絕學「乾坤一劍」，中食兩指，迅速無比，一連劃出九個小圈。

這眞是電光石火，間不容髮，他右手堪堪劃出，就好像碰上了一團棉絮，無處着力，一個身子登時被自己力道，反震得後退了七八步，雙腿一軟，往地上坐去，同時只聽有人發出一聲輕「噫」！緊接着又是一聲長歎：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音調朗澈，看如龍吟，但掩不住滿腔悲涼之音！

千里孤行客，江青嵐心頭一緊，趕緊舉目瞧去。山林如畫，綠草如茵，那有什麼人影？

他突如其來，怎會突然而去？

江青嵐驚凜之餘，立即暗暗運氣行功，覺得自己經脈已經暢通無阻，只是毒氣初淨，雙腿還有點痠軟之外，別無異樣。

只要會武之人，一入長恨谷，就得被千里孤行客廢去武功，扔出谷外，難道是江湖上傳聞失實？

自己此時，不但武功沒有被廢，而且依然身在谷中，就以方才那一招而言，也並不是千里孤行客把自己震退，而是自己受了本身力道反彈作用所致，千里孤行客根本沒有對自己下手，就迅速退去。

一時之間，當眞測不透千里孤行客何以在出手之後，又突然捨己而去的原因。忽然，記起自己在少林寺祖師殿，曾聽千里孤行客唸過這兩句話，彷彿和今天聽到的音調大不相同。

雖然同樣是「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一字不易，但那次的聲音，陰森刺耳。今天聽到的，不僅音韻清朗，還感人至深……

「江公子，你……你怎麼啦？」

嬌聲未落，石屋中忽然閃出一條白影，一陣風似的往自己奔來。

江青嵐一躍而起，只見白玫姑娘已俏生生地立在身前，滿臉關切的瞧着自己，問道：「你沒什麼？那就好了，方才可眞把我嚇了一跳呢！」

她笑態盎然，一派天眞的說到這裡，忽然笑容一斂，幽幽的道：「江公子，你那妹子方才不知怎的，突然走了，我……我沒有得罪她呀！」

江青嵐被她說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楞楞的道：「白姑娘，你說什麼，我的妹子？」

白玫失望的道：「誰說不是？我一個人住在這裡，眞悶死啦！湊巧遇上你們，這該多好，我眞想和她做朋友哩，那知方才只一會工夫，她已經走了。」

江青嵐越聽越糊塗，這就問道：「白姑娘，妳說的她，到底是誰？」

白玫抿嘴笑道：「她就是你的妹子呀！她告訴我的，她叫做蘭兒。」

「蘭兒？」江青嵐睜大眼睛，問

道：「妳是說蘭兒？她幾時來的？」

白玫妙目一轉，嗤的笑道：「你還問呢，她還是被你打傷的呀！」

江青嵐聽得一頭霧水，奇道：「我幾時打傷過她？」

白玫眨着眼睛，笑得更甜，輕輕的道：「她恨死你呢，她告訴我，她是你妹子，因爲你不讓她來，她才偷偷的一路跟在你後面……」

江青嵐「啊」了一聲，暗想原來蘭兒一路都跟着自己。

白玫給他一「啊」，不由頓了一頓，依然笑道：「咳！她叫我不要告訴你的，我都說了出來！」

她偏頭想了一想，又道：「她說，她在路上，發現有兩個壞人，也跟在你後面，後來她在山中走岔了路，等她趕到，你已經中毒昏迷。那姓唐的老賊，正要下手，她奮力一劍，才把他們打退，那知就在這個時候，你却糊裡糊塗的打了她一掌……」

「啊！是她？」江青嵐經白玫一說，驀地想起自己中毒之後，碧目蟾蜍唐天生叫鐵錢袋姜義過來砍自己右臂，那時自己逼住眞氣，一掌把姜義震飛，後來……

後來彷彿聽到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勉強睜開眼來，瞧到一個苗條身形，自己還當她就是盜走少林寺「易筋眞經」，又使用調虎離山計故意絆住自己的紅衣少女，千里孤行客的師妹，當時自己好像大喝了一聲，用盡氣力，劈出雙掌。

她……她竟會是蘭兒！

他想到蘭兒，可能從析城山下來，一路跟隨自己身後，尋上終南，後來自己被析城雙兇和王屋散人在嵴山絕頂聯手震落百丈懸崖，受困死谷，那在崖上結藤相救的，可能也是她。她是一個被析城雙兇嬌縱慣了的孩子，對自己竟然一片痴心，如此委屈。

自己……自己……江青嵐心中忽然升起無限愧怍，覺得自己太對不起蘭兒。陡然，他又想到方才白玫替自己運氣逼毒之際，彷彿有人進入房中來，後來還聽到一聲重重的冷哼，敢情就是蘭兒。

他默默地回想着當時情形，蘭兒本來就是小心眼的人，她負氣而去，可能誤會自己和……她，他想到這裡，脫口說道：「啊喲！這眞是誤會！」

白玫柳眉一挑，側臉問道：「江公子，你說什麼？她誤會些什麼呀？」

江青嵐玉臉驟紅，尷尬的道：「她……她是小孩脾氣。」

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又道：「哦！白姑娘，小生多蒙援手，大德不言報，小生身有急事，也須告辭。」

白玫本來笑臉如春，聞言忽然黛眉一蹙，急道：「那怎麼成？你服下兩片『翠葉朱蘭』，餘毒雖袪，眞氣未復，少說也得再躭上一天呀！難道她是你妹子，我就不配做你妹子？幹嗎身子沒好，急着要走？」

江青嵐見她滿臉焦急，既是關切，又是幽怨，心中一陣不忍，何況方才試運眞氣，也自知中毒之後，元神大傷，非有一天半日好好調息，決難復原。白玫姑娘所說，自是實情，人家原是一片好意，想到這裡，連忙笑道：「姑娘說得極是，小生方才運氣，也自知非一天半日，決難復原，只是打擾姑娘，小生日後如何圖報？」

白玫聽他答應不走，不由回嗔作喜，但聽到後來，不由白了他一眼，輕聲說道：「你這人怎麼的？動不動就大德呀，圖報呀，難道我就是希望你圖報嗎？」

她嬌靨生嗔，益增嫵媚！江青嵐臉上一紅，囁嚅的道：「小生一時失言，姑娘勿怪。」

白玫其實又幾曾嗔怪他來？只不過是故意輕嗔罷了，聞言早就巧笑嫣然，深情款款的道：「誰個怪你來着？」

她眼珠兒一轉，忽然「啊」了一聲，道：「我差點忘啦！蘭兒說她姓符，你却姓江，你們是什麼兄妹呀？」

江青嵐被她問得俊臉一熱，當即答道：「小生和蘭兒相識之初，她女扮男裝，我們認爲兄弟，後來才知她原來是個女的。」

白玫聽得十分有趣，梨渦一展，噗嗤笑道：「這就改了兄妹，啊！你叫她什麼呀？」

江青嵐瞧着她俏皮樣兒，皺了一下眉頭，道：「她名字叫蘭兒，我就叫她名字。」

白玫可一點也不肯放鬆，依然問道：「那她叫你什麼呢？」

江青嵐眞被她問得有點不好意思出口，白玫却嗤的笑道：「我早就知道啦！她一醒轉，就問着嵐哥哥，嵐哥哥的。」

江青嵐臉上又是一紅，心想此女好生難纏，妳知道就是了，還要問我幹嗎？白玫笑靨如花，走近一步，抬起一雙盈盈秋水，羞澀地望着江青嵐道：「那我也認你做哥哥好嗎？」

她天眞未鑿，對男女間的情愛之事，還懵懵懂懂的，不十分清楚。自從在谷口第一次見到了他，心中就有着一種說不出的好感。後來聽蘭兒一口一聲的叫嵐哥哥，她覺得非常好玩，自己要是也給他做了妹妹，叫他嵐哥哥，這該多好？

她不知愛，也不懂情，但她在先天的潛意識中，流露了愛和情，

她只想和江青嵐做個兄妹，便已芳心滿足。這時她仰着一張粉臉，露出希望之色。

江青嵐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但他心中早已有了一個艷若桃李，心儀已久的紅線姑娘。雖然她屢次規避，不和自己見面，但她贈劍留言，情意深重，自己海枯石爛，此心不渝。此外還有刁蠻多情，一直跟隨自己身後，遠來江南，又負氣出走的蘭兒，和嬌婉清麗，小鳥依人的柳琪，這兩個俏麗身影，已使自己無法排遣。

如今再加上面前這位一派天眞，深情款款，白衣天使般的白玫姑娘，當眞是最難消受美人恩；但人家陌路相救，賜以靈藥，還不惜耗損內功，替自己祛除內腑餘毒，此時要認自己做個兄妹，又怎好峻拒？心中想着，還沒開口。

白玫見他半晌不語，還道人家不要自己，不由神色一黯，幽幽的道：「你不要我嗎？我早知道不配做你妹妹咯！」

她盈盈欲涕，嬌婉已極！

江青嵐瞧她這副模樣，不禁憐惜之念，油然而生，暗想此女身世伶仃，一片天眞，自己豈能教她失望，這就笑道：「姑娘不可誤會，像妳這樣冰雪聰明的妹子，我那有不願之理？」

白玫聽他答應，早已高興得破慈爲笑，一雙妙目，閃耀着無比清輝，急急的道：「你答應了，幹嗎還叫我姑娘姑娘的？嵐哥哥，其實我早就想跟着蘭兒叫你呢！」

她盈盈而笑，這一聲「嵐哥哥」，又脆又甜，直把江青嵐叫得臉上一紅。

白玫挑着眉兒，目光在江青嵐臉上滴溜溜一轉，仰臉道：「嵐哥哥，你就叫我玫兒好啦！」

她頓了一頓，又喜孜孜的搶着說道：「嵐哥哥，我自從懂事以來，只有一個人叫我玫兒，他教我念書，又教我練功夫，可是就沒有見過他的面，我一個人住在這裏，你說多寂寞？有時我想到谷外去玩，走不多遠，他又叫着玫兒玫兒的，不讓我出去，現在好了，嵐哥哥，你肯帶我到外邊去嗎？」

江青嵐聽得十分奇怪，在這谷中，果然只有她一個人，而且身世如謎，那個教她唸書練功的人，她居然從未見過？

難道那人就是方才襲擊自己的千里孤行客？他忽然想起那座白色墳墓，同時聯想到千里孤行客的兩句口頭禪，和山脚下開酒樓的老人洪福，說什麼長恨谷，矗立着一座小山，你必須記清往北轉彎，那不過廢去一身武功，可是你千萬別往南去，因爲數十年來，只要往南走的，可說從無一人生還。

千里孤行客、白色墳墓、向南轉彎、白玫，他腦海中似乎聯貫起一個答案；但身前的白玫，只有十七、八歲，又不能有所符合。

「嵐哥哥，你在想什麼呀？」

白玫一口一聲嵐哥哥，叫得極爲自然，也非常親密。

江青嵐這回眞把她當作了小妹子看待，柔聲說道：「妳應該知道玫兒是尊長叫的，我還是叫妳玫妹的好，唔！妳想到外面去，自然可以，只是我還有事……」

他話沒說完，白玫早已喜得笑上雙頰，甜甜的道：「嵐哥哥，你眞好！」

接着又嫣然笑道：「嵐哥哥，我們快回去啦！幹麼還呆在這裡，你得好好的運功調息呢！」

說完柔荑一伸，拉着江青嵐往石屋就跑。

江青嵐瞧她一派天眞，不忍拂逆，也只好讓她牽着自己走去，回到石屋。

白玫就催嵐哥哥上床運功，她却一蹦一跳走出房去，順手替他掩上板門，江青嵐也因自己功力尚未復原，立即上床調息運功。

他玄關已通，內功已有相當火候，這一寧神運氣，走完九宮雷府，十二重樓，已漸漸進入內家至高境界。這一運功，足足有一個時辰，等到醒來，只覺氣機流暢，功力盡復，睜眼一瞧，石屋中已是一片漆黑，敢情入晚多時，當下跨下板床，整了整衣衫，忽然門外響起一陣極其細碎的聲音。

板門啓處，火光一閃，探進一個頭來，那不是自己新認的妹子白玫是誰？

她嬌艷如花又帶着稚氣的臉上，瓠犀微露，眨着兩顆又圓又大點漆似的眼珠，很快的閃了進來，脆聲笑道：「啊！嵐哥哥，你醒過來啦？我來了不知多少次，瞧你在運功，沒敢驚動，人家菜都涼了，就等着你吃晚餐呢！」

她一手拿着油燈，邊說邊往中間一間走去，江青嵐跟在她身後，跨進客堂。只見桌上已放着四五樣菜餚，雖然只是一些山鷄竹筍之類，但色彩鮮明，看上去她着實費了一番張羅。白玫放好燈盞，一面替他裝飯，一面紅着臉道：「嵐哥哥，我胡亂做的，你可別見笑。」

小姑娘一個人在幽谷之中，孤仃仃的渡過這末多年，這會有了嵐哥哥，芳心滿是喜悅，是以一開口，「嵐哥哥」就叫個不停。

江青嵐因她天眞未鑿，稚氣甚重，此時倒眞以大哥自居，減去不少拘泥，聞言笑道：「玫妹，我們既是兄妹，何用如此張羅，這些菜餚，光看色彩，就知道沒有一樣不出色哩！」

白玫甜笑道：「那你就快吃咯！」

江青嵐果然舉筷嚐了數味，覺得無一不甘腴可口，不由連聲誇好。白玫聽得更是高興，喜上眉梢，喜孜孜地只是殷勤勸食。江青嵐一天沒進飲食，這一頓飯，吃得極爲舒暢，飯後，白玫又燒了一壺開水，送到嵐哥哥房中，替他掩好房門，才告退出去。

江青嵐萍水相逢，收了這位嬌美如花、身世如謎的義妹，總覺得她和千里孤行客有着莫大關連。

他一想到千里孤行客，不由又焦灼起來，崔文蔚夫婦被千里孤行客擄來，安危未卜，要是眞的被他廢去武功，豈不愧對良友？自己此時功力已復，何不往前一探？

當下取下七星劍，隨手佩好，正待出門去！忽然想到白玫一身武功，頗似不弱，此時剛才回轉房去，要是給她發覺，反爲不便，不如等她睡熟之後，再去不遲。

心中想着，這就和身躺下，在床上假寐了一陣，約莫等到二更時分，才悄然開了房門，閃出屋去。月光如水，照得幽谷之中，宛若鋪上了一層輕霜，使人有清新之感。

江青嵐略一瞻顧，正待往谷外奔去，驀地發現白石墓地前面，正有一條人影在那裡舞劍！不！他一柄長劍，東劃西劃，專心一志，練得十分緩慢，一招一式，莫不清晰入目，對江青嵐的閃身出屋，似乎渾然不覺。

江青嵐也被他這套劍法吸引住了，雙眼直視，似乎曾經相識！因爲這套劍法和自己僅會的一招「乾坤一劍」極相類似，但「乾坤一劍」動作簡單，而這套劍法却八劍聯貫，變化繁複。江青嵐潛識默記，漸漸看出了神。

那人的劍法也由慢而快，由簡而繁，頃刻之間，光圈乍散，幻出萬點劍尖，宛如疾風驟雨，閃電驚雷，一齊暴發！

江青嵐玄關已通，目光犀利，不僅瞧得十分清楚，而且心領神會，豁然貫通。正當他木立若獃之際，眼前萬道霞光倏然盡斂，月光之下，站着一個身材頎長，青袍緩帶的中年文士，他臉蒙青紗，悠閒的負手而立。

「孩子！你過來！」

聲音不高，但入耳清朗，還含有一種慈祥的口脗。

江青嵐驀然驚覺，這不是白天襲擊自己，後來又飄然而退的千里孤行客是誰？自己正打算前去找他，他倒在這裡現身了。心念轉動，俊目閃光，依言走近幾步，欠身道：「老前輩敢情就是千里孤行客了？」

「千里孤行客？誰？老夫？」

青衣文士從蒙臉青紗中，射出兩道稜稜寒光，向江青嵐全身上下一陣打量，微微頷首，意似嘉許，一面微哂道：「老夫數十年來，不以姓氏示人，江湖好事之徒，居然還替老夫起了這個不倫不類的名字。」

他一頓之後，忽然口氣和緩的道：「孩子，你福緣不錯，能得崑崙老人垂青，今日相逢，更是有緣，老夫有一事相託，不知你可肯答應？」

他不待江青嵐回答，一聲低喟，驀地伸手撕去蒙臉青紗，江青嵐只覺眼前一亮，那是青衣文士兩道電炬般眼神，精光畢露，面前站着的，竟然是一個丰神如玉，長眉入鬢的中年美男子，瞧他年齡，最多也不會超過三十五、六。

這時藹然道：「孩子，數十年來，從無一人見到過老夫本來面目，就是老夫最親近的人，也不例外。」

「老夫隱居長恨谷，原擬終老於斯，不想事與願違，老夫只有一件心事未了，今天老夫不惜傳以絕藝，也正好把此事相委……」

江青嵐見他說了半天，依然並沒說出相託之事。什麼？不惜傳以絕藝？他是說方才那套劍法？心中想着，不由脫口問道：「老前輩究有何事，須小生效勞……」

青衣文士不待他說完，黯然一笑，攔着說道：「老夫即將離此而去，唯一心願，就是要你善視玫兒。」

江青嵐聽得心頭驀然一震，青衣文士言中之意……

「善視玫兒？老前輩你……」

青衣文士道：「不錯，老夫要你終身善視玫兒。咳！孩子，這是你一定可以做到之事，老夫去了。」

江青嵐聽他說出要走，陡然想起崔文蔚夫婦，急叫了聲：「老前輩……」

青影乍閃，眼前的青衣文士已失所在，只有從遠處傳來兩句清朗的吟聲：「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老前輩請留步！」

江青嵐心中大急，雙足一頓，人像離弦之箭，跟踪飛起，往千里孤行客身後追去，他功力精深，這一急飛直掠，何等迅速，月光之下，只見一縷輕烟往谷口浮掠，眨眼工夫已追出谷口。

前面矗立着一座小山，沿山還有一條岔道，斜斜通入另外一個山谷。

江青嵐略一停步，忽然想起酒樓老人洪福說過長恨谷的情形，立即仰頭瞧了瞧星斗方位，那條岔道，果然往北轉彎，正是千里孤行客居住的長恨谷；但他此時，既然離開此地，自然不會返回谷中，那麼他準是往外去的！心念一動，立即一長身往小山上奔去，幾個起落，堪堪躍上。

忽聽山脚谷口，傳來一聲裂帛長笑：「哈哈，鐵門自落，石門自開，哈哈哈哈！」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江青嵐聽得心頭驀然一震，這不是自己從少林寺禁錮之室放出來的「一掌開天」樓一怪嗎？他也尋上長恨谷來哩。

心中想着，急忙循聲縱落山坡，藉着樹林掩蔽，向外望去，只見千里孤行客依然青紗蒙面，負手而立，他身前却多了兩個長髮怪人。右邊一個長髮過膝，長鬚過胸的正是樓一怪。

左邊一個是白髮披肩，臉如嬰孩，左手左足，全都殘廢的黃衫老者，在兩人身後二十丈外，還站着一對青年男女，並肩而立，狀極親密，因距離較遠，看不眞切。

只聽樓一怪哈哈大笑道：「千里孤行客，你想不到咱們來得這麼快罷！」

千里孤行客冷冷的道：「你們來了，又待怎的？」

樓一怪回頭向身邊的黃衫老者，對望了一眼，呵呵笑道：「嘻！你難道忘了是咱們的賭注？」

千里孤行客仰天冷嘿道：「不想老夫與世相遺之人，居然還不時的有人找來，難道你們沒聽人說過此谷的禁例嗎？」

樓一怪還沒開口，却見那嬰孩臉的黃衫老者，却鼻孔一軒，道：「老怪物，想不到一個無名小卒，還有這多的臭規矩。」

樓一怪蒲扇大的手掌一拍，笑道：「對了！老殘廢，他這臭規矩，是對你說的，這回原該由你出面。」

千里孤行客兩道烱烱目光，從青紗中暴射而出，沉聲道：「無名小卒！哈哈！老夫數十年來，不用姓名久矣，無名兩字，老夫還可承受，小卒，那該是爾等兩人。要知入我長恨谷者，循例就得廢去一身武功，扔出谷外，不過老夫今日塵緣已滿，即須離此他去，算你們來得正是時候，老夫破例讓你們全身而退罷。」

黃衣老者聞言嗤的笑出聲來。「老樓，這無名小卒口氣倒越來越大了，可惜咱們兩個老不死，從來不受抬舉，也不願全身而退哩！」

樓一怪接口道：「他大概忘了自己有多少斤兩呢？」

接着哈哈笑道：「千里孤行客，你輸了一場，才約咱們千里迢迢上長恨谷來，原來想臨陣後退，那也簡單，只要把『易筋眞經』雙手奉上，咱們兩人就算白打了這場賭，也行！」

江青嵐隱身樹後，聽得心中又是一動，暗想原來樓一怪約了幫手同來，也是爲了那本「易筋眞經」。

千里孤行客敢情已被兩人激怒，陡然引吭長嘯，這一聲當眞清若龍吟，響徹凌霄，連江青嵐玄關已通，身懷上乘內功，也覺得耳鼓驟震，嗡嗡不絕。心中不由大爲凜異，憑千里孤行客這份功力，已可說是舉世無儔。接着說道：「爾等眞是不識進退！現在老夫以兩句宋詞爲限，如唸完之後，尚不退出谷外，就莫怪老夫手下無情！」

說到這裡，就朗聲唸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黃衣老者嘻了一聲，低低的道：「老怪物，這無名小卒聲音不像，內功也深了許多，不要不是他？」

樓一怪怪目一瞪，冷哼道：「焉知不是他故意僞裝？老殘廢你要是怕了，乾脆還是讓老樓來打發。」

黃衣老者孩兒臉驟然一綳，怒道：「放屁！天坍下來，這回也得由我來頂！」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宋大俠先由三鬼之一的金山，後由三鬼之二的追魂鬼馬艮、奪命鬼牛魁帶進甬道盡頭的一道門，由小飛自去，却遇到北趙堡主趙玉璞，也是來查探齋主的身份，陪着答話的有馬艮，另一行人是南巴堡主巴德，陪着答話的是牛魁，二鬼帶至一處，果見樓上站着的是燕雙雙，手上的魔戒神珠閃閃生光，不是冒牌貨，珠子不賣可以送，人也可以送，提出條件是：勝者人、珠並獲……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燕雙雙搖身三變　神珠齋進襲失機

張守正越衆而前，抱拳環施一禮，洪鐘也似的聲音道：「老夫張守正，東張三老之首，各位遠道而來，怎不事先打個招呼，也好讓張家的人略盡地主之誼。」

論輩份，數他最高，誰也不敢輕忽簡慢，巴德、趙玉璞連忙拱手為禮，以示歉意。

宋小飛關心張夢月的安危，跟紅娃萬喜兒寒暄數語後，隨即趨前對張大風道：「怎麼沒見夢月姑娘？」

張大風的聲音冷如冰霜。「她沒有來。」

「為何不來？」

「三老不准她來。」

「有原因嗎？」

「當然有。」

「本俠願聞其詳！」

「怕她吃裡扒外。」

「這太過份了，她現在何處？」

「蓬萊堡。」

張大川補充道：「先別高興，是被掌門人關在堡內，已經失去自由。」

豆腐大俠大驚失色的道：「她是你們張家的人呀，為甚麼這樣做？」

「還不是為了你宋小飛。」

「本俠怎樣？」

「不該私吞神珠。」

浪子包天聞言大怒，抱不平道：「放屁，這是無中生有，空穴來風，豆腐壓根兒就不曾摸到魔戒神珠的邊。」

宋小飛目光如電，從東張三老的臉上一掃而過，朗聲道：「各位來的正好，正可以証明本俠所言非虛，並未取走神珠。」

張守禮神情嚴肅的道：「如何証明？」

豆腐大俠一本正經的道：「魔戒就戴在燕雙雙的手上，足以說明一切。」

起先大家尚不曾注意及此，經宋小飛一提，這才發現神珠的所在，千嬌百媚毫不避諱，故意在台上搔首弄姿，展示給東張、西萬看。

宋小飛接着又道：「本俠這樣說，並不表示承認神珠應歸東張所有，魔戒眞正的新主人應該是我宋小飛，別人不得侵佔。」

張大風不以為然，聲洪氣壯的道：「臭豆腐，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可惜與事實不符，戴在燕雙雙的手上，誰先搶到手就是誰的。」

包打聽冷然一哂，道：「不必先搶，這個婆娘有言在先，那一個能技壓羣雄，獨占鰲頭，她就帶着神珠嫁給那一個。」

張大川睜大了眼珠子道：「甚麼？燕雙雙打算招親？」

浪子包天道：「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啦。」

紅娃萬喜兒童心未泯，好奇之心尤烈，嘻嘻笑道：「這個女人多大？」

豆腐大俠道：「二十上下。」

「哦，大本堡主九歲，老了。」

「怎麼？小兄弟也想討她回去做老婆？」

「不愛老婆愛神珠，這種好事可遇而不可求，只可惜太大太老了，恐會惹人譏笑。」

包大膽逗趣道：「老婆不老，丈夫也不小，天底下更小的小丈夫多的是，有的娶回家去還要餵奶吃。」

萬喜兒的一張小臉登時紅暈罩面，氣虎虎的道：「紅娃不要老婆，更不要奶娘，只要神珠魔戒。」

猛可間，一抖困仙索，頂端結成一個小圈圈，人也接着彈身而起，直奪千嬌百媚燕雙雙戴在手上的魔戒神珠。

他這兒一發動，場中羣豪立即起而效尤，秩序為之大亂。

南巴奮勇爭先。

北趙不落人後。

東張全面進襲。

黃鐵虎不曾袖手。

朱綿綿亦未旁觀。

連宋小飛、包打聽也捲入惡鬥的漩渦中。

* * *

是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混戰。

誰也沒有沾到燕雙雙的邊兒。

凡是接近平台的人全部被別人打了下來。

惡鬥約莫持續了一寸香的工夫後，千嬌百媚燕雙雙不知為何，忽然起身離開了。

臨去之前，又舊話重提，願在屋裡靜候佳音，等着未來的夫婿用八人大花轎來抬。

自然沒人相信她的連篇鬼話，齊皆出手截殺。

結果，絕大多數的人均慘敗在魔戒的神威之下，難越雷池半步。

只有兩個幸運兒，在關門之前驚險萬狀的溜了進去。

張大川在前。

宋小飛在後。

只是前後腳之差，可是，當豆腐大俠腳落實地時，便沒再見到張大川的一影半踪。

眼前是一個卧室，不大，更談不上華麗。

有床，無被。

有桌，無人。

打開緊閉的房門，發現外面是一間客廳。

廳內設備齊全。

但無半個活人。

有一個死人。

是張大川。

躺在一張太師椅上。

穿戴整齊，衣衫不亂，顯非遭了採蜂賊的毒手。

全身並無明顯的傷痕，卻留下一張充滿驚懼的臉。

宋小飛直接地認為，很可能是死於神光。

「大川，大川！」

「你醒醒，醒醒呀！」

叫了兩聲，搖了好幾下，並無半點反應，張大川早已踏上黃泉路，渡過奈何橋，去陰曹地府向閻王爺報到去了。宋小飛猛一個大跨步，一頭撞進另一間卧室去。

床上有人，在睡覺。

此刻，正披衣而起。

不是千嬌百媚燕雙雙。

而是大衆情人水無情。

水無情出現在此，令宋小飛大為驚異，急不及待的道：「燕雙雙呢？」

大衆情人風流客一臉茫然的道：「誰是燕雙雙？」

「就是千嬌百媚嘛。」

「不認識。」

「難道這不是她家？」

「當然不是。」

「那是你家？」

「也不是。」

「到底是誰的家？」

水無情的答覆妙極了。「是客棧！」

事情透着古怪，宋小飛大驚失色的道：「可曾見到燕雙雙？」

「沒有。」

「外面死了一個人你知道嗎？」

「不知道。」

「奇怪，僅一牆之隔，怎會毫無所覺？」

「豆腐，你別忘，本公子正在睡大覺。」

「現在怎麼又突然醒來了？」

「是被你吵醒的。」

話至此處，已穿好衣服，下得床來，頭也不回的兀自出門而去。

豆腐大俠偏不信邪，在屋裡仔仔細細的搜了一遍。

根本沒有千嬌百媚燕雙雙的影子。

甚至，沒找到半點屬於女人使用的衣物。

跑到外面去一查，却証實了一件事，這裡果然是一家客棧，地勢比神珠齋高出了一層樓。

打聽的結果，也令宋小飛十分沮喪，那三間客房的確是租給了水無情，並未見有妙齡女郎出入。

但有一點與事實相符，有一面牆是活動的，專供房客飲酒喝茶之用。

問題來了，頓使事情陷入五里霧中。

這三間客房，當眞只有水無情一人居住？

還是滿口胡言，是與燕雙雙在此同住？

或是千嬌百媚另有秘密通道出入？

水無情是何來歷？

燕雙雙是何身份？

兩個人眞的素不相識？

或者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與那個神秘人有無關連？

神秘人此刻何在？

爲何不來爭奪魔戒神珠？

事情光怪陸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難道……

解鈴還需繫鈴人，只有大衆情人水無情與千嬌百媚燕雙雙才能揭開這個不可思議的謎。

孰料，燕雙雙遠走高飛，水無情也去向不明，宋小飛只好離開客棧，四處追尋。

* * *

沒追到燕雙雙。

沒找到水無情。

却在距神珠齋里許之外，與浪子包天迎面相遇。

宋小飛劈面就說：「咦，浪子，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那邊的情況怎樣？」

包大膽不假思索，立道：「燕雙雙走了，神珠也被她帶走了，東張、西萬、南巴、北趙還拚個甚麼勁，早散了，分頭去追那個臭婊子。」

豆腐大俠道：「怪事，他們爲何不破門而入？」

「那一面牆是一整塊厚鐵板，根本不得其門而入，只好另尋別路。」

「不用問，包兄也是來追燕雙雙的？」

「不錯。」

「可知她逃往何處？」

包打聽指着腳下的大馬路道：「有人親眼見她由此向東，出城去了。」

宋小飛眉頭一皺，道：「那就應該往東去呀，你往西邊跑幹甚麼？」

浪子三句話不離本行，神秘兮兮的笑道：「機會難得，想賣消息給四大世家，好好的敲他們一票。」

「常走夜路，總有一天會遇上鬼，東張、西萬、南巴、北趙的竹槓可不好敲。」

「好敲，神珠乃曠世奇珍，人人夢寐以求，照敲不誤。」

「肥水不落外人田，何不乾脆自己去追燕雙雙，奪神珠？」

「豆腐，別拿包某尋開心，我自己吃幾碗飯，心裡有數，很可能連那婆娘的一招都接不來便趴下了。」

豆腐大俠乘機譏誚道：「你不是最喜歡『趴』嘛，怕甚麼？」

包大膽伸一下舌頭，道：「算了，對這個女魔頭我可不敢存非份之想，寧願去當和尚，別忘了，她八成就是那個殺人不見血，吃人不吐骨頭的採蜂賊。」

「本俠陪你去怎麼樣？」

「取笑了，應該說是包某陪宋大俠去。」

「都一樣，快說去不去？」

「好啊，有你豆腐打頭陣，咱家自當奉陪。」

「有甚麼條件？說吧。」

「多年老友，談條件就見外了，反正你吃肉一定會給我一碗湯喝，制住了千嬌百媚分包某一杯羹就可以了。」

主意一定，不再遲疑，浪子打消了販賣情報賺外快的念頭，立與宋小飛結伴往東而去。

出城後，包打聽忽道：「喂，豆腐，你與張大川曾是千嬌百媚燕雙雙的入幕之賓，難道一無所獲？」

豆腐大俠唉聲歎氣道：「別提了，這個女魔頭行踪如謎，好似幽靈鬼魅一般，沒見到她的一影半踪倒也罷了，張大川還賠上了一條命，最後又發現一件怪事。」

「甚麼怪事？」

「燕雙雙的老巢，原來是別人的客房。」

「誰？」

「大衆情人水無情。」

「大衆情人水無情是誰？」

一向消息靈通的包大膽這下也不靈通了，對水無情居然茫然無知，經宋小飛將事情的經過細說一番後，這才恍然大悟，道：「奇哉怪也，這個水無情彷彿是從天而降，又像是從地底冒出來的，江湖上似乎根本沒有他這一號人物。」

「千嬌百媚燕雙雙同樣透着蹊蹺。」

「神秘人的來歷更是疑雲重重。」

「浪子，依你看，他們三人之間是否有所關聯？」

「咱們所知有限，很難妄下斷語，不過……」

「不過怎樣？」

「水無情與燕雙雙同居一室，而又斷然否認相識的事，只有一種解釋。」

「如何解釋？」

「水無情在撒謊，是個徹頭徹尾的大騙子。」

「可是，本俠跟她只是前後腳之差，不可能一眨眼就芳踪杳杳。」

「包某懷疑燕雙雙就是水無情，大衆情人就是千嬌百媚。」

宋小飛的臉色驟然大變道：「甚麼？他們是一個人？浪子，你要搞清楚，水無情是個公的，燕雙雙是個母的，別陰陽顚倒，公母不分。」

包打聽正經八百的道：「我知道陰陽不同，男女有別，但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千奇百怪的事多的是，說不定是個陰陽同體，亦男亦女的武林怪胎。」

豆腐大俠驚「哦」一聲，道：「哦，本俠想起來了，神秘人曾經說過，他自己就是一個陰陽同體，亦男亦女的怪物。」

越說越複雜，剪不斷，理還亂，搞不懂神秘人，燕雙雙、水無情這三個謎樣的人物到底在搞甚麼鬼？

倒是追趕燕雙雙的事略現端倪，出城之後，循線由東轉北，不久便發現一個可疑的人影。

這人身穿一身白衣，在靠近海邊之處，一大片防風林的前面，一條羊腸小徑上，正由東向西而行。

二人有目共睹，適才在羣豪面前，燕雙雙就是這一身打扮，不是她還會有誰？

不由的精神爲之一振，腳步也隨之加快了許多。

偏巧，也不知爲何，千嬌百媚突然登上一塊高大的巨石，停了下來。

此乃天賜良機，二人足底抹油，何消片刻工夫便近在五丈以內。

女魔握有神珠，宋小飛可不敢掉以輕心，當即止步揚聲道：「燕雙雙，我們又碰面了，幸會！」

浪子包天也在一旁敲邊鼓，冷嘲熱諷道：「這叫做有緣千里來相會，對不對？」

白搭，好像泥牛入海，燕雙雙充耳無聞，相應不理，連頭都不會回一下。

宋小飛愕然一楞，道：「妳是聾子？」

包大膽的話也不好聽：「還是啞巴？」

笑駡由你笑駡，千嬌百媚一概置之不理，不禁激怒了包打聽，粗聲大氣的道：「媽的，這個婊子好大的架子，開始吃豆腐了。」

這話語意不明，宋小飛道：「是吃她的豆腐？還是給她豆腐吃？」

「都一樣啦。」

「怎麼會一樣？」

「當然一樣，先給她豆腐吃，再吃她的豆腐，包某就喜歡這種火辣辣的辣豆腐，這才夠味，夠刺激。」

「好主意，就這麼辦，本俠請她吃豆腐乾，你來吃這塊辣豆腐！」

腐字未落，一把黑黝黝的豆腐乾已自應聲電射而出。

彼此相距甚近，宋小飛又是全力施爲，豆腐出手就到，不偏不倚的擊中了燕雙雙的後背。

背上立刻出現了五個窟窿。

意外的是，並未見有鮮血溢出。

亦未聞有驚呼、慘叫的聲音。

始終卓立如故，不曾仆倒，沒有閃躲，僅見衣袂輕輕一飄即止，彷若農田裡驅趕麻雀的假人。

二人大感駭異，迅即跨步而前，這才發現，原來只是千嬌百媚的一件白色長披風，巧妙的懸掛在一株矮樹上。

浪子包天臉都嚇白了，驚惶失措的道：「豆腐，咱們是不是遇上了鬼？」

宋小飛搖頭道：「不會吧，大白天的，那來的鬼。」

「可是，這個妞兒怎麼突然不見了？」

「這事的確很邪門，也許就藏在附近，咱們找找看。」

「哼，臭婊子，想捉迷藏還差得遠，一旦犯在我包大膽的手裡，非把妳抱上床去不可。」

繞過巨石，前面是一大片亂石，奇形怪狀，不一而足，橫亘在防風林的前緣，再過去便是大海，海浪呼嘯之聲隱約可聞。

走沒幾步，便一眼瞥見，左前方不遠處端端正正的坐着一個身披藍色披風的人，看背影像極了千嬌百媚燕雙雙。

豆腐大俠神色一緊，暗中扣好了一把豆腐，冷聲道：「燕雙雙，妳如果不想吃豆腐，最好馬上轉身站起來。」

包打聽的話更難聽：「妳如果不想吃苦頭，就乖乖的把神珠交還宋大俠，陪包某上床睡覺。」

如石沉大海，那人反應全無。

二人互望一眼，疾衝數步，已至那人左右兩側。

宋小飛道：「喂，朋友，怎麼不說話呀？」

包大膽道：「不會說話放個屁也可以。」

那人終於開口了，冷得像是從北極吹來的風。「兩位在跟誰說話？」

話很突兀，聲音更輕，是個男的。

果然，走前數步，轉過身來，當眞是個男的。

豆腐大俠一眼就認了出來，訝然道：「想不到會是你。」

浪子包天的話很不客氣。「這小子是誰呀？」

宋小飛道：「就是本俠曾提起過的，跟燕雙雙同住一處而互不相識的那個大衆情人水無情。」

包大膽聽得一呆，道：「噢，是他，水朋友在此作甚麼？」

水無情臉一沉，吐字如刀。

「你管不着！」

包打聽冷哼一聲，道：「你倒

說得輕鬆，假使水朋友與燕雙雙是一夥的，張大川的那一條命案就脫不了關係，天下人管天下事，人人管得着。」

水無情挑眉瞪眼地道：「本公子根本不認識燕雙雙，與張大川的命案扯不上任何關係。」

宋小飛大聲駁斥道：「你與她同處一室，會不認識？」

水無情矢口否認道：「我們並未同處一室，這是不爭的事實。」

「張大川死在你那裡，也是鐵的事實，閣下如何自圓其說？」

「許是張大川趁本公子熟睡時私闖客室，被隨後追來的燕雙雙下手殺害。」

「恐怕未必。」

「宋朋友認爲是怎樣？」

「本俠認爲你們本來就是一個人。」

「宋大俠說那裡話來，男女有別，這是不可能的事。」

「若是一個男女同體的超級陰陽人就有可能。」

「抱歉，本公子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男子漢、大丈夫。」

包打聽接口道：「遠的不談，談近的，水朋友可曾見到燕雙雙？」

大衆情人愛理不理的道：「沒有。」

「那件披風不會看不見吧？」

「看見了。」

「既見披風，怎未見人？」

「水某到時只有披風，沒有人。」

「水朋友是何時來到此地的！」

「剛到，屁股還沒有坐熱。」

「這就奇了，那個臭婊子也是剛到，怎會一眨眼就不見了？」

浪子詞鋒咄咄逼人，水無情的態度更強硬。「這話應該去問燕雙雙。」

宋小飛道：「本俠懷疑千嬌百媚就是你。」

水無情大發雷霆道：「豈有此理，到現在你還把本公子和燕雙雙扯在一起？」

「可能還要再加一個。」

「甚麼人？」

「神秘人！」

「宋小飛，你的想像力也未免太豐富了，三個人怎麼可能變成一個人。」

「本俠這話是有根據的。」

「有何根據？」

豆腐大俠振振有詞的道：「據神秘人自己表示，他是一個男女同體，亦男亦女，可男可女的陰陽人，本俠覺得假使變男的，八成是你水無情，倘若變成女的，很可能正是千嬌百媚燕雙雙。」

水無情報以一聲哈哈大笑，道：「水某願舊話重提，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男子漢，大丈夫，不信本公子現在就脫給你們看。」

這位無情公子可眞絕，說脫眞脫，就在二人的面前解下了褲腰帶，準備「獻寶」。

宋小飛連忙阻止道：「夠了，不管你是男，是女，或是陰陽人，咱家都沒有興趣看，將來遲早會把你們三個人的關係搞清楚。」

水無情冷笑道：「既然如此，兩位就請便吧，本公子曾見有一個影子一晃而逝。此刻追趕或許還來得及。」

浪子包天追問道：「甚麼樣的影子？」

「一條白色的影子。」

「是人嗎？」

「大概是。」

「女人？」

「可能。」

「往那邊去？」

「飛進防風林，往海邊去了。」

宋小飛、包大膽當然不會輕易相信水無情的話，但燕雙雙芳踪杳杳，却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言者姑妄言之，聽者姑妄聽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浪子抛下一句：「姑且信你一次，別走，如果找不到那個婆娘，再回來找你算帳！」立與豆腐大俠沒入濃密的防風林中。

* * *

原地。

時間約在宋、包二人去後片刻。

場中的景物又有了變化，除了燕雙雙的那件白色披風依舊在巨石上迎風招展外，水無情的藍色披風也掛在在一株小樹上，位置就在落坐之處附近不遠。

人還在，只是衣著不同，身穿一襲黑衣。

正邁開方步，悠哉遊哉的往東走。

看背影，像燕雙雙，也像水無情，更像神秘人。

驀在此刻，紅娃萬喜兒與老管家翁駝子出現在那條羊腸小徑上，隔着數十丈，正巧與那人迎面相遇。

紅娃一眼就認出是神秘人，一股復仇的怒火馬上燃燒起來，殺氣騰騰的道：「老魔，久違了，咱們又碰面了，穿雲堡毀宗滅門之仇也該算清楚了。」

言語間，困仙索已握在手中，與翁九如直衝過去。

神秘人黑巾蒙面，看不見是何表情，只見一雙冷厲的眸子閃閃發光，朝紅娃翁九如瞄了一眼，答非所問的道：「兩位跑到海邊來作甚麼？」

萬喜兒道：「本來是追趕一個人。」

「那一位？」

「千嬌百媚燕雙雙。」

「那就繼續去追吧，別錯失良機。」

「現在不想追了，先把咱們的帳算完再說。」

「娃兒，就憑你們一老一少，還不是老夫的對手，亦非燕雙雙之敵，如肯拜在我老人家門下爲徒，倒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將燕雙雙生擒活捉。」

紅娃聞言勃然大怒道：「放屁，紅娃乃一堡之主，豈會拜仇人爲師，先把你解決掉，再去追燕雙雙，用不到老魔多管閑事。」

說幹就幹，毫不拖泥帶水，人尚未至，困仙索已自脫手飛出，疾取神秘人項上的人頭。

詎料，神秘人却不肯戀戰，道：「萬喜兒，別不知好歹，若非我老人家惜才愛才，你們主僕二人早已魂遊地府，命歸九幽，老夫另有急事待理，失陪了！」

奔勢陡然加快，也鑽進防風林內。

萬喜兒豈肯就此罷休，道：「老賊別逃，把命留下來！」

翁駝子亦道：「穿雲堡八十餘條人命今天就要你血債血還！」

主僕二人吼聲如雷，去勢如風，咬着神秘人的尾巴猛追不捨。

防風林內傳出了神秘人陰冷的喝聲：「小娃兒，翁駝子，你們太自不量力了，想死老夫就成全你們，哈哈哈！」

話完，是一陣哈哈大笑，魔鬼之音應聲而發。

紅娃早有準備，此乃意料中事，魔音一發，便與翁九如用棉花將雙耳堵塞。

然而，魔鬼之音，非比尋常，無孔不入，儘管堵住雙耳，依舊威力無邊，追沒三步，便覺暈頭轉向，搖搖晃晃的停下來。

就在這個時候，宋小飛、包大膽已去而復返。

一照面，豆腐大俠劈頭就說：「剛才聽到魔音，莫非神秘人曾在此現身！」

紅娃萬喜兒頷首道：「不錯，正是那個殺人不眨眼的老魔頭。」

浪子包天環視一眼，道：「人呢？」

翁九如仰首一歎，苦笑道：「已揚長而去。」

宋小飛望着水無情留下來的藍色披風，道：「這件披風的主人水無情到那裡去了？」

紅娃大搖其頭道：「本堡主到時，只見神秘人，未見水無情。」

「這件披風從何而來？」

「原來就掛在那裡。」

「是否從神秘人身上脫下來的？」

「這個紅娃就不得而知了。」

白披風，藍披風，燕雙雙，水無情，已經夠錯綜複雜，疑雲重重，現在又冒出一個神秘人來，更加撲朔迷離，莫測高深，弄不懂這幾個謎樣的人物到底是一個？兩個還是三個？爲何會在此接連出現！目的何在？

包大膽道：「只有西萬一派追來此地？」

翁駝子道：「燕雙雙逃走的消息，很快便在城內傳開，東張、南巴、北趙皆相繼追來，此刻大概都在沿海一帶，燕雙雙的本事再大恐怕也很難逃出天下英雄的手掌心。」

宋小飛憂心忡忡的道：「不見得，倘若本俠的判斷沒錯，燕雙雙就是水無情，水無情就是神秘人，大家都會撲空。」

穿雲堡主紅娃萬喜兒一臉驚愕地道：「小飛哥，你說這三個傢伙原來是一個人？」

豆腐大俠字斟句酌的道：「只是猜測，還須查証，一切仍言之過早。」

翁九如憂急如焚地道：「不論如何，由於他們擁有魔音神珠，必將爲天下武林帶來莫大的威脅，尤其是神秘人，西萬已毀，東張、南巴、北趙恐怕也在劫難逃。」

宋小飛道：「翁前輩所言甚是，神秘人野心勃勃，企圖獨霸武林，必然會將東張、南巴、北趙視作眼中釘，肉中刺，除之而後快，偏偏南巴、北趙又勢如水火，各不相容，東張又逢張堡主新喪，繼位之人行爲乖張，眼光短視，益使神秘人有機可乘，本俠躭心會血洗蓬萊，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浪子包天最討厭別人長篇大論，大聲嚷嚷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且先別管是南巴亡，或是北趙滅，此刻追人最要緊，快說神秘人逃往何處去了？」

紅娃萬喜兒道：「是往防風林那邊去的。」

豆腐大俠略一沉吟，道：「怪呀，這個老魔頭跑到海邊去幹甚麼？難不成老巢設在船上？海岸廣闊，咱們必須分頭去追。」

英雄所見略同，紅娃、翁駝子亦正有此意，當即揮手告別，分道入林而去。

林外就是大海。

大海波濤洶湧，一望無際。

目力所及之處並無半條船。

亦未發現燕雙雙、水無情與神秘人的踪影。

只好盲目的繼續追尋下去。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白樹人帶着小玉兒準備將她送還金娘子，順路陪伴沙巧巧回沙家堡。沿路上小玉兒忍不住頻從馬上摔下取樂，在牧羊鎭挨了包大力五大拳，滾到幾丈外，跑回包大力身邊嘻笑着叫再打。這怪異的娃兒令衆人驚奇，白樹人見及此，便決定將小玉兒留在自己身邊。於是帶小玉兒去寶鷄找他相好空空兒丁香，對她說從今起當這娃兒就是他的女兒，好生調教她絕技，承繼衣鉢……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偷得財寶嫁禍人　無知娃兒作帮兇

丁香把船繩拴牢在樹根上，拍拍手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的『靈蛇入雲』功夫要苦練啊！」

小玉兒道：「是，娘，我會苦練的。」

丁香笑笑，她安慰的拍拍小玉兒的頭，又道：「小玉兒，妳看……」

小玉兒順着丁香的手往岸上看，笑問：「樹！」

丁香道：「對，樹，這是柳樹，柳樹長在河岸邊，我今同妳爹去辦事，妳在河邊守着船，沒事幹妳苦練，攀上柳樹打秋千，腰桿擔在樹枝上，練久了妳成仙！」

白樹人笑道：「成仙？」

丁香笑道：「人人都想成仙，仙人的本事大如天，她若苦練成，咱們這一行的金交椅她坐定了，她豈不是仙？」

白樹人哈哈笑了！

丁香也笑了。

小玉兒一蹦上了岸，她立刻往柳樹上攀。

她把身子擔在枝桿上，仰面橫躺在上面，然後便是搖呀晃的亂動顫，也不怕從上面摔下來。

白樹人不怕小玉兒摔下來，因爲小玉兒不怕摔。

如今便是丁香也不擔心，她也知道小玉兒功夫是西域的……

白樹人早就把小玉兒被敖杰抱進流石谷的事告訴了「空空兒」丁香。

白樹人告訴這事的時候正是他二人摟抱在床上大戰過後併肩躺在一起喘息的時刻。

丁香一輩子也忘不掉這件事，白樹人提醒過她，小心有個金娘子。

白樹人也告訴丁香，金娘子有個大姐叫「毒娘子」，而「毒娘子」的名字叫金蟬。

金娘子才眞正是小玉兒親娘，論功夫，金家姐妹她一個也惹不起。

白樹人也才同金娘子打了個平手。

* * *

一輪紅日往西沉的時候，丁香已與白樹人走了。

他二人當然是去咸陽縣城踩盤子的，也許說是探路更切實際些。

丁香走的時候，小玉兒還攀在樹枝上。

小玉兒尖聲呼叫着：「爹，娘，你們快快回來呀。」

白樹人道：「妳自己要小心了，小玉兒。」

丁香叮嚀道：「小玉兒，別亂跑呀，等娘回來送妳好吃的！」

小玉兒格格笑了。

* * *

咸陽城的城牆四四方方的五丈

二尺那麼高，從十幾里外便看得見，氣勢宏偉極了。

城門是三層唐式塔形，城門口三丈八尺深，天剛黑便從城外走進兩個人……一男一女兩個人。

是的，白樹人與丁香二人進了咸陽城。

白樹人有一頂特別製的帽子頂在頭上，那頂帽子正面鑲了兩塊玉，是純白色的玉。

就在這兩塊白玉中間，有一粒紅彤彤的珠子，看上去似是瑪瑙做的。

別以爲這是甚麼好看而已，其實還眞有名堂。

在白樹人與丁香二人幹的這一行中，如果有人戴這樣的帽子，這個人是有地位的……就算是老大吧！

現在，妙手幫的老大進咸陽了。

* * *

白樹人與丁香二人緩緩往南門內走去，這二人不去別處，三光客棧就在南門附近大街上。

三光客棧老闆叫王老十，王老十的背景少有人知道。

白樹人知道，因爲王老十貨眞價實是白樹人的師弟。

王老十也是偷字陣營中的大總管。

別以爲王老十客棧是黑店，三光客棧乾淨極了，別說是客人丟東西，便是在附近失了物，他們也有能力爲客人把東西找回來。

眞正偷字輩高手，是不屑於偷雞摸狗的。

* * *

白樹人與丁香才剛剛踏上三光客棧的青石台階，從大街上匆匆忙忙的奔來三個瘦子！

這三人奔到白樹人面前，呀！就如同見了太上皇一般，三個人齊彎腰，低聲叫當家的了。

白樹人却習慣的看看大街上，低聲吩咐：「進去說話！」他當先往客棧進去。

而門內，王老十迎上來了。

「師兄，你……多日沒師兄消息，想煞師弟了！」

丁香對王老十道：「總管，快派個人送些娃兒愛吃的東西到我小船上去，別餓壞了我的小玉兒。」

王老十一楞，看看白樹人，道：「師兄，甚麼娃兒？」

白樹人只淡淡的道：「我同丁香共收養一個叫女兒，她在小船上……」

王老十道：「爲何不一齊帶了來？」

丁香道：「我叫小玉兒練功夫，船在老地方。」

王老十立刻派了個伙計，提了一大包吃的送往渭河岸去找小玉兒。

* * *

三光客棧後大院，王老十住的大房間裡，擺了一桌上好酒席，這時候偷字幫已來了七八個，其中五男兩女，一個個雙目精光烱烱。

尤其三個瘦漢更是神采飛揚，滿面生輝。

此三人不是別人，偷字幫的三鼠是也。

三鼠不是親兄弟，但三人却情同手足。

老大外號「飛天鼠」張展。

老二人稱「鑽天鼠」胡嘯。

老三人稱「偷天鼠」蕭音。

這三人不但武功高，輕功更是一流，如果白樹人想擴大幫派組合，這三人就是最佳伙伴，不是護法也是堂主之流，只不過他們只簡單的湊合一起，公推白樹人爲當家。

* * *

此刻，圓桌上的菜已六道，酒也喝了十幾斤，白樹人清清喉嚨開了腔。

「該說說莫少白了。」

莫少白不是別人，咸陽城的縣令是也。

白樹人與丁香遠從寶雞來，便是爲了這貪官。

七年縣令，地方與他刮了不少財物，道上兄弟早就等着這一天了。

王老十指着一個女的道：「大腳片子，你向咱們當家的作報告。」

那女的長得俏，十指尖尖又瘦小，一副大眼睛，滿口白牙齒，未說話先就笑。

「咯……我說咱們當家的，我『大脚片子』周桃花連着三夜盯緊了要緊所在，嗬，你猜也猜不着有多惹眼呀！」

她取出絲帕抹嘴巴，又道：「縣衙後大院的左廂房中，大箱十八口，小箱也是十八口，箱子全是老山樟木製，那間廂房的門是包鐵的，窗子外面有鐵柵，那鐵柵根根也有大拇指頭粗細，是雙層的，就算自外面擠進人頭去，但裡面的那一層却是錯開的，我好像還聽得屋子裡有聲音，可也不知道甚麼聲音，說他是有人吧，可是聲音又不像，說他是鳥叫吧，聽得又是人語。」

坐在她身邊的王老十低聲叱道：「同當家的說話，妳就說得清楚些，不相關的就少囉嗦。」

周桃花忙點頭，道：「我想說得更清楚些，只不過……」

白樹人道：「叫她細說！」

周桃花道：「還有更要緊的是……」

她又取出絲帕抹了嘴巴，接道：「昨夜三更天，我在附近剛探頭

，嗬，你們猜猜看我發現了誰？」

「誰？」大伙問！

「周桃花，妳不乾脆……」王老十叱她！

丁香接問道：「前不久我同妳才去過，妳昨夜又發現甚麼了？」

周桃花道：「十八盤的老三，那個只有一隻大門牙的霍大牙。」

白樹人一震，道：「山寇！」

周桃花道：「不錯，姓霍的攀住鐵柵往裡面瞧，嗨，他還吃吃笑。」

她說着又用絲帕抹嘴巴，道：「等到屋裡有聲音，姓霍的才一溜烟的跑走了。」

白樹人道：「姓霍的回去佈置了。」

丁香道：「樹人哥，那幫山寇咱們殺他們不過呀！」

白樹人道：「非必要，咱們才不會同人動刀子。」

他喝乾一杯酒，又道：「三更天我親自去瞧瞧，踩一踩路子再決定！」

白樹人只一句話，大伙這才又是一陣開懷暢飲。

* * *

白樹人與丁香二人只歇了一個更次便起來了。

房門外，王老十早就等在門口了。

王老十根本未歇息，吃過酒便等候着，如今見白樹人與丁香二人起身來，忙迎了上去。

三人一同到了前店裡，有個伙計才剛回來。

那伙計是去給小玉兒送吃的去了，他如今可妙了，他又提着吃的回來了。

其實他二更天以前就該回來的。

王老十知道他給小玉兒送去吃的了，見他又提着吃的回來，低聲叱道：「怎麼了？」

那伙計苦兮兮的道：「我沒有找到。」

王老十叱道：「甚麼？小船在柳林下，那地方你去過不只三五次了，怎說找不到。」

伙計道：「船是找到了，但沒有看到有人。」

他此言一出，丁香與白樹人吃一驚。

丁香這幾天與小玉兒混熟了，她眞把小玉兒當成她自己的女兒一般愛。

白樹人道：「伙計，你找過了？」

「找遍了。」

白樹人道：「唉，她去那兒了？」

丁香嘆惜的道：「莫非掉進河裡了？」

白樹人道：「夏天一到我就要教她學浮水的，她……唉，怎麼辦？」

丁香道：「也許又被人弄走了。」

白樹人道：「怎麼辦，咱們要不要趕回去看看？」

王老十忙道：「當家的，人已不見了，急也不在一時，我以爲先去踩踩縣衙後衙的路要緊，再有兩天他們就要上路了。」

白樹人稍作沉思，遂對丁香道：「走，快去快回，咱們不能失去小玉兒。」

丁香重重的點點頭，道：「走……」

這二人只對王老十打了個招呼，立刻往二院走，兩個人站在院中略略瞧，立刻拔身上了房。

等到王老十與伙計走出外，白樹人與丁香兩人已經直奔西大街去了。

* * *

西大街正是咸陽縣衙所在地，縣衙門樓在街上前後佔地五十丈。

衙門門樓共兩層，全是灰磚砌成的，只一看就覺得陰陰森森的好嚇人。

咸陽令莫少白已卸任五天了，他天天赴大宴，因爲有士紳爲他送行。

送行吃酒沒甚麼，酒席上他收了不少禮儀，這才是他留下來不即走的主要原因。

* * *

三更天剛過，縣衙後牆外貼緊緊地站着兩個人，是的，白樹人與丁香二人來了。

這二人的動作比之狸貓還輕靈，不聽聲不見影，颯聲未起，人已過了牆。

隔着三丈遠，就見丁香打手勢，白樹人當先躍到左邊廂房外，眞巧，月光反向斜照，這邊廂是黑暗面。

那白樹人先用手去摸摸那厚重的包銅門，然後走到大窗前。

丁香正把頭往那外層的鐵柵比試着。

白樹人知道，如果丁香的人頭能塞進去，她早就對這廂房中的箱子動手了。

黑暗中，丁香對白樹人搖搖頭，但白樹人却打了個手勢，便往外飛躍而出。

白樹人對緊緊跟來的丁香未開口，這二人一路奔回三光客棧中。

房間裡，王老十早就備好點心等着了。

白樹人剛坐下，一杯老酒送過來了。

「當家的，你辛苦了。」

白樹人道：「門是由裡面上了鎖的，這間房子裡面有通路。」

丁香道：「前面有守衛，後邊

不見人，他們當然放心不怕了。」

白樹人笑了。

他起身對王老十，道：「盯緊了，我們回去找小玉兒，只要找到這娃兒，咱們便有富的日子了。」

他拉着丁香往外奔，王老十送客也來不及。

* * *

白樹人幾乎與丁香比賽着跑，且看誰先到渭河岸的柳林樹下了。

只不過七八里地遠近，這二人一口氣便到了小船邊。

丁香抹着汗水上了船，她在小船艙仔細看。

她一邊看一邊對白樹人道：「不在！」

白樹人道：「沒有小玉兒就痲煩了。」

丁香忍不住叫：「小玉兒，小玉兒呀！」

白樹人也跟着叫：「小玉兒，妳在那兒？」

這二人叫到那柳林子裡面，猛古丁……

「咚」。

灰暗之中，柳樹上落下一團黑影來，重重的砸在地面上。

白樹人吃一驚，忙閃開。

丁香還忍不住一聲叫：「哎唷！」

那黑團忽然站起來了，可不是小玉兒會是誰？

「嘻……爹……娘……」

白樹人喜不自勝的拉過小玉兒。

丁香立刻跟上來：「小玉兒，妳怎不在小船上，躲在樹上多危險。」

小玉兒笑道：「樹上不危險，小船才不保險，我在樹上苦練功，就發現一個惡人找來小船邊，娘說過，小心遇上惡人，我才遠遠的躲在林子深處樹上去了。」

她還開心的對白樹人道：「爹，我等你們回來了，我才下來的，你說我乖不乖？」

白樹人道：「乖，乖極了。」

丁香道：「那個人是自己人，他是送東西給妳吃的！」

她此言一出，小玉兒這才叫了。

「娘，我餓了。」

白樹人看天色，他對丁香道：「咱們別上船，立刻再回咸陽城。」

丁香道：「帶着小玉兒回咸陽城？」

小玉兒拍手笑了。

白樹人單臂抱起小玉兒，這樣他們便走得快了。

白樹人邊走邊對小玉兒，道：「小玉兒，這幾天妳娘教妳練的武功怎麼樣了？」

小玉兒道：「爹，我可以倒鈎在樹上不下來，我也會把雙足挾在我的頭上來，如果爹不信，我這就在你肩上玩起來。」

她果然掙扎着登在白樹人的肩頭上，上身往身後猛一傾，後腦勺已碰上她的脚後跟。

小玉兒雙手用力搬，立刻她變成個圓圈了。

白樹人哈哈笑了。

丁香也愉快的笑道：「樹人哥，你瞧瞧，咱們的女兒眞不賴，比我當年的功夫還紮實。」

白樹人攬着小玉兒，道：「小玉兒，妳明白爹娘爲甚麼半夜來帶妳進城？」

小玉兒又恢復成原來樣，她抱緊了白樹人的頭，道：「爹，我餓了。」

白樹人道：「帶妳進城吃個飽，另外就是要試一試妳的膽子有多大。」

小玉兒道：「甚麼叫膽子？」

白樹人道：「妳連膽子也不知道呀？」

小玉兒道：「爹只一說我就知道了。」

丁香笑道：「樹人哥，她這麼小，當然許多事情是需要我們教她呀！」

白樹人道：「膽子嘛，就是妳怕不怕，怕就沒膽子，不怕才算有膽量！」

小玉兒道：「有膽好呢，還是沒膽子好？」

白樹人道：「幹爹娘的本事，就需要膽子大心眼細，當然膽子大好了。」

小玉兒道：「那我以後就膽子大。」

丁香道：「可也得心細呀！」

小玉兒又糊塗了。

「娘，甚麼叫心細呀？」

丁香道：「心細呀……心細就是……」

白樹人道：「就是處處要小心，知道嗎？」

小玉兒這才笑嘻嘻的道：「知道了，我再也不會忘記膽大心細了。」

白樹人哈哈笑了。

丁香拍拍白樹人肩上攬的小玉兒，道：「乖寶貝，且等這件事完了以後，娘把壓箱底的東西全部掏給妳。」

小玉兒只是回眸一聲笑。

* * *

白樹人與丁香帶着小玉兒又趕到咸陽南城門的時候，正巧雞報曉城門已開了。

城門只開了一扇，另一扇要等五更鑼響才會開。

這是爲了趕着鄉下人進城去賣菜的人方便，否則兩扇門還得等上一陣子才會開。

白樹人攬着小玉兒進得城門便

趕往三光客棧去了。

三光客棧裡，王老十與周桃花，還有那飛天三鼠與陶愛厲長風全等都在客棧裡。

這些人一大早正在睡大覺，只有王老十與一個伙計起得早。

王老十一見白樹人三人都到齊，又見小玉兒聰明可愛，便立刻叫伙計弄吃的。

嗬，小玉兒眞的餓壞了，肉包子她吃了十來個，小米粥醬牛肉，她還要了五個滷蛋配着吃。

白樹人對王老十道：「後院今天不留客，我白天要把精神養足。」

王老十道：「放心，當家的，我把後院前後兩扇門關起來，你們只管睡大覺。」

丁香道：「告訴兄弟們，今夜只有我三人去，用不到他們去湊熱鬧。」

王老十點點頭，道：「我立刻去叫他們別走出來。」

偷字輩中有組織，他們的組織也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官家怎會知道？

官家只抓現行犯，防患未然作不到，便也形成了「强盜沿街走，無贓難定罪」，天下就不太平了。

＊　＊　＊

小玉兒很興奮，因爲她坐在丁香身邊，而面對着白樹人，那張小臉蛋上漾溢着笑靨。

她很高興，也不時的拍着一雙小手。

白樹人解說得很仔細。

白樹人細說咸陽府衙後面左邊的那間廂房。

廂房自內上了栓也套了大鎖，門就不必解說了。

白樹人只把那雙層鐵柵的大窗對小玉兒解說着。

「小玉兒，妳再看清楚了。」

他把一張紙上繪的大窗子指給小玉兒，又道：「妳要把頭先鑽進這一邊的鐵柵內，然後雙手隨肩塞進去，抓牢這兩根鐵柵之後再把腰扭進去。」

他看看小玉兒，小玉兒聽得仔細。

小玉兒還吃吃笑道：「眞好玩！」

一邊的丁香道：「不好玩，小玉兒，這是玩命。」

小玉兒道：「玩命？甚麼玩命？」

丁香道：「如果妳不小心被抓去，妳就會被他們殺掉。」

小玉兒道：「眞的呀！」

丁香道：「所以妳必須很小心，一點聲音也別出！」

小玉兒道：「沒有聲音他們就抓不到了？」

丁香道：「不錯。」

白樹人接道：「所以妳也得仔細聽我說。」

小玉兒又對着桌上攤開的那張紙瞪眼了。

白樹人接着手指大窗，又道：「妳看這一排是內鐵柵，妳這時候要盡出腹中之氣，弓腰似蛇身，慢慢的往內鐵柵裡面鑽過去，十分小心的往裡面爬，千萬別出聲。」

小玉兒點點頭，道：「我知道了。」

白樹人很愉快，他笑了。

丁香也笑了，她拍拍小玉兒的背，得意的道：「眞是娘的乖女兒，嘻……」

小玉兒突然道：「爹！娘，你們叫我進去是幹甚麼的呀！」

白樹人一楞，他看看丁香。

丁香笑道：「小玉兒，妳以後只要照爹媽的話做事情，妳就是乖女兒，別問得那麼多。」

小玉兒道：「娘，我進去以後幹甚麼？」

丁香却看看白樹人，她不解說。

白樹人道：「小玉兒，妳眞聰明，妳問到重要的地方了。」

小玉兒道：「重要？」

白樹人手已指着那扇包銅大門了。

「小玉兒，妳看這大門，門是包銅的，門是由裡面上了閂的。」

小玉兒笑了。

「爹，娘，你們叫我把門閂拉開，是嗎？」

白樹人當即哈哈笑了。

「眞聰明，不錯，妳的工作就是進去把門閂拉開，知道嗎？」

小玉兒重重點點頭，道：「門閂拉開，爹娘就能進去了，是嗎？」

「不錯！」丁香拉緊了小玉兒。

小玉兒却又問道：「爹、娘，你們進去幹甚麼呀！」

她此言一問，丁香不笑了。

白樹人沉聲道：「小玉兒，爹不許妳多問，妳怎麼又忘記了？」

小玉兒道：「是，是，爹，我不問了。」

白樹人拍拍小玉兒，問道：「吃飽了？」

小玉兒道：「早就吃飽了！」

白樹人道：「去，去好生睡個好覺，夜裡爹叫妳。」

小玉兒一蹦一跳的往床上去了。

＊　＊　＊

三光客棧的後院很靜，王掌櫃把後門上了鎖，前院有個伙計守着，白樹人幾人各自關緊了房門，這光景正好大睡。

只不過有個房間不安靜。

房間中先是傳來哭泣聲，然後又是哎呀叫，緊接着有一種不打算

再活下去的低哼！

那個房間緊鄰着丁香與白樹人的大床。

他們只隔了一道牆，但鄰房中的呼喊與泣叫還不算數，偶爾還有叮叮咚咚拍床聲。

丁香知道這聲音發自她師妹陶愛之口。

她也知道粗濁之聲乃是厲長風的，因爲這兩人夫妻不像夫妻，愛人不似愛人，每次滾在一起都想把對方整死，壓扁或挾死在床上。

聽起來快要出人命似的。

但丁香知道，他兩人誰也不會死，至多一個時辰，便會傳出吃吃與哈哈狂笑。

那種笑聲，眞是叫「愛到深處無怨尤」！

只不過白樹人却不高興了。

白樹人聽到隔壁的陶愛與厲長風兩人正在上刀山下油鍋，搥頭頓脚似狼嘷的時候，用拳頭去敲牆。

「你們兩個唱大戲呀！吵死人了！」

白樹人乃是他們這一行的當家，他的叱叱當然會生效，誰敢不聽。

丁香隨之也叱道：「師妹，做愛就做愛，叫個甚麼勁，也不怕人笑話！」

陶愛在隔壁笑了。

「師姐呀，妳別冷落當家的嘛，時辰還早，妳不叫當家的消消火？」

丁香道：「消火也不像你們那樣鬼哭神號的。」

她這裡說着話，一隻大手已按在她的肚皮上。

這光景丁香還能再說甚麼？

＊　＊　＊

夜終於來了。

夜代表了甚麼？夜是代表着疲憊，當黑夜暗來臨時，人們就應該奔回家，最大的原因便是爲了下一個白日的再出發。

但只有一種人是把夜暗當成上天賦與他們的最佳保護，那便是偷字輩的人物。

白樹人與丁香兩人帶着小玉兒趁着夜幕低垂的時刻往咸陽縣衙後面潛去。

從遠處傳來鑼聲，丁香低聲對白樹人，道：「二更天了，樹人哥！」

白樹人道：「再等！」

小玉兒眨動着大眼睛，她在暗巷中緊貼白樹人。

丁香蹲下來，她再問小玉兒，道：「怕不怕？」

小玉兒道：「不怕！」

丁香摸摸小玉兒的嫩臉，道：「好，等一會妳爹把妳抱到牆裡面，妳就只管過去往窗裡鑽。」

小玉兒道：「爲甚麼等呀！何不這就進去？」

白樹人道：「裡面的人有動靜，小玉兒，千萬要小聲，小心出差錯。」

小玉兒點點頭，她抱住丁香不開口。

她怎知這是來幹甚麼勾當的，她只聽大人擺佈！

＊　＊　＊

眞會養精神，白樹人與丁香兩人併肩靠，趺坐在黑暗的牆角下，這時候誰也不知道偷字輩的老大就在此。

小玉兒便坐在丁香懷裡不說話。

小玉兒發現她的「爹和娘」怎麼睡了。

閉上眼睛是養精神，但小玉兒不懂，她以爲兩人已經睡着了。

便在這時候，隱約傳來三聲小鑼聲，是的，三更時刻已到來。

丁香當先站起來，心情似是帶緊張。

白樹人不緊張，他抱着小玉兒在這出發之前再教育。

「別怕！」

「我不怕！」

「小心！」

「我會小心的。」

「不能發出聲音來。」

「是，爹，我也不發出聲音。」

「萬一不小心，那就靠妳自己了。」

「好嘛，我會想個我會的辦法。」

丁香對白樹人道：「別問得太多了，娃兒會弄糊塗的呀！」

白樹人抱起小玉兒，蹭的一聲躍過牆。

丁香隨之也跟上。

三個人躡手躡足到了牆裡面，幾丈外的廂房裡黑漆漆，這邊的花牆小虫唧唧。

白樹人與丁香兩人蹲在花牆下，他對小玉兒指指大窗子，低聲道：「去，看妳的了。」

丁香拉住小玉兒道：「只希望妳再回來的時候，是從那包銅的門中走出來。」

小玉兒衝着兩人點點頭，扭動小小腰肢便奔向那左邊的廂門附近。

現在，小玉兒站在那窗子前面了。

現在，花牆下面的白樹人與丁香兩人可也緊張起來了，因爲，這光景比之他兩人親自動手還緊張。

小玉兒雙手攀牢了窗上的兩根粗鋼條，腰身扭屁股翹，雙腿便勾在鐵柵上面了。

只見她先把個小小人頭往鐵柵裡面塞，嚄，還眞的剛剛那麼巧，蹭着裡面一排鐵柵她勉强的把頭往裡面移動。

當她把頭全都伸進去，後面的胸部連腰處已開始呈弓字形往裡面移動着。

小玉兒還眞想笑，因爲她覺得眞好玩。

她把腰肢連着小屁股扭動着，雙手一面用力拉，那個小小的身子慢慢的往裡面擠進去。

看上去就同蛇一條，小玉兒的人頭已經往窗內地上垂落着，她的身子由弓形而呈倒立，她進去了。

大窗前消失了小玉兒，花牆下，喜得丁香與白樹人兩人拍巴掌。

當然不能拍太响，免得樂極生悲。

「進去了！」丁香低聲道。

白樹人點頭，道：「看清楚，小玉兒只一旦走出來，咱兩人進去撿寶物。」

丁香道：「火種不用了，你有夜視眼。」

白樹人不但精通「龜息大法」，他更有一雙夜視眼，當然那是苦練出來的。

偷字輩頂尖人物不是隨便就能當上老大的。

＊　＊　＊

這兩人暗中抬頭看，怎麼半天不見小玉兒走出來。

丁香可急了：「我過去瞧瞧。」

白樹人道：「要過去我早過去了。」

丁香道：「樹人哥，小玉兒怎麼了？」

白樹人道：「再等一等！」

這兩人現出一副焦急樣，廂房中，小玉兒早急出一身汗水來。

原來小玉兒落在地上好高興，她立刻走到包銅的門後面，她發現幾隻大木箱緊緊的靠在門後面。

小玉兒雙手用力拉木箱，拉開了木箱她才能去拉門閂，只不過她再是用力拉，木箱子還是紋風也不動。

木箱中裝滿了大銀錠，每個銀錠五十兩，一口箱子共裝二百個，算一算就有六十二斤半那麼重。

小玉兒三歲才到，她再有力氣也難拉得動。

算一算靠門的木箱有五口，最上面的一口木箱她試試幾次拉不動，她弄了半天眞想哭。

她想着，爹娘叫她從門走出去的，再從窗口出去，爹娘一定不高興。

小玉兒想了半天無可奈何，她奔到廂房的另一面大窗前，這時候她才發現，窗的外面有兩個提刀大漢在閒扯淡。

小玉兒不知道這兩人是守衞的人，只覺得他們手上的刀怪嚇人。

小玉兒把頭縮回來，却也叫她想出個辦法來了。

小玉兒躍身站在十幾隻大木箱上面，她開始學狠叫，也開始咚咚跳。

然後，就在門外兩個捕快吃驚之下奔到門外面，小玉兒立刻攀上樑，她把身子藏起來。

這時候，門外的兩個捕快在開鎖，其中一人沉喝：「誰，誰在裡面？」

於是門開了，兩個捕快兩把刀，一人提燈四處照。

有個健壯的捕快，道：「老張，你發現甚麼了？」

姓張的舉着燈，道：「甚麼也沒見！」

他走到門後面又道：「屋內咚咚响，莫非大箱子裡面有古怪？」

另一人走到門後面，他把刀在箱子上敲，道：「老張，箱子裡有甚麼古怪？」

姓張的放下燈，道：「咱們抬起來搖一搖。」

兩個捕快抬箱子，一口一口的抬起來搖，靠門邊的大箱子搖一遍，兩個人相互一瞪眼。

姓張的走到窗前看，吃吃的笑了。

「我以爲是鬼怪，你過來瞧瞧，原來是黃鼠狠在作怪，他娘的你看窗子上的灰塵，這畜牲是由這兒……」

他還伸手去比劃，原來窗上的灰塵顯出印子來，彎彎曲曲的往外面去了。

那人一聲乾笑，道：「娘的，明日午時就上路了，我不信會在今夜出事情。」

這兩個捕快吃吃笑着又走出去了。

他兩人倒忘了，應把靠門的五口大箱子重新再抬回原處去。

嚄，樑上躲着的小玉兒幾乎拍手笑，她輕輕悄悄地滑到箱子上。

只不過當她走到大門後，她才發覺，五口大箱只不過距離門邊不足大半尺。

小玉兒慢慢的拉去門閂，她拉開門。

門是包銅的，門也厚重，小玉兒用力往門外擠，半响，她總算把頭擠出去。

只要頭能出去，肩頭打橫上身便也會擠出去。

小玉兒打心眼裡樂了。

「颯」的一聲响，小玉兒奔到花牆下，白樹人已揚起了大巴掌。

只不過丁香急忙攔住白樹人，她却問小玉兒，道：「叫妳靜悄悄，妳怎麼進去弄得屋子裡『咚咚』的响！」

小玉兒道：「裡面大箱子抵住門，我拉不開呀！」

一聽，白樹人的手放下來了。

「後來呢？」

小玉兒道：「後來我學狠叫，

把兩個大人引到屋子裡，我只是想等機會，他兩人却以爲大箱子裡有古怪，他們只稍稍移動大箱子，他們也忘了再把大箱子靠緊門，我才能跑出來。」

丁香低聲笑了。

白樹人也微微笑，道：「天才兒童吔！」

他拍拍小玉兒，又道：「蹲在這兒別抬頭，我與娘進屋裡去。」

小玉兒道：「屋裡全是大木箱小木箱，堆了好多吔。」

丁香道：「我們知道。」

丁香抬頭，對白樹人打了個暗語，這二人幽靈似的一躍而落在大廂房的後窗下。

這個廂房有些怪，爲什麼前後開了兩個門。

其實這在咸陽城中很普遍，廂門的後面門近院門，出入方便之外，還可以住守院的人，就如同大門下的看大門小房是一樣。

家產大的大戶都是這樣，縣太令的後院更是如此。

＊　＊　＊

小玉兒瞪着一雙機靈眼，她佩服爹媽二人好功夫。

她在小小心靈中許下心願，有朝一日非學會爹娘二人這種功夫不可。

她攀住花枝伸頭看，却發現她的爹娘二人站在那個包銅大門外，用力頂門吶。

原來小玉兒勉强可以擠出來，換成大人就難擠進去，因爲裡面尚有五大箱銀子在門邊。

白樹人與丁香二人合力往屋內頂着，五大箱重量也只不過三百多斤重，他二人漸漸的頂開了一個大縫。

於是丁香先進去。

她只一進去，便把堵門的箱子一隻一隻的往裡面拉，五隻箱子拉開來，門外的白樹人也進去了。

白樹人進入黑廂房內，啊！他齜牙咧嘴的想大笑。

白樹人習過夜光眼，立刻看清楚滿廂房堆放的大大小小箱子好幾十隻，這其中還有用檀木雕刻的古色古香小箱子五六隻。

白樹人不去管什麼大的了，他盡去看小的木箱子。

小木箱上了鎖，這時候不能出聲音。

這時候門外兩個捕快在等着人來換班了。

＊　＊　＊

丁香拉過白樹人，她對白樹人指着大木箱。

白樹人搖搖頭。

白樹人搖頭是叫丁香放棄大木箱，因爲太重了，便搬得動一隻箱子也不過數百兩銀子而已。

白樹人指着小木箱，丁香當然明白，小木箱容易帶，小木箱也必是放的最貴重之物。

白樹人已提起一隻小木箱，他用雙手掂了又掂，面上露出微微笑。

丁香也笑了，她雙手也提了一隻在向白樹人點頭。

這兩個妙兒高手彼此點了點頭，白樹人已往門外走去。

丁香跟着出了門，兩個人一路到了圍墻下。

於是，小玉兒潛過來了。

小玉兒拍拍兩隻小木箱，想開口，但丁香示意不許她說話。

小玉兒的小手按在自己嘴巴上了。

她也明白此時不能有聲音。

白樹人與丁香二人有默契，只見丁香空手躍過丈五高的圍墻，那白樹人雙手托起一隻小木箱，雙臂猛一抖，小木箱已到了墻外面。

緊接着另一隻小木箱也被拋過了墻，穩穩當當的被丁香在墻外面接住。

白樹人抓住小玉兒也「颯」的一聲扔過墻，却聽得「砰」的一聲响，小玉兒被結結實實的摔落在地上。

小玉兒被摔不敢叫，也不敢笑。

這時候她當然不敢叫。

這時候她挨摔全身怪舒服的，換個時候她會要求白樹人再摔她幾下子。

等到白樹人躍過墻，才發現丁香挽着一隻箱子走遠了，丁香未曾想到還要接小玉兒，這裡不好久留，所以她扛起一箱先走。

白樹人見小玉兒自地上爬起來，乾乾一笑，一手挾起小木箱，另一手抓牢了小玉兒擱肩上，也立刻沒入黑暗的夜巷中去了。

＊　＊　＊

丁香與白樹人從三光客棧的後院門進去的時候，啊，三光門的後院大客房中正坐着妙字輩的高手們。

王老十見白樹人與丁香二人各扛着一隻二尺長一尺寬、一尺厚的長箱子，大伙都樂了。

白樹人看看屋子裡面的人，他問王老十……

「什麼時辰？」

「三更四更之間吧！」

白樹人立刻向飛天鼠三人道：「張展！」

張展忙上前，道：「當家的，你吩咐……」

白樹人道：「你們三人與厲長風陶愛還有周桃花幾個快去縣衙後面，放箱子的那間大廂房子。」

他指着兩隻小木箱又道：「你們大的箱子不必動，每人扛個像這樣的小箱子回來。」

他此言一出，飛天三鼠全樂

了。

周桃花搓搓雙手，道：「那就快走呀！」

白樹人道：「你們幾人都聽張展的。」

這是爲幾個人找個領頭的。

白樹人明白，這些人之中只有張展的腦袋最靈活。

張展點頭領命，六個人這就要走了。

張展低聲問白樹人，道：「當家的，得手之後咱們是不是再回來？」

白樹人道：「不必，各回住地，大家分散。」

幾個人聞言，齊向白樹人與丁香、王老十辭了個十分恭敬的行，這才扭頭往外就走。

小玉兒道：「爹，我不去了？」

丁香道：「妳去睡覺。」

白樹人道：「到小船以後再睡覺。」

丁香道：「咱們這就走？」

白樹人道：「妳同小玉兒先走，我先送妳二人出這咸陽城。」

丁香道：「樹人哥，你不走？」

白樹人道：「我暗中跟去瞧瞧，我不放心他們。」

王老十道：「當家的，我去……」

白樹人搖頭，道：「你不想在咸陽住了？」

王老十立刻不說了。

官家一旦發覺咸陽城中最大客棧老板是賊，王老十當然躭不下去。

白樹人說走便走，立刻扛起兩隻小木箱子往外就走，他與丁香二人合力剛出門，白樹人拉着丁香又折回客房中，他的動作叫王老十一怔。

「當家的，不走了？」

白樹人道：「不是不走，是糊塗了。」

王老十道：「怎麼說？」

白樹人道：「還扛木箱幹什麼，快去找上兩個布包來，把箱子裡面東西包起來。」

王老十也點頭笑了。

王老十匆忙的找來兩塊發了黃的布送進來，那布是灶房蒸饅頭用的東西。

白樹人已把兩隻箱子扭開了。

箱子一開大伙低頭看，啊，箱子裡的不過是幾塊西湖綢緞與一個小小首飾盒子，盒子上面有字條，上面寫着：「二小姐的私房」。

另一個也差不多，寫着「大小姐的私房」。

私房就是兩位小姐自己的東西，白樹人忙着扭開小盒子，啊，翡翠瑪瑙金葉子，珍珠項鍊金鐲子，用手一抄大把的，最下面十幾個不大不小的金元寶。

丁香看得笑哈哈，白樹人却淡淡的道：「原來這幾隻小箱子是莫少白家眷的私房，他有更值錢的不在那廂房，八成守在他們夫妻身邊。」

丁香道：「別說了，這些東西收拾好，咱二人塞腰間，我只取兩塊細綢緞，給咱們的寶貝女兒縫兩件衣衫穿，餘下的王老十收下了。」

白樹人對王老十道：「箱子雖好看，可也不能留身邊，如何處理，你清楚……」

王老十笑道：「處理很簡單，早上蒸包子，我叫伙計們當柴燒。」

於是，白樹人與丁香帶着小玉兒匆匆的走了。

白樹人與小玉兒走一起，二人先上到城墻上，丁香已指着一處暗地，道：「那個地方容易攀爬。」

白樹人其實並不需找地方下城墻，只因爲有個小玉兒在身邊。

丁香對白樹人施眼色，道：「樹人哥，你去吧，我同小玉兒自會下城回小船。」

白樹人道：「妳能抱她下城墻？這麼高……」

不料小玉兒吃吃笑了。

小玉兒突然走到暗處，那地方有點斜，咸陽城五丈五尺高，年深日久有塌陷。

小玉兒一聲吃吃笑，屁股貼着地便往城下滑去了。

丁香吃一驚，只見小玉兒滑到中途她抱頭往下滾，看上去似滾球一般，剎時滾到城墻下。

丁香隨之也追到，她發現小玉兒直叫「眞好玩」。

丁香道：「嚇死娘了。」

小玉兒道：「別怕，小玉兒不怕摔的，娘若不信我再摔給娘妳瞧。」

丁香拉住小玉兒就走：「別摔了，小船上去睡覺。」

她與小玉兒急匆匆的往南行。

南行那當然是去渭水河，渭水河就在咸陽南面幾里地。

* * *

白樹人獨自一個人，他的動作像狸猫，一路似幽靈，剎時間到了咸陽城的後衙圍墻外。

白樹人只抬頭看，啊，他發現張展幾個人正在搬箱子，一個個動作眞大膽，箱子堆在墻下面。

白樹人不出面，他暗中數箱子，一共堆了六口之多。

來了六個人，每人扛回一口也就夠了，爲什麼幾個人又要往那大廂房中鑽？

不用猜，白樹人立刻明白，六個人貪心不足了。

幹他們這行的人物，最忌的是個貪字，貪得無厭蛇吞象，那會活

活脹死的。

* * *

白樹人身形閃晃，剎時撲近那間大廂房門外，他遇上「飛天鼠」張展自廂房走出來。

張展見是白樹人，先是一怔。

他低聲的道：「當家的！」

白樹人很不高興的叱道：「你們還要幹什麼？」

張展指指廂房內，道：「小箱子每人扛一隻，只不過大伙發覺大箱中盡是大銀錠，都想與人再拿多幾個。」

白樹人叱道：「誰都不許拿，快走！」

張展一聽忙進去，於是，男的女的偷道高手，都把揣進懷中的大銀錠又放下來，匆忙的便各自扛着一隻小箱子往暗巷中奔去。

白樹人見他的幾員大將走完，他這才一躍而落入圍牆外面來。

事情就是那麼巧，就在白樹人剛欲往城外走去的時候，灰濛濛中有兩條人影出現。

兩條人影來得快，剎時間奔上縣衙後面的圍牆上，倒引起白樹人的注意。

白樹人有夜光眼，他一眼便認出這兩個人之中的一個瘦大漢，那大漢正是霍大牙。

霍大牙乃秦嶺十八盤大寨的三寨主，丁香說得不錯，這姓霍的又來了。

白樹人遠遠的看過去，他發現霍大牙與那人已站在大廂房門外了。

霍大牙伸手去推門，包銅的大門被他推開二尺寬，於是這二人立刻錯身進去了。

於是，白樹人吃吃笑了。

* * *

白樹人當然要高興，莫少白的家當他們搬走整八個小箱子，一旦發覺必大舉搜查。

姓莫的幹了七年多咸陽令，好不容易這就要打道回京去了，豈能就此罷手？

如今可好，秦嶺十八盤的大盜出現了，白樹人是不會放棄嫁禍他人的機會。

白樹人幾乎吃吃笑出聲來了。

白樹人眞大膽，他，也許仗着他的功夫好輕功高，雙肩抖動間，他已繞過了高圍墻閃身到了左廂前面。

他幽靈般的閃身到兩個捕快面前，看上去他好像是衙門裡的人似的。

白樹人不等兩個捕快開口問他，他先開口悄聲的，一手指着大廂房，道：「有人從後面進去了，快抓人！」

這兩句話他說得快極了，等到兩個捕快會過意，白樹人不知已閃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兩個捕快還不相信，但却各自拔出腰刀來。

這二人不在正面去開門，立刻繞到廂房後，兩個捕快奔到廂房後門邊，啊，兩個人嚇一跳，門開一道縫，裡面人影在晃動。

兩個公差厲聲吼：「抓賊喲！」

兩把腰刀虛空砍，死死的封住廂門出路，光景是不要屋裡人衝出來了。

兩個公差呱呱叫，廂房中立刻「叮叮咚咚」響。

突然間，廂房的包銅門拉開了，只見銀光閃耀，一錠錠銀子往外拋。

兩個公差各自挨了兩三下，痛得二人一邊閃，便在這時候，廂房中的兩個大漢衝出來了。

兩個大漢欲往花墻那面躍，斜刺裡一根銀槍刺過來。

「那裡走！」

「嗤」的一聲，一支尖刀撥開刺來的槍尖。

出槍的不是別人，咸陽縣衙捕頭「梅花槍」花正剛是也。

花正剛豎槍猛一掃，那是虛晃一招，却也使得他與出刀的大漢面對面只差一尺遠。

「十八盤大盜，霍大牙。」

花正剛認得十八盤山寨的老三霍大牙，當然他也認得霍大牙一起來的那人。

那人名叫丁卯，他有個外號叫「武關一把刀」。

姓丁的刀很特別，刀把與刀身一樣長，刀背厚，刀刃寬，雙手舞起來帶風聲，有窒人威力。

只不過「梅花槍」花正剛也不是省油燈，他能在這八百里秦川的大縣份當上捕頭，手底下自然少不了三兩三……正就是「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

花正剛抖槍攔住霍大牙，他厲吼如虎，道：「你們快把那姓丁的兜緊了殺！」

「殺……」

斜刺裡又奔來八個捕快，一大半只把外衣披上還來不及扣衣扣吶！

這光景對霍大牙與丁卯二人而言，如果他二人再打下去，他二人便是大混蛋。

這兒不是十八盤荒山裡，這兒是縣衙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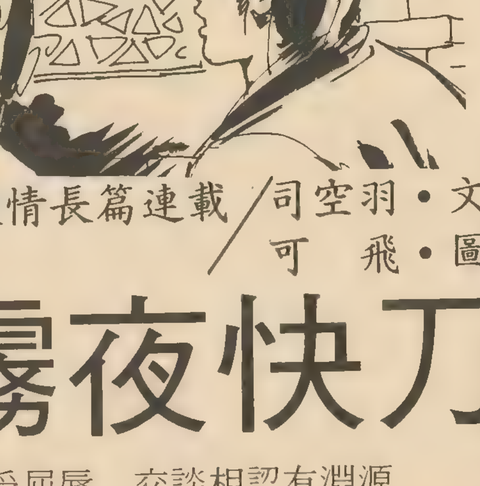
這兒當然也沒有嘍兵，這兒全是要命的捕快。

霍大牙與花正剛摶鬥在花墻邊，他叱聲似打雷。

「姓花的，借你的金口傳句話，莫少白殺了咱們當家的侄兒趙大炮，這筆帳抹不掉的，叫他把脖子洗乾淨，老子出刀也痛快。」

（未完‧五）

上文提要：李雙喜和麥高分別被人廢了武功，二人不約而同的來到野店，却遇到野店老闆的不同對待，李雙喜恢復了武功，還授了三招，麥高受奚落而去，不久又來了魚得水等四小，野店兩老原來是車秀和上官紫，認了魚和李悔作義子、義女，再傳授一些武功，四小拜別兩老，去尋李雙喜，而李雙喜湊巧也遇見麥高，按照兩老爲他復功方法，試爲麥高復功，果然有效，二人臭味相投……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尋金不成受屈辱　交談相認有淵源

通常高手是不會爲別人恢復武功。這不但要有潛力，還要有這方面的實地心得。

李雙喜剛剛被別人爲他恢復過武功，自然知之甚詳。

黃金萬兩對他實在不是甚麼太了不起的事。

最使他忌諱的是，他是被這小伙子爲他恢復功力的。

因此，惡念頓生。

他居然恩將仇報，想殺他滅口。

此念一起，立刻力貫雙臂，雙掌一翻向李雙喜的胸前推出，雙方相距不過三步，而由此距穴外小樹却有二十步以上。

小樹上的綠葉能全部被掌風吹掉，三步內的力道就可想而知了。

那知就在這瞬間，李雙喜突然睜開眼，雙掌一錯，也推出一股掌力，兩人的力道一接，「忽嗤」一聲，穴內石屑石粉激濺，瀰漫全穴，難以視物。

同時二人躍起，接了三掌。

這三掌似乎也沒有分出勝負。

石粉激濺中，突然傳來了麥高的敞笑聲。

「麥高你……」

「小李，成了！老夫不過是試探一下你到底有多高。」

「試探我？」

「對！咱們要合作，身手不能相差太多。」

「合作甚麼？」

「去發大財，然後以萬金百億兩的無敵財富，收買天下一流高手爲咱們賣命！」

「爲咱們賣命幹甚麼？」

「對，咱們到西域去自立一個王國，作一國之主，即使這國家不大，也總是一國之主對不對。」

李雙喜心中一噱，以前他的寶藏未被白芝騙去時，他也曾想過這念頭，居然這老賊也有志一同。

李雙喜當然也不能不想，設若剛才他沒有準備，對方這一記劈空掌擊中他的前胸，此刻還有命嗎？

但他也不揭穿，道：「有甚麼發財的路子？」

麥高道：「有個金窟，四壁及頂上和地上全是九成以上的黃金，你隨便俯身拾起一塊石頭，都是金子。」

「世上有那種地方？人所共知，金砂還要提煉。」

「老弟，純金礦是極少數金礦中的特殊例子，有的甚至有九五成金，最少的是八五成金。」

「在甚麼地方？」

「甘肅黨河流域。」

黨河流域的確以產金名聞於世。

李雙喜道：「那麼遠？」

「北京和金陵不遠，那兒有黃金還等我們去採？」

「我對採礦沒興趣！」

「錯了！那不是採而是去搬，只要進入金窟，隨便搬一塊就有幾百兩甚至幾千兩，事實上我說的幾億兩不過是個毛數，幾兆億兩也不止。」

「那麼多的金子沒有主兒？」

「這話就對了，當然有個主兒！」

「是甚麼人物有那金窟。」

「白毛女鄺眞！」

李雙喜一驚，道：「聽說白毛女鄺眞是個妖女，能含沙射影！」

「傳說如此，未必是眞，況且以你我二人的身手，當今頂尖高手，諒也不是咱們的敵手吧，怕甚麼？」

「你知道地址？」

「有個指示圖，只要找到黨河中游，按圖索驥一定能找得到的。」

李雙喜想想，和這老賊同行，等於與狠虎同行，但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是人性的弱點。

這麼一來，魚得水等人，自然無法在中原找到李雙喜了，他們當然想不到他們去了西方邊陲。

＊　＊　＊

白芝在清軍高級人員中大施媚術。

加上有求必應，來者不拒，被她傳染「唐瘡」的人甚多。

不久，她也就躭不住了。

因爲被感染的人都知道是她傳給他們的。

而且由於喬聖及金燕等人知道白芝的來歷，立刻下令捉拿白芝。

白芝目的已達，逃出清兵管轄區。

她早已削髮，却戴了個假髮，而且還易了容。

巧的是她又遇上了苗奎，「雷神」苗奎。

那是在一家飯館中。苗奎是個老色狼。

他和「白袍老祖」麥高差不多，有的是錢，有了錢找女人就很容易，所以一大把年紀，還是離不開女人。

苗奎一打訕，白芝就順着竿往上爬。

苗是吳三桂的心腹，如今當然也是清廷的人了。

她要打擊清廷的人，這一類人自是最可恨的漢奸。

白芝道：「這位大俠貴姓？」

「我就是『雷神』苗奎！」

「噢！眞是失敬了！一位火器專家在此，居然不知！」

「好說！如果姑娘願學，在下就教妳使火器。」

「我一個女人學火器幹甚麼？」

「當然有用，年輕女人用火器防身，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眞的呀？」

「當然，我能使姑娘一夕成名！不知姑娘貴姓，是哪一派的？」

「我只是一位設館授徒的武師之女，家父在武林中很少走動，自然是藉藉無名的，我叫周蓮。」

於是，二人一拍即合。

苗奎不遺餘力教她火器。

白芝就大施狐媚手段，迷得他暈頭轉向，苗奎傾囊相授，甚至還教她配製火器的方法。

這當然是大秘密，因爲製造火器最重要的是配製火藥方法。連這箇也教了白芝，只是爲了她的奉獻。

他絕未想到，換來的是幾乎無法根治的「唐瘡」。

爲甚麼「楊梅」叫做「唐瘡」呢？這是有原因的。中國人到琉球和扶桑去，把「楊梅」帶到國外，於是扶桑人稱這種病爲「唐瘡」了。

白芝估計，苗奎的毛病要發作出來了，她學的火器也差不多了，於是偷了大量的火器逃走了。

苗奎當然是想不到的。

白芝逃出百里外，把大量的火器藏好，那是一座破尼庵，已無人照料，把火器埋了，一出門，竟又遇上了任大清。

任大清更好色，正是所謂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

白芝的姿色是夠標準的，易容之下，另有一種風韻，任大清居然也認不出來，當然要上前搭訕了。

「姑娘怎麼一個人在這地方？」

「迷了路，本想在此避一夜的。」

「一個人在這破庵中怎成，還是和老夫一起比較可靠些，我可以保護你。」

「眞的嗎？貴姓啊？」

「在下『雲中龍』任大清……」

「噢！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武林名宿。」

任大清暈飄飄地，十分受用。

白芝道：「小女子原藉魯南，今年大旱，只好出來謀生，如今已經是山窮水盡了……」

任大青掏出一大把銀票往她手中一塞，道：「拿去用就是了，身外之物，算不了甚麼的！」

白芝大致一看，一共五張，每張是一千兩。

這算是很大方的了，一般人三五年也賺不了這麼多。

「任大俠，這怎麼好意思。」

「姑娘別客氣，我忘了問姑娘的芳名……」

「我叫孫蘭！」

於是二人來到附近鎭上，包了個偏院。任大清嚐了甜頭，眞正是如獲至寶，一天到晚膩在一起。

老色鬼比苗奎還好色，素日吝嗇，對白芝却十分大方，帶她上街買衣衫及手飾，一擲千金。

這天上街買胭脂水粉，巧的是遇上了魚得水等人。

李悔眼尖，道：「得水，看，那是不是白芝？」

魚得水向一家綢緞莊內望去，果然是白芝。

李悔道：「另一人好像任大清。」

小熊道：「他們怎麼會走到一起？」

小郭道：「任大清的血楣還沒有倒完！」

李悔道：「咱們看看他們二人要幹甚麼。」

魚得水道：「還會幹甚麼，白芝不過是將計就計，把『唐瘡』傳染給這些晚節不保，投靠清廷的人。」

李悔道：「看到沒有？白芝易過容。」

魚得水道：「任大清居然未認出來。」

四人暗暗跟到那家客棧，他們也住了進去。

他們就住在東偏院，門對門，要監視很方便。

小熊道：「我和小郭去探探看。」

魚得水道：「小心點！任大清不簡單。」

小郭道：「一個不簡單的人一旦上了床，他就簡單了！」

魚得水以爲這話也對。

小熊和小郭潛入西偏院，這時正是晚膳時刻，由於任、白二人已在外吃了飯，此刻已經上了床。

反正任大清所要求的就是這箇。

他肯花大錢，也要盡情地玩才夠本。

白芝是慾海奇花，箇中能手，不到盞茶工夫就把他給擺平了，任大清道：「孫蘭，妳眞行！」

白芝道：「我當然行！」

「妳一個良家婦女，怎麼會這一套房中術？」

白芝道：「那是因爲你不認識我！」

「妳不是叫孫蘭，一個武師的女兒？」

「我就是白芝。」

任大清「咯」地一聲被點了兩處穴道。

白芝，果然是白芝，任大清此刻才看清。

可是他想不通，白芝乃是「四絕」之後，爲何自貶身價和他這半老的男人上床，而且很有一套。

爲甚麼？他目前當然想不通。

「妳……妳是白芝……爲甚麼妳要……」

「目的有二，第一是想要你身上所有的銀票。」

「妳！」

「其次還要送你點回扣！」白芝道：「你這老賊一生中不知糟塌了多少良家婦女，玩過就往勾欄中一送，傷天害理，罪大惡極，你這種人自然不得好報！」

任大清大驚，這工夫白芝穿上衣衫，把任大清衣袋內所有的銀票都搜了出來。

另外還在他的衣領夾層中搜出另外二十張銀票。

總計七百多萬兩，其中有三張銀票，每張都超過六十萬兩。

「白芝，妳不會殺我吧？」

「不會，因爲從此以後，你的痲煩已經夠大的了。」

「甚麼痲煩？」

「十天後你會感覺出來！」

「莫非妳有甚麼怪病傳染給我了？」

白芝「格格」笑道：「不久自知，任大清，我不必說個『謝』字，你也不必謝我，咱們是各取所需。」

揚揚手中一大把銀票走了。

任大清被制住了兩穴，在床上乾焦急。

他現在是慶幸玩過白芝，還是痛惜所有的家當都失去了呢？

老賊很快就定下來，無論如何，還是先解了穴道再說。

當他閉上眼解穴時，屋中「卜」地一聲。

他睜眼一看，燈已熄，屋中漆黑一片。

這是因爲今夜陰天，窗子又閉着。

他知道有人來了，却不知是誰。

他相信不是白芝去而復返。

他猜不出是誰，要是自己人，也不會吹熄了燈。

那知就在此刻，忽然聽到「絲」地一聲。

接着，他被一股臭氣薰壞了，幾乎窒息。

任大清知道這是屁，似乎正好對準了他的鼻孔。他不能動，也不能不呼吸，全部吸了進去。

接着又是「補鳥」一聲，又是一個臭屁。

任大清氣炸了肺，但却不能動。

接着「蓬蓬」又是兩聲，然後床下發出一陣暴笑，他一聽就知道是誰了，因爲他恨透了這兩個人。

這當然正是小熊及小郭二人。

白芝不殺任大清，兩小知道，她把「唐瘡」傳染給他了。

兩小自然也不會殺他。「唐瘡」根治很難。

他們要用一切方式侮辱他，粉碎他的自尊。

「是你們兩個……」

「怎麼樣？剛剛你嗅到的味道如何，這是八寶五香屁，專爲你任大清準備的，聞一次能延年益壽。」

任大清內心猛咬牙，却道：「小友，殺人不過頭點地……」

「對，所以我們也不會殺你！」

「那就請解了在下的穴道。」

「你還是自己慢慢地解吧！」

* * *

此刻白芝正在和魚、李兩人談話，把七百萬兩銀票交出，也說了火器製法及大批火器藏匿地點。道：「這一次我是決定要遠走了。」

魚得水道：「非出家不可嗎？」

「對！只有在空門中，才能使我定下來，徹底改造自己，一心向道……」

李悔道：「大隱隱於市，要出家也不一定要遠行。」

「中原樹敵太多，不得清淨！」

魚得水道：「我對令尊有責任，至少該照料妳。」

「你已經盡到責任！我走了！祝你們白頭偕老。」

白芝不要他們送，逕自離去。

魚得水道：「她是眞的徹悟了。」

李悔道：「的確！」

「任大清的流年不利，大概兩小正在折騰他……」

這工夫兩小回來，說了一切。

李悔大笑，上氣不接下氣，道：「任大清怎麼這麼倒楣？」

「活該！誰叫他好色愛佔便宜！」

小郭道：「白芝這女人也絕，弄了七百多萬兩走了。」

李悔道：「喏！不是在這兒！」

兩小一怔，道：「白芝來過？」

李悔道：「剛走！」

「她把銀票全交出來，又去出家了？」

魚得水點點頭，道：「她是個很獨特的女人。」

小熊道：「固然，她把『唐瘡』傳給了對方，可是我總是以爲一個女人來這一手，太不高明了！」

小郭道：「反正她有自知之明，已經爛了，還差那麼一次兩次嗎？」稍後他們去那破尼庵掘出了火器。

* * *

黨河流域很長，但麥高的指示圖很詳細。

麥、李兩人找了七八天就找到了地頭。

這是一個十分高峻的山崖。

儘管這山崖並不十分陡峻，一般的獵人或庸手却不敢經過其上。就在這山崖上有一石縫。

這石縫很隱蔽，在下面看不到，在上面也看不到。

一定要到了石縫旁邊才能看到。

甚至不仔細看，還看不出石縫的奧妙。

兩人看過指示圖，證明就是這兒，石縫邊生了些藤蔓，眞是太難找了，若非有詳細的指示圖，一輩子也找不到。

兩人小心翼翼地往裡走，轉過七道小彎，忽然聽到了虎嘯聲，兩人立刻戒備。

以他們兩人身手，自然不怕虎豹。

只不過在窄洞中遇上猛獸，施展不開，又當別論。

果然，當他們轉入較寬的洞徑中時，兩頭斑爛巨虎凌空撲來。

兩人的功力，足以撕虎裂豹，但這勢道也很嚇人。

這兩頭虎都像牛犢一樣大小，虎未到腥風先到。

麥、李兩人各自施展上乘輕功，先閃過這一撲，然後各自發掌，擊中巨虎。但巨虎似乎並未受傷。

他們的劈空掌確很了得，怎奈巨虎皮厚肉粗，十分耐打，連連中掌，還能發威攻擊。

直到兩人亮出兵刃，才宰了二虎。

繼續前行近半里之遙，才豁然開朗。

兩人大爲驚喜，甚至歡呼。

因爲這兒洞壁上有陽光射入，金光閃閃，耀目生輝，洞頂、洞壁以及地上，都是一大塊一大塊的黃金。

所謂一大塊一大塊，每一塊都在三五尺見方以上。

有的長達數丈，而且一看即知是九五成金以上。

兩人大肆歡呼，跳躍，他們眞的辦到了，眞的致富了。

他們不但立刻暴富，而且必將成爲世上最富的人了。

這洞窟中的黃金藏量並不是以億萬兩所可以形容的。

應該以斤甚至於以噸來衡量的。

可以千萬噸甚至億萬噸來衡量。

大自然之奇，令人驚服，居然有如此純金巨窟。

顯然，這兒早已被開採過，却好像突然中斷。

就在他們大叫大喊，四壁回應時，忽然背後傳來了一聲怪笑，兩人凜然廻身，不由大駭。

他們看到一個長了一身白毛的女人，身子貼在三丈高的金壁上，她身上只有樹葉遮住了隱秘處，身上奇白，長了半寸長的白毛，頭髮及眉毛也全是白的。

所以在全身白色眼珠却是黑的情況下，看來十分醒目刺眼。

由此女背貼光滑的金壁上看來，此女功力已入化境，這是蝎子倒爬牆玄功，一般高手望塵莫及。

麥高道：「妳就是白毛女鄺眞？」

這女人看來三十多歲，或者四十左右。

由於她的皮膚太白，又沒有皺紋，很難估計她的正確年齡，白毛女道：「我就是鄺眞。」

聲音很怪，也很含乎，大概是久不說話之故。

人類的口舌是說話用的，如果數年或數十年不說話(沒有說話的對象)，就會退化，像人類的雙腿一樣，若不常走路，也會退化。

李雙喜道：「妳在此住了多少年？」

「你們問這箇幹甚麼？」貼在壁上居然還能說話。

李雙喜道：「姑娘守着這金窟却不開採，不是太可惜了嗎？」

「怎麼？你們是爲黃金而來的？」

「不！不！」麥高道：「李小弟久仰鄺姑娘的技藝超羣，特來拜訪，如姑娘不棄，他願留下侍候姑娘。」

毛女鄺眞看看李雙喜一會，面有怒色，只是兩人未看出。

人是有慾念的，也許穴居生活的人更甚。

麥高急忙使個眼色，李雙喜道：「在下願意留下來陪姑娘……」

鄺眞這才自壁上滑下，落地無聲。

兩人看得心頭暗驚，這毛女的武功，只怕要比他們高得太多了。她問過中原大勢，兩人沒保留地說了明廷垂危的局面。

鄺眞似乎很震驚，然後走近，打量李雙喜，還捏捏他的身子。就像到市場上去買牛馬一樣，要看清楚。

看了一會點頭，就指着那邊的石床道：「試試看，能不能用？」

李雙喜打心底不願，因爲這白毛女不美，且怪模怪樣地。

兩個奶子像布袋一樣垂下，可以撩到肩上，讓小孩子在她背後吃奶。

可是麥高連連向李雙喜使眼色。

李恨麥高，叫他來作這件事。麥高的意思他也明白，他老了，這白毛女不會喜歡他。

李雙喜走到石床邊，發現這塊平坦大石上溜光水滑地，可知她在上面睡了多少年，都磨光了。

李雙喜以爲和這毛女上床就和一頭猿猴上床沒有分別。

但爲了大局，他滿心委曲，在床邊上把衣衫脫光了。

只不過，毛女並沒有看他一眼，却對麥高道：「你也脫！」

麥高心頭一噱，又想：好大的胃口，居然連我這老傢伙也不嫌，要以一對二！一馬雙鞍哪！

麥高無所謂，毛女雖不美，嚐嚐異味也不錯。

於是他也開始脫。

他一邊脫，一邊向李雙喜偷偷眨眼，意思好像在說：「她可眞是好大的胃口，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還不夠呢！」

兩人都脫光，毛女背向石床道：「開始吧！」

兩人一怔，李雙喜道：「姑娘不上床如何開始？」

毛女冷冷地道：「老娘作你的祖母都有資格了！你居然敢作此想，可惡的東西，看來你們兩個絕對不是好貨。」

兩人互視一眼，麥高道：「在下以爲，姑娘長久獨居石穴，必然十分寂寞，況古人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

「放屁！你們馬上開始！」

兩人這才明白，她要兩人作雞姦之事，這怎能會答應。

兩人一交眼色，就向毛女撲去。

兩人以爲，這毛女就算單挑比他們兩人任何一個都厲害些，也未必能接下兩人全力合擊。

況且，李雙喜又學了車秀的三招奇學。

這想法本也沒有甚麼不對，但是，他們一接手，就知道這估計錯得離了譜，這毛女太厲害了。

她的膂力驚人，只要被她格上一臂，手臂就像裂開一樣，她的動作也快如閃電，沒見她舉手投足，就被擊中。

才十三四招，兩人開始挨打。

先是麥高中了兩脚，李雙喜施出車秀的絕招把毛女逼退了五步，但用完三招，也開始挨打。

整整二十招，兩人被制住倒在地上。

兩人正好面對面躺在地上，麥高可以看出李的眼神。

那好像在說：都是你老賊出的餿主意。

麥高則另有想法：小李必有奇遇，剛才施出那三招，雖然仍非敵手，必是因初學乍練，仍然非同小可。

李雙喜道：「前輩，我們錯了！」

麥高也道：「女士，我們也是一份善意！」

白毛女鄺眞道：「要活命就要照我的意思去做。」

麥高道：「女士，我這把子年紀，怎可以……」

毛女道：「你作母雞一定成吧？」

李雙喜一聽，似乎只要做那事就可以活命，道：「對，你作母雞是可以的。」

麥高的自尊已是完全瓦解了。不久前被李悔廢了武功，當時他以爲是奇恥大辱。

可是作了這件事之後，那才是平生無法洗刷的恥辱。

但是，要是不從，他們活命的機會就不多了。

因爲毛女不會使他們活着洩漏此處的秘密。

麥高道：「女士眞能饒我們一命嗎？」

毛女道：「只要依我的命令去做，就可以放生！」

兩人不得不服從他。

兩個男人在女人面前玩這箇，眞是男人雄風蕩然無存，一文錢也不值了。

如今兩人又爭執起來。

兩人都要在上面作公雞。

李雙喜以爲，他年輕，有旺盛的攻擊力，他該在上面。

麥高不服，說是他的攻擊力絕不輸李雙喜。

毛女道：「這樣正好，我本就有意叫你們互爲公雞，也互爲母雞。快點，別讓我改變了主意！」

兩人也就害羞帶慚地上了石床。

先是李作公雞，麥高雌伏。

然後再由李雙喜雌伏，麥高果然不遜於年輕人。

這種人的武功再高，還有甚麼人格及身份可言？

要是有志氣的人，絕不會做這種事，寧願自絕當場。

事畢，毛女叫他們穿上衣衫，叫他們面向牆壁，在他們每個人的「百滙穴」上輕輕按了一會。

於是，兩人被逐出洞外，而且被兩頭巨大的狒狒送出五十里外放了，當然，他們的指示圖已被留下來。

當兩狒狒離開他們之後，就迷了路。

他們已經無法再循路回到毛女鄺眞之穴窟。

他們也走不出山區，到了第三天才遇上獵人，指示了方向，他們才找到了出山之路，他們的記憶已被作了手脚。

他們的記憶只能記得他們有過相互雌伏的事，也略記得去過黨河，見過金窟，其餘的就不大清楚了。

* * *

此刻正是肅親王豪格下獄，而被處決之後，(按豪格乃是福臨即順治帝的同父異母兄弟。多爾袞容不下他)。所以有人說順治是多爾袞和皇嫂所生的。

此刻英親王阿齊格果然率大軍南下。

也正好途經車秀老夫婦的野舖子。

兩老大喜，但也不能不心驚。

保護阿齊格親王的侍衛(巴圖魯)不下十二三個之多，其中一人身份超然，大概就是單于飛吧？

此人四旬年紀，紫臉膛，腰插皮鞘長刀。

兩老要應付這一行人可忙碌了。

一會這個要麵，有人要大餅，也有人要炒飯的。

兩老一邊忙着，一邊交換意見。

在此的清兵約千人之譜，只有阿齊格及高級軍官和侍衛才有資格在野舖子打尖，他們估計，若是只殺單于飛，可以輕易脫身。

要是，連阿齊格一起幹掉，大概脫身就麻煩些了。

在目前，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所有的饅頭、大餅及米飯都賣完了，生麵粉還可以作疙瘩湯及涼水麵餅。最後麵粉也光了。

兩老攤攤手，表示全部賣光了。

這工夫單于飛走近道：「老頭，就沒有點好東西孝敬親王大人了嗎？」

車秀道：「這……這……這位大爺不提，我差點忘了一小塊火腿和一塊臘肉哩……」

他進入屋中，單于飛跟入。

車秀到門後去找，上官紫擋在門口。

由於東西藏在門後，所以上官紫掩上門。

這工夫車秀道：「單于飛，還記得三年前在鎭上酒樓上和四個毛頭小伙子爭一個臨窗座位的事嗎？」

單于飛陡然一驚，道：「你們是……」

上官紫道：「我們的獨子回到家中，說了幾句話就吐血而亡。」

「你們在此就是等我的？」手握刀柄戒備着。

「也可以說是等阿齊格的，幹幹看，能幹掉也是賺的，幹不掉他能幹掉你也夠本了……」

單于飛身手頂尖，反應頂尖，抽刀猛掃，希望逼退上官紫衝出去，上官紫受到他這凌厲無比一刀的壓力，微微一閃。

單于飛也知道，後面還有個車秀。

他佯作往外衝，却突然上升一丈，想自天窗上衝破脫身，這想法很不錯，怎奈車秀也想到了這一點。

單于飛身子剛剛到達天窗處，單掌往上一吐勁，天窗就散開飛向

天空了。

只不過正因爲他身子懸空，又掌上吐勁，就無法同時應付下面的車秀。這是沒有辦法兼顧的事。

此刻車秀一把揪住了他的左脚脚踝。

單于飛知道要糟。

他的長刀如電掃下時，却沒有車秀快，一扭一甩，「蓬」然大震，居然把小屋砸垮。

這工夫外面的人因看到天窗被砸飛上天，一陣嘩然，也就加緊了阿齊格的安全了。反應很快。

在重重包圍下，最外一層是強弩手。

這是十二個神射手，任何人要衝上，只怕也不易衝破這一道箭雨吧？

小屋倒塌，兩老一看這局面，只好暫時擺手。

他們落荒而走。

此刻是夕陽剛剛落山之時，山路中還很明亮，但因有樹木野草等，追捕的人又多是士兵，根本追不上，接近的就被宰了。

至於一干高手，爲了阿齊格的安全，自是不敢離開他去追人。

所以行刺阿齊格太難，脫身却並不太難。

人多的確有用，只不過人多如果不能近身貼上纏住，仍然無用，兩老輕易脫身，已在十餘里以外了。

車秀道：「老伴，單于飛死了沒有？」

「這要問你自己。」

「我以爲至少他的左足踝是斷了，至於那一砸，牆都穿了塌了，應該差不多了吧？除非他的命大！」

上官紫道：「就算不死，只怕也不管用了吧？」

車秀道：「不知小魚有沒有找到李雙喜。」

「老頭子，你少操這份心吧！我只希望乾女兒在我身邊，我甚麼都不想了，我好想李悔！」

車秀道：「老太婆，年輕人有年輕人的事業，留在兩個老傢伙身邊，那算甚麼？」

「老頭子，你不知道我的心情。」

「老太婆，我怎會不知道！」

想起了自己的兒子，兩老淚眼模糊了。

＊　＊　＊

魚得水剛上床，忽然聽到後窗外有聲音。

這聲音是一般高手絕對聽不到的，會以爲是天籟之聲。

魚得水披衣而起，上了屋面。

現在他們是在客棧之中，由於他們的身份隱秘，敵人太多，他交代衆小要特別小心，警覺性要高。

他發現一條人影越過對面屋脊消失。

魚得水隱隱發現這是個嬌小的女人。

甚至他以爲，這女人可能是一雙蓮足。

於是他長身而起，追了下去。

他以爲這可能又是徐小珠。

這女人很機警，魚得水追出，竟然不見了。

魚得水不死心，追到郊外，此刻他是在一個小山崖之上，崖上有一片松林，加之是夜晚，黑暗中松濤盈耳。

人在這松林之中，林外的人不論目力有多好，仍是看不到的。

就在這時，他聽到山崖下有聲音。

小山崖不過五六丈高下，以魚得水的聽力，有人低聲交談，也能聽清，只聞有個蒼老的聲音道：「妳是小珠……」

一個女聲道：「一個小孩子怎麼可以如此稱呼我？」

魚得水心中一動，就立刻繞到崖下，在小山溝邊沿處偷聽，這兒距兩人交談處不過三丈左右。

那蒼老的聲音道：「小珠，我的口音妳聽不出來？」

女聲道：「你……你是……」

魚得水凝目望去，心頭大震。

男的正是操老人嗓音的小童，女的就是女蒙面人。

甚至近來魚得水想起，有這麼一雙小脚的女人，也只有湯堯的堂客徐小珠，三寸金蓮是很少見的。

小童道：「我是妳爹……」

「不……你胡說，我爹已經五十出頭了……」

「小珠，妳一定要信，世上確有些事是出人意料的。」

「不，你……你不是……」

「小珠，爹死時妳並不太小，總該記得爹的口音吧？」

「你……你的口音的確有點……」

「有點像嗎？」小童道：「事實上我就是徐世芳，人稱『菊夫子』以『菊花天』劍法獨步天下。」

「你……你不是……我爹的墓在終南山中，他已故去多年……你爲甚麼要冒充我爹？」

魚得水也不能不這麼想，一個小童爲何要冒充一個五十歲而且已經死去的人呢？

「我就是妳爹，至於我爲何以小童之身活在世上，天機不可洩漏，日後也許妳會知道的。」

徐小珠道：「你怎知我是你的女兒？」

「因爲妳叫徐小珠。」

「世上叫徐小珠的人絕不止我一個人。」

「當然還有妳的蓮足和武功路子！」

「我的武功路子，和你一樣？」

「對！也就是『菊花天』！」

「可是我不信世上有這種怪事！」

「不信妳可以試試……」

這工夫蒙面女徐小珠已展開了攻勢，她用的自然是她認爲最最拿手的招術，這招術連魚得水都無法勝她。

這是不是「菊花天」並不重要，至少是一門絕學。

魚得水是個冷靜的旁觀者。

他有足夠的眼力，能看出兩人的武功路子雷同。

當然，蒙面女子也能看出他們的路子同出一源。

儘管路子一樣，但蒙面女絕非敵手。

非但不是敵手，七招就堪堪不支了。

魚得水心頭駭然，他和這女人交換二三十招不分上下，這小童却能在七八招內使這女子支持不住。

這兩人的差距也就可想而知了。

甚至這小童要是不留情的話，也許這女子要吃虧。

「慢着！」蒙面女子收手疾退五步，道：「這的確是一件怪事，如果是我父，爲何是小童？」

「我說過，這是天機！」

「如果我是你的女兒，對女兒說也不成嗎？」

「我說過，日後妳會知道。」

「我爹已死，你信不信？」

「信！而且葬在終南山中，妳還立了碑，碑上有墓誌銘。」

「既知死了，你怎會活着？」

「這還是天機。」

「我爹是被人施襲不治的，你知道是何人施襲的嗎？」

「還不太確定，但已有了眉目。」

「你能不能告訴我？」

「暫時不能。」

「爲甚麼？」

「因爲妳和那仇人的下一代有相當的淵源……」

「有淵源？」

「對，你們簡直不可開交！」

「他到底是誰？」

「這要妳自己去找，也許並不太難找！」

「如果不太難找，你不是早已找到了？」

「我已找到，只待最後決定。」

「向你施襲的人武功高嗎？」

「也許不施襲我也未必是他的敵手……」

小童長身而起，道：「此事暫時不要告人……」

這一掠，呈拋物線狀，至少有十五六丈以上，立刻消失於夜色之中，魚得水不由凜然。向「菊夫子」施襲之人，可能比他還高。

這小童看樣子眞是「菊夫子」徐世芳了。

果眞是他？是不是小熊說的，他的靈魂附在小童身上或者投胎托生這個小童，因有道基而未忘前世之事。

像這種事「記得前世的事」，世上也偶有所聞。

有的能說出數百里外甚至千里之外一個不出名的村鎮上某人的名字，以及家庭狀況，說是前世出自那個家庭，那人是他的甚麼人等等。

求証之下，果然如此(目前世上也有這種事)。

爲甚麼大多數人不記得前世的事而有極少數人能記住呢？

這只能歸功於這人有點道基，至於說在陰間未喝孟婆湯之說，則未可採信。

最使魚得水想不通的是，這小童和蒙面女的武功路子一樣，而小童却厲害無比。

所以，可以認定小童是蒙面女的長輩。

只不過，一個八九歲的小童，自出娘胎就練功吧，八九歲能練成這種武功嗎？

以這蒙面女人來說，大約二十五六歲，至少已練了十年以上，和小童的差距却又是那麼大。

總之，魚得水還是想不通，這小童到底會不會眞是已死的「菊花天」徐世芳？怎會有這種事？

徐小珠正要走，魚得水出了小山溝道：「慢着！」

徐小珠一愣，似未想到還有個旁觀者。

魚得水道：「小童是『菊夫子』，妳信？」

「這與你何干？」

「『菊夫子』昔年被襲不治，武林同悲，怎能說無干。」

蒙面女子道：「我無可奉告！」

魚得水道：「有人說，有道基的人，解脫之後，可以轉世爲人，而仍能記住前世的身世和一切……」

蒙面女一震，道：「眞有此事？」

魚得水道：「若非如此，小童又怎能以同樣路子的武功在五六招內使妳招架乏力，妳說？」

蒙面女子無言以對。

魚得水道：「這件事我可以幫妳找到答案，但妳必須亮出妳的眞正身份來。」

蒙面女子不出聲。

「依我猜想，你不是外人！」

「甚麼意思？」

「應該是熟人！」

「甚麼熟人？」

（未完・二十）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